
武俠世界
第38年
26
$20.00

## 編者話

本期刊登的「猿魔煞」巨型小說乃南宮宇先生所著。少林、武當均是武林的泰山北斗，然而如此武林重地却先後被人潛入，少林刑法堂的覺光和尚、武當的一鶴道長皆被人殺害，死狀慘異，現場留下的證據更是令人百思不得其解……華山神農廟向施醫贈藥，五嶽門派最有名氣的大夫竟然救不活中毒的五十個百姓，甚至連他們亦中了毒……究竟誰是兇手？表面上沒有聯繫的事情，是否有關聯呢？幕後者有否用意？欲解開一個個謎團，請君細閱。

*　　*　　*

本期新刊史金先生撰編的中篇故事「蛇鬼山鬥蠱記」。本刊讀友對史金先生的作品定不陌生，新故事一樣曲折動人，引人入勝，佳作當前，切勿失諸交臂。

金戈先生所著的「魔尊劍聖」短小精幹，請閱。

*　　*　　*

下期將刊登狄心先生所著的風趣故事「小魚吃大魚」，請留意刊出。

*　　*　　*




督印人：羅　斌
主　編：鄭　光
執行編輯：鄭　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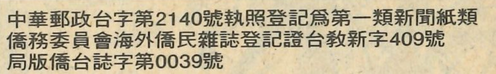
出版者：環球出版社
武俠世界雜誌
香港上環新街五～十三號
環球大厦三樓
電話：二五四七三一一五六
FAX:25404422
營業部：電話：25473377
承印者：環球出版社

THE UNIVERSAL PRESS
BOXING MAGAZINE
UNIVERSAL BUILDING
2ND. FL. 5-13 NEW ST.
HONG KONG

### 定閱價目

| | | |
|---|---|---|
| 港九連郵： | 半年港幣 | $630.00 |
| | 一年港幣 | $1,206.00 |
| 澳門・台灣： | 半年港幣 | $671.00 |
| | 一年港幣 | $1,342.00 |
| 外埠連郵： | 半年港幣 | $765.00 |
| | 一年港幣 | $1,529.00 |

半年（26期）　一年（52期）



中華郵政台字第2140號執照登記爲第一類新聞紙類
僑務委員會海外僑民雜誌登記證台教新字409號
局版僑台誌字第0039號
台灣總經銷：環怡出版社　電話：872--8459。
發行部：雨辰書報社
批發部：台北延平南路230巷6號　電話：3811897
定閱連郵：一年52期NT $3,200 半年26期NT $1,600
郵政劃撥帳戶 0013165 3號
零售每本新台幣60元


85.10.2

# 武俠世界

第38年
第26期
（總號1938）
1959年3月創刊
逢星期一出版

・每册港幣二十元
H. K. $ 20.00

Printed in Hong Kong

# 魔猿煞

新派武俠奇情故事／南宮宇・文
可飛・圖

## 僧人遭害 疑雲重重

仲夏清晨，曙光初露。

少林寺大雄寶殿，早課未了。

梵音輕奏，夾着木魚清晰的聲音自大殿傳出，使這莊嚴的武林聖地，更添優雅。

一道尖叫聲音自達摩院傳來。

「救命，救命……」幼嫩的叫聲打破了這和諧靜寂。

一個小沙彌好像發狂似的自達摩院奔出，口中呼着：「救命……救命……」

有一兩個在院中工作的僧人企圖阻止他。

小沙彌似看不到他們，直衝而過，竟把那幾個僧人也撞跌在地上。

他仍向大雄寶殿而來。

兩個僧人從大雄寶殿內跨步出來。

小沙彌仍像着了魔般狂呼，奔上石階，似要硬闖入大雄寶殿之內。

兩個僧人站在門前合什。

這兩位僧人也算是身材高大，屹立門前就像兩尊高大門神。

可是，小沙彌却似視而不見，向他們當中撞去。

兩人感到小沙彌那股銳不可擋的衝力，居然被他撞開了一些，小沙彌身體瘦削，在這一晃當中，竟然入了門內。

兩個僧人連忙轉身，拉他不住。

小沙彌入了大堂，被那莊嚴氣氛嚇得呆了一呆，不過，他喉間仍發出「咕咕」聲音，並喘着氣。

衆僧雖是定力過人，但聽到這個小沙彌發出的聲音都轉身望過去。

連敲木魚的師傅也停了。

這一刻，大雄寶殿之內靜如深海。

小沙彌突然尖聲狂叫道：「住持，住持！」

當中的住持方丈明慧禪師，合什道：「阿彌陀佛！」

「住持，住持……」

「慢慢道來，發生了甚麼事？」

明慧禪師慢慢步上前來，其餘弟子也跟從其後。

「死了……死了……」

後面的僧人聽了，俱在哄動，明慧禪師不愧是少林寺方丈，仍平和的問道：「阿彌陀佛，小徒兒，誰死了？」

那平和仁慈的語音令這個把持不住的小沙彌稍爲安靜，不過，這安靜平和祇維持了極短時間，小沙彌的臉上又出現了那種難以言喻的恐懼，又叫道：「死了……師傅死了……」

衆人聽了，大爲震驚。

明慧禪師道：「這小徒兒來自何院？」

在旁的僧人，全是少林寺內極高輩份的僧人，根本沒有人知道他是誰，更不知他來自何院！

外面兩個僧人，這時才進來。

其中一僧合什道：「住持，小僧看到他自達摩院奔來，可能是……」

明慧禪師道：「達摩院？」

這時，小沙彌略爲鎮靜下來，道：「他死……死得非常恐怖……」

說話之時，臉孔又再抽搐。

明慧禪師道：「悟因，你照顧他！」

悟因是明慧禪師兩大弟子之一。

「了因，咱們同往達摩院！」

了因是明慧禪師另一個弟子。

除了了因和尚之外，還有幾個輩份較低的弟子也伴着住持直往達摩院。

悟因上前，蹲下來看小沙彌。

小沙彌非常害怕，悟因立時點了幾下他胸前要穴，登時，小沙彌合上了眼睛。

悟因再用右掌蓋在小沙彌光頭之上，一道暗勁自他掌中傳出，直透小沙彌頭上。

小沙彌不一會便張開了眼睛，這時，他似乎回復了正常，道：「大師傅，我師傅死了！」

「你師傅？」

「覺光和尚！」小沙彌似回復了理性。

「是刑法堂的覺光！」

「覺光怎麼會無端死去？」

「他……他……」一想到師傅的情狀，小沙彌又再緊張起來。

悟因道：「你慢慢說！」

「他……他……」小沙彌臉上又充滿了恐懼，那種恐懼連在旁看的人也感到心中發毛！

悟因道：「你不必再說！你們照顧這小沙彌，咱們也往達摩院一看！」

小沙彌道：「大師傅，我也去！」

「你不怕？」悟因問道。

小沙彌點點頭，道：「怕，但我要去！」

悟因道：「好極！」

其餘幾個輩份較低的也隨着悟因，小沙彌一手拉着悟因大師的袈裟。悟因也沒有推開他，因爲這樣可使小沙彌感到暫時的安全。

一行八個僧人，悟因領先，入了達摩院。

達摩院是少林寺打理寺政的地方，院子極大，當中包括了刑法堂、律政堂、藏經閣等。

一入達摩院，四周仍是平靜如昔，並無異狀。

刑法堂離大門之處，並不太遠。

悟因問道：「覺光師傅在那裏？」

「在精舍！」

所謂「精舍」，便是覺光所住的一座平房，這平房在刑法堂的後面。

精舍並不華麗，祇是一間用麻石所砌的平房。

來到大門，悟因也吃了一驚。

大門是用一些實木所做，這時，大門已被推倒，門上有兩個裂口。

這些實木大門，少說也經歷過一百幾十年的風雨侵蝕，毫無損壞，可知這些實木非同小可，可是，這兩扇木門竟是硬生生被掌力所震開！

發這掌的人力度一定驚人。

門內是一個相當大的靜室，而今站了幾十個僧人，也不覺得如何擠迫。

明慧禪師站在當中。

悟因道：「方丈，發生了甚麼事？」

明慧禪師沒有回答，祇轉了身，讓悟因上前。

悟因上前，小沙彌更加緊張，雙手緊緊的拉着悟因的袈裟。

了因正蹲着，檢視着地上躺着的一個僧人。

悟因再走前一些，才看到地上那人。

那人衣衫破爛，滿染鮮血。

了因道：「師兄，暫勿走近！」

悟因道：「爲甚麼？」

「你看，他血色呈黑，可能有毒！」

再看那人的臉，連悟因也幾乎想嘔吐，因爲那人的臉已被打得稀巴爛，已不見了五官。

最古怪的是，滿身爪痕，爪痕深入肌肉，有些地方還深可見骨！

悟因突然道：「他似乎回復了一些氣息！」

衆人都驚覺起來，因爲剛才他們一進來，幾乎已斷定了這人已死無疑問。

悟因這一說，明慧禪師道：「快輸入眞氣！」

悟因道：「讓我來，其他的人仍然暫時不要碰他，尤其是染血的地方！」

悟因盤膝坐下，想運功把眞氣輸入，可是，面對這個人，身上幾乎沒有一處是完整的，他眞不知道，該從那處輸入眞氣。

了因道：「背部？」

悟因扶起那人，立時又放了下來，他那臉上早已告知衆人，慘不忍睹。

這人不單前胸受重創，背部也沒有例外。

明慧禪師畢竟是見過風浪的高僧，道：「快，從脚板輸入！」

果然，祇有他雙足，不，不是雙足，雙足脚面也受了爪傷，祇有脚板才是完整的。

悟因雙手抵着這人的脚底。

不一會，悟因頭上冒着一些輕煙，而那人似乎也有了多少反應。

衆人沉默以待。

小沙彌仍然拉着悟因的袈裟，悟因也趁這個時候小心看看淨室的情形。

這個淨室本來是打掃得非常乾淨，但而今四壁都濺滿了血跡，連天花板也沒有例外，看來，這一場打鬥激烈程度可以想像。

再看後面，整個大窗也被推倒。

窗紗與窗框也有血跡，並且被踐踏過，看來，這兇手打死了覺光之後，大刺刺的推爛窗門揚長而去。

覺光突然身體抽搐了一下。

衆人都有些緊張起來，悟因放開了他雙手，道：「師侄，你怎麼了？」

原來覺光是悟因的低一輩弟子。

覺光的臉已是被打得稀巴爛，五竅不分，但其中兩處帶光芒，那便是他雙目。

他喉間發出了一些「格格」的聲音，雙目也發出一些光芒，不過，他不能表示甚麼。

在旁的人祇可以感覺到覺光而今心裡在害怕，他身體抖索，是恐懼的抖索。

了因也上前，道：「師侄！」

小沙彌仍拉着悟因袈裟走上前來，他一直不敢再望覺光，但這時見兩位大師傅向覺光發問，他才敢用眼尾瞥了躺在地上的覺光，像蚊子一般的聲音，道：「師傅！」

覺光並沒有聽見。

他身體又再抽搐，抽搐之後，却連抖索也沒有了。

明慧禪師道：「悟因，再輸入眞氣！」

悟因依言，祇見他頭上青煙再起。

不過，這一次眞氣貫入，覺光再無反應。

了因也坐了下來，盤膝在悟因後面，雙手搭着他的肩膊，過了一會，他的前額也冒了青煙。

爲了拯救覺光的性命，少林寺這兩大高手同時把眞氣注入覺光體內，希望他可以延續生命。

可是，眞氣直貫覺光體內，有如泥牛入海。

過了一會，悟因道：「師弟，沒有辦法了！」

了因也明白，放開了雙手，道：「阿彌陀佛！」站了起來。

悟因也唸了一聲佛號，對住持方丈明慧禪師道：「弟子已盡力！」



明慧禪師道：「天意！」

他緩緩的盤膝坐了下來，衆弟子也跟着他，明慧禪師領着衆人唸了大悲咒。

一時之間，淨室之內迴響着誦經的聲音。

小沙彌也跪了下來，跟着所有大師傅唸經，不過，悟因仍然可以感覺得到，他仍在顫抖。

轉眼，大悲咒唸完，明慧禪師道：「悟因、了因，這件事交給你們了！」

悟因、了因同道：「是，住持！」

悟因道：「你們先陪住持回去！」

衆人合什，伴着明慧禪師離開。

這一個刑法堂靜室，而今祇有悟因、了因和小沙彌，覺光師傅已是硬繃繃的躺在地上。

悟因輕輕的示意小沙彌把手放開，小沙彌這時才知道，自己一直拉着悟因的袈裟，這實在太無禮。

論輩份，小沙彌應是悟因下的第三代弟子，如果以住持方丈明慧禪師來算，則是第四代弟子了。

了因道：「你也應該回去！」

小沙彌低頭，合什道：「我應該回到那裏？」

悟因道：「你與師傅覺光，你住在這裏？」

「靜室後面！」

了因道：「你帶我們去看看！」

「是的……」小沙彌不知如何稱呼兩位大師傅。

悟因道：「你叫我們大師傅便可以了！」

「兩位大師傅！」

了因道：「你叫……」

「我叫淨悟！」

悟因道：「入寺多久了？」

「自小進來，一直跟着……跟着覺光師傅！」

了因道：「你幾歲了？」

「十三歲！」

他們一邊說話，淨悟已帶着他們來到靜室後面的一個房間，內裏並沒有甚麼佈置。

當中祇有兩個蒲團，一大一小。

悟因道：「你與師傅便在這裏休息？」

淨悟道：「是的。」

了因道：「你也可以打坐睡覺？」

淨悟似有些不好意思道：「覺光師傅可以，但我……我會睡在蒲團之上！」

兩位大師傅也明白。

說也奇怪，前面的靜室被打得破爛異常，血濺四壁，可是，這裏却秋毫無犯。

兇手似乎從來沒有踏足這裏。

了因道：「你一開始便在刑法堂？」

淨悟道：「我來之時，已跟覺光師傅在刑法堂做事，後來，師傅當了刑法堂主管，我也跟隨他身邊！」

「你師傅怎樣？」

淨悟吶吶，不知如何說是好。

了因道：「想到甚麼，便說甚麼好了！」

淨悟道：「我這位師傅很悶！」

兩大師傅聽了，忍不住微笑。

悟因道：「做和尚的，當然悶！」

淨悟道：「淨悟明白，不過，覺光師傅是特別的悶，有時候，他一天也可以不說一句話！」

「覺光師傅日常作些甚麼？」

淨悟道：「日常一切功課之外，便在刑法堂內，也是看書唸經！」

「刑法堂工作忙嗎？」

「有時忙，但大部份時間却很清靜。」

「他有沒有帶你出去？」

「有。」

「甚麼時候？」

淨悟並不立即回答，半晌才道：「應該是六年前的事了，那時我應該是七歲！」

了因道：「這些年呢？」

「完全沒有。」

悟因道：「學武又如何？」

淨悟道：「對，覺光師傅除了唸經之外，便是練功習武。」

「教了你甚麼？」

淨悟道：「他甚麼也不肯教！」

「爲甚麼？」

「我不知道，不過，他一直教我打坐，日也坐，夜也坐，連睡覺也要我打坐，不過……」

兩大師傅都明白，覺光並不想在淨悟這麼年幼之時，學習拳脚功夫，而是學好內功。

淨悟道：「好些師兄弟年紀比我還小，但已懂得了甚麼伏虎拳，十字拳！」他的語調有些抱怨。

悟因道：「你師傅是爲你好！」

「我不明白！」

了因道：「將來你長大一些，自然明白！」

淨悟道：「而今想學，也無機會了！」說到這裏，一陣心酸，竟哭了起來。

兩大師傅也沒有干涉他。

他們都明白，這件可怕的事情一直使淨悟祇懂驚懼，而不知道悲傷，而今提起學武之事，倒是師徒情深，哭了出來。

他們看了一會，也無甚麼發現。

了因道：「淨悟，你師傅去了，你一個人，年紀尚小，不宜留在這靜室，你可以找個師兄弟一

起！」

淨悟道：「謝謝大師傅！」

悟因道：「這裏還有甚麼地方？」

「後面有廚房，茅厠，柴房……」

「你帶大師傅去看看！」

淨悟領着二人，來到後院，完全是非常簡陋的設備，覺光師傅生前是個苦行僧人。

後院對上是座高山，上面有參天古木，輕風吹來，帶來樹聲，有如海浪拍岸。

其實，少林寺很多地方也是如此。

他們來到靜室後面，有一個小花園，並沒有栽種甚麼花草，地上有幾個大脚印。

了因蹲了下來，小心看了一會。

悟因道：「有甚麼發現？」

「兇手自窗門逸出，往這方向逃了！」

了因再看，自言自語道：「奇怪，奇怪！」

悟因問道：「師弟，如何？」

「如果照靜室中的情形，這兇徒武功厲害，但你看這脚印，却不似會輕功！」

悟因看了，也點首表示同意。

可是，大脚印祇有幾個，再遠一些却一個也不再見。

悟因道：「兇徒祇留下這幾個脚印，但到了這裏却再沒有留下任何痕跡，如果兇徒不懂輕功，他又如何可以不留痕跡的逸去？」

了因也覺奇怪。

悟因問淨悟，道：「你有沒有看見兇徒？」

淨悟想了一想，欲言又止。

「怎麼？」

淨悟道：「我不知道，我也不敢肯定，當時，我在刑法堂內打掃，聽到了聲音，便奔了回來，我熟悉這地方，一來便從捷徑來這後院，我似乎是一霎眼間，看見了一個巨大的身影。」

「身形如何？」

「祇是一霎眼，身影又不見了，我懷疑自己是否有些錯覺。」

了因道：「然後你入靜室？」

「是的。」

「情形如何？」

「與剛才你們所見，幾乎一模一樣，除了……」

「除了甚麼？」

「那陣血腥味十分濃烈！」

悟因道：「換句話說，當你入靜室之時，覺光師傅才剛剛被人打至如此，血也未乾！」

「當時你怎樣？」

「情形實在可怖，我一看師傅的臉，實在再無法控制自己，便尖叫起來。」

「那你轉身便走？」

「一直奔往大雄寶殿處。」

淨悟點了點頭。

「爲甚麼你要奔往大雄寶殿？」

「這件事情實在使我害怕，我祇覺得，沒有其他人可以料理這事，祇有大師傅……」

「你的意思是住持大師傅！」

淨悟點了點頭。

兩人見再沒有可以觀察的地方，一同繞出了前面，又再來到靜室。

這時，已有其他僧人，他們是負責清理，不過，在兩位大師傅還沒有回來之前，沒有人敢動。

悟因道：「你們小心收拾覺光師傅屍身，暫時停入厝，我會再驗屍身！」

衆僧應道：「是！」

了因道：「你們收拾屍身之時，小心屍身上血液，就算是乾了的血也不要碰！」

悟因道：「對，甚至牆上濺血，清理之時也不要碰到，手上有傷的人不要作清理工作！」

了因道：「你也覺得血有問題？」

悟因道：「是的，當時你我輸入眞氣之時，是否有一種奇怪的感覺？」

了因道：「我還以爲我自己未能心靜！」

衆僧入內收拾。

不一會，有僧人抬了覺光屍身出來，淨悟雖然看不到屍身，但也知是師傅，想撲過去。

了因一手拉住了他，道：「淨悟，覺光師傅已知你心意，不用上前，一來你會弄壞屍身，上面可能有兇徒留下的線索；二來，假若血有毒，你會染上！」

淨悟道：「我不怕！」說罷又想撲上去。

悟因道：「你想你師傅死得不明不白？」

淨悟搖了搖頭，滿臉悲苦，跪在道旁，看着衆僧抬了屍身離去。

了因道：「淨悟，大師傅還有很多事情問你！」

淨悟用手袖揩了眼淚。

悟因道：「讓我們到刑法堂！」

刑法堂是執行律法的地方，少林寺是個非常嚴肅的寺院，一切清規戒律定要子弟嚴格遵守。

和尚也不外是人，尤其那些學佛未深的，也有時會犯錯，輕微的，由師傅處理；嚴重的，便要交由刑律院。

刑律院宣判之後，執法便由刑法堂主理。

因此，來到刑法堂之事，已是十分嚴重。

一進門，刑法堂便有一種陰森的感覺。



悟因道：「淨悟，你去拉開竹簾！」

淨悟依言。

竹簾拉開了之後，整個大堂讓陽光透了進來，把那陰森的感覺一掃而空。

了因道：「這樣好得多！」

刑法堂的佈置也極其簡單，一張黑色的大枱，枱後是一張黑色的大櫈。

悟因問道：「淨悟，刑法堂常常都是這麼陰暗？」

淨悟道：「覺光師傅不喜歡陽光射入，有一次，我自作聰明拉開了竹簾，也被師傅教訓了一頓！」

「你知是甚麼原因？」了因問道。

「覺光師傅說這是一個嚴肅的地方，犯了事的同門來到這裏是接受懲罰，不是享受，因此，光線陰暗可使他們懺悔！」

悟因道：「最近刑法堂有甚麼大案下來？」

了因想了一會才道：「沒有！」

淨悟道：「最大一件案子是證因大師傅之案！」

「那是五年前的事了！」了因道。

悟因合什道：「阿彌陀佛，師弟之事轉眼已是五年了！」

了因也唸了佛號。

原來證因大師與悟因、了因是同輩，五年之前，犯了色戒，判了閉關十年，由刑法堂覺光師傅執行。

了因又問道：「我指最近！」

淨悟想了一會，道：「也沒有甚麼，幾個與我同年的小沙彌貪玩偷吃，也不是甚麼大事！」

「他們判了甚麼？」

「刑法十杖！」

「由你師傅執行？」

「是的，師傅爲人嚴肅，他認爲刑法堂判了甚麼下來，都要執行，沒有求情這一回事，而且小沙彌犯戒，更要嚴懲，才會紮好日後根基。」

了因道：「淨悟，你有沒有受過罰？」

淨悟道：「有。」

「犯了甚麼？」

「懶惰！」

悟因道：「甚麼事情懶惰？」

「唸經、睡覺，覺光師傅要我學他，睡覺也要打座在蒲團之上，可是，我不能……」

「他是爲你好，想你無論在學佛、學武，都有頗佳的進展！」

淨悟道：「弟子明白，可是，而今想再受覺光師父教訓也不能了。」他說到這裏，又哭起來。

了因道：「這事完結之後，會再讓你跟另一位師父，到時，你要好好學習。」

「是的，大師父。」

淨因道：「覺光師父每日工作很忙？」

「也沒有甚麼，不過，他一定往後面的牢房看看，那裏有些師兄弟被囚，他會看看那些師兄弟是否寒冷，是否有病，是否有足夠的食物。」

了因問道：「你呢？」

「我常常跟着師父。」

「除了刑法堂工作，他還做甚麼？」

「看書、唸經、練武。」

「覺光師父與寺中師兄弟相處如何？」

「那些師兄弟好像怕了他，沒有多少人會來與他閒聊，其實，不單師父沒有甚麼人交往，也使我沒有甚麼機會與其他師兄弟交往。」

「這也好，寺院是清修之地，清心寡慾、潛心向佛是一件好事，淨悟，其實你是有福。」

「而今師父離開，我才醒悟過來。」淨悟又再哭起來。

悟因道：「淨悟，你帶我們去看牢房。」

淨悟揩了眼淚，又領着二位大師父往牢房。

一排平房，便是少林寺的牢房，淨悟來到最遠的一間，叫道：「大師父！」

裏面傳來聲音：「淨悟，這麼早便來？」

淨悟道：「還有大師父來了。」

一個白髮披肩的老僧——其實，假若他沒有穿上袈裟的話，沒有人會知道他是一個僧人。

悟因與了因上前，同聲唸道：「阿彌陀佛！」

「弟子罪孽深重，阿彌陀佛！」

「證因師弟，生活可好？」了因問道。

「多謝師兄關心！」

悟因道：「五年了，可曾有所悔悟？」

「阿彌陀佛！」這聲佛號，可算是代表了一切。

頓了一頓，證因道：「奇怪，怎麼兩位師兄會來？」

兩位大師父不言。

證因看見淨悟似乎還有一些淚花，道：「你的師父呢？」

淨悟又想哭起來。

悟因道：「你甚麼時候見過他？」

「昨晚黃昏。」

「之後呢？」

證因想了一下，才道：「沒有，今早他沒有來，他很少這樣，難道是病了？」

「死了！」淨悟忍不住道。

證因聽了，道：「你說甚麼？」

了因道：「今早，咱們發現覺光師父被人打死了，死在他的精舍

之內。」

證因道：「師兄當然不會開這種玩笑，覺光怎會被人打死？」

淨悟道：「這牢房地方離精舍雖然有一段距離，但事發可能在清晨，你可曾聽到甚麼聲音？」

證因想了一會，道：「有！」

兩位大師父同時有些緊張。

「今天早上，我聽到一些『砰砰』的聲音，好像有人動土，這也不奇怪，我知覺光師父會練武，或搬動院中磚瓦大石，或者是……」

「或者是甚麼？」

「是寺中一些修建。」頓了一頓，反問二人道：「覺光是個大好人，怎會被人打死？」

「我們也奇怪。」

「他死狀如何？」

兩位師兄似不想回答。

證因道：「我與覺光總算一場深交，五年以來，他每日都來看我，我，我祇想……」

了因道：「死狀非常恐怖，臉被打得稀巴爛，五官也分不清楚。」

悟因道：「身上衣衫袈裟破碎，爪痕處處，其中有些深入骨頭，血濺牆上，慘不忍睹。」

證因聽了，道：「阿彌陀佛！覺光師父武功也不弱，怎會被人打成這個樣子？」

「你怎知他武功不弱？」了因問。

證因道：「五年之前，我來這裏之時，尤見他行走之時，步履並不沉穩，但近來似武功有大進，單看他步履，也知他武功已到了另一境地。」

證因是個武功非凡的師父，了因悟因與他同輩，所學大致相同，當然明白，他並非順口雌黃。

「依你估計，甚麼人可以襲擊他？」

「如果以覺字輩的寺中僧人，我想，沒有一個可以襲擊他。」

「聯手呢？」

「十個人以內，相信仍然不可以近他身。」

淨悟突然插口道：「師父劈石毀樹，不費甚麼功夫。」

「怎麼劈石毀樹？」

「上次大雨過後，一塊巨石滾了下來，他見到有一塊大石似墜非墜的擱在那處，為了安全，他一掌劈下，大石一開為二滾了下來。」

淨悟見二人沒有甚麼反應，續道：「院子有一棵老樹，也被大風吹倒，橫在那處，他一掌打出，樹便連根拔起，非常厲害。」

了因道：「證因師弟，你好好修為。」

悟因道：「五年會很快過去。」

證因合什，道：「多謝師兄關心。」

淨悟隨着他們二人回到刑法堂。

了因對悟因道：「師兄，看來要看的地方都看過了，再沒有甚麼。」

悟因同意道：「是的。」

了因對淨悟道：「淨悟，你暫時在達摩院中，找一些師兄弟同住。」

淨悟道：「是的。」

悟因道：「遲些才為你找另一個師父。」

淨悟道：「多謝兩位大師父。」

了因見他仍不離開，問道：「你仍有問題？」

淨悟道：「誰殺死我師父？」

了因道：「我們也想知道，不過，你可以放心，我們一定可以查到的。」

淨悟道：「我可以做些甚麼？」

悟因道：「假若我們需要你，一定再找你。」

淨悟道：「而今，我可以為師父做些甚麼？」

了因道：「你可以為覺光師父多唸經。」

悟因接口道：「譬如倒頭經、般若心經！」

淨悟道：「多謝兩位大師父教導。」

＊　＊　＊

悟因與了因離開了達摩院。

了因道：「師兄，有甚麼高見？」

悟因道：「覺光是個很好的刑法堂主管，不喜與他人交往，專心學佛學武，那會有人殺他？」

了因道：「犯戒的師兄弟？」

「也不會，他祇是一個執行刑法之人，犯戒的人也不可能遷怒於他。」

「他武功近年大進，十個人也不易近他身，但現場被襲，很明顯是一個人與他打鬥。」

「有人與他打鬥已是奇事，而這一個人可以把他打得如此，實在是個武功高手。」

了因道：「如果這個人向我襲擊，我也沒有把握。」

悟因道：「我也有同樣感覺。」

「那麼，這個是甚麼人？」

「有這樣武功的人豈會在江湖上寂寂無名？」

「還有，江湖上有甚麼人膽敢來闖少林寺？闖入少林寺已是難事，還要殺人……逃走……無聲無息？」

兩人互相望了一眼。

悟因道：「殺了人又逃去無踪，這個人……」

他們實在不知如何去形容這一個人。

＊　＊　＊

悟因與了因並沒有再回到大雄



寶殿，因為這樣查探了一會，已是晌午時分，大雄寶殿的功課早已完結。

他們來到住持明慧禪師的禪房。

明慧禪師仍然像他往日一樣在禪房中打坐。

「兩位師伯，住持請！」幾個師侄輩已在外面恭候，二人立時入內。

明慧禪師一見了二人，便問道：「情形如何？」

悟因把現場情形詳述了一遍。

了因也把在達摩院刑法堂中所見所聞說了一遍。

明慧道：「覺光是個好徒孫，兇手殺他，有甚麼動機？」

悟因道：「覺光入寺多年，近年來更沒有與外人相交，在寺中他地位特殊，也沒有與同門相交，有仇的更說不上。」

了因道：「在武功上來說，他潛修苦練，看來他在覺字輩的徒弟中，他可以穩坐第一二把交椅。」

明慧道：「殺他的人用的是甚麼路數？」

悟因道：「這倒是一個問題，師弟，你有沒有留意？」

了因道：「有，却不能肯定用的是那一路武功或爪功！」

明慧道：「爪功？是外家功夫而已，怎能置覺光於死地？」

了因道：「那些爪痕深可見骨。」

悟因道：「也不是爪那麼簡單，他的整個臉孔，看來是一掌，便打個稀巴爛，那並不是普通外功，內力也是深不可測。」

明慧道：「一掌可以把人的臉打個稀巴爛，這一掌相當厲害。」

了因道：「還有一點十分奇怪，他全身被爪抓傷，噴了很多血出來，血且有毒的可能。」

「你如何知道有毒？」

了因道：「師兄，你認為如何？」

悟因道：「是的，當我們見他還有氣息的時候，曾在脚板底輸入眞氣，那時，我們都感到他的血脈氣息異樣，而這種異樣感覺祇有中毒才有。」

了因道：「我也有同感。」

明慧道：「一個武功如此高强的人，單靠他的內力足以殺人，何必下毒？」

兩人同道：「我們也不明白。」

明慧道：「我已派人問過負責巡山的僧人，他們近日也沒有見過甚麼陌生人上山。」

了因道：「以這一個如此厲害高手，他來到山上，也不為人所覺。」

悟因道：「這點我並不同意，那人殺了覺光之後，把窗門一掌打碎，在地上留下足印，非常深刻，那又證明他輕功並非了得。」

明慧道：「一個武功如此高强的人，輕功不濟，怎有此可能？」

三人都沉默下來。

忽然，外面有人道：「住持，有事急報！」

明慧禪師道：「快說！」

一個主理內事的僧人急道：「今早負責收屍的兩位師兄，病得非常厲害。」

了因道：「甚麼病？」

「醫事僧看過，也表示不知道。」

悟因道：「病情如何？」

「全身發熱，似有發毒的象徵。」

明慧道：「你們快去看看。」

兩人隨了那個主理內事的僧人，來到兩個僧人所住的房舍，他們都是從事粗重工夫的僧人。

醫事僧仍在兩人床邊，見了二人，恭敬道：「小僧明聽，負責診治兩位。」

了因道：「脈息如何？」

明聽道：「脈息紊亂，應該是中毒脈象，可是無法知道，他們中的是甚麼毒。」

悟因道：「有否解毒？」

明聽道：「試過，既用藥物，也用過針灸；藥物使他們嘔吐，針灸也無反應！」

了因立時為二人把脈。

明聽又道：「他們脈息越來越弱，假如……」

了因道：「我明白！」

悟因道：「輸入眞氣？」

「試試無妨。」

悟因立時以眞氣輸入其中一人背部，可是，不一會，他立即停了，道：「情況有如我們輸眞氣入覺光體內一樣！」

「無效？他身體不能接受？」

「眞氣輸入，不但無效，而且使他脈搏更為紊亂，會加速體內毒四竄！」

了因在他們兩人胸前點了兩處大穴。

明聽道：「小僧看來，這也不是個好辦法！」

「為甚麼？」

「我不敢肯定二人是否中了毒，假若是毒，因為已運行了一段時間，利用穴道阻止血氣運行，並不能救他們，體毒依然可奪他們生命！」

了因也明白明聽的意思，道：「那怎麼辦？」

明聽道：「還是解開穴道，任其自然！」

了因把他們胸前穴道解開。

悟因道：「他們吃過甚麼？」

外事僧道：「早課之後，還沒有吃過東西！」

明聽道：「依我看來，二人所中之毒應該是血毒！」

「爲甚麼？」

「普通中毒要一段時間，但這二人所中之毒不及兩個時辰已遍及全身！」

「從死屍上染血毒？」

明聽道：「這樣快，毒已遍全身，我想是唯一可能性！」

兩人突然抽搐起來。

「有甚麼辦法？」

「明聽非常慚愧！」

了因道：「你看過今早覺光師傅的屍身？」

「沒有，不過，從衆人說來，覺光身上流出的血本應鮮紅，但一見光便成深紅甚至接近黑色，那是中了一種劇毒所致！」

兩人又再抽搐起來。

明聽爲二人把脈，嘆了口氣，道：「小僧已盡了辦法！」

了因道：「我明白！」

悟因道：「你可以離去！」

明聽道：「爲了寺中各師兄弟安全，我想不要讓人沾染二人血液。」

那躺在床上兩個年輕僧人已是氣絕身亡。

「阿彌陀佛！」在場的人都同唸佛號。

悟因道：「先葬了二人！」

「不，如果是土葬，應先用石灰蓋在二人身上，勿讓任何毒素留下！」

了因道：「覺光仍未下葬？」

外事僧道：「未曾。」

悟因道：「毒素如此厲害，一時之間又無解毒之法，那要快下葬！」

了因道：「假若下葬，無法再找蛛絲馬跡！」

悟因道：「死者已矣，不能再讓其他人染上這種毒素，否則……」

他們都有一種大禍臨頭的感覺。

了因道：「既是如此，我們請示住持，索性火葬！」

悟因表示同意。

明聽也同意道：「火葬比用石灰土葬更加安全！」

了因吩咐外事僧，道：「暫時撤離所有人，假若住持也贊成火葬，才派人來抬屍！」

外事僧領命離去。

明聽望着兩人屍體，跪了下來，念了一遍倒頭經。

了因道：「明聽，我們明白，一切事發突然，你已盡了能力，不用自責！」

明聽道：「謝謝兩位大師傅！」

悟因與了因立時回到明慧禪師禪房，把一切事情詳述一遍。

明慧道：「既是如此——覺光身上，也再沒有甚麼可發現，就把他們火葬。」

了因道：「爲全寺安全起見，覺光所住那間精舍，也一併燒了，因爲牆上有血跡，恐防日後……」

明慧道：「立即去辦！」

少林寺有幾百個僧人，各人分工，這件事情勞動了整個寺院，但也很快便完成這一次火葬的儀式。

明慧下令，寺中所有僧人爲三個死者唸倒頭經三日，好讓三個含寃屈死的僧人可登極樂。

悟因與了因也負責全力追查殺死覺光這件大兇案。

* * *

話分兩頭，近日江湖也發生了一件大事。

那日，華麗客棧來了七個大漢。

客棧名華麗，其實並不華麗，只是一間小客棧，不過，要北上的人想抄捷徑，一定要經過這華麗客棧，因爲華麗客棧後面有一處叫葱嶺的山崗，繞過這山崗，可以節省回兩天的路程。

要省時間，當然也要付出代價。

葱嶺這一段路，相當難走，並不是普通商旅可以應付，還有，這一帶常有翦徑盜賊，治安不靖。

因此，有膽來抄這捷徑的人，都不是普通人。

因此，華麗客棧成爲一間非常客棧。

那日，七個大漢同來，他們入客棧之時，情形也有些特別。

前面是四個人，後面三個人，分散而入。

掌櫃立刻上前迎客。

掌櫃華安既是這間華麗客棧的老闆，也是掌櫃，也是管房，人手不足之時，甚至是小二。

華安也並不是普通人。

沒有人知他身世，不過，他有能力在這個地方開間不尋常的客棧，而且能令賓至如歸，當然有他的本領。

據說華安也是江湖中人，但已決心退出江湖，專心去賺錢。

華安笑道：「幾位客官……請坐……大熱天時來到這裏，先喝一杯茶吧！」

這時，前排大漢已找了一張桌子坐下，後面三個大漢却坐在另一張桌子。

當時，這小小的酒樓並沒有其他客人，他們喜歡坐在甚麼地方，也沒有問題。

坐着三個大漢的桌子當中一人，叫道：「我們這桌子要酒，他們那邊要茶！」

華安道：「好極，沒有問題！」

雖然只是華安一個人，不過，他送上茶壺也不慢。



送酒給三個大漢之時，不用吩咐，連帶送上了花生，好讓他們也可以送酒。

本來，他應該送上五香牛肉，或者鹵水鷄肝之類，但這個時候，午飯已過，晚飯又似乎太早。

看來，他們都非常口渴。

果然，三個大漢也不管有甚麼東西送酒，只「咕嚕咕嚕」地喝酒。

而另一桌的四個大漢，也一口氣喝了幾杯，不過，對他們來說，喝茶解渴，始終不及喝酒那麼過癮。

華安其實早已看出，不過，他是個聰明的小二，他絕對不會自作主張，一切聽從客人吩咐。

突然，在那四大漢當中其中一人似是忍耐不住，把茶杯一擲，叫道：「咱們也要酒！」

在他身旁的大漢，立時站了起來。

另一個大漢，似是與擲茶杯的大漢稔熱，一切都看他的，以他的馬首是瞻，既然他擲杯，他也擲杯，也附和道：「老子也要酒！」

在他身旁的漢子，也有些緊張，站了起來。

當他們站起來的時候，有些「郎鐺」的聲音，華安不用細看，也知站着，大叫大嚷的是兩個被押解着的囚犯！

另外兩個是兵頭。

三人當然是捕頭之類的官差。

當中一人冷冷地道：「坐下！」兩個兵頭坐下。

那人續道：「讓你們坐下喝茶，已是天大的面子，你們知道嗎？」

其中一人答道：「多謝郭軍爺賞臉！」

另一個道：「郭軍爺給我們面子，我們自然感激，不過，我們明白，面子並不是免費的！」

郭軍頭道：「我要你喝茶，我不想聽你的廢話！」

那人道：「大哥，我說的是否廢話？」

另一人回答道：「當然不是。」

「郭軍爺，我與你們做一筆交易——我們要酒，一兩一杯！」

郭軍頭聽了，無動於衷，自己喝酒。

「大哥，我出價太低了？」

「大概是……」

「那麼，我便出價二兩一杯！」

郭軍頭依然不理。

「寶弟，你這樣出價，似乎辱沒了我們招氏家了！」

「財哥，那你放手讓我做這宗買賣了！」

華安本來在這小酒樓一旁，但聽到這裏，知道這些人並不好惹，其中那兩個囚犯已道出了姓名，竟是出名的大盜召氏兄弟「招財進寶」二人。

大哥是招財，小弟是進寶，江湖上的人都稱們爲「招財進寶」，他們屢做大案，出手狠辣。

不久之前，二人被捕，據說是被衙門判了充軍之罪，看來他們是被押解途中。

華安離開了這大堂。

進寶道：「那我再出價，五兩一杯！」

郭軍爺仍然沒有應，不過，在他身旁二人，似乎忍耐不住。

其中一人輕聲道：「郭爺。」

郭軍頭只看了他一眼，並沒有怒意。

另一人道：「大熱天時，讓他們喝一杯也好？」他語氣有些囁嚅。

郭軍爺抬起頭來，道：「兩位大哥，你們出價……」他看看四周，華安並不在，他似乎更加放心。

招財道：「郭爺的意思是我們出價太低？」

郭軍爺不再說。

進寶道：「那你出個價吧！」

郭軍爺道：「廢話！」

「甚麼廢話？」招財、進寶同道，兩人同時站了起來，身邊兩個兵頭也站了起來，十分緊張。

在這當兒，那「郞鐺」之聲更響，而招財、進寶臉上有些痛苦之色。

看來這些鎖鍊並不是鎖手鎖脚那麼簡單，而是用來防止他們逃脫之類的鎖，使他們無從用力，無從反抗。

「坐下！」

招財與進寶只有坐下。

郭軍爺道：「我出價……」

兩人同道：「好極。」

「一百兩！」

郭軍爺手下都有口呆目瞪的表情。

招財與進寶本來也覺意外，隨即大笑起來。

招財道：「好，就一百兩一杯！」

郭軍爺道：「這豈不是廢話？你們怎能付錢？」

招財聽了，大笑起來，半晌才道：「啊，原來軍爺一直擔心我們不能付錢！」

郭軍爺並沒有笑。

招財道：「寶弟，給他看！」

郭軍爺道：「你們不用耍花樣了，我們出發之時，搜過你們的身，那裡會有錢收藏！」

進寶道：「收藏黃金在身上，當然逃不過你們的法眼，不過，收藏這小花炮並不困難！」

他邊說邊在耳邊，摸了一摸，攤開了手掌，手中竟然有一個小花炮。

郭軍爺道：「我從來不信銀票！」

招財道：「好極，想不到郭軍爺與在下一樣，我也不信銀票，我每次做案，却祇拿眞金白銀！」

進寶道：「我們並不是在這小花炮內藏有銀票，而是當我們燃着這個小花炮……」

招財道：「我們招財進寶大家族，到處都有兄弟，自然可以送銀子來，是眞金白銀！」

郭軍爺聽了，臉露微笑。

有道是：千里爲官祇爲財，這是天下永恆的眞理。

郭軍爺的笑意把這酷熱的大堂立時添上了快意。

在旁的兩個手下當然會意。

其中一人道：「小二，打酒！」

另一人道：「五斤牛肉，兩隻肥雞！」

華安在外面揚聲答道：「馬上來！」

雖然不是午飯時候，也不是晚飯時候，不過，七個大漢却吃得非常開心。

奇怪的是，郭軍爺並沒有要他們付錢，也沒有定明吃牛肉、吃肥雞要多少錢。

轉眼之間，杯盤狼藉。

郭軍爺道：「爲了完成軍令，我們立刻起程。」

沒有人有異議，連召氏兄弟也想立時上路。

華安送這七大漢出門，並殷勤話別道：「各位大爺小心，這一段葱嶺行人稀少，小心爲上！」

日頭已經西沉，山路崎嶇。

行了一段路，召氏兄弟突然停了下來。

兩個押着召氏兄弟的兵頭有點緊張。

招財道：「老兄，不用緊張，我祇是想付賬而已！」

進寶道：「郭軍爺，多少？」

郭軍爺聽了，似是不明，道：「甚麼多少？」

招財道：「郭軍爺何必再耍咱們兄弟！」

郭軍爺道：「啊，你們說剛才酒肉的價錢？」

「當然。」招財滿不在乎地道。

進寶居然開玩笑的道：「郭軍爺計便宜一點！」

「免費！」

招財與進寶二人相對愕然，還以爲是聽錯了。

甚至在旁的郭軍爺幾個手下也以爲是聽錯了。

郭軍爺看着衆人表情，再道：「免費！」

招財與進寶知道，再沒有聽錯，喜道：「謝……」

郭軍爺道：「剛才的祇是一些甜頭！」

招財與進寶聽了，立時明白。

招財道：「好極，咱們來談正式的大買賣！」

郭軍爺一臉笑意，却沒有出聲。

招財道：「寶弟，你以爲我們身價多少？」

「一千兩！」

招財看了一下郭軍爺，郭軍爺並無反應。

「我們兄弟二人，各值一千兩！」

郭軍爺依然沒有反應，但在旁的手下已有喜色。

招財道：「倒不如不要談我們的身價！」

進寶道：「那談甚麼？」

「談各位軍爺！」

「郭軍爺位高權重，值五千兩！」招財有意無意又瞥了郭軍爺一眼。

郭軍爺似是輕輕舒了一口氣。

招財道：「兩位捕快，也各值二千兩！」

在郭軍爺身旁的兩個捕快已掩不住一臉喜色。

招財又道：「一直與我們同甘共苦的兩位也值一千兩！」

這時，鎖鍊「噹噹」之聲又起，那是因爲那兩個兵頭聽了，有些激動。

郭軍爺道：「成交！」

招財道：「好極！」

郭軍爺道：「我要立刻交易！」

進寶道：「可以，我燃了這個花炮，附近的兄弟一定趕來！」

郭軍爺道：「空手而來，有甚麼用？」

招財在自己耳邊一摸，手心又多了一個小花炮，這個小花炮有點不同，是全紅色的。

招財道：「我這個是招財花炮，我一點亮這個，不祇召氏家族兄弟齊來，而且帶上眞金白銀！」

突然，一陣狂風吹來，吹得附近樹木搖動，沙沙作響，涼意更盛。

不遠之處有兩個人影出現。

其實，這兩個人早已在，祇不過衆人都集中精神談這宗買賣，沒有人注意到。

狂風過後，又回復一片寧靜。

進寶道：「我先燃這個花炮！」

旁邊的兵頭非常乖巧，已拿出了火摺子。

進寶把花炮燃了，拋上天空，不要小看這個花炮，飛上半空後，發出了一陣光芒。

招財道：「好了，我燃這個！」

郭軍爺道：「慢着！」

招財道：「郭軍爺又發現了甚麼問題？」

「我怎知道你這花炮是否招來救兵？」



招財道：「救兵？黃金白銀便是救兵！那些全都是身外錢，我何必吝嗇？」

這話極其有理。

郭軍爺似再沒有意見。

招財燃點了另一個花炮，這花炮一爆，發出火紅一樣的火光，然後是金光四灑，美麗極了。

招財道：「等一下便有回音！」

「回音？」

「對，如果我們召氏兄弟在附近，一定有花炮回應。我相信……」

招財的話仍未說完，遠處已經有一個花炮亮起。

進寶喜道：「這花炮離我們不算太遠，相信在一個時辰之內他們便可趕到！」

郭軍爺道：「既然是一個時辰，我等！」

進寶道：「郭軍爺，可否先解開我們手上的鎖？」

郭軍爺道：「不！」

招財道：「那你是信不過咱們……其實，開了手銬處的鎖，我們還有脚鐐，你又何必害怕！」

郭軍爺想了一會，才道：「開了手銬鎖！假若你們出詭計，殺！」

這個命令當然是下給衆手下。

招財道：「郭軍爺放心，錢財可以擋災，我們怎會用性命作賭注，你們大可放心！」

兩個兵頭聽了命令，開了招財、招寶的手銬鎖。

招財把雙手抖了又抖，舒筋活絡，進寶也是如此。

這時，天已入黑。

招財道：「郭軍爺，我們燒一個篝火，好讓我們兄弟上山，找尋更易！」

郭軍爺覺得這話有理，兩個手下已去拾一些枯枝，不一會，已弄了一個篝火。

風又起，火從風勢，燒得更烈，發出「必剝必剝」的聲音。

突然，火光之處，有兩個人影飄下。

這兩人身穿寬鬆的白衣，飄下來之時非常詭異，不知是人是鬼！

郭軍爺反應最快，站了起來。

其中一個白衣人飄身至郭軍爺處，他祇覺胸中一痛，郭軍爺呆着不動。

在他身旁兩個捕快也站了起來。

白衣人再一轉身，不知他用了甚麼手法，兩人又是呆呆立着，不能動彈。

招財與進寶也驚怕了起來，他們站起，連同他們身旁兩個兵頭也要站起。

另一個白衣人上前，左右出手，兩個兵頭根本不知發生了甚麼事情，也呆若木雞。

這時，祇有招財與進寶二人並沒有被點穴。

兩個白衣人站在篝火另一邊。

招財與進寶立時知道，這兩個白衣人並不是普通人，來此定然有目的。

招財是個見慣大場面之人，立時道：「多謝兩位高人出手相救！」

進寶也道：「兩位前輩，恩同再造！」

兩個白衣人聽了，大笑起來。

這時，衆人才可以看清楚，這兩個白衣人是一男一女，同是身穿白衣，同時披着一頭長髮。

他們笑聲悽厲，聲音震谷。

那男的道：「我們夫妻二人並不是來救你們！」

招財道：「那麼……」

那個女的突然一晃，身手之快，連二人也看不清楚，不過，他們脚上的脚鐐已然斷了。

招財與進寶已完全自由，兩人一躍而退。

招財道：「兩位前輩，既替我們斷了脚鐐，怎會不是來救我們？大恩不言謝！」招財深深一揖。

進寶也跟着他的兄長，深深一拜。

白衣男道：「我們說過，不是來救你們。」

白衣女道：「我們一直監視着你們，你們正談着一宗買賣。」

招財道：「原來兩位高人一直在旁！」

白衣男道：「你們是召氏兄弟，江湖人稱『招財進寶』的招財與進寶？」

招財聽了，感到有些自豪，道：「那是江湖人給我們一些面子！」

白衣女道：「你們專做大買賣，劫過不少豪門富戶，你們發財了！」

招財道：「那祇是找些生活而已！」

白衣男道：「可不是找些生活那麼簡單！最近你們失手被捕，被判充軍！」

進寶道：「被奸人所累！」

白衣女笑了起來，她尖銳的聲音有如夜梟，十分恐怖，道：「而你們居然賄賂了郭軍爺，讓你們自由！」

招財道：「不是賄賂，祇是各取所需而已。」

進寶道：「眞金白銀，咱們已預備了，既是已出之物，兩位既然救了我們，那就屬於你們了。」

白衣男笑道：「你們居然賄賂我？」

白衣女笑道：「那豈不是小覷了咱們？」

招財却非常有信心地道：「天下每一個人都有一個價錢！」

進寶道:「兩位何妨出個價!」

兩人聽了,又大笑起來,但這笑聲當中,招財與進寶也無法知道究竟是表示甚麼。

招財與進寶忍耐着,讓他們盡情笑完。

招財道:「剛才我們已問了個價錢,郭軍爺與他手下都非常同意!」

進寶道:「郭軍爺五千兩……」

白衣男道:「兩個捕頭是各二千兩。」

白衣女道:「兩位兵頭也各人一千兩!」

招財道:「一共是一萬一千兩!」

白衣男道:「好大一個數目!」

白衣女也道:「我們今生今世也未曾見過這麼多黃金白銀!」

招財與進寶聽了,還以為有了希望。

招財一咬嘴唇,道:「既然兩位也有興趣,我也大方的開一個價——假若你讓咱們平平安安離去,我們便雙倍獻上!」

白衣男道:「雙倍?」

白衣女道:「那麼是二萬二千兩了!」

「對,二萬二千兩!」進寶道。

白衣男女又笑了起來,但笑聲仍然不知是開懷,還是憤怒!

白衣男道:「你們兄弟甚麼時候來?」

招財聽了,心下喜道:「快來了,大約一個時辰,不,大半個時辰之後便可到達!」

白衣女道:「那麼,咱們還有很多時間!」

進寶聽了,他也舒了一口氣,心想:「大哥果然沒說錯,天下人總有一個價錢!」

可惜,兩人實在是錯了。

## 金銀雙指　貫靈神功

白衣男道:「蕭遙,你生平最恨是甚麼?」

原來這個白衣女叫蕭遙。

蕭遙道:「恨?是甚麼意思?是憎恨的恨,還是最喜愛擁有的意思?」

「恨」的確有兩個意思。

白衣男道:「憎恨。」

「風玄,你當然知道。」

原來這白衣男叫風玄。

風玄道:「你生平最恨貪官汚吏。」

蕭遙點了點頭,道:「我一見貪官汚吏,便想一指貫穿他們天靈蓋。」她把兩手張開,發出「格格」的聲音,那是她指間作响。

風玄又道:「你可知我生平又最恨甚麼?」

蕭遙道:「咱們二十年夫妻,當然知道,你生平最恨那些狗眼看人低,以為有錢便不可一世之人。」

風玄道:「對,而今兩種人都有。」他也張開了兩手,手指互拗,發出了「咯咯」之聲,聲音比蕭遙更响。

招財與進寶聽到二人說話至此,才知大禍臨頭。

他們猛退,便要逃走。

那知他們一動,風玄也立時閃身,已站在他們兩人跟前,招財與進寶又再向另一面竄去。

人還未站定,風玄又已站在他們跟前。

風玄這種有如鬼魅的輕功眞叫二人吃驚。

蕭遙道:「風玄,死人頭骨試得多了,為甚麼不試試戳活人頭骨?」

「對!」

當時,風玄却沒有動手。

招財與進寶也不知他會用甚麼招式,但兩人同時已覺得,他們頭皮非常痕癢。

招財雙手按着頭,叫道:「風大哥如不滿意,仍然可以再加。」

風玄一笑,身形一閃,右手挺出,出掌有風雷之勢,那掌到了招財面前,忽地變成一指,一隻中指。

風玄的中指直插入招財的天靈蓋。

招財連叫痛的聲音也沒有發出,慢慢倒下。

風玄的手指也脫了出來,竟無染血,而招財頭上,一個中指那麼大的窟窿半晌才噴血出來。

進寶看得眞切,他被這情景嚇得脚也軟了。

風玄另外的左手也出。

這一掌似乎沒有剛才那一掌那麼有勁,但仍有風雷之聲,同樣是掌忽變指,仍然是中指。

一指戳入了進寶的天靈蓋。

進寶本已脚軟,迅速倒下,頭上也留了一個手指那麼大的窟窿。

風玄的手指也因他倒下而脫了出來。

在旁的郭軍爺與他四個手下,雖然早被兩人點了要穴,呆在那裏,動彈不得,不過,他們神智清醒,風玄與蕭遙二人對話,他們都聽得一清二楚。

風玄左右一指戳穿招財與進寶二人天靈蓋的一刻,他們也看得眞切。

蕭遙看了,道:「風玄,你的石指功力已到了爐火純青的境地。」

風玄道:「左指仍欠一些。」

蕭遙道:「殺人是沒問題的。」

風玄道:「是的,但力度、準繩,出招的姿勢仍然不合我的理想。」



「你對自己的要求實在太高了。」

風玄一躍而起,到了另一邊,站在蕭遙身邊,道:「蕭遙,輪到你了。」

蕭遙道:「大哥請指點一下!」

蕭遙望了郭軍爺一眼,也望了其餘四人一眼。

這一眼使五人立時汗流浹背,心膽俱裂。

其實,這時已不是他們第一次汗流浹背,當他們看着召氏兄弟二人死在風玄的中指之時,他們已嚇至全身冷汗直流,全身哆嗦。

蕭遙看見五人仍在顫抖不已。

蕭遙道:「你們害怕?」

衆人不能回答。

蕭遙續道:「多行不義,你們應該早已料到有此一天,如果不是落在我手上,也一定會落在另一些人的手上,落在我手上還好。」

風玄道:「蕭遙,假若你今夜覺得體力未復,可以使用雙指或三指。」

蕭遙道:「我也有這樣的想法,大哥的『單指貫靈』已是天下無雙了。」

原來剛才風玄所使的招式名叫「單指貫靈」,意思是一隻手指貫穿天靈蓋,聽起來是匪夷所思的武功,但在郭軍爺等五人眼中,並不匪夷所思,而是歷歷在目。

蕭遙首先走近郭軍爺處,她仿是自言自語,也好像是對郭軍爺說道:「我生平最恨貪官汚吏,你們與囚犯交易,並且討價還價,那還有天理?」

郭軍爺已閉上了眼睛。

他以為蕭遙一走近,也是食指一揮,自己的天靈蓋便出現了一個窟窿。

可是,蕭遙並沒有出指,她祇是輕輕的拍了郭軍爺胸前幾下,郭軍爺祇感到身心暢快。

他睜開了眼睛。

蕭遙離他不遠,正拍向他身旁兩個捕快。

那兩人也早已把自己當作半死,閉上眼睛,接受這死的一刻。

兩個捕快也祇覺得突然血脈通暢,整個人也從容了起來,原來他們的穴道已被解開。

三人互望一眼,一句話也沒有說,轉身便走。

那是求生的本能,此時不走,更待何時?

他們竄向東,未及三步,蕭遙不知用甚麼身法,已站在他們前面。

他們立時改為竄向北,也是未及三步,蕭遙又已在他們身前。

他們都知道無論怎樣狂奔亂竄,根本逃不過蕭遙的十指範圍。

郭軍爺首先停了下來。

兩個捕快也立時靠近了郭軍爺,三人一排,還可以勉强互相支持,沒有倒了下來。

蕭遙道:「你們逃不了。」

郭軍爺道:「姑娘,放了我!」

兩個捕快也齊聲道:「小姐,放了咱們!」

蕭遙道:「早知今日,何必當初?」話未說完,雙袖同時揚起。

三人發出了一聲狂號。

祇見左右兩個捕快天靈蓋上已有了兩個窟窿,而郭軍爺的頭之上却有了三個窟窿,作「品」字形排列着。

三人緩緩的倒下。

蕭遙道:「大哥,你看如何?」

風玄道:「出手快而準,可惜的是力度稍欠,你看,你的衣袖有些血濺的痕跡。」

蕭遙提起雙袖,果然上面有幾點鮮血,她輕輕嘆息道:「我總不及大哥。」

風玄道:「不,你體力稍弱,再多吃一些東西,再多插兩個,自然可以和我看齊。」

風玄走近那三個屍身,看了一看,道:「你先使『雙指貫靈』,再使『三指貫靈』,出手之快實在是在你大哥之上。」

這話使蕭遙感到愉快。

看來這「單指貫靈」、「雙指貫靈」,甚至「三指貫靈」正是這雙夫婦正在練習的武功,丈夫風玄看來已成,妻子蕭遙仍欠缺一些火候。

這種殘忍的武功,在他們來說,祇是一場試驗。

可憐那兩個仍然呆立的兵頭看見這一場的試驗,早已魂飛天外。

蕭遙望了那兩人一眼,道:「大哥,我還想試試另外一招。」

風玄道:「如果你不怕疲倦的話。」

「這是難得的機會。」

風玄並沒有再表示意見。

蕭遙走近那兩個兵頭,又是一拂,兩人突然覺得身心舒暢,點穴已解。

兩人不知是脚軟,還是害怕立時跪了下來,他們想說話,但已嚇至不能發出任何聲音。

「走!還不走?」蕭遙道。

兩個兵頭還以為眞有這麼幸運,他們勉强站了起來,也不知前面是甚麼方向,向前鼠竄。

那知,蕭遙已在他們面前。

他們想退,但一切已來不及。

祇見蕭遙左右手同時揚起,白色的衣袖有如仙女的衣帶在風中揚起。

是頭骨碎裂的聲音。

祇見左邊那個兵頭左邊太陽穴上有了一個窟窿,右邊的那一個也倒下,右邊太陽穴上也有了一個窟

窿。

風玄見了，竟擊掌道：「好極，這一招『左右貫天靈』美妙極了！」

蕭遙看着二人倒下，半晌才道：「大哥，初試這一招，我也覺得滿意。」

兩人再看看地上的每一個屍體，感到非常滿意，然後，雙雙携手便躍入了樹林之內。

這時，天邊突然光亮起來。

風玄與蕭遙已在一棵參天古木之上。

風玄道：「慢着！」

蕭遙道：「還有人來。」

「那是召氏家族拿金銀來。」

「這些人也不是好人。」

「既然不是好人，留在世上也無用。」

風玄道：「不知會有多少人來？」

「我看，這些召氏家族也沒有理由捧着金銀來任人宰割，他們也非善類。」

「好極，我們來一個比賽！」

「我怎及大哥？」

「我讓你先開始。」

「好極！」

兩人匐伏在樹上。

不一會，果然有人上山。

風玄道：「前面有四個人。」

蕭遙道：「後面分散開來，看來有二十多人。」

四個黑衣大漢身手也是不弱，來到山坡之前，朗聲道：「兩位召大哥，咱們來了。」

當然沒有人回應。

那人又再朗聲道：「咱們帶來了黃金白銀。」

這說話無疑是表示他們祇是來贖人，並無惡意。

山坡上的屍體橫七豎八。

他們先發現了那幾個軍爺，其中一人道：「這些人死得好奇怪。」

「這人天靈蓋上有兩個窟窿。」

「這人左邊太陽穴有洞。」

這四個人越看越驚怕。

終於，有人發現了招財與進寶的屍體。

「天！兩位召大哥的天靈蓋都穿了。」有人驚呼。

這些人本來是慣見廝殺場面的人，那會害怕死屍？可是，當他們發現每一個屍首天靈蓋上都有窟窿，他們都知道事情並不簡單。

「走！」有人叫道。

另一人却道：「慢着！」

「爲甚麼？」

沒有人回答，那叫「慢着」的人，示意衆人散開，才輕聲道：「『金銀雙指』如果仍在，咱們也逃不了。」

「金銀雙指？近日已殺了不少的人。」

「傳說中二人所練的『貫靈神功』已到了無堅不摧的地步，你看，每人天靈蓋上都有窟窿，不是他們，還會是誰？」

風玄與蕭遙在樹上，兩人功力深厚，無論那幾個人如何壓低了嗓子，他們仍然聽得一清二楚。

「我們還等甚麼？」另一人道。

「我們而今只有四個，定然逃不了……若他們也及時趕到，人多勢衆，聲勢浩大。」

其他三人才明白過來。

風玄與蕭遙也互相笑了一下，因爲他們也在等候，希望有更多人來。

不一會，從後面來的二十多人，已分散開來，向這山坡進發。

這一批人武功較次，連膽量也同樣較小。

人多了，那四個帶頭上山的慢慢的站了出來，他們等了一會，見無動靜，其餘的人也站了出來。

衆人屏息靜氣，却不知道在等甚麼。

突然，那人似按捺不住，叫道：「走！」

衆人轉身便走。

可是，一個聲音立時在他們耳邊响起：「慢着！」

衆人回首，那裏有人？

但是，他們每一個人都清楚的聽到，他們一時之間不知所措。

這時，參天古樹當中一個白影有如鬼魅飄下。

站在前面的人，連呼叫也來不及，只見白影在眼前一閃，便覺自己頭上一涼。

四人倒下，每人頭上多了一個窟窿。

後面的人，仍未知道發生了甚麼事情。

另外一個白影從巨樹之上飄了下來，二人立時在這廿人當中，左穿右插。

不及一刻，所有人都倒在地上。

當然，他們的天靈蓋有一個、兩個，或者甚至三個窟窿。

風玄從容的站着。

蕭遙數了一下，道：「我少了兩個！」

風玄道：「與我差不多了。」

「不，我比大哥先下來。」

「我看過那些窟窿，你這一次出手比剛才好得多，你恢復了信心。」

「對，有信心才能把『貫靈神功』發揮得淋漓盡致！」

兩人似乎都非常滿意，攜手飄入林中。

* * *

這一段葱嶺是一條捷徑，地勢險峻，在這治安不好的日子，膽敢走這條捷徑的人實在不多。



上述屠殺事件，因爲發生的地點隱蔽，並沒有人知道，二十日之後兩個少林寺的和尚，爲了趕回少林寺，從北方回來，抄上葱嶺這一段路。

兩人風塵僕僕，只望早日回到少林寺。

「覺釋師兄，還有多久才走完這條山嶺？」

覺釋和尚道：「我也不敢肯定，看來山路已改向下，快走完的了，覺塵，你走得太疲倦了？」

覺塵道：「我從來沒有走過這一段路，據說可以快些，但危險性却大些！」

覺釋合什道：「幸得佛祖保祐，總算沒有遇到甚麼危險！」

覺塵忽然停了步，擧首仰望。

覺釋也不期然仰首望天。

「天上有很多蒼鷹！」覺釋道。

覺塵道：「這些並非蒼鷹，而是食屍鷲！」

「食屍鷲？」

「天上出現這些鷲鳥的時候，附近一定有腐屍！」

「腐屍？這麼多鷲鳥，看來有很多腐屍！」

「這段山嶺，行人不多，怎會有腐屍？」

兩人互望了一眼，心下有些寒意，不過，既然已走了一大段路，甚至快要下山，當然再沒有走回頭的理由。

就在這時，後面傳來了一些脚步聲。

這些脚步聲其實離他們非常遠，不過，二人武功有些造詣，遠處的脚步聲也不能瞞過他們。

覺塵道：「有人來了！」

「你猜是甚麼人？」

「兩個，有些武功根底！」

「我猜如果我們在這裏等，大約一炷香時間，這兩個人應該趕到這裏！」

「爲甚麼我們一直沒有發覺後面有人？」

「也許他們並非與我們同路，而是從另一條路下來，再過這一邊山嶺。」

覺釋看看天色，道：「我們也趕了大半天路，坐下來吃些乾糧，喝些水。」

覺塵並沒有異議。

兩人找了一處較爲蔭涼的地方坐了下來，掏出乾糧，也掏出了水袋。

果然，過了一炷香左右的時間，那山路上，便看到兩個人影出現。

「師兄，你果然好耳力！」覺塵道。

兩人越走越近，竟然是兩個道士。

兩個道士，也是邊走邊仰頭望天，也是談論天上不斷盤旋的食屍鷲。

突然，兩個道士停了下來。

原來是發現了兩個和尚。

覺釋站了起來，合什道：「在下是少林寺覺釋和尚，這是我師弟覺塵和尚。」

兩個道士呆了一呆。

其中一人道：「在下是武當的非安道士，這位是小道師弟非逸！」

佛道本是來自一家，雖然少林與武當近這些年來並沒有甚麼往還。

不過，那些只是最上層門戶之見，一般的少林寺和尚與武當山道士，並沒有甚麼不和。

覺塵合什道：「非安道長，非逸道長，兩位安好！」

非逸也上前，道：「覺釋大師，覺塵大師，兩位安好！你們可也是趕路？」

覺釋道：「正是，你們也察覺到天上的食屍鷲鳥？」

非安道：「是，有食屍鷲出現，前面定有腐屍，這麼多鷲鳥出現，前面的腐屍定是不少！」

覺釋道：「兩位道長可要吃些乾糧？」

非逸道：「多謝兩位大師，咱們要趕路了！」

覺釋道：「既是如此，咱們一齊起行，前面若有甚麼事情發生，倒可以互相照應！」

於是，四人同上路。

行不了一會，轉過了一個小山坳，四人不約而同猛地一嗅，也幾乎同時按着了鼻子。

覺釋道：「好臭！」

非安也道：「是屍臭！」

覺塵道：「是前面山坡！」

非逸道：「你們看，食屍鷲鳥也伏在附近。」

四人爲了安全，分散的上山坡，四人都懂輕功，快步而上，來到坡上，已看到了幾具腐屍。

那中人欲嘔的氣味正來自這些屍體。

前面是十多具，左右排列，看來這些人生前可能被人追殺，但終於逃不過厄運。

覺釋拾起了一些碎石，往前一擲，那些伏在屍身上的食屍鷲，都飛了起來。

四人再走近一些。

非安道：「那邊還有，也是十多具！」

非逸也拾起一把石子，擲了出去，前面有更多的食屍鷲飛了起來。

非逸道：「前面有兩具，不，再前面是五具……一共……一共是二十七個……」

那些食屍鷲雖然被他們趕走，

但美食當前，牠們仍在半空盤旋，戀棧不去。

覺釋道：「怎麼會有這麼多人死在這裏？難道發生了一次大劫殺？」

非安叫了起來，聲音充滿了恐懼。

三人連忙上前。

覺塵問道：「發現了甚麼？」

非安道：「你們看……」

他指着其中一具腐屍，面目已是模糊，但頭頂之上，有清清楚楚的三個窟窿！

非逸看着另一具腐屍，也道：「這人也有！」

接着，四人分別走過其他屍體旁邊，也發現每個屍體頭頂上不是有兩個窟窿，便有三個窟窿。

「這兩個沒有……不，他們頭頂沒有洞，但太陽穴却有一個！」

四人迅速離開這些屍體，那些食屍鷲又再飛了下來，享受牠們的美食。

他們四人都看過不少打鬥場面，可是，從來也沒有看過如此恐怖的場面。

他們喘着氣，按捺着心中的恐懼。

「究竟這地方發生了甚麼事？」非安忍住問道。

覺釋道：「這班人遇到了殺人高手！」

覺塵道：「高手可能不只一個，他們都有共同本領，只用一指，或者兩指，便可貫穿人的天靈蓋……」

說到這裏，四人頓時停了下來。

「金銀雙指？」

「貫靈神功？」

四人都靜了下來，天地之間，似乎只有他們的心跳聲音。

「走！」

不知是誰說的，四人一同急往山坡走下去，直到再沒有甚麼臭味的地方，他們才停了下來。

覺釋道：「我以爲那種武功只是有人惡意相傳，用來嚇人的！」

覺塵道：「天下間竟有如此陰毒的功夫！」

非安道：「據我所知，這種陰毒武功應該早已失傳，而今不但證明有這種武功，而且有人練成了！」

非逸道：「那二十幾個人是祭品？」

覺釋道：「非安、非逸兩位道長，看來這『貫靈神功』出現，江湖又再不安了，你們回武當山，一定要把這件事情，向貴掌門人詳述一番！」

非安合什道：「我想兩位大師也會回去告訴少林住持大師，看來一場武林浩劫正展開了！」

四人來到山下，本來可以投住華麗客棧的，但他們都非常心急，希望可以早日回去，把這事親告師長。

＊　＊　＊

話分兩頭。

非安與非逸兩位道長已返回武當山。

當他們接近玉虛宮的時候，已有一種異樣的感覺，玉虛宮是一個非常恬靜的地方，不過，這時是黃昏時候，很多同門師兄弟應該在附近工作的。

可是，玉虛宮附近沒有一個人影。

非安道：「發生了甚麼事？」

非逸道：「難道……」

兩人直奔玉虛宮。

玉虛宮大殿上渺無一人。

他們直奔內殿。

非安一邊走，一邊忍不住叫道：「師傅，我們回來了！」

非逸也想叫，但這時他們已來到內殿，殿內却是擠滿了人，幾乎是武當山上所有的道士都齊集在這裏。

他們聽到了非安的聲音都轉了過來。

當中一個老道士站了起來，道：「你們回來了，來得正好！快來見過眞人！」

兩人上前，想不到武當當今掌門人紫玉眞人也在大殿之內，非安與非逸立時跪了下來。

紫玉眞人道：「你們都辛苦了！起來！」

兩人又向師傅道：「師傅！」

紫玉眞人道：「枯柏，你把事情稍後才告訴他們！」

枯柏道長是非安與非逸的師傅，兩人立時走近師傅，並站在他的身旁。

紫玉眞人道：「這件事，我們討論至此，自今天開始，每人緊守崗位，枯松，枯柏，你們負責這件事，再有發現，立時來告知。」

紫玉眞人首先離開了玉虛宮。

其餘道士亦慢慢離開。

這時，內殿衹餘枯松、枯柏道長、非安、非逸四人，他們二人一直站在枯柏身旁。

非安、非逸二人本來有很多說話要稟告師父，由於一來到玉虛宮便發生了掌門人會見玉虛宮內所有大小道士，因此他們無法多說一句。

枯松道長見他們站立不安，道：「你們不用心急，等你們兩位師兄回來，再從長計議！」

枯柏道：「非塵與非垢送紫玉眞人回去之後，我們會帶你們到現場一看，到時還有很多工作要你們做！」

話未說完，兩個道士已進入了



內殿。

非安、非逸同道：「非塵師兄、非垢師兄！」

非塵與非垢拱手同道：「兩位師弟，路上可辛苦了！」

枯松道：「咱們再去現場，枯柏師弟，你可以一邊走一邊告訴他們發生了甚麼事！」

枯柏道：「好極！師兄請！」

一行六人從玉虛宮內殿，一直向聽濤軒而去。

枯柏向非安與非逸道：「你們可見過一鶴師叔？」

非安道：「一鶴師叔？他一向料理藏經樓？」

枯柏道：「正是，他今早已騎鶴西去！」

非逸還以爲自己聽錯了，道：「他去了那裏？」

非安道：「師弟，師傅的意思是一鶴師叔仙去了！」

「死了？」非安實在不敢相信，又道：「怎會？」

枯柏道：「他死在聽濤軒內，那是他的修道起居之處，本來是個非常清幽的地方，而今……」

枯松接口道：「師弟，你不用描述，讓他們親眼看看！」

非安道：「一鶴師叔是如何……」

枯柏道：「被人打死！」

「打死？」非逸又再一次不能相信自己的耳朵。

非塵道：「是的，一鶴師叔可以說是武當山上數一數二的武功高手，但他的確是被人打死的！」

非垢道：「一鶴師叔身上傷痕無數，衣衫被撕破！」

枯松道：「當我到現場之時，相信他斷氣不久，他雙眼睜大，充滿恐懼！」

非逸又道：「恐懼？一鶴師叔修爲那麼高，他還有甚麼會覺得恐懼？」

非塵道：「師傅並沒有說錯，師兄也沒有說錯，我們却不明白，有甚麼事情可以令一鶴師叔恐懼！」

非垢道：「不過，他表情的確是非常害怕驚懼！」

這時，他們已來到了聽濤軒。

離藏經樓不太遠，一鶴師叔一向負責藏經樓的事，無論是道友來借經閱讀，把經書交還，甚至藏經樓中清潔這麼微小的事情，一切都由一鶴師叔管理。

一鶴道長是個文韜武略皆有修爲的道長。不過，他有點怪脾氣，不喜與其他師兄弟交往，甚至連掌門人紫玉眞人，他也不大理睬。

這一點怪脾氣，離羣獨處的性格，對一個普通凡俗之人是一個缺點，對於一個在山上修道之人來說，却可以說是一個優點。

他不理凡塵世俗之事，專心他自己的修爲。

聽濤軒是一座相當精緻的小樓，小樓後面是一面直削的峭壁，峭壁之上却古木參天。

風起的時候，樹木搖動迴響，有如驚濤拍岸，相信聽濤軒這個優雅名字也由此而來。

枯松快走了兩步，來到聽濤軒門口，門是掩上，他並沒有立刻把門推開，回身對非安、非逸道：「兩位師侄，你們可要有心理預備，門一推開，你們所見的可能會令你們立時不安！」

非安與非逸也同時合什，道：「知道了。」

兩人看了師伯枯松，枯松也合什，口中唸唸有詞。

非安道：「師伯，我準備好了！」

非逸也道：「師伯，可以推開門了！」

枯松把門推開，他立時也合什，却不言語。

非安與非逸立時呆了。

面前應該是一個大廳，但如今已是面目全非，三邊牆壁破爛不堪，並濺滿了血漬，血漬已變成瘀紅色，甚至是瘀黑色。

當中躺着一人，那人臉朝裏面，因此，在進門之處，他們看不到那人面目。

不過，可以看到一鶴道長那件青色道袍已被撕得非常破爛。

一鶴道長的手臂胳膊、大腿小腿都露了出來，而上面滿佈了爪痕！

爪痕極深，他們雖然離屍體也算遠，但也看到被抓過的傷口竟然深可見骨！

這景象實在嚇人，非安與非逸二人看見被人打傷至死的屍首也非第一次，却從來沒有見過這麼可怕的屍首。

二人呆着，眞有立時想嘔吐的感覺，不過，他們却能控制得住。

枯松道：「師侄，沒事？」

非安道：「還勉强可以！」

非逸道：「甚麼人有本領可以把一鶴師叔打得如此？」

枯柏道：「你這問題可要再多問一次！」

非逸並不明白枯柏師傅的意思，不過，在這氣氛之下他並沒有追問。

枯松道：「我們進去，你們小心，盡量不要弄壞或碰到現場的東西，因爲這裏所有的東西也可能是線索，讓我們可以留待緝兇！」

枯柏也接口道：「更不要接觸那些血漬，因爲血色這麼快便變黑，大有可能有毒！」

他們小心跟着枯松、枯柏入內。

枯松繞過了一鶴道長的屍體，非安、非逸跟着他，這時，他們可以看到一鶴道長的臉孔。

他們立時不敢再看。

非逸道：「甚麼人有本領可以把一鶴師叔打得如此？」

非逸問完了這一句，才明白剛才師傅那句話的意思，他並不是故意再多問一次，而是不能不問。

一鶴道長本來是個童顏鶴髮之人，他的年紀已是不少，但臉上皺紋並不多。

可是，而今這張臉已不像一張臉，血肉模糊，雙眼突出，眼球仍是晶亮，充滿恐懼！

這時，非安已忍不住要嘔吐出來，他慌忙奔出門外，不過，到了門外他並沒有嘔出來。

枯松道：「師弟，我們今早來看，祇覺場面恐怖可怕，使我們思維紊亂，第二次帶掌門人紫玉眞人來看，而今是第三次來，你可有甚麼看法？」

枯柏道：「來殺一鶴師弟的人武功高强已不在話下，這人擅長使爪，爪中可能涂有劇毒！」

枯松道：「這人掌力也不差，單看他一掌擊中一鶴師弟的臉，能使他眼球突了出來，而臉上其他部份血肉模糊，這一下功夫也不易！」

非塵道：「我却發覺有一件奇事……」

衆人都側耳聆聽。

非塵道：「這人武功厲害已不用懷疑，否則，他怎有能力打倒一鶴師叔？不過，這人內力修爲却不高！」

非垢道：「師兄這話怎說？」

非塵道：「一鶴師叔的臉孔被人打得那麼恐怖，因此我們不願多看一眼，但我却發現血肉模糊之下，一鶴師叔的額頭處，並無任何裂痕！」

非垢道：「我沒有注意到。」

枯柏道：「沒錯。」他上前，再小心細看那不忍一看的臉孔。

枯柏道：「師侄所言不虛！」

非塵道：「一掌可以把一鶴師叔的臉打個稀巴爛，却沒有震碎或震裂頭骨，這表示那一掌剛勁力量充足，但却沒有內力，假若內力充盈，頭骨一定碎裂！」

衆人都同意他的說法。

枯松道：「假若割開內臟更可以證明這話，他身上傷痕累累，假若內臟無損的話……」

枯柏道：「那實在不可思議！」

非安道：「爲甚麼？」

「自古練功的人都明白，練武與練功到老一場空。一個武功可以把一鶴師弟打得如此體無完膚的人，沒有內功你說是否不可思議？」

非安、非逸二人已漸漸習慣這個可怕的情景。

非安道：「師伯師傅可曾發覺，這個兇徒輕功也是非常厲害！」

非逸道：「師兄如何得知？」

非安道：「你看，這室內並不大，當時打鬥激烈的場面可以想像得到，但你們可曾看到兇徒一個鞋印，或者一個脚印？」

「沒有！」

他們再看清楚，果然沒有留下任何一個脚印。

「可以在這一場如此激烈打鬥之中不留一個脚印，這人輕功之高實在也是匪夷所思！」

一鶴道長屍身前面，三丈開外的地方，本是一幅牆，但而今牆已開了一個大洞。

牆身是用紅磚所砌，看來這個大洞是兇徒殺人之後，撞開牆壁而逃。

非塵、非垢從這個牆洞穿出外面，這個牆洞很大，兩人同時穿過也沒有問題。

枯松道：「兇徒身體龐大，身高應該有七尺以上！」

枯柏也表示同意，道：「並且腰大十圍！」

忽然，非塵與非垢伸首進來，叫道：「兩位師弟，快來看看！」

非安與非逸立時從牆洞出去。

外面是一片草地，却有兩個大脚印。

非塵道：「非安師弟，你不介意我說，你認爲這兇徒輕功極佳的說法，有修改必要？」

非逸看了，道：「對，這一雙……看來像鞋印，又像赤脚的脚印，深入泥土之內，似乎又不是一個深懂輕功的人所留下！」

枯松與枯柏也走了出來。

他們看了這一雙大印，也奇怪不已。

外面的空氣比室內清新很多，他們仰首望去，祇見前面是一幅峭壁，足有百丈之高，峭壁之上有非常濃密的樹木。

一陣風吹來，令人心曠神怡，並帶來一陣一陣樹濤的聲音，身心舒暢。

枯柏道：「從這裏逃走，沒有輕功如何上這百丈峭壁？」

枯松道：「既有輕功，又怎會留下這一雙大脚印？實在使人糊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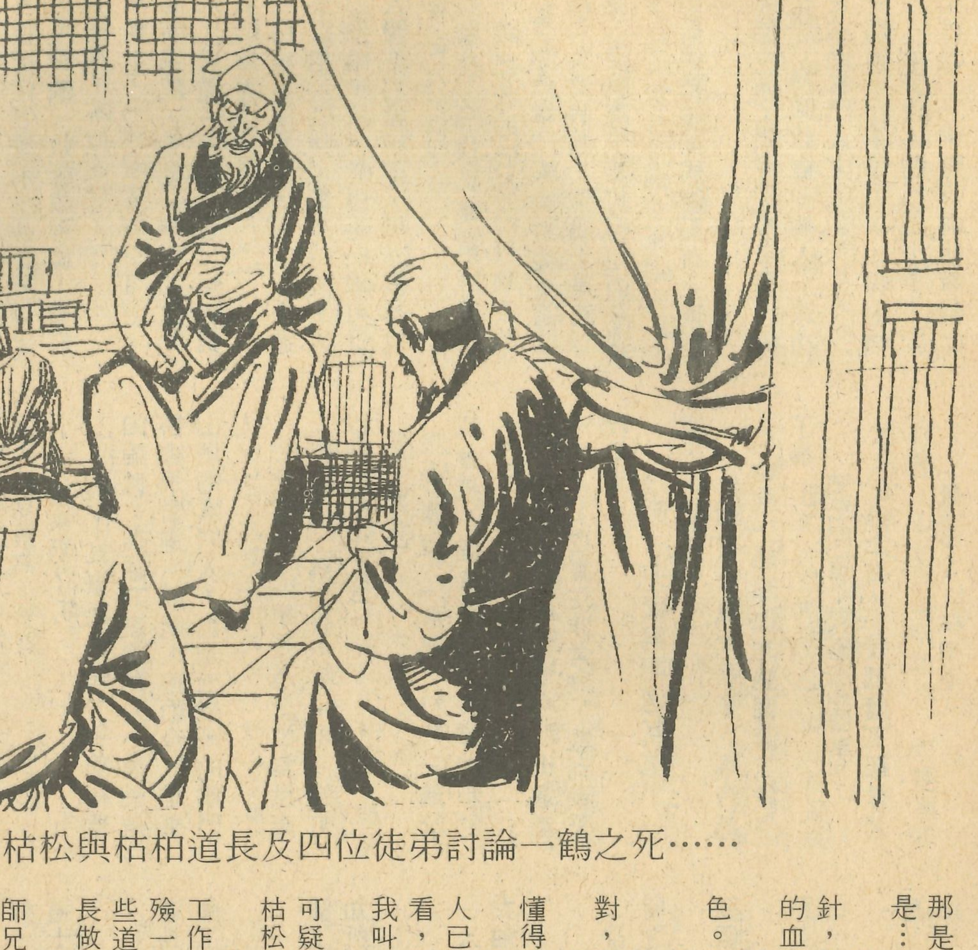
非安道：「也許，這正是兇徒故意留下這使人撲朔迷離的線索！」

衆人再度入了精舍之內。

枯松道：「不知是否這裏面有屍體的關係，這裏面的空氣也覺沉重，壓人胸口！」

枯柏深深地吸了一口氣道：「





枯松與枯柏道長及四位徒弟討論一鶴之死……

那是其中一個原因，另一個原因是……」

他從頭上髮髻處抽出了一枝銀針，他把銀針一頭醮在一些仍未乾的血之內。

那銀針一接觸血立時變了黑色。

枯柏道：「血內有毒！」

枯松也小心看看銀針，道：「對，有毒，而且是劇毒！小心！」

枯柏道：「我會小心收藏，讓懂得毒藥的同行研究一下！」

枯松道：「這件兇案，紫玉眞人已全權交給我們負責，你們再看看，看看還有甚麼線索留下，遲些我叫人收拾這裏！」

衆人又再看了一會，沒有發現可疑之處，便一起離開聽濤軒回到枯松所住的枯柏觀內。

在途中，枯松遇到一些在山上工作的傭工，他吩咐其中幾人往收殮一鶴道長的屍體，又吩咐了另一些道士，設置一個靈堂，爲一鶴道長做拜祭之事。

松柏觀這座道觀是枯松和枯柏師兄弟兩人清修之所，枯松的兩個弟子非塵與非垢，枯柏的兩個弟子非安與非逸分別住在觀內的西翼。

本來，非安與非逸回來，便應立刻回來這裏，但發生了這件事之後，他們而今才可回來安歇。

枯松與枯柏二人來到觀內的松柏堂，又談起這件可怕的兇案。

過了不久，非塵、非垢、非安、非逸亦來，一起加入了談論。

非安道：「師父，談論武當的當今武功，一鶴師叔應該列入第幾？」

枯柏道：「當今在武當山上，武功最高的當然是咱們的掌門人紫玉眞人，如果以他爲首，以我的估計，一鶴師弟應該列入第四。」

枯松道：「這十多年來，他日夕在藏經閣內，看過不少武當典籍，他大概學會了一些並非一般武當派弟子所能學到的武功，因此，依我估計，他應該列在第三，或者甚至第二之內。」

枯柏也表示同意。

非塵道：「我知道師叔與師父二人的武功在掌門紫玉眞人武功之下，我大膽說一句，師父與師叔的武功應該是列入第二……」

非塵不敢說下去。

枯松道：「你想說甚麼，不妨說下去。」

非塵見師父與師叔並沒有罵他大膽亂說，便續道：「而今江湖之上，有甚麼人可以打倒你們？」

「甚麼人可以打倒我們？這實在難說，有道是天外有天，人外有人。」枯柏道。

枯松也表示同意。

非塵道：「如果以一些旁門左

道來比較，那實在難以猜測，但如果單以在武當山上來說，祇有紫玉眞人，咱們掌門人可以打倒師叔與師父。」

兩人也同意。

非塵又道：「我所說的打倒，祇是可以把你們擊倒，甚至可以致命，但可否像一鶴師叔那樣，被打得體無完膚，不似人形？」

枯松道：「我看這個不可能，因爲高手過招，祇是一招兩招之間的差別，而這一差別，可以擊中對方最弱的地方，對手便死。」

枯柏補充道：「還有，高手過招不單以招式取勝，很多時候，也以內力爭雄，我的意思是一掌可以把敵人擊至內臟粉碎，但外表却完整無缺。」

非塵道：「我正要指出這一點，一鶴師叔的武功已可列入第二，如果咱們掌門人去打他，這當然是個大大的假設，理論上是可以打死他，但萬萬不能打得他而今這個樣子。」

枯松與枯柏都同時點首，表示同意。

非垢已明白他師兄之意，道：「襲擊一鶴師叔這一個人，武功豈非在咱們掌門人之上？」

非塵道：「當今可以比得上咱們掌門人紫玉眞人的已是不多。」

枯松道：「少林寺的明慧禪師是其中一個。」

枯柏道：「峨嵋派的清妙師太是另一位。」

非塵道：「還有嗎？」

枯柏道：「五嶽呢？」

枯松道：「五嶽派中華山的掌門人武功最高。」

「岳來飛？」

「對，五嶽派曾在十年前在華山論武，推選五嶽掌門人，結果是岳來飛當選，因此，他而今既是華山派的掌門人，也是五嶽派的掌門人。」

非塵道：「單是這三位當世高人可以把一鶴師叔打死，不一定可以把他打得如此。」

「對！」

非塵道：「那麼，打死一鶴師叔會是一個武功高至甚麼地步的人？」

非垢道：「要在當今找出這樣一個人，也實在非常難，難到幾乎找不到。」

這時，非安與非逸互望了一眼，正想說話。

外面有小道士進來，稟告道：「收拾一鶴師伯的幾個傭工發生了事。」

枯松問道：「發生甚麼事？」

小道士道：「幾個傭工都暈迷了。」

「暈迷了？」枯柏道。

「中毒？」枯松問道。

小道士道：「據說有人沾過屍體上的血。」

枯松站了起來，道：「去看看！」

衆人由小道士帶領來到聽濤軒，這時，聽濤軒內已沒有人，小道士又帶他們到了一個道堂。

道堂已改爲靈堂。

當中放了一副棺木，看來一鶴道長已收殮其中，靈堂外面聚滿了傭工以及一些觀中道士。

靈堂旁有偏堂。

衆人入到偏堂之內，祇見四個傭工躺在地上，旁邊的人圍着，不知所措。

枯松與枯柏來到，衆人讓開。

那四個傭工，臉呈黑色，其中一人手臂腫大起來，枯松掀起他的衣袖，見他臂上有一個傷口。

傷口並不大，但有血滲出。

枯松非常小心看了又看，道：「果然是中毒！」他立時在那人手臂之上點了幾個穴道。

然後又再在那人胸前點了另外幾個穴道。

枯柏也上前，爲另外三個傭工點了胸前大穴，目的在阻止毒氣攻心。

枯松道：「看來中毒相當嚴重，你們快離開，叫藥師觀的青牛道長來。」

青牛道長是藥師觀的住持，武當山上下，有人染病都去找他。

青牛道長很快便來到，他立時爲四人診治，看完之後，他雙眉緊皺。

枯松道：「中了甚麼毒？」

青牛道長道：「我不知道。」

連藥師觀的青牛道長也不知道中了甚麼毒，那麼，這種毒看來是世間罕有，青牛道長大半生精研毒藥，他並不是用毒藥來害人，而是想找出所有毒藥的解藥，以濟天下蒼生。

枯柏道：「青牛，你也不知，誰會知道？」

青牛道：「不過，暫時這四人的毒並沒有發作，他們不會死，可是，再不能讓人接觸他們，他們是……」

枯松道：「他們可能是接觸過一鶴道長屍身上的血，毒可能是……」

青牛道：「我正在研究一鶴道長所中的毒，看來，這毒是會傳染，爲了安全計，先把這四人隔離。」

枯松立時吩咐所有人離去。

武當山上的道士雖是入道之人，但與普通人一樣，任何人都害怕死亡，一聽到要隔離，沒有人敢再接近那四個傭工。

青牛道：「我不敢開方子，祇



敢用金針替他們針灸，希望可以減輕他們體內的毒蔓延。」

枯柏道：「你自己也要小心。」

青牛道：「多謝兩位關心，這裏有幾個徒兒幫忙，你們不用擔心。」

衆人又回到松柏觀。

可是，當他們席未暇暖，又有小道士奔來，叫道：「青牛道長也中了毒。」

衆人聽了，實在不知如何是好。

小道士道：「青牛道長並不嚴重，不過，他吩咐我回來請示，可否立時燒了一鶴道長的屍體？」

枯松道：「青牛有這樣的要求，一定有特別的發現，我們再去看看。」

衆人又再回到靈堂處。

青牛道長在那四個傭工隔壁外面打坐，看來是利用內功把毒迫出。

枯松問道：「青牛，怎麼樣？」

青牛道：「暫時沒甚麼，不過，我想把一鶴道長屍體燒了，免得毒素散播出來。」

「既然你認爲這樣，我立刻吩咐人去做。」

青牛又道：「連聽濤軒也燒。」

枯松道：「你害怕那些血毒會繼續傳播？」

「是的，乾了的血跡可能隨風飛揚，假若眞帶有毒素，可能遺害整個武當山。」

「好，立刻燒掉。」

枯松一邊吩咐人去燒一鶴道長的遺體，又一邊叫人去把聽濤軒燒了，另外一方面，也着人把這件事稟告給掌門人紫玉眞人。

這一番擾攘震動了整個武當山上下人等。

當枯松與枯柏領着弟子回到聽濤軒已是深夜，衆人倦極，紛紛各自睡去。

翌日一早起來，枯松與枯柏才把整件事稟告給掌門人紫玉眞人知道，他對二人決定沒有異議。

當他們兩人回到松柏觀，祇見道堂之內四個師兄弟非塵、非垢、非安、非逸正在熱烈討論着。

枯松與枯柏入內，四人才停了下來。

枯松道：「你們正說甚麼？」

非塵道：「兩位師弟談及道中經葱嶺所見駭人之事。」

「駭人之事？」枯柏道：「爲甚麼一直不見你們稟告給爲師聽？」

非安道：「我們一回到山上，便發生了一鶴師叔之事，一直沒有機會與師父詳談。」

枯松道：「究竟甚麼事，再說一遍。」

非安與非塵把在葱嶺上所見之屍體，每個屍體頭頂上都有一個洞或兩個洞，甚至三個洞的情形敘述了一遍。

枯松聽了，却沒有表示驚奇，但臉孔十分嚴肅。

枯柏道：「師兄，十年前曾經出現過的武功又再出現了！」

非安與非逸問道：「甚麼武功？」

「『金銀雙指』！」

「『貫靈神功』！」

非塵與非垢同道：「是兩個人，兩種武功？」

枯松與枯柏同時點頭。

枯松道：「這種狠毒武功十年前出現過一次，之後沒有人再用這種武功殺人，江湖上的人都以爲當年的『金銀雙指』已死。」

枯柏道：「假若當年的『金銀雙指』未死，到而今，他們都應在七十歲以上。」

「七十歲的老人還用這種陰毒武功？」

枯松道：「非安、非逸，你們再說一遍，那些屍體頭頂上的洞是怎樣的？」

非安道：「有幾個屍體祇有一個洞。」

非逸道：「另外有幾個屍體平排兩個洞。」

非安道：「還有，有一兩個屍體是左右太陽穴有洞。」

枯松望了枯柏一眼，道：「看來這種所謂神功有變化，與以前有些不同。」

枯柏道：「可能已是更上一層樓。」

枯松道：「你的意思是，『貫靈神功』變得更爲厲害，而使用『貫靈神功』的『金銀雙指』，亦已換了其人？」

枯柏點了點頭。

忽然，非塵道：「兩位師弟在途中所見的殺戮與我們武當山上一鶴師叔遇害，兩件是否有所關連？」

非安與非逸從來沒有想過這問題。

枯松與枯柏一臉茫然，異口同聲道：「怎會？」

非塵道：「也許我太敏感！」

非垢道：「說出來亦無妨！」

非塵道：「剛才我們討論過，可以打敗一鶴師叔的人，現存於江湖之上，名門正派的人其實並不太多，那麼，不是名門正派，便是一些懂得狠毒、陰毒武功之人。」

非垢道：「『貫靈神功』以指殺人，一指、或是兩指，戳破敵人的天靈蓋……指力之厲害已非旁人所能想像，不過，對於武功相伯仲的敵人，不能以指直戳敵人，於是將指變爪……」

衆人聽了，開始明白。

因爲一鶴道人武功厲害，兇徒

用指法奈何他不得，便改用爪，抓得一鶴道人滿身鮮血，傷痕深可見骨。

非塵見大家默然，道：「我只是猜想，我可能太敏感了！」

枯松道：「那些中了『貫靈神功』的人有沒有同時中毒？」

非安與非逸想了一下，同道：「沒有！」

「你們怎知道？又怎能肯定？」

非安道：「當時我們經過之時，屍體已腐，發出陣陣難聞的氣味，引來了食屍鷲，牠們爭相搶吃，並沒有食屍鷲中毒，那證明屍體無毒！」

枯柏道：「那麼，『貫靈神功』與咱們一鶴道長的事應無關係，因爲一鶴道長不單是被指爪所傷而死，而且爪中有毒，而這種毒之厲害，稍爲沾染的人——那四個傭工，甚至青牛道長也中毒！」

枯松道：「看來這神功的出現與一鶴道長的遇害暫無直接關係，不過，武當山上已滲入了外來高手，已是不爭的事實！」

枯柏道：「明天早課，我們會同掌門人，一起向山上所有弟子宣佈，一切小心爲上，好好保護武當山！」

枯松嘆道：「唉！最難明還有一點，一鶴道長歸道入山已四十多年，近三十年來未踏足山下，爲人沉默寡言，半生都在藏經樓內，只懂看書練功的道士，怎會惹上如此可怕殺身之禍？」

枯松道長提出這一個疑點才是案中關鍵所在，兇徒爲甚麼要殺一鶴道長？動機何在？

＊　＊　＊

看官，武當一鶴道長之死，是否有似曾相識之感？

你們當然不覺陌生。

因爲少林寺刑法院的覺光和尚之死，幾乎與一鶴道長一模一樣！可惜的是，當時武當與少林並沒有甚麼交往，而且通訊工具設施並不發達，兩個武林大派都不知對方發生了類似的殺人事件。

事實上，還有最重要的一點，兩大門派爲了保護自己在江湖上的名聲，都不讓弟子與人談起。

如果江湖的人都知道，天下武功的泰山北斗，少林與武當被人襲而全無反擊之力，那時，天下江湖人都會人心惶惶！

不過，「貫靈神功」「金銀雙指」的事却在江湖上已傳得很厲害。

有更多的人被一指戳破天靈蓋，死於非命。

其中很多是一些著名的貪官污吏，平日搜括民脂民膏，因此，「貫靈神功」「金銀雙指」的出現，在平民百姓來說，反而是有吐了一口烏氣的感覺。

當然，朝廷也開始爲這件事頭痛。

不過，另一件使人人心惶惶的事却又開始了。

## 五派大夫　皆中五毒

華山山脚處的「神農廟」向來是香火鼎盛的廟宇。

五嶽附近的平民百姓不單是來拜神農廟，而且過來看病取藥。在神農廟看病，不費分文，看病之後拿藥要付些錢，不過，與一般的藥店比較，所付的錢當然有天壤之別。

所謂「五嶽」，是包括了華山、衡山、恆山、泰山與及嵩山，這五嶽有五個門派。

這五個門派，在各自爲政的日子，在江湖之上，並沒有甚麼地位。

但自從五嶽聯合起來，聲勢自是大大不同，在江湖上，雖不算顯赫一時，但亦漸受人尊重。

這一切都多得當今華山派掌門人岳來飛。

岳來飛既是華山派掌門人，也是五嶽的總掌門人，五嶽以前明爭暗鬥，但自從舉行了「華山論武」之後，五嶽中人明白互相歐鬥踐踏，只會讓江湖中人恥笑，永遠沒有江湖地位。

能夠把這個道理向五嶽的四個掌門人解釋清楚，當然是華山派的掌門人岳來飛。

岳來飛武功文才，在「華山論武」中脫穎而出，最難得的是他並不驕傲，他尊重其他四門派的掌門人，並且事事與他們磋商，進退與共。

結果，五嶽派在當今江湖之上已有一定的地位。

這間「神農廟」也是五嶽掌門人共同建造的，每一門派，都提供了大夫、金錢，神農廟才可以長期贈醫施藥，惠及附近貧黎百姓。

神農廟的建設已是日見規模。

近年更在廟的後面建了一間神農閣。

神農廟是一般百姓前來拜神，有些來看病之地；但神農閣却是五嶽五派的江湖弟子聚脚的好地方，當然，其他門派的江湖朋友，也在歡迎之列。

神農廟之所以能建成，也還有另一個原因。

原來這五派地處山區，所謂近山吃山，五派中有很多弟子對於歧黃醫理之術非常感到興趣，常常上山採藥，造福人羣。

所謂物以類聚，五派的郎中大夫採藥回來之後，都在神農閣內歇脚，同行相聚，自然是多談採藥之事，漸漸，成立了一個「神農閣聚



首」的約會。

但是，這個約會並不是任人參加，而是每年定了一日，每派派一個大夫前來，把一年之內研究所得醫理，供諸同好，既可互相增進醫術，也可聯絡感情。

歧黃醫理，並非一蹴即至的學問，需要多年學習，更重要的是要那位大夫醉心醫藥，才可以。

因此，近幾年來，每派都同時派同一個大夫前來，他們漸漸成爲了好友，也成爲了五派之間一個互通訊息的好橋樑，使五派更趨團結友好。

今日，正是五派大夫聚首於神農閣的好日子。

神農閣的僕傭早已準備了美酒佳餚，並且暫時不讓其他人進入神農閣。

最早到來的是嵩山派的池玉林，他生得肥肥胖胖，像個員外，倒不像大夫，看他走路時有些蹣跚，其實他武功不弱，對於歧黃醫理，更是不弱。

神農閣的負責人名叫小克子，自從有神農廟，便有他的存在，當年他還是做廟祝的小斷，但而今他既是神農廟的廟祝，也是神農閣的負責人。

人人都叫他小克子，其實他已有四十多歲，但名字這事很奇怪，人們叫慣以後，就是到了小克子一百歲，人人仍然會叫他爲小克子。

小克子見池玉林來，立時上前歡迎，道：「池大夫，想不到這麼快便是一年了！」

池大夫道：「小克子，你去年答應過我，今年一定要開了神農閣內最老那罎……」

小克子接口道：「那罎神農百花酒！」

「對，是神農百花酒，今次我一定要無醉不歸！」

小克子道：「我早已準備好了！」

池大夫已找了一個臨窗的座位，從神農閣這邊望下去，只見上山的人絡繹不絕，他們都是附近的百姓。

小克子道：「你要不要先來一杯？」

池大夫嘸了一下口涎，道：「本來是想的，可是，獨樂不如衆樂，我還是等他們來齊才一起喝！」

小克子道：「池大夫依然是那麼重友情！」

池大夫道：「小克子，今年來神農廟的人多嗎？」

「越來越多！」

「那是一件好事！」池大夫道。

小克子道：「並不一定！」

池大夫道：「爲何你會如此說？」

「多人來神農廟，那是多人有病！」

池大夫聽了，也覺有理。

小克子隨即又道：「神農廟多人前來，自然是香火鼎盛，神農廟內大夫救人無數，那自然又是一件好事！」

池大夫聽了這小克子的能言善辯，倒也覺得所言有理，做大夫的人，總有這一個矛盾，既想有多些人來求醫，但却又不想有太多人生病。

池大夫往窗外一看，道：「小克子，你看誰來了？」

小克子來到窗邊，道：「是華山派的樂思蜀大夫！」

小克子道：「池大夫，你坐着，我迎他上來！」

小克子一口氣跑了下去，不一會已迎着華山派的樂思蜀大夫上來。

樂思蜀大夫是這次聚會中年紀最大，換句話說，也是資格最高的大夫。

池大夫早已來到門口，迎道：「樂大夫，一路辛苦了，辛苦了！」

樂思蜀道：「池兄早到，請恕老夫來遲！」

「你不算遲，其實是我心急來早了，樂大夫，貴派掌門人岳先生可好！」

「托賴托賴，岳掌門也要我向貴派掌門人高聳先生問安！」

「托貴派鴻福，高掌門很好！」

兩人寒暄一番，小克子已準備了香茗小食，並爲二人擺下了棋盤。

原來池玉林與樂思蜀平生最好下棋。

有了棋盤，二人也不用小克子招呼。

不一會，小克子已迎了一人進來。

小克子本想叫二人，但這人却作了一個噤聲手勢，示意小克子離去，小克子只好悄悄離開。

那人一直看着二人下棋。

池玉林與樂思蜀也實在留神專注，竟然不知有人在旁觀看。

忽然，那旁觀者道：「此一着眞差！」

池玉林道：「怎差？」

那旁觀者却並沒有解釋。

過了一會，到樂思蜀下棋，他遲疑不決，那旁觀者撿了他的棋子替他下了一步。

這一步正是池玉林日夕盼望對手下的，立時高興叫道：「此着才是最差——將！」

樂思蜀看了又看，竟然是輸棋！

「不算！不算！」樂思蜀道。

池玉林道：「怎能不算？」

「那不是我走的！怎能算！」

樂思蜀這時才抬起頭來望着這個旁觀者，池玉林也同時望着那旁觀者。

二人竟然同時開口道：「旁觀者不得……」

二人竟然同時停了下來，呆了一刻，同時大笑起來，笑聲震耳。

池玉林與樂思蜀同道：「怎會是你？」

「當然是我！兩位大夫好！」

池玉林道：「蔣化大夫，恆山派的蔣化大夫，依然是這麼不化！」

樂思蜀道：「蔣化蔣化，你何時才化？」

蔣化道：「我當然還是不化，而且永遠不化，否則我能替人治病？我若不是來這一招順手推舟，池大夫你怎能勝這一仗？我又怎能停止你們對弈下去？」

池玉林與樂思蜀也笑了起來。

蔣化又道：「敝派掌門人委托在下，向貴派高先生、岳先生問安！」

兩人謝了，同時也向恒山派掌門人兆晚風問好。

這時，外面有人道：「泰山派來巫山雲也向三位大夫，三位大夫的貴派掌門人問好！」

另一人道：「我也照辦煮碗！」

三人聽了，立時出來，迎接最遲來的兩人。

前面的一位是泰山派的巫山雲大夫，後面的一個是衡山派的品茗大夫。

這兩位大夫一高一矮，一個臉孔嚴肅，一個却是一臉笑意。

高而嚴肅的是泰山派大夫巫山雲，矮而滑稽的是衡山派的品茗大夫，雖然，他們外表不同，却是一雙十分要好的朋友，這次還結伴而來。

這時，小克子已擺開了飯菜，並請衆人入座。

池玉林看了一遭，似乎找不到他心目中所要的東西。

小克子非常機伶，道：「池大夫，我想這一餐還是未能開那罎神農百花酒！」

「爲甚麼？」

「如果開了，你們還能把這年來所研究的歧黃醫理心得公諸同好嗎？當你們下午開完了這一次的『大夫聚會』，晚餐之時你們就算不喝，我也要逐一灌醉！」

衆人聽了都笑起來，也都認爲小克子說得十分有理。五大夫來神農，目的是把自己一年以來所精研心得互相切磋研究，以便日後爲更多人治病，多救百姓。

不過，這一餐午餐五位大夫也吃得十分開懷，一來是聚舊，二來小克子預備的菜合每位大夫口胃。

午飯之後，五位大夫立時又嚴肅起來，開始發表每個人這一年來的心得。

小克子知道這個時刻是神農閣一年一次大夫聚會的重要時刻，他早已吩咐手下，阻止一切閒雜人等接近神農閣。

當五位大夫正在談得興濃之際，突然，外面傳來一陣人聲，打破了神農閣的寧靜。

「你不能入內！」是小克子的聲音。

「今日是神農閣聚義，五嶽內最好的大夫都來了，我怎能不來？」

話剛說完，神農閣的露台欄杆上坐了一人。

樓梯那邊是小克子的脚步聲，小克子沒有甚麼武功，不能學這人一躍而上了露台。

五位大夫同時望了過來。

坐在露台欄杆上的那人是個中年男子，濃眉，雙目烱烱有神，他雖身穿儒服，但看他身手，却是個彪悍的漢子，而且聲如洪鐘。

華山派樂思蜀大夫年紀最大，雖然他並不是其餘四位大夫所推舉出來，但以資格而論，也可以代表四人。

樂思蜀是個大夫，一派醫者風範，拱手道：「請問閣下來闖神農閣，所爲何事？」

那人仍端坐在欄杆之上，一臉傲然之色，道：「就是來找你們五人！」

這人無禮，令衆人反感。

樂思蜀仍道：「找我們五人？各位大夫，你們可認識這位……」

四位大夫都搖了搖頭。

那人道：「我還沒有說完，我是來找你們五人挑戰！」

「挑戰？」五位大夫異口同聲問。

那人大笑道：「我不單來挑戰你們五位大夫，還來挑戰五嶽五大門派！」

樂思蜀知道來者不善，善者不來，仍然按捺着，平心靜氣地道：「挑戰我們五人，沒有甚麼大不了，但說到挑戰五嶽五大門派，那未免……」

那人道：「好極，我先向你們五位大夫挑戰！」

蔣化實在忍耐不住，道：「你憑甚麼來挑戰我們？」

「你們五位大夫精於醫理？」

樂思蜀道：「對於這一點，我想我們五人，也無需謙虛了！」

「好極，這才是快人快語，你們都來看……」那人指着下面神農廟處。

五位大夫都來到露台。

依他所指，下面果然有一大羣人，都是來神農廟拜神，或是來找



大夫看病。

那人道：「下面大約有五十個人！你看他們而今仍然很好，但再過一盞茶的時刻，他們都會倒下！」

五位大夫往下望去，人羣熙熙攘攘。

那人續道：「不論男女老少，一盞茶之後都會倒下，你們相信嗎？」

品茗道：「他們來神農廟，至少一半有病，倒下來也不是一件甚麼大事！」

那人道：「他們倒下並非因病。」

「那爲了甚麼？」蔣化問道。

「中毒！」

「中毒？」五人齊問，又往下望，下面的人仍然是來來往往，並無甚麼異樣。

那人道：「五十個人分別中了五種不同的毒！」

「是你下毒？」

那人並不回答，祇道：「黃昏時分我會再來！」

「你下了甚麼毒？」

那人已一躍而下，失了影踪。

一時之間，衆人都忙亂起來。

樂思蜀道：「各位，看來這人並不是來搗亂，而是眞的向我們五人挑戰，他下了五種毒，每種毒將有十個人中毒，他挑戰我們，要解他下的五毒！」

巫山雲道：「這人究竟是誰？」

池玉林道：「爲甚麼我們沒先問他一下？」

品茗道：「他的說話果然應驗了！」

五人下望，下面開始有人倒下。

樂思蜀道：「快下去看看！」

五人走出了神農閣，見到小克子，樂思蜀問道：「那人究竟是何方神聖？」

小克子道：「我不知道，他一來便嚷着要找你們五位大夫，我也無法擋住他！」

他跟着五位大夫來到神農廟。

本來是香煙繚繞，一片詳和的神農廟此時也變得混亂起來。

當五位大夫下來的時候，祇見有幾個人相繼倒下，但而今五位大夫來到，已有差不多二十人倒下。

他們都不知發生了甚麼事，有些人叫嚷起來，有些驚恐起來，也有些較爲鎮定，互相扶持。

神農廟內有些當值的大夫、傭工也跑了出來，問道：「發生了甚麼事？」

「這邊有人嘔吐！」

「這裏有人抽筋呀！」

「這邊有人發冷呀！」

一時之間，倒下的人更多，忙亂的情形更甚。

小克子道：「不用怕，不用怕，我們這裏有五嶽內最好的大夫！」

樂思蜀道：「各位，請鎮定一點，這些人都中了毒，我們五人連同廟內的大夫都會盡力爲各人解毒！」

衆人聽了，更加緊張，尤其是陪同來看病的人更是驚叫起來。

樂思蜀又道：「假若你到現在仍沒有暈倒，請立刻站在一旁，否則誤了病人！」

那些病人家屬無奈散開，有些十分緊張，有些甚至在哭哭啼啼。

樂思蜀道：「各位，我們先把病人跟據病徵分類，然後每人負責其中一類！」

四位大夫同意。

連同神農廟的當值大夫，很快便把那些昏倒了的病人分了五類，每類有十人！

那個來挑戰的人，並沒有誇大，這些人中了五種不同的毒，每類剛好不多不少是十人。

小克子已把沒有中毒的人帶離了神農廟的大堂，好讓出有足夠的地方讓病人分別躺下。

樂思蜀道：「各位當值的大夫，請你們立時出外買藥，買那些一般解毒的……」

他一連說了幾種藥材的名稱與份量，當值的大夫共有三個，他們立時去外面買藥，其他傭工也爲他們預備火爐，因爲要熬五十個人用的藥，他們索性用大木桶。

樂思蜀道：「各位，救人要緊，你們先選你認爲最擅長醫治的一類，立時開始解毒！」

池玉林道：「我爲那些嘔吐的解毒！」

蔣化道：「我爲那些發熱的。」

巫山雲道：「我爲那些發冷的。」

品茗道：「我爲那些抽筋的。」

樂思蜀道：「好極，我會爲這些剩下腹痛如絞的。」

五位大夫都是經驗最豐富的大夫，平生所見病例極多，臨危不亂。

第一個步驟，在未肯定每人所中的是甚麼毒之前，他們都用了不同的方法，止住了毒性攻心。

五位大夫，各施各法。

有人用點穴的方法，有人用針灸，有人用推拿，各適其式。

擾攘了一會，情形似乎有些好轉。

第二個步驟，他們爲病人把脈，看能否在他們的脈搏中找出毒藥的端倪，然後對症下藥。

這一連串的工作實在非常艱巨，不過，却可以先驗證每位大夫的功力。

五位大夫都明白，這不單是他

們治病解毒的大考驗，其實也是人生一大考驗。

轉眼之間已過了一個時辰。

五位大夫似乎都可以暫時控制了各人中毒的情形，當值的大夫，也爲他們熬好了一些樂思蜀所吩咐的藥，讓衆病人所用。

可是，所熬出來的藥並不太適台，因爲這些都是一般用藥，那個下毒的人，當然不會下些一解即可的毒藥。

五位大夫開始爲自己的病人斷症。

他們各自開出了藥方，吩咐當值的神農廟大夫爲他們買藥煎藥，在未有解藥之前，他們都用盡了他們的方法阻止毒性的發作。

無論經驗如何豐富的大夫，爲病人治病，講究望、聞、問、切，最重要還是病人提供了本身病況與感受，大夫才可以對症下藥，可是，如今這些中毒的病人無法提供任何病況，大夫祇有作猜謎式的診治，任何有起死回生的本領也是難以盡情發揮。

漸漸，有些病人臉部開始發黑，呼吸緩慢。

這些都是中毒危殆的先兆。

在外面的病人家屬，雖然不能入內觀看，但他們用了不同的方法來偷看，各人又發表了不同意見，以訛傳訛，衆人也哄動起來。

樂思蜀看看各人，都似乎無法可施，而病人的表面情況更加危險。

如果再拖下去，死人似乎是免不了！

所謂醫者父母心，有誰想看到病人無助而歿？

樂思蜀不愧是個經驗最爲豐富的大夫，他知道這樣各自爲政下去，祇會使病人中毒更深。

樂思蜀道：「各位，我們再用針刺的方法止住了病人中毒，然後共同來商議！」

衆人立時取出金針爲病人針灸。

因爲人數多，這一番擾攘也費了大半個時辰。

這時，衆人已感到有些疲累，樂思蜀聚集了衆人在一起，道：「各位，那人所下的毒當然不是普通毒，如果我們再用普通一般的解毒方法祇會無功，敗下陣來！」

衆人也同意。

樂思蜀道：「而今最嚴重的是這一批抽筋的，品大夫，你認爲如何？」

品茗道：「是的，請恕在下無……」

樂思蜀道：「品大夫，而今不是謙虛的時候，咱們也不應再有門戶之見，解救病人才是當務之急！」

品茗道：「對，我這批病人所中之毒，主要在腸胃……」

他首先提出了他自己診斷的見解。

然後，每個大夫也爲這批病人再看，發表自己獨特的見解，這樣，五位大夫會診，各人發揮了本身優越之處，取長補短，共開處方。

這樣做法居然有些效用。

這批抽搐的病人服了新藥，暫時病況緩和。

五位大夫會診之方法似乎又頗爲有效，於是，他們又爲另外一批病人診治。

不過，會診方法需要時間，而那些中毒病人每人所中的毒份量不同，因此，中毒較深的已支持不住。

轉眼之間，已有二十多人幾乎是一半病人已陷於昏迷，隨時面臨死亡的威脅。

外面的家屬大約也知道了情況，更加混亂起來，有些人甚至要衝進來。

小克子與神農廟內工作人員、當值大夫也無法控制，一時之間亂作一團。

樂思蜀叫道：「你們稍安毋躁，我們已盡了力。」

那些人怎會聽他。

尤其是有人發現其中有十來個病人已死，他們嚎哭，慘叫、哀號……

這實在是一個慘絕人寰的境地。

五位大夫極其沮喪，他們的臉變成死灰色。

樂思蜀實在不能忍受下去，叫道：「你們若不信我們，那麼，你們把你們的親屬帶回家去吧！」

人到危亂便成無知。

假若他們清醒一點，明白這裏有五嶽內最好的大夫，他們也解不了毒，帶病人回家，其實那是帶死屍回家一樣，可惜；他們都太關心自己親人。

有人開始抱起病人離開。

其餘的人，一見有人帶頭，也盲目的抱起自己的親人，一邊咒罵着五位大夫，一面離開。

過不了一刻，大堂之內祇餘下了廿多人，可是，他們已不是病人，而是死人。

他們的家屬在嚎哭、慘叫。

其中有一兩個竟然撲向五位大夫，怒叫道：「你把命還給我們。」

小克子見這情形，連忙與他手下傭工拉開了那些瘋狂了的家屬。

小克子對五位大夫道：「你們暫上神農閣休息，這裏的事由我打發好了。」

五位大夫看到這情形，一切都是無能爲力，樂思蜀祇好點了點



頭，與其餘的人回到神農閣。

五位當今最好的大夫，眼巴巴的讓幾十人在眼前中毒而死，這種打擊比用刀割他們的肉、用劍刺他們的心還要厲害得多。

人生實在無奈。

樂思蜀首先嘆了一口氣：「唉！」

其餘四人，也忍不住的嘆了口氣。

外面仍然傳來病人家屬痛哭的聲音，小克子與其他傭工拚命爲他們解釋。

其中有些家屬出言不遜，語氣詆譭，五位大夫祇能詐作沒有聽見。

可是，那些話實在使人難堪。

「不懂醫病，爲甚麼不早通知我們，讓我們及早請過另外一些高明的大夫？」

「我們眞懷疑他們是否爲了面子，串同欺騙我們病人的家屬。」

「這五嶽派的大夫根本是不學無術之輩。」

「拆了這神農廟。」

「摧毀這神農廟。」

蔣化首先忍耐不住，叫道：「你這班……這班……正是狗咬呂洞賓，不識好人心！」

品茗平日滑稽，但聽到這些怨言也實在無法忍耐，想與蔣化一起衝出去。

樂思蜀阻着二人，道：「他們沒有完全說錯。」

兩人停了下來，面面相覷。

池玉林道：「我們的確束手無策！」

巫山雲道：「我們連一個也救活不了，我們眞的不學無術，我們配稱五嶽的大夫嗎？」

樂思蜀做了這麼多年大夫，從來沒有經過這種場面，他也實在不知如何應付。

忽然，露台傳來了聲音：「各位大夫，辛苦了！」

衆人往露台處一望，赫然見到今日來挑戰的那人，坐在欄杆之上。

五人奔了出去，指着那人大罵。

「你殺了五十人。」

「你這無良冷血的兇手。」

「你這惡魔，無端取了五十人的生命。」

「你是人麼？你是冷血的兇手。」

五位大夫實在憤怒之極，你一言，我一語，指着這人大罵。

那人並沒有發怒，仍然好整以暇地坐在欄杆之上。

樂思蜀本來最好修養，也是年紀最大一個，這時，看着這人，也無法按捺脾氣，便要衝向那人。

池玉林一手把他拉住。

那人道：「五位大夫，你們號稱五嶽最好的大夫，你們有沒有好好檢討過？殺人的並不是我，是你們。」

「是我們？下毒的是你。」

那人道：「天下到處皆是毒，人們不小心中了毒，來求你們診治解毒，你們不知他們中了甚麼毒，不知如何爲他們解毒，那麼，你們便說老天爺是兇手，難道老天爺便是罪人？」

衆大夫一時之間無言以對。

那人接着道：「你們是大夫，學富五車，濟世爲懷，你們醫治不好求醫的人，解不了中毒的人，你們才是兇手，你們才是罪人。」

王大夫聽了，覺得這人所說之話表面聽來有道理，但其實是把問題的關鍵扭曲了。

他們都不是能言善辯的人，一時之間，明知他在花言巧語，强詞奪理，却也無奈他何。

那人又道：「除非……除非你們不敢稱爲自己是大夫，那我也怪不得你們，不過，你們不祇稱自己爲大夫，而且稱自己爲五嶽中最好的丈夫，更相聚於此，談論救人治病的心得，你們救了甚麼人？有甚麼治病心得？眼前已是最佳的證明，你們害了五十條人命。」

這話實在氣壞了五位大夫。

蔣化聽到了這裏，再無法忍受，向欄杆之處衝了出去。

那人身手極佳，一個閃身已改坐欄杆的另一邊，而蔣化這一衝，幾乎自己也衝了下去，不過，那人不知用了甚麼手法，竟然把他衣領抽起，稍一用力，又把他送回到原來的地方。

那人更大模大樣笑了起來，道：「說不過人，却來打人，你們究竟是不是大夫？是不是個讀書人？」

衆人無言以對。

那人又道：「你們看看，下面通往神農廟一帶，這一路上陸陸續續死了多少人？」

那些中毒的人被家屬帶走，但他們無法捱到回家已紛紛死在路上，從這神農閣上面望下去，一路上斷斷續續是死人，這場面實在叫人心痛。

那人道：「五位大夫，五位五嶽中最好的大夫，你們丢了自己的面子不重要，你們丢了五嶽派的面子，叫你們的掌門人將來怎樣再在江湖上立足？怎樣再見江湖朋友？」

樂思蜀聽到這裏，才覺得這人開始說到了話題。

樂思蜀深深地吸了一口氣，按住了激動的情緒，道：「你來挑戰五嶽派？」

那人似乎太過得意忘形，洩露

了一些口風，不過，他却道：「不，我來此挑戰你們的醫術。」

樂思蜀道：「你究竟是誰？」

那人道：「我說了出來，你們也不知道。」

「你這人大言不慚，連自己姓名也不敢說，這也難怪，你害死五十條人命，你不怕他們來尋仇？」

樂思蜀此時清醒得多，這人喜作强詞奪理，扭曲事實，他也利用這法，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

「我怕？」那人大笑起來。

「你笑掩飾不了甚麼？」樂思蜀道。

那人想了一下，道：「其實讓你們知道我是誰也好，而且也有必要，否則，你們死了，也不知如何向閻羅王告狀。」

這人話裏又似乎有話。

衆人已來不及分析，因爲那人已道：「我姓騰，單名一個飛字。」

「騰飛？」

五位大夫聽了這個名字，立時不斷在腦海之中思索，不過，沒有一個大夫可以想出這人是誰。

騰飛道：「我早已說過，你們不會知道我是誰，不過，今後你們都會記得的了。」他又哈哈大笑起來。

這時，樂思蜀似乎有些站得不穩，搖搖欲墜，不過，他仍然支持得住，站直了身體。

蔣化道：「樂大夫，你沒有甚麼？」

樂思蜀道：「沒有甚麼，也許是疲勞一點。」

五人整個下午不停的救人，樂思蜀年紀最大，有些支持不住也不是奇怪的事。

蔣化拿了一張椅子過來，道：「樂大夫，你好好坐一會。」

樂思蜀道：「不用！」

騰飛道：「蔣大夫，你不要自恃年輕力壯，你也支持不住了。」

蔣化正想反斥其非，一陣暈眩，他也幾乎倒了，幸好在旁的品茗扶了他一把。

品茗輕聲道：「怎麼了？」

騰飛大笑道：「你們勉强支持着，也支持不了，聽着，你們五人身上已中了毒。」

五位大夫聽了，心中一凜。

樂思蜀立時感到自己站立不穩並非體力透支，而是輕微中毒的感覺。

蔣化也有同樣的感覺。

池玉林、巫山雲與品茗本來沒有甚麼特別的感覺，但聽了騰飛這句話，頓時也有點搖晃不定的感覺。

騰飛道：「如果我是你們任何一個，我也會立時坐下，屏息靜氣，意守丹田，讓毒性暫緩。」

五位大夫本想不理會騰飛，不





過，他們都是大夫，深明中毒之事，假若仍然死撐下去，毒性一發，實在是無可收拾。

樂思蜀因爲有椅子在旁，其餘四人索性慢慢的坐在地上打坐起來。

騰飛道：「對，你們畢竟是頭腦清醒的大夫，你們小心聽着，你們五人身上所中的毒，本來十分簡單，我下了五種毒，你們身上本應也中了一種毒。」

樂思蜀道：「本應？」

騰飛道：「對，本應是一種，但你們自作聰明，五人會診，因此，你們接觸過五種不同的中毒者，因此，而今你們身上中的毒是五毒的大混合。」

五人聽了，心中暗驚。

騰飛道：「如果要解每一種毒，我極有把握，不過，五毒大混合，我……」

樂思蜀道：「騰飛，你究竟威脅我們甚麼？」

「我不是說過，是挑戰你們的醫術。」

蔣化道：「當然沒有那麼簡單，快說！」

樂思蜀道：「咱們五人死了，對你有甚麼好處？」

騰飛道：「樂大夫，你又何必這麼快便相信自己一定被我毒死？我走了之後，你們仍可以請求五嶽掌門爲你們解毒。」

五位大夫不知如何是好，難道眞的不顧尊嚴，懇求他放下解藥？

不，士可殺，不可辱。

當然，他們最不甘心的是，不知道這騰飛這樣陷害他們五人，目的是甚麼。

騰飛看看五人表情，心知他們深深不忿，也知他們爲了尊嚴，死撐下去。

騰飛又道：「我眞的要走了，不過，我臨走之前，還有一個忠告——如果五嶽的掌門救不了你們，你們大可廣告天下，甚至可以找少林、武當、峨嵋……以他們之力，你們大可有救。」

他說完這番話，一個轉身竟然躍下了神農閣。

品茗想追出去，但站起來便覺暈眩，衹得坐回原來的位置。

樂思蜀道：「品兄，不用追了，還是好好屏息，暫時止住毒性蔓延。」

其餘三人都是有心無力。

下面傳來一陣叫聲，是小克子連叫了幾聲，看來他爲了阻止騰飛，不顧一切，但結果當然是頭破血流，其他的傭工更是不堪一擊。

所有人眼巴巴的看着這個殺人兇手揚長而去。

現場中留下了小克子與一衆的受傷傭工倒在地上痛苦地呻吟，因爲幾位大夫行動不便，沒有人可以救助他們。

過了一會，小克子按着頭上的傷口來到神農閣，叫道：「各位大夫，你們怎麼了？」

樂思蜀道：「我們五人均中了毒！」

「中毒？」

沒有人再回答他。

小克子道：「連你們也中了毒，我們……」

樂思蜀道：「快通知五嶽各大掌門，請他們盡快來！」

小克子道：「好！」他立時離開神農閣，往寫字條，利用信鴿通知五嶽的掌門人。

神農廟是五派共同建造的，平日五大門派均有人來，但很少有五派掌門同來，以小克子記憶，除了在十年之前，神農廟開光之時，五派掌門才同時出席。

十年人事幾番新，當年五派掌門距今日的五派掌門再見，已經過了十年了。

＊　＊　＊

華山派的掌門人岳來飛，一收到飛鴿傳書，便連夜趕來，到達神農廟之時，天剛正亮。

岳來飛一夜乘馬趕路，馬不停蹄，臉上並沒有疲倦的神色。

岳來飛一到，小克子便帶他上神農閣。

小克子道：「岳掌門一路辛苦了！」

岳來飛道：「也沒有甚麼！你字條上寫得那麼嚴重，我一收到，立刻趕來。」

小克子道：「相信其餘四位掌門也很快便到！」

「其餘四位？你把他們也請來了？究竟發生了甚麼事？昨日是五位大夫聚會神農閣之日，他們……他們會有甚麼事發生？」

小克子實在不知如何說起，欠身道：「五位大夫中毒，看來性命危在旦夕！」

「甚麼？」岳來飛幾乎不相信自己的耳朵。

不過，他看到小克子臉上神情嚴肅，而且小克子自己的頭也受了傷，知道事情並不簡單。

「五位大夫在神農閣上……」小克子一邊引路，小克子一邊約略的加以解釋。

岳來飛聽到有五十人被毒死，神情大爲緊張。

神農閣上五位大夫各自睡在一角，他們所發出的呼吸聲音相當沉重。

岳來飛首先來到樂思蜀的身旁，輕聲道：「樂老，你怎麼了，發生了甚麼事？」

樂思蜀是華山派的人，直屬岳來飛，岳來飛向來對他十分器重。

樂思蜀有氣無力地睜開眼睛，道：「岳掌門，你來了！」他想起來行禮，但他實在無力挺身起來。

岳來飛道：「樂老，你不用起來！」他把了樂思蜀的脈門，發覺他脈息紊亂而柔弱。

他二話不說，在樂思蜀胸前點了幾處要穴，道：「樂老，不用忙，好好調息一下再說！」

岳來飛立時來到離樂思蜀不遠的池玉林，也爲他把脈，並且點穴，池玉林的情況，似乎比樂思蜀更爲嚴重，岳來飛再爲其餘三位大夫點了胸前大穴，讓毒性攻心緩慢了下來。

過了一會，外面又傳來馬蹄聲，嵩山的掌門人高聳來到，也立時上了神農閣，接着，恆山的掌門人兆晚風，泰山的掌門人花滿山，衡山的掌門人賀恩也陸續到來。

五位掌門人平日沒有甚麼機會聚首一堂，可惜，這一次聚會却是心情沉重。

小克子已把當日的情形一一詳加描述。

五位大夫被岳來飛點穴，暫把攻心毒氣減弱，他們心口翳悶減少，也可以開口說話。

岳來飛道：「騰飛？我沒有聽過江湖上有此人！」

高聳道：「此人下毒手法厲害——分別下五種毒，在一個下午殺死了五十人，已是厲害，竟然利用五位大夫仁心仁術，讓他們五毒兼中，實在是處心積累的窮兇極惡！我們一定要把這人抓起來。」

兆晚風道：「我想，抓這人之事，五嶽聯手，他全無倖免之理，但目前最重要的還是救人！」

花滿山道：「我看過五位大夫，他們中毒頗深，如果拖延下去，性命堪虞！」

賀恩道：「我也有同感，岳掌門，你意下如何？」

岳來飛道：「看來用藥替他們解毒已無可能，因爲用藥之道，五位大夫的能力勝我們不知多少，他們無法，我們也不用想了……而今唯一的方法是用我們的功力爲他們把毒迫出。」

兆晚風道：「對，我也認爲唯有此法，不過，我有一個擔心！」

衆人齊問：「甚麼？」

「那個叫騰飛的人故意下毒，毒死五十人並不是他的目的，使五位大夫中毒也並非他的目的。」

「那他是爲了……」岳來飛問道。

兆晚風道：「爲了我們五人！」

岳來飛道：「他要殺死我們五個掌門？」

花滿山道：「兆掌門所說，極爲有理，不過，如果他要殺我們，何不逐一來殺，讓我們聚在一起，他以一敵五，怎麼也不化算！」

兆晚風道：「我也想過這一點，不過，假若我們各自用內功爲五位大夫迫出體內毒之時，假若他突然出現，而我們運功療毒是最弱的時刻，那他……」

衆人都明白他的意思。

岳來飛道：「兆掌門這個顧慮也是非常實在，不過，爲了救五位大夫，我們也要冒這個險！」

賀恩道：「在下倒有一個提議，爲了不讓騰飛詭計得逞，我們分成兩組，兩人一組，先爲兩位大夫迫出體內之毒，而剩下一位掌門負責保衞咱們！」

岳來飛道：「好辦法！」

賀恩道：「我與花掌門成一組，先替華山的樂大夫迫出體內毒！」

花滿山點頭同意。

高聳道：「那我與兆掌門合力，先爲蔣大夫迫毒！」

兆晚風道：「不，池大夫年紀比蔣化大，先爲池大夫迫毒！」

岳來飛道：「那麼，我便負起保護各位的責任！」

他們依照分組，先爲樂思蜀與池玉林迫毒，兩位掌門以掌抵着中毒者背後，同時發功，迫出中毒者體內毒素，他們全神貫注，悉力以赴。

這一刻，實在是他們最脆弱的一刻，假若騰飛來犯，他們無法反抗，如果反抗，不但便中毒者毒性反回體內，而發功的兩位掌門也會因突然停止發功，傷及自己的五臟六腑。

可是，當池玉林與樂思蜀體內毒性被迫出一部份，四位掌門又分別爲蔣化與巫山雲發功，只見他們頭上冒出白煙，兩位中毒者臉色也變得越來越好。

騰飛並沒有來犯。

岳來飛見衆掌門極爲疲倦，道：「讓我來爲品大夫迫出體內之毒，你們爲我防守好了！」

衆掌門也沒有異議。

騰飛依然沒有來犯。

經過這一番擾攘，衆人都感到異常的疲倦，他們雖然貴爲掌門，但都是慣於江湖生活，不拘小節，各自在這神農閣上休息。

小克子是個非常機靈的主管，他早已準備了食物，讓他們醒來，好好的吃一頓。

嵩山派的掌門人高聳是第一個醒來。

他自然最關心他的下屬大夫池玉林，而池玉林睡的地方與他相距不遠。

高聳移近，只覺池玉林氣息均勻，看來已是沒有甚麼問題，不過，臉色並沒有一般人那麼好。

他忍不住摸摸池玉林的額頭。



「咦？」高聳只覺池大夫額頭有如寒冰！

岳來飛也被這一聲喟嘆驚醒，道：「高掌門，池大夫怎麼了？」

高聳沒有回答，往樂思蜀那邊去，並即時摸樂大夫的前額，也驚道：「咦？」

岳來飛見他表情如此怪異，也上前來，輕摸樂大夫的額頭，他也忍不住的發生喟嘆，因爲樂大夫的額頭也冷若寒冰。

岳來飛似是自言自語道：「怎會如此？」

其餘三個掌門也醒了過來，聽了岳來飛、高聳所說，也摸摸身旁的其餘大夫。

兆晚風道：「毒性未退！」

花滿山道：「似有增加！」

賀恩道：「怎會又再中毒？」

五位掌門見多識廣，從來沒有遇到這樣的情形，他們昨夜的一頓勞累，似乎是泡了湯。

以他們的武功內力來說，這根本是件沒有道理之事，毒性在體內蔓延，被迫出體外，只會減少，怎會增加？

這時，樂思蜀醒了過來，道：「各位掌門……」他自己也覺得聲音變得低沉，有氣無力，他稍一移動，更覺體虛氣弱。

「怎麼？樂大夫？」衆人同問。

其餘四位大夫都醒了過來，同樣也有這種虛浮散渙的感覺。

樂思蜀道：「我們體內的毒……似乎並沒有散去！」他頓了一頓，問道：「也許，我年紀較大……」

池玉林接口道：「不，我仍然覺得身上有毒，並不比各位掌門用內功迫出毒素之前少！」

賀恩問道：「你們三位呢？」

其餘三位也似是倦極，不欲多言。

岳來飛道：「怎會如此？難道……」

樂思蜀道：「我明白了！」

衆人都望着他。

樂思蜀道：「各位，騰飛臨離開這裏之前，曾說過一番話，你們可記得？」

四位大夫都點頭。

樂思蜀道：「他說過，我們身上所中之毒是五種毒相混合，連他自己也沒有把握解毒！」

池玉林道：「我們起初還以爲他在嚇唬我們！」

蔣化道：「不是嚇唬，是事實，五種毒素混合之後會不斷在我們體內變化，掌門爲我們迫出了一些毒素，但體內殘餘的毒素仍有變化作用，這一變，身體內的毒素便又增多，而且性質又已不同。」

他們都是大夫，當然明白身體結構與變化，雖然他們從未接觸過這樣的毒，但這個體內變化的理論，他們是懂得的。

岳來飛道：「那麼，我們再來一次！」

樂思蜀道：「不，不用了！」

「爲甚麼？」

樂思蜀道：「這樣下去，一次又一次，全耗盡你們功力，而我們身體內仍然有新的毒出現！」

池玉林道：「難道這又是騰飛的另一個奸計？」

「你是指耗盡我們的內力？」

池玉林點了點頭，衆人似亦明白。

池玉林又道：「騰飛明知五位掌門都到了，而且用心用力爲咱們迫出體內之毒，這個時刻，本應是他來攻的最好時刻，他竟不來，換句話說，他知道不用心急，還有更佳的時刻！」

品茗有氣無力，也接口道：「對，掌門人多次爲我們迫出體內毒之後……」

岳來飛聽了他們這番話，接口道：「騰飛心目中有一個大陰謀——他要控制我們五派！」

各人越想越像。

岳來飛道：「他是爲了甚麼？」

衆人議論紛紛。

岳來飛道：「我們這樣議論下去毫無結果，因爲只有他自己才知道，我們要先救五位大夫！」

樂思蜀道：「不，岳掌門，我們明知騰飛有這個大陰謀，還要讓他奸計得逞？」

其餘大夫也不願消耗各人功力。

岳來飛道：「樂大夫，除了用內力迫毒之外，你經驗豐富，可有其他方法袪毒？」

樂思蜀道：「當然是服食解藥！」

岳來飛道：「解藥在騰飛處！」

池玉林道：「未必，可能連他也沒有，因爲這是五毒混合，而又在人體內經過變化！」

岳來飛道：「我想到一個辦法，不過，有些危險！」

高聳道：「岳掌門，快說出來！」

岳來飛道：「放血！」

巫山雲聽了，道：「我也想過……對我們三個年紀較輕的可以一試！」

他所謂的三人，包括他自己，還有蔣化與品茗。

池玉林道：「我也不怕！」

樂思蜀年紀最大，也道：「看來而今這是唯一的辦法，好極，我們向來有一句話說：死馬當成活馬醫！來！先醫我這死馬……」

樂思蜀道：「掌門，當你們爲我們放血，千萬別把血倒掉！」

池玉林道：「對，那些毒血可

能是我們找出解藥的來源！」

岳來飛似還有猶豫，道：「單是放血，我想並不一定能把毒素盡去，祇不過是減輕而已，最重要的還是吃藥，把毒素化解後完全驅出體內！」

「藥？」池玉林道。

「對，爲甚麼我們一直沒有想到？要去我們身上的毒，最直接的當然是解藥，但也有其他藥，譬如天山的雪蓮。」樂思蜀本來是滿有希望的語調，忽然變作了啞然失笑的語氣。

「對，天山雪蓮！」花滿山道。

兆晚風道：「如果能雙管齊下，既放毒血出體外，再服天山雪蓮，那麼……」

說到這裏，他也明白樂思蜀爲甚麼會變成啞然失笑。因爲山天雪蓮是天下解毒至寶，不要說是而今去採，就算讓他們採到，也要一段相當長的時間，何況天山雪蓮是天下神物，那會這麼容易採到。

岳來飛道：「我有辦法！」

眾人聽了，精神爲之一振，岳來飛向來是個穩重的掌門人，他當然不會亂說。

岳來飛道：「以我所知，而今擁有天山雪蓮祇有三個人！」

「誰？」

「少林掌門明慧禪師，武當掌門紫玉眞人，峨嵋掌門淸妙師太！」岳來飛道。

高聳道：「咱們五嶽派與當今三大門派並沒有甚麼交情，不要說是求他們把天山雪蓮給我們，就算要見見他們也不容易！」

岳來飛知道高聳所言不虛。

樂思蜀道：「咦，我們似乎還忽略了一些東西！」

「忽略甚麼？」

樂思蜀道：「騰飛豈不是也說過，假若你們沒法子解毒，大可廣告天下，甚至可以找少林、武當、峨嵋……以他們之力，你們大可有救！」

池玉林道：「對，騰飛是如此說過！」

品茗也接口道：「是的，他說這話之時，好像是隨口而說，其實是內有玄機！」

蔣化道：「爲甚麼我們一直不以爲意？」

樂思蜀道：「那是因爲我們自己太相信自己！」

岳來飛道：「既是如此，我打算這樣安排，高兄，咱們兩人上道，往少林、武當、峨嵋，希望他們能施援手。」

嵩山掌門高聳沒有反對。

岳來飛道：「非兄花兄與賀兄，你們三人在這裏，爲五位大夫放血，並且保護他們！」

恆山掌門兆晚風、泰山掌門花滿山與衡山掌門賀恩也沒有異議。

岳來飛道：「並請各位掌門通知山上弟子，小心門戶，咱們速去速回！」

小克子一直侍候在旁，道：「各位掌門不用擔心，至於通知各門派弟子，這事包在我身上！」

岳來飛道：「還有一點，假若騰飛再來，待之如上賓，讓我們回來之時再作打算！」

眾人都明白岳來飛的意思。

* * *

岳來飛與高聳立時出發。

他們決定先赴少林。

在路途上，他們雖然騎了快馬，但也聽到江湖上不少沸沸揚揚的消息。

最令二人注意的，當然是「金銀雙指，貫靈神功」的出現。

岳來飛與高聳雖然年紀不大，但在武林傳聞之中，他們也聽過這種失傳的武功。

開始之時，他們還以爲祇是江湖上好事之徒搞風搞雨，以訛傳訛。

直到他們到達少林寺的前兩天，他們決定抄一條捷徑，可以提早一日到達少林寺，所謂救人如救火，早一日抵達也可以早一日回五嶽。

爲了趕路，雖然上山他們仍騎馬而上，明知再上高些，岩石極多，馬不能行。不過，他們仍決定盡量利用馬匹，直到馬不能行再棄馬徒步。

那夜，月明風淸，正是趕路的好時刻。

他們所騎馬都是上等佳駟，上山也是健步如飛，徐風撲面，越跑越快。

突然，岳來飛所騎那匹馬停了下來，岳來飛拍拍馬頸，道：「這麼快便累了？」

高聳那匹也停了下來，那馬嘶叫了一聲，竟然人立起來。

馬是有靈性的動物，前面山路沒有甚麼障碍，怎會不肯前去，人立狂嘶？

高聳道：「小心！」

岳來飛見自己這匹馬較爲鎭定，便用雙腿夾住，叫牠前進。

那知道，那匹馬行了兩步便停了下來，再趕牠行，馬匹竟然退後。

高聳道：「我們下馬上前看看！」

兩人下了馬，正打算把馬匹繫好，看過究竟之後，再來解馬上路。

那知道，兩匹馬突然一衝，甩去了二人轠繩，便往山下跑回去。

岳來飛與高聳極爲詫異，兩人交換了一個眼色，小心翼翼前去。

前面是一個小樹林，一陣微風吹來，帶來一陣非常難聞的氣味，



兩人掩着鼻子。

小樹林之內有一塊空地。

月光之下，竟是一堆一堆的白骨！

兩人不敢妄動，走近樹木處，以樹木作掩護，小心再看一遍，發覺至少有二十副人骸骨，發出陣陣屍臭之味。

既然還有屍臭，應該是死了不久。

既是死了不久，又怎會是白骨？

他們掩着鼻子看了一會，仍然看不到附近有甚麼，於是，大着膽子從樹後走了出來。

原來這些死屍並非完全白骨，那些骨頭之上還附有肉，不過，是經過野獸的嚙噬才會留下白骨。

岳來飛道：「難道他們遇到了猛獸？」

「遇到了猛獸，幾十個人也沒有理由死在猛獸之口！」高聳道。

忽然，岳來飛叫道：「高兄，你看！」

岳來飛指着一個骷髏。

骷髏仍有頭髮，但臉上已無肉，祇剩下面骨，非常恐怖，雖然兩人都是武林高手，也不想直望。

「頂上有一個洞！」岳來飛道。

高聳看了，轉看不遠之處另一個頭顱，竟然也一樣，在頭的正中有一個完完整整的洞。

岳來飛道：「這個也是！」

他們一連看了五個，都是頂上有一洞。

高聳移遠一些，道：「這裏有兩個，似乎有些不同，有兩個洞！」

岳來飛走近一看，又再有發現，道：「這邊二個都是左右太陽穴有洞！」

兩人互望了一眼，同聲道：「『金銀雙指』？」

頓了一頓，又道：「『貫靈神功』！」

岳來飛與高聳俱是武林中人，能攀上掌門之位，都是經歷過不少風霜，看過無數的殺人場面。

可是，他們實在沒有見過如此可怕的場面，而且死狀是那麼恐怖。

兩人此時不禁爲之心寒，他們不自覺的靠近，看看四周沒有甚麼異動，才勉强鎭定下來。

「江湖傳聞的『金銀雙指』，並不是以訛傳訛，而且不斷以『貫靈神功』來殺人！」高聳道。

岳來飛道：「這些人已死，屍體被野獸咬噬，氣味難聞，其實也不會嚇怕我們的坐騎！」

「是的！」

這時，又一陣狂風吹來，這一下他們立時想嘔吐，因爲這臭味比屍臭還要難聞。

兩人同時撲上前去。

祇見十多棵樹後躺着兩隻老虎！

兩條大蟲躺在地上，一動也不動，而臭味竟是從牠們身上傳來。看來，兩條大蟲已死！

岳來飛用脚一蹴，一顆石子飛了出去，射在其中一條大蟲身上。

那大蟲沒有反應。

岳來飛道：「兩條大蟲都死了！」

高聳道：「看來是兩隻老虎聞到血腥，來吃人屍，但又怎會死？」

岳來飛掩着鼻子上前一看，竟然速掩着鼻子的手也鬆了開來，叫道：「也是被指插死的！」

高聳走近，祇見兩隻吊睛白額虎額頭之上有一個洞，剛好是一隻手指那麼大！

以手指殺人，功力之高已是匪夷所思，竟然可以用手指殺虎，實在駭人聽聞！

不要說老虎頭骨比人硬，單說猛虎撲來，以指來迎，那份功力實在難以置信。

高聳再看老虎身上其他部位並無傷痕，那麼，致命的地方是那天靈處一指！

「『金銀雙指』的功力似乎已到了不可思議的境地！」岳來飛概嘆着。

高聳道：「怪不得我們那兩匹馬不是嗅到屍臭害怕，而是嗅到了老虎味才不顧一切逃走！」

岳來飛道：「事情實在不簡單，快走！」

兩人不再多言，抄過這條捷徑，直赴少林寺。

他們一派掌門求見，知客僧不敢怠慢，接了二人拜帖，立時入內通傳。

出來迎接二人的是悟因與了因兩位大師。

岳來飛知道這兩位大師地位僅次於掌門明慧禪師，頓時也覺得少林寺並非外傳那麼高傲。

悟因道：「敝派掌門明慧禪師因爲坐關，暫時不能見兩位掌門！」

岳來飛道：「原來如此，在下與高掌門能見二人大師，一瞻風采，已屬難能可貴！」

了因道：「兩位掌門何必客氣，既然這麼急急到來，自是有要事，何不開門見山？」

岳來飛道：「咱們五嶽派五個大夫中了一種劇毒，性命危在旦夕！」

高聳接口道：「在下同來，爲求少林，以我佛慈悲爲懷，捐出天山雪蓮爲五位大夫解毒！」

了因道：「五位大夫中了甚麼

毒？」

岳來飛把事情述了一遍。

悟因聽到騰飛之名，臉上出現了一種奇怪的表情。

高聳道：「悟因大師閱歷廣博，可知騰飛這一個人？」

悟因並沒有直接回答高聳，卻問了因道：「師弟，你可記得騰飛？」

了因道：「記得，他是萬毒王五個弟子之一。」

「咦？」悟因似乎想到一些甚麼。

了因道：「師兄，你想到甚麼？」

悟因道：「覺光師父之死，身上有毒，爲甚麼我們一直沒有想到是萬毒王之毒？」

了因道：「萬毒王已死近廿年，他怎會下毒？」

「還有他五個弟子？」

「據說他五個弟子因爲在萬毒王死後互相傾軋，想成爲萬毒王，互相下毒而死。」

「難道騰飛是沒有死的唯一一個？」

「那麼，他變成了萬毒王了。」

岳來飛與高聳二人聽着兩位大師之言，雖然可以知道騰飛的可能來歷，但不明白，爲甚麼他們二人在這一瞬間把話題扯得那麼遠。

悟因也發覺怠慢了兩位客人，合什道：「兩位掌門，對不起，老衲無端扯開了話題，其實咱們少林寺可能也受過了騰飛之毒，而不自覺。」

了因道：「這事由寺中覺光師侄之死開始。」

了因也把事情述了一遍。

岳來飛與高聳聽了才恍然而悟，明白他們提起騰飛，才想到覺光之死。

當中，了因也提及覺光是被爪抓到遍體鱗傷，加上劇毒而死，在不知不覺之間，因爲爪而提及「金銀手指」，「貫靈神功」之事。

岳來飛道：「咱們在上少林寺途中，在一段山路之上，看過『金銀雙指』殺人後所留屍骨。」

高聳道：「最令人害怕的是，他們的指力可以一指殺虎，實在是無法想像。」

兩位大師聽了，也喟然慨嘆。

了因道：「看來貴派大夫被毒，騰飛出現，少林寺覺光師侄被爪抓死，『金銀雙指』出現，其間似乎有所連繫。」

悟因道：「師弟，咱們不用理會這些狂人出現是否有所關連，不過，肯定一點，他們都是有所爲而來，而且是針對咱們這些大門派。」

了因道：「正是，五嶽五大夫中毒之事，咱們當然不能袖手，不過……」

岳來飛與高聳，本來聽得十分高興，但聽到了「不過」二字，心頭又冷了一截。

悟因續道：「天山雪蓮是神物，可治一切毒，不過，咱們手上祇有六顆。」

「六顆？大概也可以暫救五位大夫，而且，我們也打算上武當山，甚至上峨嵋山。」高聳道。

了因道：「對，武當、峨嵋也有天山雪蓮，祇要他們也肯捐出。」

悟因道：「救人要緊，師弟，倒不如這樣，老衲帶了雪蓮到神農閣，你與兩位掌門同赴武當，希望他們看在咱們少林寺的面上……」

岳來飛與高聳聽了，實在喜出望外。

想不到兩位大師不單不拘門戶之見，還肯助他們一臂之力，實在出乎意料之外。

兩人謝了又謝。

了因道：「金銀雙指，貫靈神功與萬毒王騰飛這些妖孽出現江湖之上，是江湖浩劫之先兆，假若咱們也不關心出力，恐怕日後會悔之遲矣。」

岳來飛與高聳在少林寺留了一夜。

翌日，悟因攜了天山雪蓮向神農閣而去，岳來飛早已以飛鴿傳書，告知神農閣上的同仁。

了因也與二人一同赴武當山。

* * *

武當山上，玉虛宮的早晨特別顯得寧靜。

掌門人紫玉眞人剛做完了功課，與兩個徒弟枯松枯柏談論着剛死去的一鶴道長。

紫玉眞人道：「一鶴之死，你們可有頭緒？」

枯松道：「沒有，看來要找出他眞正的死因，咱們也不能再坐在武當山，一定要下山去打探一下。」

枯柏也附和道：「對，掌門，我也有這個想法。」

這時，有個小道士來報：「掌門，外面有位少林寺了因大師求見。」

紫玉眞人聽了，道：「奇怪，咱們與少林寺已有幾十年沒有交往，了因怎會一人上武當山？」

小道士道：「了因大師並非一人而來，身旁有兩位俗家子弟，但並沒有報上姓名。」

紫玉眞人道：「枯松、枯柏，你們兩人出迎，看看少林寺發生了甚麼大事。」

枯松與枯柏隨着小道士來到了玉虛宮前。

了因大師一見枯松與枯柏，便合什道：「兩位可是枯松道長、枯



柏道長？久違，久違！」

枯松與枯柏也合什道：「了因大師，久違了！」

「在下枯松。」

「在下枯柏。」

了因道：「一別廿年，兩位依然老當益壯。」

枯松道：「大師也是老而彌堅，請問……」他望着岳來飛與高聳。

「在下岳來飛，華山派掌門人。」

「在下高聳，嵩山派掌門人。」

枯柏道：「岳掌門，聽說你既是華山派掌門人，亦是五嶽推舉爲五嶽派掌門人。」

岳來飛拱手道：「在下無德無能。」

枯松道：「岳掌門太客氣，了因大師與五嶽派向無淵源，與咱們武當……」

了因道：「這件事說來話長，倒不如先聽聽岳掌門的話，兩位道長便明白。」

枯柏道：「那麼，三位先請入內。」

三人隨着枯松、枯柏來到玉虛宮內的一個小偏廳，小道士早已奉上香茗。

岳來飛心急，把神農閣的事情先說了一遍。

說到「騰飛」這個名字，兩人反應也大。

了因道：「兩位道長也記得騰飛？」

枯松道：「騰飛？這名字有些印象，但最深刻的印象還是他們師父萬毒王。」

枯柏也接口道：「聽說騰飛是萬毒王五個弟子之一，而他們早已互相傾軋，中毒而死。」

岳來飛道：「五嶽派五個大夫精通醫理，竟然被人下毒，除了萬毒王，或者與萬毒王有關的人物可以下毒之外，還可能有誰？」

枯松、枯柏也表同意點頭。

高聳道：「咱們此次上武當山，目的在請求貴派仗義送出天山雪蓮，以解五位大夫之毒。」

枯松與枯柏聽了，並沒有說話。

了因道：「兩位掌門人，剛上過少林寺，咱們少林寺掌門明慧禪師，爲了武林公義，也爲了拯救五位大夫，已決定把六粒天山雪蓮獻出。」

枯松道：「這個……」

岳來飛聽了，有些擔心。

枯柏道：「師兄，這件事事關重大，請與掌門人商量一下。」

枯松同意道：「請你們等一下。」

枯柏道：「三位，請勿見怪！」

了因道：「原來紫玉眞人也在宮內，咱們也應該往問眞人安好。」

枯柏道：「敝掌門人已很少見客人。」

了因忽然想起一事，問道：「枯柏道長，老衲上山之時，未到玉虛宮之前，看到山上有喪事。」

枯松嘆了口氣，道：「是的，山上的一鶴師弟最近騎鶴西去。」

了因合什道：「阿彌陀佛！」

岳來飛與高聳也合什，表示哀悼。

了因道：「咦，怎會這麼湊巧？」

「湊巧？」枯柏不明所以。

了因道：「道長請原諒老衲，少林寺上最近也有一位弟子覺光已登極樂。」

枯柏道：「覺光？論字排輩，覺字派的僧人年紀應該不大。」

了因道：「說來慚愧，覺光並非因病而死，而是被兇徒謀殺。」

枯柏道：「謀殺？誰人敢上少林寺幹這勾當？」

了因道：「老衲也不敢肯定，覺光是被人用爪抓死，而且……」

枯柏並沒有等待了因再說下去，接口道：「中了血毒而死？」

了因覺得奇怪，道：「道長如何得知？」

枯柏道：「一鶴師弟也是如此死去。」

三人聽了，都覺得異常驚詫。

岳來飛道：「看來這兩件事必有關係。」

高聳道：「道長可曾聽過『金銀雙指』、『貫靈神功』之事？」

枯柏道：「有，近日有弟子從外面回來，說過這種狠毒武功又現江湖。」

了因便把這種狠毒武功與萬毒王弟子騰飛，以及五嶽五位大夫中毒之事詳述之外，並加以分析。

枯柏聽了，想了一會才道：「這三件事表面看來無關，但事情發生的時間極有關連，其中脈絡咱們暫時無法想出來。三位請坐，枯柏還是與師兄、掌門人談談這事，再與三位共商。」

枯柏入內，過了一盞茶工夫，與師兄枯松及掌門人紫玉眞人一起出來。

三人見了紫玉眞人立時起立。

紫玉眞人道：「枯柏已把事情述了一遍，老道認爲與一鶴之事沒有關連，但『貫靈神功』、萬毒王等出現武林，並非好事，爲了武林道義，武當山當然也會獻出六粒天山雪蓮。」

三人立時謝過紫玉眞人。

了因道：「眞人，咱們少林寺明慧禪師與眞人所言實同出一轍，眞是英雄所見略同。」

紫玉眞人道：「老道與明慧俱

非英雄，不過，轉眼又是幾十年了，老道也眞想見見這位老英雄。」

了因道：「定有機緣！」

紫玉眞人向岳來飛與高聳道：「兩位掌門不惜千里來求少林與武當，爲救五位大夫，實在令人感動，須知大夫救人命，造福百姓黎民，他們救人一命已是勝過七級浮屠，五位大夫怎能不救呢？」

了因點頭道：「眞人語重深長，晚輩自當謹遵。」

岳來飛道：「多謝眞人教誨。」

高聳道：「多謝眞人指示。」

紫玉眞人道：「咱們少林武當久未合作，而今有了這個玄機，也是天意，了因，其實咱們還不應漏了師太。」

了因道：「師太？眞人是指峨嵋派？」

紫玉眞人道：「當然，想當年……」他突然笑了起來，道：「老道眞是老了，不過，當年咱們三大門派也曾聯手，況且峨嵋山上亦有天山雪蓮，何不請她也獻出來？」

岳來飛聽了十分高興，道：「多謝眞人。」

紫玉眞人道：「了因，你們是送佛送到西，咱們送醫也送到西，老道已飛鴿傳書至峨嵋山，清妙師太也是個明理之人，想她也必應承，獻出雪蓮，既可救五位大夫，也可造福武林。」

了因道：「既然如此，咱們便齊上峨嵋山。」

枯柏道：「請三位在玉虛宮內用過午膳，咱們便立刻上路。」

那日下午，枯松、枯柏與了因、岳來飛、高聳別過了紫玉眞人，往山下去。

## 聯手對敵　鏟除禍患

神農閣上，五位大夫臉色目趨枯槁，三位掌門見了，却無法幫忙，正在憂慮不安。

忽地，站在露台上的小克子叫道：「有個人影正飛奔而來。」

三位掌門聽了，立時來到露台，他們却十分擔心，害怕此時騰飛出現。

過了一會，那身影漸明。

小克子道：「是個和尚！」

兆晚風道：「這和尚使的是『一葦渡江』這種絕頂輕功，難道是少林寺來的人？」

花滿山道：「對，既然少林寺有人來，那麼，岳掌門與高掌門此行定有收穫了！」

賀恩道：「小克子，還不準備歡迎！」

小克子領命，下到神農廟時，那和尚已到。

悟因道：「少林悟因，欲拜見五嶽三位掌門！」

小克子道：「果然是少林寺大師悟因，請！」

悟因隨着小克子來到神農閣。

衆掌門與悟因寒暄一番，悟因道：「請恕老衲心急，還是先看看五位大夫！」

五位大夫已安置在神農閣上較爲隱蔽之處，免他們當風受寒。

悟因一看衆大夫臉色，只見一層黑氣，再爲他們把脈，立時便道：「果是奇毒！」

「大師可有……」

「當然帶來了天山雪蓮，不過，天山雪蓮雖可以解天下之毒，不過，還要其他藥材同服！」

小克子道：「沒有問題，咱們神農廟內有百藥供應，請大師寫下藥方！」

悟因立時寫下了一條方子，並把六顆天山雪蓬拿出來，吩咐小克子爲五位大夫煎藥。

悟因忙了一會，便與三位掌門談了起來，道：「老衲師弟與貴派兩位掌門上了武當山，如果紫玉眞人也肯獻出天山雪蓮，五位大夫一定有救！」

兆晚風道：「請問武當山上，有多少雪蓮？」

悟因道：「應該是六粒！」

花滿山道：「那一共是十二粒，他們五位大夫，每人可以有二粒……」

悟因道：「本來，天山雪蓮可解天下毒，每人一粒，已經足夠，不過，而今他們所中並非普通毒，不知道一粒是否足夠，有二粒，肯定沒有問題！」

賀恩道：「那好極了，咱們五嶽派眞不知怎樣感激少林與武當！」

悟因道：「無論那一個門派，本是同一脈，又何必分彼此？老衲只是擔心了因師弟……你們也不用擔心！」

三位掌門聽了悟因的話，知道武當並不一定會獻出天山雪蓮，不過，一切祇能聽天由命。

他們不再說天山雪蓮，轉說騰飛之事，又談及貫靈神功出現江湖，弄得江湖人心惶惶。

五位大夫吃過了天山雪蓮的解藥，立時臉色轉好，並且可以坐起來與悟因大師談話。

當然，五位大夫感激少林寺，也感謝悟因大師千里而來，助他們出生天。

悟因翌日再看他們，發覺他們身上中之毒已去部份，但並不是完全盡去，他有些擔心。

不過，五位大夫吃過一些稀粥，開始有些氣力，他們各自調功運息，看來情況轉向好。

轉眼又過了兩天，悟因又爲五



位大夫療治，發覺他們身上已減少的毒素，似乎又有增多，而且，五位大夫臉上本已退減的黑氣又再重現。

悟因道：「五位大夫身上所中奇毒，一定要連續服天山雪蓮，否則，吃了一粒，又停了下來，三兩天內，天山雪蓮的功效便失。」

衆人聽了，十分心急，都希望武當山立時派人前來，使五位大夫有救，否則，少林寺所獻出的六粒天山雪蓮也白費了！

正在擔心之際，小克子又來報了一個喜訊，道：「有一大羣人上神農廟了！」

衆人立時出了露台。

果然，山路之上，有一羣人飛奔上山。

悟因一看，道：「老衲師弟來了，還有……還有你們兩位掌門，之外，還有兩個老道！」

兆晚風道：「可是武當山的道長？」

悟因道：「不單有道長，還有道姑！」

巫山雲一看，道：「對，還有兩位師太……她們……可能來自峨嵋山。」

賀恩接道：「對，是峨嵋山的玄素與雪素兩位師太，她們怎會同來？」

悟因道：「看來師弟不單說服了武當山的紫玉眞人，還到峨嵋山，也使清妙師太獻出天山雪蓮了！」

衆人聽了，實在是大喜過望。

過了一刻，岳來飛與高聳領着少林寺的了因大師、武當山的枯松與枯柏道長，還有兩位——果然是峨嵋山的玄素與雪素兩位師太。

衆人都想問及事情經過。

了因道：「師兄，五位大夫服了天山雪蓮之後有何反應？」

悟因道：「開始有些起色，不過，過了兩天，藥性弱了，又有黑氣上臉！」

枯松道：「那麼，快些多服一次天山雪蓮！」

枯柏道：「老道還攜了武當山上的『風霜雪露』，這種露水非常難得，與天山雪蓮一同煎服，會事半功倍！」

小克子接了藥方，爲五位大夫煎藥，更爲三大門派的客人準備了豐盛的齋菜。

席上，衆人問起兩位峨嵋山來的師太玄素與雪素。

雪素道：「貧尼掌門清妙師太，接到武當掌門紫玉眞人飛鴿傳書之後，立時決定派貧尼與師妹下山，家師認爲既然有人需要，自當獻出。

了因道：「清妙師太果然是深明大義之人！」

玄素道：「了因大師、悟因大師，清妙師太向兩位問好之外，還向明慧禪師問安！」

了因道：「謝謝，清妙師太實在客氣，也請兩位師太回山之時，向清妙師太問安！」

玄素又道：「枯松與枯柏兩位道兄，其實咱們已想上武當山！」

枯松道：「何事？」

玄素道：「據貧尼一些門人聽聞，一鶴道兄已然騎鶴西歸了！」

雪素也道：「了因、悟因兩位大師，聽說少林寺的覺光師傅已登極樂？」

悟因與了因，同時合什，也同唸佛。

悟因道：「是的，是三個月前的事！」

枯松道：「一鶴師弟是兩個月前之事！」

雪素道：「咱們却是一個月之前！」

衆人聽了，都大爲詫異，同聲問道：「峨嵋也有人被爪抓死了？」

雪素道：「正是。」

岳來飛道：「誰？」

「雪姑！」

高聳道：「雪姑以前也在江湖走動？」

雪素道：「是的，雪姑帶藝投身峨嵋山，她在江湖走動之時已有『女金剛』之稱！」

高聳道：「對，聽說她練就銅皮鐵骨、金剛不壞之身，外家功夫非常厲害！」

玄素道：「雪姑投身峨嵋山後，苦練內功，因此，在峨嵋山上來說，她武功雖不及掌門清妙師太，但比起咱們二人高出很多！」

枯松道：「雪姑武功既高，而且外家功夫厲害，怎被人抓死？」

雪素道：「問題正是……」

了因道：「爪痕深入骨內？」

枯柏道：「血有劇毒？」

悟因道：「雪姑在峨嵋山上負責甚麼？」

玄素道：「她獨自一人留守藏經閣已有十年以上了！」

了因道：「那麼，咱們少林、武當與峨嵋山三大門派都有一個弟子相信都是被同一兇徒所殺，這兇徒武功厲害，擅長爪功，爪內並且有毒！」

悟因道：「咱們三派均有天山雪蓮，但根本沒有機會使用，三人已去！」

玄素道：「不單人已去，稍爲沾過屍血的也立即毒發死亡！」

了因與枯松道：「咱們也是！」

岳來飛道：「江湖上最近又出現的『金銀雙指』、『貫靈神功』與三人之死，有無關係？」

了因道：「指功厲害，一指殺人，若指變爪，也非沒有可能！」

枯柏道：「貧道也是如此想！」

玄素道：「咱們掌門也是如此想！」

岳來飛與高聳互望了一眼，他們這時才明白三大門派之所以這麼容易與五嶽合作的因由。

岳來飛道：「三派去世的子弟與我們五嶽五位大夫所中之毒又有甚麼關係？」

了因道：「老衲只覺得有關，但卻無從說起！」

枯柏也道：「是的，老道也有同感。」

玄素道：「貧尼也是如此想法，而今歸納起來，近日『貫靈神功』出現，萬毒王弟子騰飛出現，五嶽五位大夫中毒，三派弟子被爪死兼中毒，其間應有千絲萬縷的關係，可惜咱們還是無法找到其中關鍵！」

岳來飛道：「如果騰飛再出現，我想整件事情應該有一個明朗的顯示！」

眾人也表同意。

不過，騰飛在三天之後仍未出現。

五位大夫吃過第二服的天山雪蓮已有很大起色。

峨嵋山也帶來了六粒天山雪蓮，爲了使五位大夫身上惡毒全清，他們吃了第三服解藥。

一共是十八粒天山雪蓮，五位大夫每人吃了三顆，而今三大門派手上各人還有一粒。

天山雪蓮果是神物，五位大夫吃了第三服藥之後，果然藥到病除。

五人竟可以與眾掌門一起用飯，眞有死後回生的感覺，五位大夫當然一一謝了五派的掌門，以及少林兩位大師武當二位道長和峨嵋兩位師太。

這一刻，眾人談笑甚歡，與當日五位大夫中毒，騰飛出現，那緊張的情形，實在有天壤之別。

高聳忽然奔入，叫道：「各位，又有人來神農廟！」

「是誰？」

「看來是騰飛！」

眾人聽了，大爲緊張。

岳來飛道：「各位小心，騰飛對於咱們行動應該是瞭如指掌，但他知這裏有三大門派高手在，敢膽單人匹馬前來，他自然有所恃！」

正說話間，那人已近，果是騰飛！

騰飛似乎有些氣色敗壞，不過，他仍然力圖鎮靜，來到神農閣下，一躍上了露台。

騰飛見了眾人濟濟一堂，並無異色，道：「在下騰飛，見過三大門派高手！」

眾人望着騰飛，不發一言。

騰飛笑道：「在下是來探病……」他慢慢行入廳內，眾人後退。

他一直來到酒席之前，並一邊看一邊道：「好菜式，好菜式！」

他在酒席轉了一圈。

最後，索性找了一個座位坐了下來，大模斯樣道：「各位，多我一雙筷子也不多吧？呀，五位大夫都復原了，恭喜恭喜！」

眾人不理他繼續吃喝，騰飛居然也毫不客氣的吃起來。

眾人實在不知道騰飛要弄些甚麼花樣。

岳來飛道：「騰飛，咱們開門見山，你想怎樣？」

「其實今日我來，有兩個目的，第一：我來看五位大夫，假若他們仍未復原，那麼，我還可以提供一些解藥！而今，五位大夫好了，有天山雪蓮之藥，當然有些不同，不過……」

騰飛是話裏有因。

「第二：其實我此來是求各位保護！」

「保護？」

眾人實在不相信自己的耳朵！

岳來飛道：「騰飛，你不來五嶽搗亂已是邀天之倖，怎說要咱們保護閣下？」

騰飛笑道：「眞的，我要各位好好保護！」

岳來飛怒道：「當日祇有五位文質彬彬的大夫在，讓你放肆，而今我們五嶽掌門俱在，不由得你再撒野！」

這時，五位掌門已分別竄出，把騰飛圍在當中。

騰飛對於五個掌門似毫不在意。

五位大夫中毒之後，身體受盡折磨，見騰飛而今來到說這些反話，心中自是氣憤，不禁怒道：「殺了這斷！殺……」

岳來飛先上，騰飛祇見招拆招，並沒有攻擊，接着其餘四位掌門也同上。

他們各施渾身解數，猛攻騰飛。

騰飛武功並不見如何精妙，不過，他輕功極好，在五位掌門人當中左穿右插，有如穿花蝴蝶，一時之間，五位掌門人也奈何他不得！

在座的少林、武當、峨嵋三派高手暫時祇是觀戰，並沒有半點表示。

他們看見騰飛出招與拆招，手法俱非上乘，當然，這人武功在江湖上亦非庸手，不過，祇要五位掌門再齊心攻上，發出絕招，定然可以把騰飛攻下來。

因此，他們都作了暫時的座上客。



忽然，外面又傳來一陣叫聲。

小克子奔了上來，但來不及說話，祇是望着外面露台，雙手發抖。

騰飛猛退。

五位掌門也向後一退，往露台處一望。

露台處早已站了兩人，那兩人一男一女，身穿白色衣裳，在微風裏，衣袂飄揚，看來眞是一對神仙中人。

小克子叫道：「這兩人一上山，便用指功殺了咱們幾個守衞！」

騰飛道：「兩位賢伉儷，別來無恙乎？」

從小克子那一句話，加上騰飛這一句話，在座的人都約略感覺到這雙男女定然是近日江湖上傳得沸沸揚揚的「金銀雙指」。他們殺人的武功，當然是「貫靈神功」！

那男的道：「各位，在下風玄，這是拙荊蕭遙，人稱『金銀雙指』！」

兩人同時以指作了一個招式。

白衣翻飛，加上他們動作勁道十足，雖然他們並非攻擊任何人，但在場的人都感到那股迫人的勁力。

蕭遙接口道：「咱們夫妻要的祇是騰飛一個！其餘的人，請離開！」

他們夫妻說話也算斯文，但語氣霸道。

岳來飛道：「騰飛是害我五嶽五位大夫的大仇人，假若賢伉儷要騰飛，咱們絕不阻止！」

說時，他已離開了。

騰飛道：「岳掌門，慢着！」

岳來飛轉過頭來，道：「騰飛，你別發你那春秋大夢，咱們五嶽中人，那一個會保護你？」

一時之間，眾人氣憤難奈。

騰飛笑道：「岳掌門，慢着，五嶽中人已是我手下敗將……」這話說得極其不屑，岳來飛怒極。

他接着道：「今日還有少林的悟因大師、了因大師！」

悟因與了因合什道：「阿彌陀佛！」

騰飛接着又道：「武當的枯松道長、枯柏道長！」

枯松與枯柏也合什道：「善哉！善哉！」

騰飛臉有得色，再道：「峨嵋的玄素師太、雪素師太！」

玄素與雪素師太合什道：「善哉！善哉！」

騰飛再轉向風玄、蕭遙夫婦，道：「這六位當今武林高手，以這樣堂堂的陣容，可以保護我了！」

風玄道：「各位，咱們與騰飛有個人仇恨，咱們祇要他一人，其餘若有人插手，不管任何門派，任何輩份，咱們一律以天靈蓋穿洞相贈！」

悟因道：「請！」

一個簡單的字，表明了三大門派的心跡。

騰飛道：「慢着，各位前輩，你們可曾吃過席上的羅漢齋，還有三菇銀芽、酥炸芋魚？」

騰飛所說的都是這一席上的素菜。

峨嵋的玄素與雪素兩位師太互望了一眼。

玄素道：「騰飛，你下了毒？」

騰飛道：「師太果然心細如塵！」

眾人聽了，立時動容。

騰飛道：「五位大夫中過我下的毒，想各位都知道我下毒的手法，而今你們再沒有天山雪蓮，假若沒有我的解藥，那麼……」

在座每一個人，包括五嶽掌門、五位大夫，都吃過席上素菜，換句話說，所有在座的人都中了毒。

悟因雖然心中暗驚，但仍然保持鎮定，若無其事，道：「騰飛，你不用嚇唬老衲！」

騰飛道：「我嚇唬不了你們，如果不信，就讓我騰飛先上黃泉，你們慢慢再來陪我！」

風玄聽了他們對話，不耐煩道：「我們夫婦不理會你們之間有甚麼轇轕，我們祇要騰飛一人！」

風玄與蕭遙作勢欲上。

騰飛道：「老和尚，你一人要死，我也阻止不了，但你沒有理由讓十幾人與你一起去死！」

悟因開始有點猶豫。

但風玄與蕭遙兩人已攻了上來。

悟因再無選擇，以身迎兩人。

了因見師兄動手，也不再遲疑，一同上陣。

一時之間，風玄與蕭遙使出他們的「貫靈神功」，指勁劃破空氣，發出震耳嘯聲。

悟因與了因不愧是當今少林高手，從容以掌對指，一時之間，控制着二人。

如果以一般武功來論，悟因與了因當然在風玄與蕭遙二人之上。但是，風玄與蕭遙大半生專練他們的「貫靈神功」，自有他們巧妙之處。

風玄與蕭遙一聲吆喝，攻勢再度加快，二人手指的招式不單變化萬端，而且招招狠毒。

悟因與了因雖然武功在他們之上，不過，爲了避免受傷，一時之間，祇能以守爲攻。

風玄與蕭遙指法越來越厲害。

悟因與了因並不敢直攖其鋒，祇要他們指尖稍近二人肌膚，二人已感到那股勁力裂人肌膚，叫人立

時起了雞皮疙瘩。

祇要稍有差池便會立時受傷。

突然，悟因雙手一垂，他的袈裟袍袖都垂了下來，了因見狀，也同時垂下雙袍袖。

風玄與蕭遙當然不理他們使用甚麼招式，仍然狂攻，指法越是剛勁，越是精妙。

不過，這一次手指所觸，觸及兩位大師的袈裟之時，却有如打在鐵板之上，發出「鏗鏘」之聲。

騰飛這時在上面悠然觀戰，見悟因與了因使出這一着功夫，便道：「少林絕學，『鐵袈裟』！」

悟因與了因心中也不禁喟然：「這小子果然是見多識廣！」

這「鐵袈裟」果然是「貫靈神功」的大剋星，因爲「貫靈神功」以指插爲上，但而今插在鐵板之上，實在無所施其精妙之技！

風玄與蕭遙俱是久臨戰陣，知道再戰下去，祇是枉耗精力，假若這兩個大和尚，稍爲瞧準一個機會，同時發功，夫婦受傷並不是奇事。

風玄晃了一下，蕭遙會意，兩人同退。

悟因與了因並沒有追上，他們此時雙袖亦已軟垂下來，兩人合什道：「阿彌陀佛！」

風玄道：「騰飛，你可以逃過這一次，但逃不過下一次！」

蕭遙也道：「這些和尚、道姑、牛鼻子，保得你一時，也保不了你一世！」

騰飛道：「我正要他們保我一世！」

悟因道：「騰飛，你口出狂言，咱們怎會保你一世？」

騰飛道：「你們已中了我的『屍蛆』毒，這毒就算是天山雪蓮也不能解！」

衆人聽了，呆立不動。

騰飛道：「中了『屍蛆』毒的人身體會慢慢衰弱下去，而且會時發時止，發作之時，全身有若被蛆蟲所咬，時而像萬箭穿心，時而又非常痕癢，像被蜂刺蛇噬！」

衆人聽了，更加害怕，而且覺得已發作，有人甚至用手猛抓。

騰飛道：「你們不用害怕，祇要按時服我的解藥，你們也沒有甚麼！風玄、蕭遙，你倆聽着，以後這一輩子，你們也不用來追我報仇，我會在少林寺住一兩年，再到武當山住三五年，然後再往峨嵋山。這三大門派的高手都會好好的保護我，你想傷我一毛一髮也沒有可能！」

騰飛說罷，哈哈大笑。

衆人聽了，祇覺大禍臨頭。

騰飛道：「過去十年，我爲了逃避你們兩人追殺，已過了不少心驚膽戰的日子，直到我想到這個法子，先上五嶽，毒了五位大夫，引來三大門派，這樣，我可以囊括天下高手悉心保護我了！」

騰飛又哈哈大笑。

這時，衆人才明白，騰飛趁五嶽大夫在神農閣聚首之日，下了這毒手的原因。

悟因道：「騰飛，老衲實在不明，以你下毒的本領，爲甚麼不向風玄夫婦二人下毒？」

騰飛道：「我當然想，不過，他們十分機靈，十年來居無定所，日夕追踪我，他們『貫靈神功』已練成，祇要他們一見了我，就要殺我，我絕不能冒險！」

了因道：「說來慚愧，我們這麼多人在此被你下毒，而他們……」

騰飛道：「這件事本來我不想講，但你們既然日後要保護我了，那我告訴你們，讓這雙夫婦知道我無法毒他們之原因！」

這話連風玄夫婦也感興趣。

騰飛道：「他們夫婦爲練此『貫靈神功』，並不吃普通食物，他們祇是餐風露宿，祇吃野果，喝露水，這些東西祇有他們高興時才吃，叫我如何下毒？」

風玄道：「騰飛，我們吃野果喝露水，並非單爲練神功，其實也是防你下毒，你下毒的手法，咱們早已領教過了，怎會不防？」

原來風玄夫婦早已知道騰飛下毒之厲害。

蕭遙道：「萬毒王唯一沒死的弟子，叫咱們怎會不怕？」

騰飛笑道：「你們既知之，爲何仍要追殺我？」

夫婦竟然沒有再說，眼角似含淚水。

悟因道：「你們與這斷有何深仇大恨？」

蕭遙雖是個心狠手辣的女子，但說到這裏，本是忍着的淚水也掉了下來。

風玄道：「當年萬毒王爲練毒，捉了無數嬰孩！你們可曾聽過？」

岳來飛道：「我們可能出世太遲！」

悟因道：「老衲聽過。」

枯松道：「老道也聽過，萬毒王爲養一種毒屍蟲，捉了無數男嬰！」

枯柏也道：「據說是把嬰孩開腦，用嬰孩腦髓來餵那些毒屍蟲！」

衆人聽了，忍不住打了一個寒噤。

天下間竟有此狠毒之人，幹此無良勾當！

騰飛並沒有甚麼表示。

蕭遙接口道：「騰飛，你可知道，捉住的男嬰當中有一個便是我



們的孩子！」她說到這裏，已忍不住大哭起來。

風玄輕輕拍着妻子。

騰飛道：「你不能怪我們，因爲我們祇是奉命而行，也不知其中有一個男嬰是你們的孩子，假如……」

蕭遙怒道：「你還多口！」

她說完這話，怒火又起，便要衝向騰飛，拚個你死我活！

騰飛立時叫道：「快保護我！否則你們三大門派、五嶽中人，沒有一個可以再活下來！」

這話使了因、悟因、枯松、枯柏、玄素、雪素諸人，無不挺身去護着騰飛。

蕭遙無法衝破人牆。

風玄道：「這斷可以逃過今日，也不可能逃過明日，祇要咱們一息尚存……」

騰飛道：「你們不用妄想，這三大門派的人一定會好好保護我，直到我百年歸老，壽終正寢，我師傅早已死，我的四個師兄也因互相殘殺而丢了性命，他們已得了報應，你們又何必這麼執着要追殺我，我也並非殺你們孩子的眞兇！」

蕭遙道：「咱們夫妻發過誓，祇要萬毒王有一個徒弟一個親人仍在世上，咱們也不放棄，誓要親手殺此人爲孩子報仇！」

騰飛道：「你們既然如此執着，我也沒有甚麼話好說，不過，可惜的是，你們武功可能在我之上，頭腦精靈却永不在我之上，這樣你們註定永遠報不了仇。」

風玄與蕭遙聽了這番話，祇有咬牙切齒。

騰飛見狀，更得意地道：「對於這事，我祇能表示遺憾！」

這話更使風玄與蕭遙怒得牙關打顫，發出「咯咯」的聲音。

悟因看着衆人，道：「讓開！」了因十分奇怪，一時之間，不知如何是好。

衆人也不知悟因這話是何意思。

悟因道：「讓開，把這斷交給風玄夫婦！」

風玄與蕭遙十分愕然。最愕然的倒是騰飛！

悟因道：「你們還不上來？」

風玄與蕭遙，蓄勢待發。

騰飛道：「慢着，悟因你老糊塗了，你老糊塗可以，但你不能以那麼多人命作賭注！」

悟因道：「老衲並沒有糊塗。騰飛，你的算盤打錯了，你本來以爲，以少林、武當、峨嵋，甚至五嶽派的人命作脅，咱們一定非保護你不可！」

騰飛道：「直到如今，我仍然找不到一個理由，你們可以不保護我！」

悟因道：「你說過你的『屍蛆』毒非常厲害，可以控制咱們所有的人！」

「你不信？」

「老衲相信！」

「既然相信，還要把我交給風玄？我死了，你們一定活不了！」

悟因道：「般若心經有云：色即是空，空即是色，老衲以爲：生即是死，死即是生！」

衆人不明，騰飛也不明所以。

悟因道：「咱們終生要受你控制，那豈不是生不如死！既然要死，也讓我們這裏所有的人看着你先死在風玄夫婦手下，那不是大快人心嗎？」

衆人聽了，也覺悟因所說有理。

枯松道：「對，既然是要咱們苟活……」

枯柏道：「何不轟轟烈烈的死？」

玄素道：「寧爲玉碎……」

雪素道：「不爲瓦全！」

很明顯，三大門派已有了共同意見。

岳來飛看看其餘四位掌門，祇見他們默默點頭，岳來飛一挺胸膛，道：「好極，騰飛是咱們眼前活生生的屍蛆，遺害人間，風玄、蕭遙，你們也就把他作爲『貫靈神功』的最後祭物！」

風玄似明岳來飛心意，道：「既然三大門派、五嶽掌門，成全風玄夫婦爲孩子報仇一番心意，那麼，我們也報答各位，發誓不再以『貫靈神功』殺人！」

悟因向岳來飛點頭，表示對岳來飛這一招順水推舟，使得風玄夫婦日後不殺無辜的人，十分嘉許。

這樣，衆人雖死，也有代價。

而今，輪到騰飛不知所措！

風玄與蕭遙眼中再不是含着淚水，而是含着異樣的光輝！

悟因道：「風玄，老衲還有一個問題，可否回答之後才動手？」

風玄道：「大師請說！」

悟因道：「少林、武當、峨嵋三大門派，俱有一人在幾月前被爪所抓死，環顧江湖，可以用爪抓死這三個人，祇有你們夫婦！」

風玄道：「大師，你是否忘了，咱們夫婦用的是指，並非爪！」

「指爪之間，容易變化！」

「不，咱們所練『貫靈神功』，以指貫天靈蓋、太陽穴，從來不會用爪殺人！」

悟因道：「既不用爪，也不下毒？」

風玄道：「當然不會，咱們夫妻的『貫靈神功』，一指便可置人死地，怎會如這斷般下毒？其實我們

夫妻所殺全是大奸大惡之人、貪官汚吏，並不濫殺無辜。」

風玄這話並非謊話。

悟因又道：「騰飛，萬毒王流傳下來的下毒手法，你全學了，而今是試你武功如何？」

騰飛道：「我……我武功當然不弱，不過，大師，假若你今日放我一條生路，我……」

悟因道：「你下毒可以殺人，不會用武殺人？」

騰飛道：「不，我既可下毒，何必要打打殺殺來殺人，我有解藥！」

風玄道：「讓我先殺這斷！」

蕭遙也同時下手，他們都害怕老和尚臨時變卦。不過，悟因並沒有。

悟因一閃身，了因也同時閃身，兩人左右雙掌挺出，竟把騰飛送至風玄夫婦跟前。

騰飛自知武功根本不及風玄與蕭遙，他見風玄一動，他便游走。

他輕功不弱，但蕭遙的輕功卻在他之上。

騰飛知道今日實在再無逃出生天的希望，索性定了下來，與風玄夫婦劇鬥。

衆人看着騰飛落敗。

但風玄夫婦二人似要折磨盡他，才讓他死去。

騰飛也明白二人心意，奈何武功不及他們，被他們玩弄於股掌之間，非常痛苦。

風玄忽道：「蕭遙，我便讓你一指插死這斷，爲孩兒報仇！」

蕭遙道：「風哥，你日夕要找這斷，我讓你一指插下，出盡平生一口烏氣！」

殺人居然互相推讓，對騰飛來說，實在是人生一大恥辱。

風玄道：「不，你來！」

蕭遙道：「不，你來！」

風玄道：「爲甚麼咱們忘記了『左右貫天靈』？」

蕭遙道：「對！」

兩人迅速在騰飛身畔游走，越走越快，快得在旁看的人也眼花撩亂，何況是騰飛！

突然，「辟」「卜」兩聲，祇見風玄在左邊一指插下，蕭遙在右邊也一指插下。

騰飛左右太陽穴被指貫穿，噴出腦醬，這人果是生命力極强，突然，整個人翻起，七竅噴血！

血水濺在風玄與蕭遙二人的手上、臂上。

騰飛落下，死狀極慘。

悟因與了因合什道：「阿彌陀佛！」

了因上前把一塊布蓋在騰飛臉上。不過，當他最後看騰飛一眼之時，竟發覺這人死得好慘，痛苦扭曲的臉竟然也有笑意！他實在不明。

風玄與蕭遙呆呆的站着，十多廿年來苦練爲子報仇，一朝得嘗心願，並沒有狂喜。

突然，蕭遙全身抖顫。

蕭遙的臉孔由紅變白，由白變灰，由灰變黑，沒有再說半句話，便已倒下。

風玄大駭，不過，他並沒有看到自己，祇覺突然心身俱有一種撕裂的感覺，也倒了下去。

衆人大驚，不知發生了甚麼事。

了因道：「請各人盡快離開這裏，風玄夫婦中了劇毒，這個可惡騰飛臨死之前自裂心肺，擠出體內有毒的血，濺向二人，目的是同歸於盡！」

了因這時才明白，爲甚麼騰飛死得那麼辛苦，臉孔扭曲，仍有笑意！

騰飛這人，可說是千古以來最毒的人！

悟因道：「騰飛這斷可能還有甚麼死後毒計，咱們全部撤離神農閣！」

衆人離開了神農閣，幸好下面神農廟也有很多地方可以暫時安置衆人。

悟因對衆人道：「老衲先要在這裏謝過各位支持，假若不是如此，不知騰飛這萬毒王之後仍要遺害多少人！」

枯松道：「老道明白！」

玄素道：「貧尼也明白！」

悟因道：「不過，老衲相信，騰飛下在咱們身上的毒並非屍蛆，他要控制咱們，當然不能讓我們這麼快便死去，既有時間，咱們有五嶽的大夫，也有各大門派的藥師，老衲認爲遲早也會找到解藥！」

岳來飛道：「騰飛說過，他身上有解藥，而今他死了，我們何不搜他身上？」

悟因道：「不，岳掌門，騰飛這人身心俱毒，他可以臨死時毒死風玄夫婦，可知這人實在無良，可說是死也不放過人！」

了因道：「老衲認爲應把這地方燒了……」他望着五嶽掌門人岳來飛。

岳來飛道：「既然有此危險，燒了也不足惜，咱們可以再建一個更宏偉的神農大院，不單容納五嶽大夫，還可以讓少林、武當及峨嵋的藥師齊來研究！」

五位大夫大加贊成。

悟因道：「其實，起初老衲以爲，風玄夫婦可能是殺覺光、一鶴及雪姑之人，但你們都親耳聽到，風玄夫婦立時否認，既不是他們夫婦下手，也不是騰飛下毒，那麼，殺死三人兇手又會是誰？」

枯松道：「大師說得對，咱們



有恩於他們夫婦，他們也沒理由說謊，而且聽他們語氣，十分自豪『貫靈神功』，不會以爪殺人！」

玄素道：「咱們三大門派還要聯手找出這一個可怕的兇徒！」

了因道：「咱們有這麼多人，一定可以找出！」

這時，小克子進來，道：「有一位道長正上山來！」

「道長？」枯松與枯柏首先出去。

不久，果然是一位道長，他見了枯松、枯柏，便道：「兩位師兄！」

枯松道：「青牛，你來這裡做甚麼？」

這位青牛道長正是武當山上藥師觀的住持。

青牛道：「小道找到了一個解毒的方法！」

枯柏道：「解毒？解甚麼毒？」

青牛道：「五位中毒的大夫可在？」

枯松道：「青牛，你快拜見各位……」枯松爲他一一介紹。

青牛看着五位大夫，道：「在下青牛，得知五位大夫中毒之後，悉心研究，加上武當山上死去的一鶴師兄，小道發現他身上所中之毒，並非一般硫磺硝石之毒，也非植物之毒，而是久未在江湖再現，但古書仍有記載的血毒！」

「血毒？」五位大夫似乎也未十分明白。

青牛道：「你們似乎……你們早服過天山雪蓮？」

五位大夫齊點頭。

青牛道：「不過，你們似乎仍有毒在身上，天山雪蓮可以解去或者減輕硫磺硝石之毒，也可解去植物之毒，但血毒……」

悟因道：「青牛道長，咱們這裏十幾個人，人人也中了毒！」

青牛道：「怎會？不過，我一進來，立即發覺有些不對勁，你們怎會中毒？」

枯松簡單的把騰飛與風玄夫婦之事述了一遍。

青牛道：「萬毒王弟子騰飛下毒，我想一定不是普通的硫磺硝石之毒，也不是植物之毒！」

了因道：「不過，他臨死之前，並不承認殺死少林、武當與峨嵋山上的人。」

青牛道：「騰飛臨死之前，用自己的血噴向風玄夫婦身上，風玄夫婦立時斃命，那很明顯，騰飛用自己身上的血下毒——血毒！」

了因道：「如果眞是血毒，那又如何？」

「如果是，你們不用怕，早已有解藥！」

衆人聽了，大感興奮。

青牛道：「你們可否聽過以毒攻毒？」

「聽過！」

「血毒並非一般毒，只有以毒血才可以治血毒！」青牛道：「不過，這只是古籍上所載，小道並未試過！」

青牛不再說話，一口氣奔上了神農閣上。

枯松道：「老道這一個師弟，日夕研究藥物，希望他可以爲我們解憂！」

不一會，青牛下來。

他手中多了一個瓦碟子，上面有些瘀紅色的粉末，青牛道：「這是騰飛身上焙乾了的血粉，如果一個沒有中毒的人沾上了這血粉，立時中毒，可能身亡！但如果早中了騰飛的毒，這便是最佳解藥！」

頓了一頓，青牛又道：「誰來一試？」

雖然，在場的人都被騰飛說成身染屍毒，但在這段時間之內，根本沒有人發作，究竟他們身上是否有毒，或者是騰飛爲嚇唬他們，大肆吹噓，因此，沒有人敢上前一試。

青牛等了一會，見沒有人來試，心中頹然。

這也難怪，青牛所說的一番話只是理論，實際是如何，沒有人知道，雖然他自己說得很有把握。

青牛十分失望。

突然，枯松枯柏異口齊聲道：「我來！」

兩位武當道長，爲了支持自己門派的青牛，毅然以身試毒。

青牛見了二人，道：「謝謝兩位師兄！」

五嶽派內五位大夫之一的樂思蜀道：「慢着！」

青牛道：「甚麼事？」

樂思蜀道：「讓我探探二位道長脈搏，看看是否中毒，否則……」

青牛道：「對。」

枯松道：「謝謝你，樂大夫！」

樂思蜀爲枯松把脈，而其他幾個大夫也爲在場的人把脈，看看是否眞的中了毒。

樂思蜀閉目寧神，過了一會，似乎有些遲疑，不敢肯定是否中了毒的樣子。

枯松道：「樂大夫，你說！」

樂思蜀道：「老夫實在不敢肯定，那可能是毒性暫未發作。」

其他的大夫也有同樣的反應。

青牛有點失望，道：「那麼……」

這時，悟因與了因同時走到青牛面前，道：「老衲先試！」

青牛見了兩位年紀最大的得道高僧要試，反而輪到他有些遲疑。

枯松道：「這兩位是少林高僧，悟因大師與了因大師！兩

位……」

悟因道：「這件事其實可以說由老衲而起，當時，老衲並沒有徵求各位意見，便獨自決定，不理會騰飛是否眞正的向我們下毒，而把騰飛交與風玄夫婦！」

了因道：「假若騰飛並無向咱們下毒，或者眞的早已下毒，老衲先作試驗品，以謝衆人支持！」

悟因與了因不愧是少林高僧，做事光明磊落，非常負責，少林寺有此江湖地位，並非倖至。

青牛望着自己兩位師兄，仍有些遲疑。

悟因突然一出手，把青牛手上瓦碟拿了過來，道：「師弟，我先試了！」

了因見師兄用手指沾了一些血粉放入口內，他也不再遲疑，也用手指沾了血粉，送入口內。

接着，兩人盤膝而坐。

在場的人，包括青牛在內都異常緊張。

過了大概一盞茶工夫，兩位並無異狀，不過，也沒有中毒跡象，青牛大爲放心。

忽然，兩位高僧同時躍了起來，相互交換一個眼色，便向外面跑去。

青牛道：「你們……」

兩人並沒回答，衆人也是十分詫異，青牛先追了出去，已不見兩位高僧。

衆人也隨着追了出來，不見兩位高僧，正議論紛紛，莫衷一是，也不知如何是好。

「你們先入內，等等老衲！」是悟因的聲音。

聲音來自茅廁那邊。

此時，衆人已漸明白。

衆人返回神農廟內。

不一會，悟因與了因表情嚴肅的步入廟內，向青牛合什道：「阿彌陀佛，謝謝道長！」

青牛道：「怎麼了？」

兩人竟忍不住同聲並且異常輕鬆的道：「好舒服啊！」

一時之間，衆人忍不住笑了起來。

樂思蜀上前，再爲兩位高僧把脈，過了一會，他才肯定道：「兩位大師脈搏正常，肯定無毒！」

青牛聽了，肯定了自己那一套「以毒攻毒」的解毒方法有效，衆人也紛紛上前，要求服用那些血粉。

青牛道：「不用擔心，上面還有很多！」

悟因道：「還好，咱們沒有把神農閣燒了！」

了因悄聲道：「佩服師兄！」

「佩服甚麼？」

「佛曰：我不入地獄，誰入？」

＊　＊　＊

青牛爲衆人解毒，擾攘了數天。

衆人起初以爲只要找到了騰飛或者風玄夫婦，便可以找出抓死三人的兇徒，那知道整件事情似乎與三人毫無關連。

爲了此事，少林、武當、峨嵋以及五嶽掌門，趁大家仍聚首一堂，各自發表了意見，並且相約，假若日後再有同類事情發生，定然互通消息，誓要把這兇徒成擒。

衆人又商議擴建神農廟，把神農閣改建，並且把一年一度的五嶽大夫聚會改爲歡迎各大門派每年派大夫前來，研究切磋有關醫藥之道，少林、武當、峨嵋也成了當然的成員。

青牛道長在這次有極大的功勞，衆人一致推擧他爲下一年聚會的主持人。

最後一夜，小克子爲衆人預備了豐盛的酒餚，那夜，衆人盡歡而散，並打算在翌日早晨各自歸去。

翌日清晨，太陽仍未出來，衆人都睡得正甜，突然，傳來了一聲淒厲的尖叫聲。

衆人被這淒厲叫聲驚醒來。

有人點起了燈，只見一個人掩着自己的臉向神農廟奔來。

那人一來到廟前便已倒下。

「小克子？」岳來飛叫道。

樂思蜀上前扶起那人，只見那人臉上血痕累累，果然是小克子。

小克子伸手向後，指着山上的叢林，喉中發出「咯咯」的聲音，但想說話，却無法發出聲音。

悟因道：「兇手仍在附近，追……」他說罷此言，便向叢林處追了上去。

了因立時跟了出去。

其餘武當、峨嵋以及五嶽五大掌門人也一齊向叢林那邊追去。

神農廟後是一大片樹林，林木茂密。

悟因一馬當先來到叢林前，已看到一個身形極大的黑影正返身入林。

悟因不熟地形，未敢魯莽追入。

這時，衆人亦已趕到。

悟因道：「兇徒在林，小心！」

岳來飛道：「咱們五位掌門對於附近地形較熟，各位可隨我們入林！」

兆晚風道：「這樹林雖密，但所蓋面積並不算大，我們這裏共有十一個人，可以把這樹林包圍！」

岳來飛道：「兩位大師請把守這一邊！」

「枯松、枯柏兩位道長，請把守東面！」

「玄素、雪素兩位師太，請把守西面！」

「四位掌門，請隨我入林內！」



衆人依照了岳來飛的指示，各守其位，四位掌門亦飛身入樹林之內。

走入樹林不遠，他們發覺林木受到大力摧殘，很多本來沒有路的地方似乎被一龐然巨物走過，並且硬生生推倒了大小樹一直往樹林深處而去。

他們看見的形勢越來越叫人害怕。

岳來飛道：「這並不是『人』所爲，一個人無論武功怎麼高，也絕不能如此！」

兆晚風也同意道：「如果此『人』武功極好，他也不用這樣左推右撞，把樹林推倒！」

忽然，他們聽到了一聲嚎叫。

花滿山道：「這叫聲也並不是人聲，是一種巨獸的吼聲，小心，小心！」

高聳道：「讓我攀上樹上，看看有沒有那人踪影！」他的輕功不弱，三兩下手勢已上到大樹的一半，可是他並沒有繼續爬上去，只叫道：「有個大黑影，好大的身形！」

賀恩在另一邊也爬上了一棵樹，叫道：「我也看到，是隻大黑猿呀！」

「大黑猿？」

衆人聽了，大爲震驚，心想：「怎會是隻黑猿？」

岳來飛借着他們所指，飛身前去，果然，在不遠處，一隻大黑猿正站在當中。

這黑猿比一般所見過的黑猿大得多，比一個普通男人還高了半個身子。

岳來飛心想：「龐然大物又如何？」

他飛身上前，想用雙腿把牠掃跌。

那知道，黑猿極爲機靈，牠雙爪挺出，發出了破空的聲音，岳來飛雖然沒有被牠抓着，但可以感到牠那雙爪發出的勁風。

這時，岳來飛更近那黑猿，他一個矮身，力貫雙腿，向上一躍，他乘着去勢，雙掌同時打出。

岳來飛這一雙掌，在當今江湖之上，並沒有多少人可以硬接，何況他是蓄勁以待。

那猿猴只知有外物來襲，但因從下而來，牠本身非常高大，所以根本不知如何去抵抗。

岳來飛一彈，來到黑猿猴胸前，雙掌用上八分功力，打在黑猿胸口之上！

他祇覺自己的功力有如泥牛入海，簡直不知去了那裏，而雙掌所觸及的黑猿胸口，祇覺毛茸茸，溫溫暖暖，並無着力之處。

黑猿似乎並非被打痛，而是被嚇了一驚，牠把胸口一挺，硬生生把岳來飛彈了開去。

岳來飛像個反彈的皮球，飛上了半空，然後墮下。

那黑猿見有物下墮，雙爪左右抓向岳來飛。

岳來飛在半空之中，無從使力，也避無可避，祇覺雙臂之處痛入心脾！

繼而，大腿兩邊被一排異常尖硬之物直削下去，他狂叫了一聲。

岳來飛倒在地上，險些暈了過去！

這時，他祇見上面又有一隻非常巨大的脚掌正向自己狂踩下來。

他把身一滾！

那脚掌已落在他的身旁，脚掌又再提起，祇見剛才所踏之處已有了一個大洞！

假若岳來飛沒有避過，他的頭可能已壓扁！

這時，黑猿又再狂吼，回過身來向另一邊攻擊，原來賀恩與花滿山見黑猿向岳來飛攻擊，他們便向黑猿後面攻去。

賀恩與花滿山兩人身上有匕首，趁着黑猿不防，向着牠背後插去。

黑猿並不知道有人在後面攻來，也沒有提防，可是，當牠感到背部痛起來，不自覺的回身，雙爪橫掃！

賀恩與花滿山以爲匕首一插黑猿，黑猿將痛極，那知道，匕首所插之處，竟然似插不入，這黑猿皮厚，身上的毛也長，兩柄匕首竟然被滑過一旁，並沒有插入黑猿身上！

黑猿祇覺有物襲來，回身反擊，假若牠眞的被匕首插入，牠所受痛更大的話，牠那雙爪可能直把賀恩與花滿山二人拍個正着！

所幸牠並沒有受傷，所以牠反擊一下，在黑猿來說，實在是輕描淡寫，而兩人也順勢閃開，並沒有受到任何的傷害！

兩人迅速退開。

賀恩叫道：「退開，這黑猿連刀也插不入！」

花滿山也叫道：「所有人退開！」

高聳與兆晚風本來也打算在另一邊攻擊這黑猿，聽了賀恩與花滿山二人警告，又見岳來飛倒地不起，也不敢再攻，而設法走近岳來飛，拉了他開來。

一時之間，沒有人再敢近黑猿。

黑猿突然獸性狂發似的雙臂胡亂地抓，被牠手臂碰到的樹木都被震斷，倒了下來。

牠雙腿又亂踢，一時間附近成了一塊空地！

這黑猿實在厲害，力量之大無可估計！

高聳與兆晚風抬了岳來奔出去。

本來在外面守着的六位前輩，聞聲也走了過來。

他們上前，見了岳來飛的模樣，立時互望了一眼，他們都沒有說話，但心中立時明白。

少林的覺光、武當的一鶴、峨嵋的雪姑，他們的死狀正是岳來飛而今的模樣！

兇徒並非是人，而是這黑猿！

悟因向四位五嶽掌門道：「你們先救岳掌門，這黑猿由咱們六個人對付好了！」

六位當今高手慢慢移向樹林當中！

黑猿坐在空地之上，這空地本來是種滿了樹木，其中有些甚至有幾百年的樹齡，那些樹而今不是被這黑猿踢斷了，便是被牠連根拔起！

一陣狂風吹來，他們都聞到猿猴身上所發出的臭味，那並非體臭，而是腥羯之味。

悟因道：「小心，此猿身上有劇毒！」

黑猿聽到聲音，本來半閉的雙目立時睜大，兩道强光，自牠雙目射出。

眾人見了，也覺心寒。

黑猿雙目移動，瞧着眼前六個人。

悟因道：「猿身有毒，咱們不能接觸牠身體，附近有巨大樹幹，咱們各持一株，掃向牠身體！」

眾人散開，各自把那些斷樹抽起，他們都是當今高手，想不到竟要用如此武器對付此一黑猿。

黑猿知道這些人又來攻擊，牠站了起來，雙手在半空亂抓，雙脚又亂跳，發出隆隆的聲音，震耳欲聾。

悟因把一株樹幹，這樹幹足有尺餘直徑，打橫一掃，樹幹打在黑猿身上，黑猿狂吼，但樹幹却斷了！

另外五人也各自採出樹幹，有粗有幼，但最幼的一枝也有半尺直徑！

可是，五枝樹幹打在黑猿身上，同時斷了！黑猿所受傷害似乎不大！

不過，黑猿却感痛楚，使牠狂性大發，牠把身體作了一個大迴旋，雙臂順勢伸出。所有被牠雙臂所碰過的，無論是石是木，都立時散開！

六人實在想不到這隻黑猿竟是如此厲害！

了因道：「退！」

眾人離開了那黑猿，站在較遠之處。

枯松道：「此猿不可力敵！」

玄素道：「怪不得雪姑死得如此可怕！」

悟因道：「此猿闖入咱們山上，每處祇殺了一人，倒是邀天之幸，假若讓牠落入平民百姓之處，實在不可想像！」

了因道：「千萬不能讓牠再活下去！阿彌陀佛！」

枯柏道：「力敵不可，祇能智取！」

枯松道：「可否用弓箭？」

悟因道：「剛才五嶽掌門已試過用匕首，說這孽畜刀槍不入！」

玄素道：「咱們祇能攻牠死穴！」

「死穴？」

玄素道：「雙目！」

雪素道：「對，這孽畜身上唯一最弱的地方是雙目！」

枯松道：「怎能近牠雙目！」

玄素道：「兩位高僧，請使出你們的絕技『鐵袈裟』！」

了因道：「如何？」

玄素道：「咱們要近那孽畜雙目，一定要避開牠雙爪，兩位大師以『鐵袈裟』擋着孽畜雙爪，咱們四人分從左右，同攻牠雙目。」

悟因道：「好極！」

玄素道：「貧尼與雪素攻牠左眼。」

枯松道：「好極，老道與枯柏攻牠右眼。」

悟因與了因也商量如何以『鐵袈裟』擋那孽畜雙爪。這時，林中黑猿移動，似乎想走。

眾人立時走近黑猿。

黑猿又見六人，立時發出了「嗚嗚」的叫聲，並且雙臂亂抓，似是先發制人。

悟因道：「各位，預備好了沒有？」

枯松、枯柏、玄素、雪素應道：「好了！」

悟因與了因立時飛身向上，直上那黑猿雙目之處，而他們身上已鼓足全勁，雙袖有如鐵板垂下。

黑猿雙目被遮，牠立時伸出雙臂，抓向悟因與了因的身上。但是，牠所抓到的却硬如鐵板。

這時，枯松與枯柏已在黑猿右邊躍起，並且同時用指攻向黑猿右目！

玄素與雪素亦同時躍起，飛身到黑猿左眼之處，兩人也同時用指出擊！

雙目果然是黑猿的死穴！

六人迅速退開。

黑猿受了極創，不過，祇是弄瞎了牠，並不能置牠於死地，祇見牠盲目亂竄，一時之間，叢林之中，山搖地動，突然，黑猿撲向一株參天古木！

這古木有二十個大漢才可圍過樹身，黑猿的頭撞在樹幹之上，古木猛晃，並沒有倒下，而倒下的却是那黑猿！



過了一會，黑猿不再動，衆人才慢慢走過去，祇見黑猿的頭幾乎陷入了樹幹之內，頭骨裂開。

六位高手都是歸道出家之人，見了如此慘狀，都不禁唸了佛號！

悟因道：「怎會出此黑猿？」

了因上前，發現此猿胸前竟有一個「瓊」字。他自言自語，道：「瓊？是甚麼意思？」

玄素道：「瓊？是海南島的簡稱！」

「海南島？海南島有個出名的猴山，難道此猿出自那島上？」了因道。

枯松道：「聽說騰飛下毒，並非一般硫磺硝石，也不是一般植物，青牛道長亦說過，他們下的毒是血毒，血毒當然來自動物——難道便是利用黑猿？」

衆人越想越像。

這時，外面已有人來，都是神農廟內傭工。他們見此場面心驚膽跳。

衆人回到神農廟內，青牛已爲岳來飛醫治，他身上的爪痕與當日三位死者身上的爪痕完全一樣，而且，衆人也明白，三個死者，臉孔都被打得稀巴爛，並非兇徒內力所致，而是被黑猿脚掌所踏。

這時，他們亦明白，爲甚麼他們發覺兇徒力大無窮，却又無輕功的理由，這黑猿力大，因此，所踏下的脚印極深，但隨即又不再多見脚印，那是因爲黑猿跳躍能力極好，逃走之時，祇印下一雙脚印，便逃去無踪！

青牛檢驗那隻死去的黑猿，道：「這隻黑猿並非天生如此龐大，可能是騰飛用了一異常藥物，所以才豢養這一隻可算是畸型的黑猿！」

悟因道：「不知道騰飛還養有這種黑猿沒有？假若再有，又會遺禍人間！」

青牛道：「小道想過，爲了培養血毒，當然不會單養這一隻，應該還有不少！」

枯松道：「在海南島？」

青牛道：「大有可能，小道打算南下海南島，如果眞有這一個養猿之地，一定要加以收拾！」

玄素道：「對！不能再讓這些孽畜橫行！」

雪素道：「咱們應怎樣處理那黑猿？」

青牛道：「小道先在牠身上提取血粉，以作未來若有人染上此種血毒，也有解救之藥，而且，小道南下，可能遇上這些黑猿，萬一受傷，也有解藥！然後，爲了避免毒素傳染，祇有用一把火……」

衆人都同意青牛所說。

過了兩天，三大門派拜別岳來飛，要回山向掌門覆命。

岳來飛身上爪傷還沒有好，但中的毒已不成問題，青牛早已把解藥讓他服過。

小克子臉傷也厲害，幸好青牛也懂療傷，加上五位大夫悉心治療，也沒有甚麼大問題，不過，他連日來做夢，手臂觸到了一些毛茸茸之物就驚叫起來。黑猿的可怕深深烙在他心上。

岳來飛與其餘四位掌門，決定派人協助青牛道長南下，找尋海南島上是否有騰飛所豢養的黑猿。

岳來飛道：「青牛道長，這是一個非常艱巨的任務。」

青牛道：「小道自會盡力！」

五位掌門爲青牛準備了行裝，也挑選五個年輕力壯，也願冒險的青年，陪青牛南下。

衆人想起這一隻黑猿出現，幾乎弄得武林翻天覆地，還使武林中三個人物死去，說起來，實在有一番慨嘆。

青牛道：「其實騰飛與風氏夫婦出現，也可以說壞事變好事！咱們當今世上三大門派本來極少來往，而今竟可聯手破了這一場猿魔煞！而五嶽五位大夫日後更可與少林、武當、峨嵋的大藥師合作，神農閣日後發揚光大，造福黎民百姓，實在是民間、武林江湖的一大福祉！」

（全文完）

文・圖 戈・飛

湖海恩怨錄/金戈 可

# 聖劍尊魔



## 寧擔惡名 弒師犯上

周圍百里的人物，不論大人物或者是小市民，提起周天行，全從心底裏說一聲「了不起的好人！」

本來如在鄉民中當差的，爲了巴結上司，勾串下屬，而爲他們所喜愛，這不算甚麼難事，却要令小市民對他有好感，並且異口同聲的稱他爲好人，這就可以看出，周天行實在是個了不起的人物，何況在班房中，同事們不論當面或者是背後，誰也不會說他半句不敬的話，他簡直成爲了同事中的天神，對他實在敬而愛之。

老百姓一提起周天行，可就由心底泛出來的愛護，說句老實話，周天行在他們看來是面慈心軟、公正嚴明的班頭，對付案子，他是能夠看摸得準，從不寃枉好人，也不能糟蹋壞人，嚴刑拷打，勒索逼搾，可以說從來沒有的事，並且在處理案件之中，他更沒有打草驚蛇，弄得周圍家戶不寧的舉動，何況，在這幾年中隨了他的上司，那位賈大爺走東到西的，來到一處，就能令到一處安寧太平。

監房中的犯人也就一天少過一天，老百姓祇要永遠安居樂業，這一點，周天行的來到，就可以安排妥貼，因此，也就難怪他們要愛戴周天行了。

事實上，周天行是衙門的第一個出面人，一切公事，說得現代化些，屬於「刑事」的，就得由他第一個來辦訪，民事的官司雖有流血的事情發生，周天行一到，就立刻將這些事件平息下去，不法之徒不能在他的周圍鬧事，老百姓是少了許多無形的恐懼，再加上周天行的和善、能幹，以及上面提及的好處，他之受人尊敬，也就順理成章了。

「公門之中好修行」，這是周天行一直在口中嘮叨的說話，他勸手下的兄弟，他要求他們能夠明白：當一份差事，是代表百姓辦事，並不是來對付百姓的。假如有江洋大盜作奸犯科、殺人放火、窮兇極惡的人物，這是他們犯了罪，自有國法的裁處。不過，將他們作賺錢的香餌，牽連蔓勾，將無罪的百姓引入牢籠，然後論價而估——這種事件，可說是公門中的慣例，筆者親眼見過。

當公差的人爲了一己的私慾，將事件擴大，有幾個錢的人時常可以莫名其妙的爲賊徒硬咬一口是窩藏賊人，是同夥而牽入漩渦，然後是走門路、托人情再查再訪，錢銀交易，這才無罪釋放，即使命是拾了回來，金錢、名譽、時間、恐怖……這些無形的損失就能毀滅你一大半的家，再說到這咬一口是差人命令被擒的大盜所爲的，而周天行却要手下記得：非義之財不可取，如有買通主犯，串謀害人的，爲其發現，他就能用比對付犯人更厲害的辦法，截了他們的生路，因爲知法犯法，又加傷天害理，周老爺是不能不理的。



循循善誘，以身作則，誠心待人，互愛互助，周天行就是用了這十六個字，令到內外一致對他尊敬非凡，不過，這樣的一個好人，我是說這位周捕頭，却是個沒後代的人，兩老夫妻，周天行已是五十開外，六旬將近的人了，他的老伴柳氏比周天行少了三歲，到今天，就沒有個娃兒在他倆的家中出現，不孝有三，無後爲大，有些人，這些當然與他比較接近的人，眞有好幾個在背後替他抱怨老天爺。

「天可眞沒有眼睛來的，周老爺這麼好的人，可是老天爺就不給他一個後人，那怕是一個也是好的，嘿，一個也沒有。總有一天，他倆得歸天，這……太不像話，讓人們說一句『絕子絕孫』的，我就難以心服。」

眞的，絕子絕孫是一件大事，在中國，尤其是以前的中國，罵人用上這一句，可就算是絕戶的、刻毒的污蔑，可惜，這樣個好人却沒有子嗣，老天也太不開眼了。

周天行是在人們的敬愛與嘆息中活了下來，雖然是很刻板，並又是這樣的單調，不過，他與老伴還是沉着地走着人生的旅程，沒有孩子，旁人在替他們可惜，事實上，他倆又何嘗不在惆悵中呢？

突然，記不清是那一年，或者是那一月，不過，這天是極難忘的一天，也可說是週圍百里的人全能清清楚楚的記住，因爲這一天是周天行的五十八歲生日，並不是周天行要排場，喜歡熱鬧，總之，是他的手下兄弟們爲了要賀興，並且，一些也不動聲色的在這一天的清晨，他們僱齊一班宣卷——道士們的那一種儀式，代活人化解一切寃孽的儀式，也含有消災追福的意思，還有些廚子挑的挑，擔的擔，一窩蜂進了三間小屋，一見兩老夫婦就賀生日，說喜話的鬧成了一片。這是霸王硬上弓，逼得兩老夫婦無法推辭他們的盛情，周天行老伴柳青心，看到了這批人的臉容，即使是嫌他們多事，不過，也祇能裝着笑臉，道了聲感激的話。

一瞬間，周家是在法器聲、笑語喧嘩中，展開了他熱鬧的一刻，在正午時分，府大爺賈安震也派了幹僕，送來了壽軸、壽詩，當然也有其他的壽儀。這一來周天行的心中更是感慨萬千，尤其是這一首壽詩中有兩句：「臨流殘星風月夜，鐵劍縱橫鼠輩震。」周老頭子差點就流出兩顆淚珠來，柳青心已是明白丈夫的心情，她臉色也變得十分沉鬱，不過，她依然說了一句低沉的話在提醒她的丈夫。

「天行，別讓他們笑話。」

周天行一震，硬生生將眼淚停住在眼眶之中，還得堆滿了笑容，與賈安震的心腹僕人賈仁道謝，賈仁年紀也不小了，有四十多歲的光景，挺精明能幹，並且與周天行萬分親熱，一面道歉了主人的無法來臨，一面也恭祝了他越老越健，還有，他對周天行說了一句令他驚震駭異的話：「周老爺，大爺有一句話命我代轉，不過，這句話得讓各位聽到……」甚麼話，這樣的鄭重其事，周老夫婦不禁有點惘然。

「各位，賈太爺命小人來此，一則爲送禮，二則是道賀，還有，今日在周老爺申時正辰——原來周天行在申時出世的，二公子仲堅將來此承繼周爺膝下爲子，以後，二公子就姓周。」

啊，這是一個驚人的消息，令到在場的人一致發出了驚嘆之聲，就是周天行，也差些呆住了，這是甚麼話，府大人的公子承繼爲後，這是不可思議的事，但是，人羣中却已轟然一聲，叫着「雙喜臨門」。

「恭喜老爺有後！」

「太好了……太好了……」

一時，本來已夠熱鬧的小廳變得更爲熱鬧。而周天行突然一陣的難過，滿眼是淚，望着老伴，柳青心何嘗不是悲痛難堪，不過，處在這樣的場面下，他又有甚麼話可說呢？

正午的一席酒早已收過，時間在過去，申時即將來臨，周天行的朋友們在等候着賈二公子的來臨，可是周氏夫婦却顯得坐立不安，即使是故作鎭定，不過，在他們的言行依然可以看得出有些蹊蹺，不料，門外飛也似的奔來一條血影，看得出此人是個有武功根基底子的傢伙，那怕渾身是血，脚下有些虛浮，不過，從奔來時的步法還可看得出他的根基極佳，步法不亂，一入門，周天行早已看出不便，立即迎上前來，當他還沒看清楚來人的面目，眼前突見一陣青光閃動。這血人竟然在這個時候，抖出七枚異形暗器向周天行射來，相距極近，而且又是事變倉猝。

即使有人發覺不妙，在時間上已無可出手之餘地。上文已經說過，此地已太平了一段極長的時間，周天行是公門中的差役班頭，憑他的名譽，實實在在地處理了不少事件。有人嘆道：「寃家不能說沒有，但是，做夢也想不到在這樣

的時候，用上這手絕招，這暗器的來勢以及喬裝血人的辦法，可以想像得到此人與周天行的仇怨是十分之大。誰？憑周天行的爲人，誰會用這樣的一下辣着。

呼叱聲、驚叫聲此起彼落，而宣卷的悠揚樂聲依然在這中間打岔，一條條的人影在撲出，但見血影一晃飛起，長笑凄厲，搖曳長空而一晃無影。

衆人已看到周天行依然挺立着，而柳青心則臉色大變的搶步上前將他扶住，不一會，祇聞得周天行噓出了一口氣，然後，他慢慢的說出一句話：「青心……是清血散光丸……」

柳青心點了一點頭，扶住了她老伴，想往內房走去，可是，周天行又斷斷續續的說道：「……快……快……去賈兄處……仲堅，可能有……麻煩……」

柳青心又點了點頭，可是，兩行清淚已留在她的臉上。

各人莫名其妙，看了周天行一眼，祇見他臉色鐵青，口唇顫抖，看來，這七枚青光，他連一枚暗器也沒有躲開，看這血人的出手是如此的沉穩、陰毒，那麼這暗器絕不是一件普通的東西，周老功力究竟有多高，有多强，他們老實說是見着些皮毛而已，而他們，在公門中打滾，刀尖子上出入，所會的，就算不是三脚貓，絕不能算是一流高手，所以，對周老本身技藝也就難加推測，今天，看到了這一幕，不免有了一陣震驚。

因爲聽到了這暗器的名字，想起來絕非泛泛，連中七枚之多，就是個鐵人也得倒下了，那怕不是立即命送黃泉，然而周老却如此的鎮定，還能出言發聲，指示一切。

就這一點看來，他們就得佩服，由心底泛了出來的敬服。

周老提起了賈仲堅，對的，現在這個時分，他應該在路上，或者到了此地，因爲，這承繼的場面應該由他來擔任主角。

但是周老却說出這樣的話來，他們全有一陣擔心，與周老相處得最好的幾個人，如陸金秀、韓一柱、江萬元三個首先已向門外撲去，其時，太陽已開始落山，而四周靜悄悄，並且沙地上，毫無足跡可尋，三人全是老江湖。

看看這情形，心中更爲警覺，來人的輕功之高，武技之精，簡直已是不可思議之能，當然，像這樣的高手，對周天行還用上了偷襲一着，那麼，周老的武功比來人更高出一籌，也就是不用推測的了。

但是，三人還有一個疑團不能釋懷，這喬裝爲血人，猝然出手，與周天行到底有何種深仇夙怨，而周天行爲何又提起賈仲堅，這件事與賈仲堅又有甚麼關係？三人思議未定，突然，一條青影其疾如箭，不，簡直像陣旋風般在三人身邊一閃，待到三人發覺，而對此人注目時，只見前面數十丈外，一條青影一點一躍，人已晃出老遠，雖然是背影，可是，這三個人的眼力不差，依稀看出，這青影不是別人，乃是周天行的老伴柳青心。

陸、韓、江三人更是一震，想不到柳青心竟然是個能手，一個不輕露相的江湖能手。

三人毫不考慮，跟踪前往，但是，這柳青心的輕功實在比他們高出很多，就算三人竭盡全力也無法跟踪她，幾個轉折，眼前已不見了柳青心的踪影。

不料，他們雖然失了追踪的目標，却爲他們發現了另一件事，這件事令他們險些送了性命。

原來，在一條小岔路上，三人的眼前一花，一條血影降落在他們三人的面前，又聞得一聲慘笑，將三個人攔住。

三人乃是公門中的好手，明知來人出現得太過突兀，並且這一聲笑滿含殺氣，爲了對周老的尊敬，何況此人是傷了周老的兇手，無論如何也得看看清楚此人的尊容，還有，伺機行事，總要掏出個所以然來。

因此，三人的心意已定，身形一停，分在三面站定，對這血人仔細的端詳了一番，這才看出此人年紀約四十上下，一張詭異的血臉。看來是令人噁心，五官扭曲，說不出他是在笑，還是在哭。

血跡淋漓，像是受了極重的刀傷那樣，沾染得滿身俱是，那個血人身材不大高，可是雙手極長，五官並不順眼，但是這一對眼睛却是精光四射，而眼神極冷、極陰，極厲害的注視三人一眼，又是一聲慘笑，說實在話，這笑聲實在是沒個較適當的形容詞，厲、冷、陰、惡，全不像，只能用慘笑來代替。

因爲，他這一笑，給人陰風慘慘的感覺——一言不發，身影一晃，向三人滴溜溜的轉了一轉，身形一停，隨後又一聲較長的慘笑聲發了出來。人就此向前面一片叢林中撲了過去。

三人莫名其妙，而且有些糊塗的感覺，或者是本能的行動，毫不遲疑的身形一動，不顧一切地，向血人落脚的叢林中撲去，可是笑聲搖曳之中，這血人早已穿林而入，三人一咬牙，身形如風，又向前飛撲了過去。

江萬元的輕功較好，算是第一個在前引路，再後面是韓一柱與陸金秀，不料在一股勁風向前飛撲之時，陸金秀只感到面前勁風如潮的一般壓來，他不禁一怔，以爲有人



偷襲，連忙蓄勢提勁，沉身立馬，想接來力，眼前只見一條黑影撞來，陸金秀到底也是個深具江湖閱歷之人，頭腦清靈，臨危不亂，首先，他看出這個黑影很熟。

「是韓一柱！」他心中打了一個突兀，連忙變掌爲抓，想抓住一柱，但是，這一股勁力實在驚人，而且，第二股勁力又來了。

原來，江萬元不知撞見了甚麼，中了何人毒手，與韓一柱一般的像隻球般的給擲了過來。

陸金秀是外家能手，神力不弱，可是接住了一個韓一柱已令他的馬步不穩，第二個江萬元的入門，他連考慮的餘地也沒有，兩個人如惡魔一般的層疊而至，陸金秀轉身讓步也辦不到，本身勁力又無來力這樣强，他只能乖乖的給撞了一個大翻身。

當然，這一交摔下，叫號聲也就此起彼落，而這情形也就亂得可以。

陸金秀莫名其妙挨了這一下重的，心中自然萬分不滿意，但是，當他還想問個一清二楚之時，耳邊聞得一陣笑聲，眼前一亮，只見一個白衣少女離開他們三人最多不超過十三四步。

看，是可以看得清清楚楚，而他們的驚，也就驚得手足無措，這人……是甚麼候來的？即使自己三人被摔翻在地上，有過一些時間的混亂，不過，這時間極短，這個女子却是沒聲沒息的出現在三人眼前，就算是個鬼吧，也得有陣陰風甚麼的，這……應該吃一驚，何況，這一陣莫名其妙的勁風，難道是她？她不是那血人的話，那麼，她至少是與血人一道的。

血人有這好的功力，這女子就算不是個能手，敢如此出面露相，沒些把握絕不敢這樣托大。

這當然是驚上加驚，三個人心中一凜，身形一動，且不理身上的痛苦，三個人身形同時立起。這女子紋風不動，臉上還帶着笑容，這就更爲莫測高深，她向三人看了一眼，不知甚麼緣故，她却微微一嘆，像是自言自語，又像是唸咒搗鬼似的，喃喃道：「蠢得可憐，蠢得可憐。」

三個人聽了更爲莫名其妙，誰「蠢」來的？相互看了一眼，是江萬元，還是韓一柱？或者是陸金秀，三個人誰也沒捉摸出來，誰是蠢才來的。

不料這白衣少女哼了一聲，一對俏麗萬分的鳳眼一睜，三人不是上了年紀，並在周老訓導善誘中，有了些尅制的功夫，否則眞能給這白衣少女這一睜眼將個靈魂給勾了去。

美，美到了極點，那姑娘那怕是在發脾氣吧，也有那麼一股嫵媚之態，勾魂攝魄來的，三人的心神盪了一盪，才算鎮住了心神。

不過她那張櫻桃小嘴吐出的字句却是令人失望，也是令人難堪，清清楚楚的六個字：「三個全是蠢才……」

好哇，三個人成了三個蠢才，就是泥人也有些土性，也不必說是三個走慣了順風順水的公門好手。

陸金秀是比較有涵養，三人中也是以他爲主，聽了這句話，不得不站出來對白衣少女看了一眼，沉着說道：「這位姑娘莫非是阻住我們三人前進……」

白衣女子輕輕的點了一點頭，眼色已變得更加輕視，看了陸金秀一眼。

陸金秀的話還未說完，江萬元首先忍不住氣，因爲他是第一個受了「盛惠」之人，本來，他輕功最好，走得最快，不過，也是他第一個挨了人不明其所以然的打。

江萬元事前並無防備，才讓這一股勁力逼得他立脚不穩向後摔去。爲了自己的一跌，牽動了後面的同伴，鬧了個滾地三葫蘆，想不到這人就是這個白衣少女，這口氣那能嚥得下。身形一動，口到手到，一面發掌，一面開口就罵道：「原來是妳這小妖女……偷襲你江大爺……」

白衣少女動也不動，避也不避，只是一對俏眼睛瞪住江萬元，而嘴角的笑意更濃，看得出這是冷笑江萬元的手法，這女子不架不避、不躲不閃，想他到底是個正直人，即使出手極快，可也有個分寸，不能這樣打不招架的人，而且又是個女的，因此出掌慢了一慢，口中怒喝一聲道：「還不回手？」

這女子格格一笑道：「蠢才，你倒還不至於蠢到似隻猪啦……你打，你敢打，你倒打打看……」

江萬元被這一句話鎮住，心中一凜，倏的想起周天行的話——這因爲周老經常與他的手下談話，說的無非是江湖上技藝之道，以及應付之法，周老見多識廣，他經常說，一則是勸導，二則是要他們謙厚對人，說甚麼天外有天，人外有人……江湖上奇才異能之士，不可勝數，尤其是內家高手，借力打力，以眞氣相逼，能使出手人反彈反損，反傷自身，這種人是極易忽略過去。爲的是這些手下全是外家高手，周老是怕他們吃了這個虧，所以時時提起……不由對這少女再看了一眼。

白衣女子身形一晃，對江萬元三人一聲長笑，身形一動，人已走遠，回頭說了一句：「去看看你們的榜樣，即速走回頭路，可以保全一命……」語聲才畢，人已在斜刺

裏一晃無踪。

陸金秀與江萬元、韓一柱三人也就給這一番話弄得如墮五里霧中，看甚麼榜樣？爲甚麼要走回頭路？當然更不明白怎樣才能保全一命？本來，三人是爲了趕這血人，料不到給這白衣女子一打岔，並聽到了這些無頭無腦的話，想追這女子，未免將事情多生枝節，再說，這白衣女子的身法奇快，一晃眼已是影踪全無，眞個是宛如神龍飄逸非凡。也就是說，想追也追不上。反正已來到了這個叢林之前，闖入去看個究竟才是正經，三人略一盤算，身形一動，立即向叢林中再度撲入。

這裏是有名的九松林，三人是公門中的老手，對於踏勘地形，摸索路徑，全是習慣了的，對於這個所在，當然是熟能生巧，即使是閉了眼睛也能通行無阻，可是三人一入林中，借着殘陽的光線，映入眼簾的是一具死屍，這死屍好恐怖，直僵僵的挺立在一棵大樹前，全身是血，如果不是三人的眼光敏銳，而且記性極佳，差些就把他當作了是要追踪的目標，三人一窩鋒上前，看清這死者面目，三個人都嚇得一聲齊叫道：「是老賈。」

誰？賈仁，啊，賈仁不是奉了府太爺的命送壽禮的幹僕，正午時還見他喜氣洋洋的與周老在說話，誰也料不到，在這短短時間之內，他已挺屍在此，三人認出死者來歷，心中立即升起了一陣寒意。

同時，也想到了那個白衣女子最後的幾句話：「即速走回頭路，可以保全一命。」

性命可不是開玩笑的，三人就算是膽大包天，自命不凡，不過，見到了賈仁的死屍，由心底泛出一陣恐懼，互相一瞥眼，身形一晃，果然是乖乖的向回頭路飛奔。

當三人撲出叢林，想往周莊奔去之時，眼前又是一花，面前不知那裏鑽出來一條黑影，將三人阻住。

這是一個白髮老婦，是白髮美婦，如不是這滿頭銀絲，單這臉容看來，實在是嬌艷無比，毫無老態，可是，這白髮一蓋，却不得不打了個極大的折扣。

這白髮婦人冷冷一笑，手一揚，突見一條尺來長的碧光晶瑩的東西，在陸金秀面前晃動。

一聲裂石聲響，三人已看出這碧光晶瑩的東西直穿石地，祇露出一個尖角，映着殘陽發出一點碧光，閃呀閃呀的，看來令人心神難安。

「朋友，咱們救了你們三人的性命，這件東西拜托你們將它帶給周天行與柳青心。」這是白髮婦人說的話。

祇見她語聲才畢，身形一動，就像一陣風似的向斜裏竄去，連半點聲息也沒有，祇是幾陣起伏，然後回復原狀。

三人一連撞見了幾件怪事，早已心神大震。

陸金秀是用了「大破碑手」將這碧光四週山石震散，然後取出這東西一看，三人全是面面相覷，出聲不得，你道爲何？

原來，這東西是一面形如令符的東西，非金非銀，乃是一支竹令，祇是青竹沒有它這樣光滑，拿在手中份量不輕，這竹令正面有一顆形象恐怖的魔鬼面，長髮飄拂，筆劃分明，一根根頭髮全是看來清晰可分，雕工之佳令人不禁嘆服，可是，在頭部下面，清清楚楚三個大字：「喪門令」。

喪門令是甚麼？至少，這個名字就不好聽，喪門是惡鬼之祖，看不出這樣美的一個白髮婦人，却要他三人帶這件東西交給周天行，周家今天已有了些痲煩，血人的出現，柳青心的出走，到現在還未知周天行的傷勢如何。再說，今天是他老人家華誕之期，帶這一件喪氣不吉利的東西去，未免也太不像話。

陸金秀還想將竹令放下，來個不理不睬，可是，他這裏剛將竹令放下，遠處傳來了一聲長笑，笑聲清晰，風中傳來了一聲警告的話道：「違令不帶者，殺無赦……」

聽得出，這聲音離此極遠，可是，這說話是這樣的尖銳有力，一個字一個字清清楚楚的傳入三人耳中。

祇此一份功力，三人也有自愧不如之感，還有，白髮婦人手一動，看來是輕飄飄，未吐全力，却已將這支竹令，就像打樁一般，穿土裂石，直沒到底。

當然，她已露了這一手極具威力的內家眞力，傳勁透背的妙技，三人那有不聽，這警告是具有威脅的成份，可是，眞個硬了頭皮，不攜入周家，看來這痲煩就夠他們頭痛了。

陸金秀又想到了這東西可能給周老一個訊息。自己三人反正來探這件事的起因始末，那麼把這件東西帶回去，如若眞是周老的對頭，這也可給他一個準備，蒙在鼓裏總比看清了來龍去脈的好。

因此，陸金秀祇能硬着頭皮將竹令放在懷中。

身後一聲淒厲慘笑聲傳來：「老玉面，莫非妳還顧念舊情？代妳的老怪人撐腰？這三人算是讓妳給留下了。可是……妳總得有個交代……」

傳來的話聲是這樣的陰森，三人聽來，差些給這句話震得心跳口



渴，精神不支，才知此地不可久留，也無暇再理說話人是誰，慌不迭甩開大步，飛也似的向前面疾馳而去，依稀在風聲中還聽到一個女人的嬌笑聲。

尚幸她們離得比較遠，否則這一陣笑比說話還難受用。一個不小心撲倒在地也不算是甚麼奇事。

陸金秀等三人亡命一般飛奔面向周府，祇見小廳上十分清靜，而那些酒廚、道士，一個個在整理東西。

陸金秀也不問理由，反而是有幾個幫忙的人向他們說明原委，乃是周老命令他們回去。

周老說：「好意已是承了情，本來在此圖一天之歡，實在是十分應當，可惜，突然有事發生，而且，這件事他老人家不希望別人摻在中間，以後，祇求此事能平安度過，那麼，當圖後報。」

執事等人見了周老語氣誠懇，再說，一向他們是對周老有一份敬畏之心，有幾個還打聽詳情，也爲周老瞪眼制住。

周天行對人，那怕是江湖大盜，也從來沒有疾言厲色，今天，他這一睜眼，可以說已是破了他多年的慣例。因此，衆人照了他老人家的意思，準備收拾回去。

陸金秀等三人知這件事一定十分重大，好在自己與他交情非比他人，再說，還有一支竹令，無論如何也得傳交給他。

三人實在對這一次的遭遇有了心驚肉跳的感覺，事情總得有次序，胡裏胡塗的送了命，說來也太寃了。

故而三人不顧一切向內屋走去，他們對此地是十分熟悉的，因此不多一會，已來到了周老的臥室之外。

陸金秀舉手拍門，就聞周老在內問道：「是那一位？」

陸金秀等三人也不再客氣，用手推門，不料，這門已上了門，三人不由奇怪，這是從來沒有的事，周老爲人光明磊落，他的門戶，別說是臥室，就是大門，他也從來不上門的，爲何今天……他……却將門門了？陸金秀當然不敢用强破門而入。於是隔着門相告道：「周老大哥……有一件稀奇事，再說，我們又被人所逼，帶了件東西……」

「甚……麼東西？」

「一支竹令箭……」

「啊……」周天行說出了這一個字，就這一個字吧，三人是聽得出，他語氣之中有着萬分驚愕之意。

三人心中又是一驚，難道果然是大寃家？三人乃是血性漢子，而且深感周老的爲人，明知自己本領不如人，不過，仗義氣嗎？好朋友有了困難，就這樣袖手不理，這算那字號的狗熊，那怕是爲了這件事送命。爲了好朋友兩脅插刀，這又算得了甚麼！對，是龍潭，是虎穴，是刀山是油鑊，也得與周老一齊去闖，一齊去跳，對，三個人就這樣的立定了主意。

周天行又是長長的嘆了一聲，然後悠悠然的說道：「陸老弟，你們回去吧！小老是知道了！以後……」

陸金秀一聞此言，心中大爲不高興，衝口而出道：「老大哥，有甚麼困難，做兄弟的與你相處了這多年，咱們就難以袖手，有事，咱們幫你一把力，那怕就是不濟事，多個人總是多分力，就是送命，咱們也不怨，祇是老大哥將我們當外人，推出門外，這可令咱們兄弟難堪……」

周天行想不到這些公門中人竟然有這樣的血性，並且不怕有多大牽連，要與自己一同進退，他雖然很受感動，不過，這件事那裡是他們幾個人能料理得了的，可是陸金秀的說話是十分眞誠，過份的焦急可能發生其他變故，他們一番好意，不要爲了我將他們送了命，這却是過意不去，故而他在尋思，然後緩緩的道：「多蒙兄弟們的義氣，小老永銘於心，不過，目下時間甚早，我還得料理一些其他的事，今夜三更之後，請你們帶備了兵刃暗器，再來舍間，一同想辦法對付便了，這竹令符請放在廳中的桌子上，一切拜托了。」

三人聽得周老如此一說，對的，這應該去帶備的，今天是來賀壽誕，此地又太平了很久，誰也想不到來厮殺打架的，稱手的兵刃一件也沒有帶備。

是了，老大哥想得也眞週到，既然他已承認了，回家去，須對家中人有個交代，否則，眞的出了事，連家中人也不知道，有多痲煩，三人想到這裡，祇得對周老道了聲理會得，然後各自回家去。

周天行在房中，全身赤裸，用一枚其黑如墨的玉塊在周身大穴按擦，臉色萬分苦痛，而這玉塊擦到那裡，就有一縷青烟由穴道鑽出，爲玉塊一按，立即化爲烏有。

不過，周老的眉頭就得皺得更緊，看來，這苦痛是十分的難忍，每擦一個穴道，至少再耗費些時間才能將這青烟引出。

這也看出，這青烟就是周老身中青血散光丸所引起的，實在照這名字就能體會到，這東西很厲害，目下看到這醫療之耗時費力，那麼，周老所受之傷創實在不少，不過有不少疑問存在。

第一：照周老所結之仇家來看，此人能打出這種暗器，並且，

這是偷襲下手，那麼，就可顯出周老並非是一個普通的武林人物。

當然，他的出身是公門中人，定是另有苦衷，那麼，有好身手，如何這青光起處，他是不躲不閃，一顆也沒有讓開，乖乖的受了這七丸？

第二：既然受了傷，這血人用這種手法偷襲得手，當然是與周老有極大的仇恨，有仇必報，再加一擊即中，如何又不繼續再下毒手？

第三：周天行身受重傷，又來了竹令符之事。他的語言顯然有些驚訝，那麼，這白衣女子與白髮美婦人是那路人物？當然，更奇的是：周天行竟然可以平安無事，用這枚玉塊療傷，無人前來騷擾，這不是全部都違反了武林中怨怨相報，糾纏不清，不死不休的慣例？

這是疑團，可是，周天行却是臉色已由蒼白漸漸轉爲紅潤，在一股青烟消散後，他的精神也開始好轉之中，不過，他却是愁眉苦臉，一對眼中竟然滾出了兩顆淚珠來，然後長長的嘆了一聲，悠悠的看了牆角一眼，那裡有把長劍，劍把已缺了一角，劍柄却是特別，乃是一個鬼頭在上，宛如吞住了這劍柄一樣，這鬼頭像是一塊紅玉雕成，形態生動猙獰，即使掛在牆上，還是有着擇人而噬的形狀，周天行對長劍看一眼，臉色變爲沉思。

過了好一會，他起身將衣服披上，裝束停當，口中喃喃的說道：「師弟，你……你……唉，錯了。」一面說話，眼淚却如斷線珍珠般直淌而下，忽然，他身形一動，好快的身手，錚鏘一聲連响，一把紫光艷艷的長劍已在周老的手中，略一抖動，啊呀，好手勁，紫虹突然暴長，在無聲無息中紫光已分爲十三點，一室之中，就有如繁星在跳動那樣，周老手一回，紫虹抖起，繁星不見，依然是一片紫光，在周老手中閃動。周天行又是嘆了一聲，眼望遠處，一手摘了劍鞘，按劍回鞘，身形一動，步履凝重的開門而去。

一入大廳，祇見那桌上平放着一根碧光晶瑩的東西，他不由又是一搖頭，眼神中顯出黯然之色，一聲沉哼道：「碧霞，妳一輩子也難了解我了，想不到，我隱姓埋名，結果讓妳們擺脫了侯老前輩，追踪至此，唉！二十年了，二十年中，妳可知我與青心過的是甚麼日子？妳一怒而去？讓我們的孩子丟了……我……」

說到這裡，他再也不克自制，竟然嗚嗚咽咽的哭了起來，那裡是個五十歲的老人，簡直像個十八九歲的少年人。

門聲一响，周天行一回頭，祇見大門開處進來一個年約二十來歲的青年人，祇見他雙目神光內斂，腳步穩如山岳，大袖飄拂中，顯得格外的飄逸。

不過，他見了周天行，臉色微變，冷冷一笑道：「尊駕可是當年弑師殺同門，背心昧義的姜子畏。」

周天行聞言，陡地一震，這青年面容好熟，突然，他一陣傷心，怔怔的看着這青年，漠然無所表示，口角顫動，像是在說話。

不過，祇有兩個字，就是兩個字在他口中，反覆說着：「韋兄……韋兄……韋兄……」這却不知是何原故，莫非他撞了邪？

這青年不耐煩了，厲聲喝道：「姜子畏，事到如今，你還裝甚麼蒜？巧取豪奪，滅絕天良，老天爺保祐你這惡魔活到今朝，照顧着你難道還不夠……即使你在這多年來，遷惡從善，作了不少好事，祇是……功罪難相抵呢！在下也不來苛待你，即速自己作一了斷。我却能看在你多年改過的份上，不將你已往的醜史公佈，祇是取去你當年巧取豪奪的東西而已，還想苟延殘喘，嘿嘿……莫怪在下要對你不起了……」

周天行還在嚕囌着「韋兄……」好像是對那青年說的話毫不在意。

這青年不由臉色大變，又是一聲怒斥，好快的身法，祇見人影一晃，迅疾如箭向周天行撲來，並且出手更快，雙掌一分陰陽。

這是內家先天門中的先天手法，雖然是極簡單的一圈一抖，而大股力就像山崩海嘯一般的向周天行全身壓到。

周天行一見這青年出手，這可是本能的驅使，也可說他是在潛意識的激動下，雙肩一挫，大袖飄忽中，這一來，可以看出周天行的技藝，乃是分化極快，變招極繁的神武煞手，看來平飛簡單，事實上是一合一圈之中已包括了兩儀分四象，四象生八卦的玄妙出手，以空圓、玄靈的最高神功催運神勁，分化爲化一主招八分式，而且這八分式，沒有一式不是危機重重，殺手頻仍的妙着，老實說，青年之上門索戰，辭鋒之銳利，分明已洞悉周老之底，他如無十分把握，那肯來輕攖其鋒。

故而這一出手，就是師門最高心法，想將周老一招擊倒，不想這個名爲捕頭的周天行出手回招是這樣的隨便。

不過，這隨便之中，實有深不可測的妙用，青年出手，看簡實繁，如平凡非平凡的妙着，而周老的回手也是因繁就簡，如隨便實精密的無上之勁。

這青年如不是功勁極强，不加巧得奇遇，那麼，就這一招可能爲



周老的「封閉神圈」所鎖住。

就算周老不想傷這青年，可是在這千鈞一髮之際，將「封閉神圈」一收。可是這場虛驚，却是難免而誤會一生，處置不善，那麼，這個後起之秀，一代英俠就可能抱恨終生，說不定命送當場，也非奇事。

這青年臉色突變，連忙展開了不動身法，大金剛雲霧十三式中的「倒打天門」，身不動，脚已一點，雙掌一抖一翻，好快身法。

人已在大力禁圈之中輕飄飄的倒退而出。而周天行也是臉色一變，變得萬分愕然，雙手一抖袍袖，沉聲說道：「這位小朋友高姓大名，師門何人？可否見教？」

這青年人立天井，可是神態冷峻，眼中有着既不像憤怒，也不似難過，看來倒如有三分惋惜加雜着七分痛恨之色，看了周天行一眼道：「在下與你既非朋友，也無來往，所以來此會你，祇爲你以前所作所爲，天神共憤，家師爲此遠走東海，閉門不出，但是，對你以往之事，言之依然痛心，我自幼蒙恩師教誨，且又在神前起誓，非要將你誅殺，代天降罰，所以，不遠千里而來，不料你在這多年當中，所作善事不少，尤其是這公門之中，保存了無數善良無辜市民，在下雖然有些可惜，祇是，你二十年前的罪孽實是天神共憤，故而不想親自下手，讓你自己了斷，也算是我對你一份惋惜之意，不想你……」

哈哈，這小伙子却是大言不慚，好像周天行在他手下絕難逃過一死那樣，並且，說得又是如此的輕鬆隨便。

照理，周天行聽了這一番話，應該大罵荒唐，甚至於出手難爲，也不奇。

周老見這青年，就如中了魔那樣，靜靜的聽他訴說，聽他痛罵，臉色變得十分難過，却是一無回答，少年見了這樣的情形，不知怎麼一來，對老人看了一眼，四目相交，這青年機伶伶打了一個冷戰，並且，莫名其妙的有了一份親切之感，這就令他自己也弄不明白。

本來他還要說下去，不料，在牆頭上突然傳來了一聲嬌笑，又是一條尺來長的碧光從天而降，「噗」的一聲在這青年面前投落，直沒入地。

這青年臉色不由一變，而一條白影如輕雲墮地般落在青年與周老之中間，又見此人一彎腰，在地上只一站，雙指已挾住一片竹令符來，這青年才看清來人，乃是個千嬌百媚的白衣少女。

這青年不禁臉色一變，而白衣少女對他看了一眼，柔聲柔氣的道：「這位公子，就請退出……」

這青年一聞此言，不由一陣焦躁，俊臉一紅，俊目一瞪，出口就是一聲：「這位小姐，妳請退出……」

哈哈，不錯，你請我請，可惜是「請出」，否則，眞以爲兩人在請喝酒來的……

這青年滿身本領，一路行俠仗義而來，也不知會過多少高人，露過不少鋒芒，事實上，他自小就用功，這武功技藝，由於傳授的高人，處心積慮拚命的教，這青年也眞是天賦異稟，肯不顧一切的學，互相間親如父子，這功成之速可算是近代的奇蹟。眼界就未免極高，出言吐語就有驕狂的意味。

少女也是一個寶貝，在她姨母的悉心傳授下，又在王屋山中得到了古玉版，三十六頁斗母神訣，將姨母的功力憑空增加一倍有餘，而她也是突飛猛進，爲了報姨母之兄長血仇，兩人的苦心孤詣，練功不斷，已然有凌駕當年十老前輩之勢。

技成下山，四處搜索仇家，音訊毫無，也是在偶然之間，爲姨母發現了當年其兄的至交友好，血影飛虹仇祥靈，才知道對頭已改名換姓，掩藏形跡於公門之中，她倆立即追踪而來，預備報當年的血海深仇，先已爲仇祥靈拖住，那料到半空又來了這一個青年，口出大言，代天降罰，少女認爲這青年是一片好心。

不過，她認爲周老是她們的對頭，這青年不必在中間打岔，上面已說過，少女自視極高，本領也大，對這青年這樣的說話，已看出他不是壞人，這才客氣——她認爲已相當客氣的了，要他讓開，焉知反遭來這個沒趣。

白衣少女幾時受過人這些？於是不由格格一笑，滿臉歡容的對着這青年道：「我已請你走，你不走，莫非是敬酒不吃，吃罰酒？」

那青年也是傲岸不羈，聞得少女這一番說話，俊臉更紅，就算他喜怒不形於色，却也是出言不留餘地的了。於是雙掌一拱，沉聲說道：「看來小姐還是想將某教訓教訓呢？只是在下素不飲酒，請，不飲，罰也不飲！」

好，爽脆，少女笑聲格格，身法如風，一指一彈一揮，立有十股其疾如箭，却是萬分沉着的勁力向這青年週身拂來，別來是這一揮，勁力如利劍一般，可以透山裂石，還加這十指的勁力，竟然向這青年的前後十大要穴拂來。

這青年那料到，這樣一個弱不禁風笑語如珠的少女，却有這樣陰狠的指力，而且拿穴認穴如此的狠準，他不敢輕視，身形一動，先天神掌中的「靈盈相生」神招展開，好手法，一個旋風翻，雙掌一抖動，

勁風如潮中，已將白衣少女的「王母透骨箭」、「交錯神勁」化去。

這青年掌法一抖，一圈一引，大片勁力就如江河缺口一般向白衣少女環身蜂湧捲來。

白衣少女卻想不到，這青年果然有異於尋常的出手神勁，架開自已的「王母透骨箭」神勁，已是令人驚詫，他還可以借勁回招，將他本身的功勁隨之自己收招回式之時，乘虛而入的加以重壓，這就更爲難得。

白衣少女到底是將來一門之祖，臨敵變招，快疾萬分，人又聰明機警，一見本身已爲青年的勁潮所圈，她也是格格一笑，雙掌一拳一放，全身向前一撲，十指如爪，竟然不理這勁潮壓到，一個攝魂神抓向青年的頂門抓到。

青年也想不到這白衣少女在這個時間中用出這樣的潑辣手法，剛才已領敎過她的「王母透骨箭」神勁，而這第二抓尖勁之力比第一招更爲驚人，耳邊已聞嘶嘶之聲，照此情景，就算她爲自己一掌壓傷，自己也非得爲其一抓之力震破天靈，爲了這個原故，他是不肯作此一拚。

一掌迴護，掌風勁圈放了一口，一回長臂運勁透力，以砍對砍。

白衣少女若不顧及一切抓來，他拚受這一抓之痛，但也會震斷她的手腕。

不想這白衣少女比鬼還精，比鬼還靈，這一抓是圍魏救趙之計。

青年一拳回收，她卻已身形一動，輕巧巧的由這缺口之處，左手一劃一挑，勁風與掌力相互抵消。

青年心中一震，再看看這白衣少女，卻臉紅眉皺，看情形，她比青年還要吃驚。

事實上白衣少女是比他擔心，老實說，青年出掌太快，勁力之封閉更是駭人，她這一抓實在是抱了僥倖一拚之心，被青年一壓一圈，全身向前一撲一撞，就算兩敗俱傷，青年總比白衣少女要好多了，故而也難怪她要收起笑容皺緊了眉頭了。

青年臉色微紅，還想繼續出手之時，突聞周天行長嘆一聲道：「這位朋友，你也不必在此多出頭了，老夫與這位姑娘卻是有帳算的了，反正你是代天降罰，老夫祇有一條命，誰要了去不也是一樣，何必非你出手不可，請暫時迴避一下如何？」

青年卻是奇怪，莫名其妙的說了一句：「我不忍你受他人之辱，即使要死，也得讓你自己死……」

話聲未完，又是一聲凄然的長笑，一條黃影飄落，一個白髮美婦人戟指那青年道：「小畜牲，你難道是來保護這老鬼不成？」

青年見這白髮美婦，心中也有一陣激動，一臉惆然之色道：「……我也不知道，總之，我能逼他自殺，以謝天下人而已，誰要侮辱他……我……有些不忍……」

周天行一見白髮美婦，神情顯得萬分激動，眼中有淚，戰聲的說道：「碧霞……妳到底來了……」

白髮美婦回頭看了周天行一眼，臉色淒苦的幽幽說道：「子畏……你也不必假惺惺，今天，我是來報仇的。」

「姊姊……」這一聲叫聽來盛情充沛，一條人影飛來，正是周天行的老伴柳青心。

白髮美婦一見了柳青心，便冷冷一笑道：「妳還有面目來見我？」

柳青心臉色莊嚴，對她道：「碧霞姊姊，這多年來，子畏兄的苦心，妳難道還不知道，妳也不是笨人，想想清楚吧！我與元哥本來是一雙兩好，爲何最後關頭我忍心不理？妳以爲我奪去妳的丈夫，妳來看……」

柳青心邊說，邊已捋起左袖，此時，天色已白，可是明月如水，清清楚楚，這柳青心的左臂上有一顆顏色鮮紅的痣——不是痣，是一個特別的標記，「守宮砂」。

白髮美婦一見這「紅痣」，臉色大變，可是，一時之間轉爲平靜，冷冷的道：「我相信妳，青心妹，只是，老鬼弒師之仇，喪我哥哥之命的血債，我那能爲了夫妻之情，一筆勾銷，也罷，今天他已中了仇祥靈的青血散光丸，功力大打折扣，七天之後，我再來取他之命……」

柳青心臉容慘變，飛身撲上，阻住了白髮美婦碧霞之去路，戰聲的說道：「姊姊……妳不明白子畏的苦心，難道妳眞要難過一輩子不成。難道妳一定要明白其中的眞相？子畏，你，你就說了出來……」

周天行，不，他就是在二十年，威震天下魔尊劍聖的姜子畏，一個很特出的武林高手，而這白髮美婦乃是他的愛妻玉面龍女韋碧霞，那個小姑娘就是韋碧霞大哥韋宏的女兒韋珊。

而柳青心卻是韋碧霞二哥韋元的未婚妻，這件事豈不是越來越離奇？唉！誰知韋元與姜子畏乃是同門，姜子畏，在二十年前，就背了一個極大的罪名，弒師殘殺同門，當年這段公案引起極大的風潮，姜子畏爲了弒師殺友，可能是患了失心瘋，竟然又殺了不少武林名宿，然後退出江湖，隱身在公門之中，怪不得，能有這麼多的人會來找他，不過，誰也想不到，他是改姓隱名，且與柳青心作了名義上的夫



妻，爲甚麼？天知道。

今夜，柳青心說出這樣一段話來，姜子畏却是滿臉激動之色。

突然，他叠聲的叫道：「爲了妳也爲了元弟……我不說，我永遠不說，我寧可擔了這個罪名……不說……」

韋碧霞看在眼中，不禁大爲奇怪，可是她恨極了姜子畏，心切報師、兄之仇，她理也不理，還想就此一走，可是，柳青心把心一橫，對碧霞雙膝跪地道：「元哥是我衷心所愛慕之人，到今天，我還戴了他的孝……不過，子畏兄這麼多年來的苦痛，擔了這樣的惡名，我忍不住了，子畏兄，你不說，讓我來說吧！」

姜子畏不知爲了甚麼，他是臉色突變，身形一動，在場人誰也沒看出他是用何種手法，還有，他一出手，祇見一道紫虹耀目生光，威鎭羣邪的紫魔玉練劍已點住了柳青心的咽喉重穴，看來，祇要柳青心吐出一字半言，劍虹一抖，就可令她立斃當場。

韋碧霞臉色大變，雙掌一拂，十指抖動「王母透骨神箭」，已向姜子畏的雙肩插下。

姜子畏動也不動，本來，這一招也算是圍魏救趙之策，不過，她却忘却了，祇要姜子畏長劍有甚牽動，柳青心就得立斃劍下，這件事就永遠無法能料理清楚，尚幸，在這一瞬間，一條人影其疾如箭已撲到，一手祇一提一分，一掌一抖一架，將韋碧霞的雙爪硬生生一架，一聲哼，青年的右臂已鮮血如泉般激射而出，分明已爲韋碧霞雙爪所中了，而一條人影飛出，那個柳青心已爲青年人一移一抖，擲出老遠。

姜子畏心中又恨又急，又怒又憐，紫虹抖起，就想展開江湖獨門「天誅地滅」、「十惡劍網」之殺手重招，可是，一蓬青光，已由牆上分四面八方打來，柳青心更是首當其衝，向她環身打到，而在場的人差不多無人能抵擋。

可是這青年，一臂受傷，神智不亂，大袖揮動，天玄神罡立現神勁，一點點青光散處，柳青心已爲青年撲個滿懷，又是一聲哼，青年的背上已中了三下狠的，那青年功力不弱，可也已無法起身，又聞得一聲巨吼：「賊子敢爾！」

一條巨大身影其疾如箭，疾向前牆撲去，姜子畏已騰身而出，祇見一條血影，與一個巨大老人在交手，姜子畏認得這兩人，一個正是隱居多年的師門至友，神行胡健之子，巨靈神胡興，而血人乃是血影飛虹仇祥靈。

他把紫虹一抖，恨聲說道：「賊子，元弟生前之囑，在下已身受過了，也算報答了你，你往那裡去？」

紫虹抖開，黑夜之中就如爆散了一個花炮，祇見紫光點點，紫虹灑灑，將個仇祥靈狠狠的困住。

仇祥靈早已展開「血影掌法」、「飛虹身法」，與姜子畏咬牙拚鬥。

而胡興則臉色略變，身形一動，回到了天井之中察看這青年的傷勢。

韋碧霞與韋珊早已出門觀看，祇見姜子畏已展開了滅絕神訣，紫虹中隱聞風雷之聲，兩人不禁面面相覷，看來，姜子畏是別有悟化，憑仗兩人之力，也難以解決了這個老賊。

突然，又聞得一聲慘叫，一條血影其疾如飛，向前疾馳而去，而姜子畏却突的仆身在地，口中喃喃道：「元弟……你……你爲何到死，還留下這樣的誓言……叫我難過哪……」

大門已開，時間已近起更時分，而柳青心却在朗聲招呼道：「子畏兄，我不能不說了……」

姜子畏身形立起，一回頭，祇見那青年已起身，祇是臉色蒼白，可還是死命的護住柳青心。

胡興與韋碧霞、韋珊守住第三角，姜子畏不知犯了甚麼病，一聲巨喝道：「青心，妳不可說，何必要死人難過，連死了也不太平……妳難道就忍心……不讓元弟做個安逸鬼……弒師是我，殺元弟的是我，難道……就快死了，還圖個兩敗俱傷不成？」

胡興却冷冷一笑道：「難道還要讓你的娃兒有個不成材的老子不成？」

姜子畏哈哈一笑道：「我是個絕戶，那來的孩子，那來的孩子？」

胡興突然對青年道：「幻兒，告訴你，這個姜子畏就是你的老子，你能不能有個不成材的老子？本來，我想叫你殺了這個天下罪人，不過，我一直跟在你身後，聽到了柳女俠的話，犯了些疑心，即使要你老子死，可也死得值，你自己斟酌吧！」

原來，這青年是姜子畏的兒子。對！二十年前，爲了夫妻反目，確實將個三歲的孩子給丟了，想不到是給胡興帶走了。

韋碧霞首先玉面變色，走上去一把將個青年牢牢的抱住，看了又看，望了又望，突的一聲凄笑道：「眞像你死去的舅父，我苦命的孩子！」

青年呆住了，他不知如何是好，師父說的話在腦中盤旋，姜子畏是個武林敗類，犯了十惡不赦的罪孽，弒師、殺同門，又殘殺武林

名宿,他!他是自己的老子……怪不得,自己對他有份依戀,即使要他死,也得讓他好好的死,原來他還是自己生身之父,父子天性,這是極玄妙的感情。不過,他難住了,他是自己的父親,這該怎麼辦?青年差些哭了出來。

而姜子畏更是憂心如焚,他不想解說,他想一死了之,但是,柳青心却已說出了眞正的事故。

「是元哥殺了老師,最後……他發覺自己上了點蒼七子、武林三怪的當,弒師之事,是元哥弄的手脚,因此,一致公認是子畏幹的,我不是在子畏逼住元哥時,元哥怕死前的懺悔,我也恨不能殺了子畏,可惜……子畏兄不肯讓自己一手帶大的師弟擔了這個惡名譽,他向韋元再三勸說,並起了誓,永不再提這件事,但是,點蒼七子是走了,我親自見他呼天蒼地的痛苦,碧霞姊來了,見到了這一幕,我當時已悲痛失措,沒有現身,他倆夫妻反目,我在發覺事情越搞越壞,當時就想出面解釋,可是碧霞已走得遠遠。

「而子畏一見我,又見我想抖出這件事的眞相,他將我困住了,要我代元哥掩飾,誰又料到,點蒼七子已將這件事加油加鹽的在武林中宣揚,他殺了武林三怪,也毀了點蒼七子。

「他說是爲元哥報仇,其實,他那知道這樣做是更加重了嫌疑。血影飛虹是武林三怪的末傳弟子,與韋元有些關係,他臨死囑咐,不可喪他性命,子畏也怕他說出此事的經過,所以放了他三次。

「最後一次,還逼他起了誓,永不提起韋元的,不過,子畏也應承了,身受他門中七枚青血散光丸,子畏……你也太愛護韋元啦!」

姜子畏是怔怔的呆住了,可是,他不禁大爲懊恨,想起韋元的音容笑貌,他就會像自己心愛的弟兄一般,何況,他又受過韋宏的恩,即使他有萬分錯,不過,他已死了,死了也就算了,一切的壞名譽,該讓自己擔上,爲甚麼?爲甚麼讓它在武林中傳揚?

姜子畏一聲苦笑道:「青心妹子,我對不住老師,更對不住元弟,我走了……」

紫虹已現,竟向自己的脖子上抹,若不是韋碧霞這幾年的苦功,將斗母神功練成功,並且見機得快,否則,一代怪俠就會這樣的送了命。

饒是韋碧霞「王母透骨箭」神勁厲害,可是,姜子畏還是右臂中爪,脖上受了點輕傷,鮮血如泉般淌下。

青年已撲了過來,哀聲叫爹,韋碧霞明白了這件事之始末,當然也是十分難過,到底是多年愛侶,見到這般模樣,她的眼淚也忍不住,痛哭着哀哀的說道:「子畏,你對我韋家太好啦,爲甚麼?爲甚麼要這樣欺騙世人?」

胡興當然是萬分抱歉,想不到這個血性的男子,這樣愛護同門之人,可是,却又受了這麼大的汚蔑。如果柳青心不說,那麼,這不就是寃沉海底,背了個罪名入地獄。

姜子畏總算是沒有死,但是,這件事永遠也不許再有人提起,孩子已回來了,而江湖上的風波還是沒有平靜,同時姜子畏以後,還得背負更大的惡名,並且連他兒子也牽涉到,不過,這該是孩子以後的事了。

讓他們以後發展吧,就是這三個公門中朋友,他們也是不知其內因,而姜子畏却已辭去了公門中的職務。賈仁是死了,尚幸他牽住了仇祥靈,總算仲堅在青心趕到後沒出事,江湖事江湖了,想來,也不見得要找上官家的門中了。

(完)





安南奇情詭譎故事/史可 文
金飛 圖

# 蛇鬼山鬥蠱記

父母雙亡失依靠　投奔姑母安南行

廣東的花縣,位於廣州之北,那兒民風强悍,居民十居其九是習武的。

縣城中最著名的教頭是姓林名學的。他從小便學少林拳棒,對於少林的「六點半」棍法,得到眞傳,練得極好,便是拳脚上的功夫也十分了得。他在壯年時,走遍大江南北,觀摩各家的武技,融會貫通,他的造詣就更爲精奧。五十歲後,退隱家居,不再到江湖上闖蕩了,只收了幾個徒弟,並且把自己的心得,傳給兒子林子元。

林子元是林學晚年所生的獨子,生出來便身體荏弱,絕非學武的材料。加以子元的生母對兒子溺愛,時常怕兒子練得辛苦,每每練得辛苦,就要諫阻丈夫道:「孩兒生來身體荏弱,不要練得太急。」

凡是練武藝的,第一要勤,第二要吃得苦。子元在母親呵護之下,不肯吃苦,也不勤奮,那就自然無法把武藝練得好的。

轉眼之間,林子元已經十六歲了,他的體格,在林學訓練下,不再荏弱,拳棒上的功夫也學得一些。不過,比起他的老子來,却是相差得甚遠甚遠。

這時是一九〇二年,林學六十六歲,花縣人對於「六六」「七七」「八八」「九九」這幾年的生日,是特別重視的。何況這時候林學的門徒已多至五十人,即使林學不打算爲自己的壽辰慶祝,他的門徒也不肯。

五十個門徒,各自醵金辦了壽筵,替師傅慶祝,縣裏的教頭們差不多都來了。當然,他們每一個都準備了賀禮。

壽筵開處,大家歡呼暢飲,熱鬧非常,就在這時候,門外有人送了一份賀禮來。

林學看時,那份賀禮,是用個錦盒盛着的,裏面不知是甚麼東西。

林學向應門的老僕人問道:「送禮的人呢?」

老僕人答道:「他把這盒子交給我之後,便返身走了,老奴請他進來吃壽麵,他理也不理。」

林學聽了,心中詫異道:「這個客人却也奇怪,爲甚麼不肯進來呢?所有送禮的人,多數具有帖子,寫上姓名,這人既無帖子,又不進來,眞是透着邪門了。」

既然想不出原因,那就只好把錦匣打開,看看那裏面是甚麼東西再說。

匣蓋一開,裏面是一隻石雕的猴子。林學看了不免一怔,再看石猴下面,壓着一張信箋。林學把箋子取出細看,臉色頓時變得蒼白了。原來那張箋子上寫着:「十五年前一棍之仇,報在今日。趁早準

備，我將於今夜子時到來領敎。」

下款署着「石猴」兩個字。

林學看了，頓然憶起十五年前的事來。那年，他到了四川成都，遇見一宗土霸當街調戲女子的事。林學路見不平，拔刀相助，和那土霸交上了手。土霸的武功，當然不是林學的對手，交手不久，便給林學打跑了。

可是，林學却惹禍上身，到了次日，土霸便領了一個姓石的到來，要和林學較量拳棍。這姓石的是猴拳一派宗師，收了不少徒衆，人稱石師傅，背地裏人稱石猴子。

猴拳是輕靈縱跳爲主，那種飄忽的招數，初時也頗使林學困惑，其後林學硬接了他一招，知道石猴的內功絕不渾厚，便運力在掌，隔遠向石猴打去，掌力排山倒海，把石猴打退了幾尺，翻了一個觔斗才能站起來。

石猴大怒，抄起一條棍子，使出本門「金箍棒法」，向林學攻來。

誰知林學也是個使棍專家，當下也拿起棍子抵敵，這是一幕「金箍棒法」鬥「少林棍法」，雙方打得非常精彩。

論招數兩派是勢均力敵的，但內力却是林學渾厚得多。石猴是初出道不久的人，自然趕不上林學數十年的修爲。這場大戰，結果是石猴被林學一棍穿心，打在他的肩上。幸而林學手下留情，沒有使他重傷。

林學完全沒有把這事放在心上，江湖上凡是被較量下來的人，臨走必定說若干年後再見，以爭回一點面子。這種話他也聽過不知多少次了，教他怎會記在心裏？

沒想到今天石猴居然尋上門來，要報這一棍之仇。

林學在這十五年來，自問人已衰老了，而石猴蓄意報仇，自然拚命用功，他正當年富力强的年齡，十五年來的進境，不問而知造詣是高深得多。在此消彼長的情勢下，林學自然不免接柬心驚。

可是，今天是他的「六六」榮慶，滿堂賓客在座，他不想宣佈這敗興之事，臉色一變之後，隨即恢復常態，把匣子蓋好，交給身邊的林子元道：「你拿進去，不許開視。」

林子元遵命把匣子進拿房間去，果然沒有開視。放好之後，再回到筵前來。

林學照常與賓客們暢飲。林學的酒量本來甚洪，這時却不敢喝得太多，恐防醉了應付不了行將來尋仇的石猴。

到了二更後，一衆賓客和徒弟都散了。林學沒有把徒弟留下，爲的是不想以衆欺寡。

林學送了客，回到房來，把石猴要來尋仇的事，對林子元說了。

林子元震驚道：「你年紀老邁，如何應付得了石猴？不如請大師兄到來助你一陣。」

「不用。」林學說：「一人做事一人當，我年紀雖老，精力倒也頑健，諒不至太吃虧。」

林子元聽了默然無語。林學歎息道：「若是你把武功修爲練好，今天便可以代父應戰了。」

林子元的母親聽說有人要來尋仇，慌了手脚，對林學說道：「哎喲，要是你給人打傷了，如何是好？不如趁早逃避吧。」

「逃？」林學哈哈一笑，說道：「我縱橫江湖數十載，竟會遇敵而逃？未免小看我了。頂多賠上一條老命，我今年六十六歲了，死了也不算短命，萬一有甚麼不測，你母子倆無以爲生，可往安南西貢去找我的妹子林娟。她在那邊替妓女們梳頭，很賺了幾個錢，不久之前還寄來一筆錢給我作壽辰賀禮，並問及子元。你們去到一定會得到她照顧的。」

林子元母子聽了林學的話，一齊呆住，這番話就像死前的遺言似的，怎麼不嚇傻？

歇了一會兒，子元的母親哇的一聲，伏在林學的身上，哭道：「老爺子，你死不得的，你死我也不要活了。」

林學把她推開道：「不要哭，我只是向最壞處着想罷了。其實，我也不會死的，我和石猴，並沒有甚麼深仇大恨，他沒有取我性命之理，頂多把我打傷。」

子元的母親聽說，心裏稍爲放寬。到了三更，林學聽得屋背上有脚步聲，知道是石猴來了，便敎子元的母親迴避，自己走到院子裏高聲叫道：「姓石的朋友，請下來吧。」

聲還未歇，瓦上飄下一個人來，正是石猴，抱拳向林學說道：「林老英雄，還記得十五年前之事麼？」

林學神閒氣定，微笑答道：「記得，記得，老夫留得殘命在此，專爲領教朋友你的高招。」

「那末，就請接招吧。」石猴拳隨聲到。林學不敢硬接，側身退步，把對方的拳卸開了。

石猴欺身再進，着着進迫。林學雖然沒有給他擊中，但從他拳上發出來的勁風，已知道他的內力已到了深厚之境，更不敢怠慢。

到了第四招，林學說道：「我身爲主人，已讓過三招了，看掌吧。」說着一掌拍了出去。這一掌，林學是發出十足內力的。

不料石猴不避，也發掌相拒，兩股掌力一接，只聽得蓬然一聲，林學被震退了七八步，石猴只向後



退了三步，不用說石猴現在的內力比林學好。

林學捱了這一掌，頓覺體中的氣血逆轉，連忙運功把翻騰着的氣血强壓下去。

石猴站定之後，向林學說道：「拳腿上你是輸了，咱們再比棍吧。」說着在架子上取了兩根齊眉棍，拿了一根在手，把另一根抛給林學。

「好，」林學說：「我就捨命陪君子吧。」說着接過了棍，便向石猴攻去。

常言道：「拳怕少壯，棍怕老郎」，林學剛才雖被石猴迎擊的一掌，使到眞力耗費不少，但他老辣的棍法仍在，加以心中懷着恚怒，已有拚命之想。他使起少林的「六點半」棍法，妙招迭出，棍風虎虎。

石猴的「金箍棒」法，近來雖有進境，但棍法本身上有差別，深奧玄妙，「金箍棒法」自不及「六點半」。

因此石猴得着着留神，要不是林學剛才耗力過甚，石猴這時候早已敗陣了。

石猴心裏說道：「想不到這老頭子還有氣力，我現在只守不攻，看他還有多少氣力可用？」

主意已定，石猴便守而不攻，而且利用他那輕盈飄忽的步法，繞着林學打轉。

林學終究年邁力衰，況且剛才捱了一掌，眞氣大損，過了六十招之後，他的棍法便緩慢下來。

石猴知道林學是眞力虛竭，就放膽進攻。林學這時氣喘如牛，只有招架之功，全無還手之力。稍不留神，右膝蓋上給石猴的棍尾點着，膝蓋登時碎裂，林學站立不穩，仰身便倒。

石猴得意不饒人，上前一步，正想再加一棍。不料林學大喝一聲，使出臨危救急的招數「安禪刺毒龍」，棍尾突然向石猴的面門橫掃，快如閃電，石猴閃避不及，狂叫一聲，口唇破裂，口中的牙齒幾乎全部給棍掃去。

石猴口中的血噴了出來，痛得他雙手掩着嘴，哼了一聲，奔出院外，跳上瓦面逃去。

林學也站不起來，由林子元扶掖着進房，服了止痛還魂丹，在膝蓋上敷了跌打藥，綁紮好了，上床而睡。

林子元見父親已受了傷，行動不便，和母親商量，要請大師哥過來坐鎮，以防敵人乘隙再來。母親自然同意，他便漏夜打大師兄的門。

他的大師兄羅銘，聽得師傅有此變故，連忙和子元一同來到林家。來到門前，只見大門洞開。子元情知不妙，急步進去，脚下被甚麼東西一絆，定神細看時，只嚇得魂飛天外，魄散九霄，原來踢着的是一具屍體，子元母親的屍體。

子元抱着母親的屍體細看，是被刀所傷的。咽喉上的一刀，便取了性命。

羅銘關心師傅的安危，衝進房去，大聲叫道：「師傅！師傅！」叫了兩聲，沒人答應，一脚踢開房門，一陣血腥味衝了過來。林學已被人用刀殺死在床上。

羅銘大驚，持着刀四處一找，那裏有兇手的踪跡。

原來石猴給林學一招「安禪刺毒龍」掃去滿口牙，負痛而逃。這雖不是重傷，但他從今以後，變成無齒之徒了。越想越恨，走了兩條街，殺機頓起，折返林家，把林學夫妻都殺掉，僥倖林子元不在家裏，否則也難免同遭毒手。

林子元目覩慘變，悲哀欲絕。便是羅銘也不禁陪着流淚，兩人坐到天明，才去報官請驗。知縣叫驗屍吏驗過，填了傷格，循例發出海捕文書，緝拿兇手。兩具屍體，給家屬殮葬。

林學門徒衆多，大家湊了份兒，辦理喪事，舉殯之日，素車白馬，備極哀榮。

從此之後，這一代名拳師，便長埋黃土了。

林子元自幼兒起爲母親寵慣了，文不成武不就，更不會治家生產。林學又沒有遺產留給他，除了一間祖屋，滿架刀槍，甚麼都沒有。

起初，林子元還靠各師兄維持，勉强可以度日，不過林學的門徒，却沒有一個是富有的，過了些時，就不再供給了。

林子元自己也覺得，堂堂七尺之軀，竟不能自食其力，不免慚愧。想起了父親死前說的話，便決定到安南去一趟，找他的姑姑林娟去。

他把祖屋押了百多兩銀子，作爲旅費，取道香港，趁船到西貢。到埠之後，首先被關進碼頭上的木籠裏。繳納了「人頭稅」，才許登岸。

* * *

以前，安南是中國的藩屬，漢以前還是中國領土的一部份，稱爲「交州」。那兒除了土人之外，大都是漢族人。

安南也稱「越裳」、「越南」，據說遠在周朝，周公輔成王時，越裳氏重譯獻白雉，可知遠在四千年前，安南和中國已有交往了。此說雖未可盡靠，但安南在漢時已爲中國屬地，則由馬援征交趾立銅柱爲界一事可以見之。

唐時，越南已立國，為中國的屬國，年年入貢，歲歲來朝。是以唐杜甫有「越裳翡翠無消息」的詩句。

到了清朝末年，法國人進犯安南，雖然黑旗軍劉永福等率領清兵抵抗，並且把法國的統帥擊斃，但後來清廷終於把安南讓給法國人統治。

安南一向都是用漢文的，風俗習尚，也多從漢族。法國人統治之後，才替安南人創製拼音的文字，並且强迫安南人學法語。

安南共分為三圻，即北圻、中圻和南圻。從前的首府是在南圻的西貢，法國人統治之後，便於一九〇二年，以北圻的河內為首都，西貢號為「南都」，其實是個商埠。

西貢是漢人聚居的地方，特別是堤岸，清一色都是中國人，而且多是花縣、從化人。

林子元的姑姑到西貢來謀生，已是十多年前的事了，那時中國人到安南，是不必繳納人頭稅的。到林子元來時，便要繳納人頭稅了。

林娟到西貢來，是做「梳頭大嬸」的。那時堤岸一帶，酒樓、妓院林立，繁華熱鬧非常。妓女們爭妍鬥麗，便在髮髻上講究起來，僱請一些善於梳髻的女傭，為她們梳頭。這些梳髻的女傭，被稱為「梳頭大嬸」。

林娟初到時，有同鄉關照，不久便獲得這種職業，起初只是替兩三個妓女梳頭，每月所賺的工資，僅足自給。由於她生性聰明，心思靈巧，梳出的髻來，人人讚好，不久就成為第一梳頭大嬸，她雖然不斷提高工資，請她梳頭的，仍然紛至沓來，使她應接不暇。

她把這些工資積蓄起來，借給別人生息，有時也做點投機的生意，財富越積越多，儼然是個富婆了。

* * *

這天，林娟正在妓院中，和一個名叫花韻紅的阿姑梳頭，忽聽得妓院中的阿嫂進來說道：「阿娟嬸，外面有一個年輕小夥子找你。」

阿娟一面梳頭，一面說道：「那是甚麼人？」

妓院阿嫂道：「他說是你的內侄，是從花縣來的。」

阿娟聽說，便知道是林子元來了，連忙對阿嫂說道：「你招呼他坐着，我梳好了頭便來。」

那位阿嫂答應了一聲，便到外面招呼林子元進來。等了半天，阿娟替花韻紅梳好了頭，便到外面來見林子元。

阿娟上次見林子元時，才是週歲大的小孩子，如今却是十八歲一條壯漢，見面彼此都認不得了。

林子元的面孔，長得和林學一模一樣，憑着這點，阿娟相信不會認錯人，便走到林子元面前，說道：「你便是子元吧！我是你的姑姑，你是甚麼時候到的？」

林子元恭恭敬敬的叫了一聲「姑姑。」說道：「侄兒是昨天晚上到的，今天才找到你。」

阿娟道：「我住的地方搬了，你能夠找得着，算你本事。哥哥嫂嫂他們好嗎？」

林子元哽咽地說道：「他們都已去世了，是仇家所殺害的。一天晚上同時被殺。」

阿娟大吃一驚，熱淚奪眶而出，急問道：「你爸平日為人正直，從不欺負人，怎會結了仇家？」

林子元大略把經過對阿娟說了。阿娟切齒道：「這石猴也太殘忍了，你爸只打了他一棍，他就要取兩條人命麼？」

姑侄兩人正談着，裏面有人高叫娟嬸，阿娟便對林子元說道：「這時候我正忙，你現在住那裏？待會兒我再來看你。」

林子元道：「我住在廣泰來客棧，姑姑到櫃上一問便知道。」說着轉身便走。

阿娟喚着他道：「你吃過晚飯沒有？」

林子元道：「還沒有呢，現在回客棧去，還趕得及開飯。」

阿娟道：「那末，你也不要在客棧裏吃了，回頭我和你到洞天樓去，一塊兒吃吧。」說着取出手帕，抹了抹臉上的淚痕，走了進去，趕着替阿姑們梳頭。

林子元踱了出來，在街道上閒遊。這時夜市已經開市，人們熙來攘往，十分熱鬧。往來的人，大部是剃了前額的髮，梳着辮子的中國人，而且以廣東人為多。

至於女人，林子元却看不出那些是漢女，那些是越女。因為在這堤岸的越女，多數是穿着漢裝。

一些沒有剃頭，把髮束在後腦上，牙齒黑得發亮的男人，那就是安南人。他們喜歡吃檳榔，日子久了，檳榔汁便把牙齒漆黑。

那些本地人，多在路旁開設攤檔，賣熟食的，賣用具的，賣假金飾，還有一些小攤檔，放着一籮籮的檳榔和蔞葉。蔞葉之嫩者名曰蔞，安南人喜歡以蔞葉夾着檳榔，放在口裏嚼。

在攤檔的後面，是絲綢莊、參茸莊、玉桂莊、香燭店、洋什店、食品店，林林總總，一時也記不了許多。

林子元信步走來，只見前面一間三層樓的大房子，燈火通明，門前停着肩輿，東洋車。人來客往，十分熱鬧。



近前一看，只見一塊紅底金字招牌，上面寫着「洞天酒家」四個大字，那是仿蘇東坡體的。

林子元曉得他姑姑約他吃飯的，便是這個地方，挨近門前一看，裏面地方很大，二十多張桌子，却沒有一個食客，敢請是時間還早。

那些車夫轎夫，見林子元在酒樓門前東張西望，顯然是個新丁，便上前兜搭生意，問他要到那一家酒樓去？林子元給嚇得連忙走開了。

廣泰來離洞天酒樓，不過半里之遙，很快便到達了，回到旅店，告訴櫃上的人道：「我不在店裏吃飯，回頭有人找我便領他進來。」

林子元回到房間裏，等了足足一個時辰，飢腸欲斷，才見阿娟進來找他。

阿娟一進房間來，店伙便向她笑着說道：「娟姑，來找人麼？」

老掌櫃也站起來，恭恭敬敬的叫了一聲，問她要找那一個？

阿娟道：「找個唐山來的新客林子元，他是我親哥哥的兒子。」

老掌櫃道：「原來林子元就是娟姑的內侄，早不曾知，多有怠慢。」說着教店伙帶林娟進林子元的房間去。

原來這家廣泰來老客棧，曾有一個時期週轉不靈，幸賴阿娟仗義，借了一筆錢給老掌櫃的，營業得以繼續，並且獲利，是以老掌櫃對於她甚是尊敬。

阿娟來到林子元的小房間裏，林子元連忙站起來，叫了一聲「姑姑。」

阿娟道：「這房間太小了，回頭我教掌櫃的給你換個較大的房間。本來我住的地方，可以住得下你，不過，滿屋子全是女人，住你一個男人，不很方便。你就權且在這兒暫住，待我替你找到職業之後，便可以住在店裏。」

說着，便把老掌櫃請進來，把這意思告訴了他。老掌櫃說道：「既是這樣，在賬房裏睡好了，娟姑的侄兒，又不是外人。」

阿娟想了想，說道：「你這裏不是要請一個晚上看更的嗎？」

「是的。」老掌櫃說：「但這份事薪微位低，不好意思請娟姑的侄哥兒充當。」

「那倒不要緊。」阿娟說：「初出茅廬的小夥子，難道要做掌櫃不成？我的哥哥，是個有名的拳師，子元他也懂得兩手，看更最好不過，賊來定給他打跑。」

「子元哥如不嫌棄，這好極了。」老掌櫃說。

「一言為定。」阿娟說着，便帶了子元到洞天酒樓去。

這時，酒樓的營業開始暢旺了。樓上的廳房坐滿了飲客，他們都是吃花酒而來的當地富商巨賈。每個廳房裏，都有妓女和「唱脚」（單賣唱不賣身的妓女）侑酒，但見歌聲夾着打情罵俏的笑聲。脂香粉馥，紙醉金迷。

樓下的大堂全是散座，方便一些單身的或兩三個人同來小酌的食客。經常坐着六七個妓寨中的阿嫂，她們是跟阿姑們抱琴而來的。

阿娟和林子元一進門，便有個阿嫂問道：「娟姑，這樣早便收工了麼？」

阿娟答道：「我的侄兒從唐山來，早點收工，請他吃晚飯。」說着便向一副空座頭坐下。

堂倌也是中國人，而且都是花縣同鄉，見了阿娟便殷勤上前招呼。阿娟指着林子元對那些同鄉道：「這是我的侄兒，剛從唐山來的，人地生疏，你們要照顧照顧他。」隨即介紹林子元與各人見過。

阿娟叫了幾樣菜一個湯，和林子元邊談邊吃，談到林學夫婦被石猴殺害，同時畢命，姑侄二人，都不免垂淚。

「你還沒有娶親吧？」阿娟問。

「沒有。」林子元說。

「定了親麼？」

「也沒有。」

阿娟道：「你的年紀也不小了，應該娶親，生下孩子來，也好承接林氏的香燈。這裏有不少漢族好女子，待我慢慢為你物色個好老婆。不過，你自己千萬別去拈花惹草，交結女人。這兒的越女，十個有九個會下降頭的，你若惹上了她們，休想有命回唐山去。」

林子元聽了一怔，問道：「甚麼是降頭？」

「降頭就是巫蠱術。」阿娟說：「大降頭，中降頭，小降頭，究竟有多少種，數也數不清。」

「降頭術很厲害嗎？」林子元問：「受了術的人，會怎麼樣？」

「受了降頭的人，起初渾不覺得怎樣，可是，他若是離開了那落降頭的人而不依時回去的話，蠱毒便發作了。肚子一天天脹大，那裏面可能是無數的小虫，也可能是大大小小的蛇。看下蠱的人施甚麼法，便長甚麼蠱。我曾經看過『鐵釘蠱』，肚子裏面，全是鐵釘。」

「呀！」林子元驚怪地說：「越女們為甚麼要下這樣惡毒的巫蠱術呢？」

林娟且不答話，回頭四顧，見座中沒有越女，這才說道：「越女這種降頭，是專門對付漢人的。她們多情，特別喜歡漢族的男子，見過幾面後，便不惜委身以事，又怕他半途而廢，溜回唐山去了，教她沒處找。是以在他的身上下了降

頭。若是那人溜走，蠱毒便發作起來，無人可以解救，只好回到她身邊來，永爲裙下不叛之臣了。」

「原來如此。」林子元說：「照這樣看來，越女就是絕對近不得的了。」

「所以我先警告你。」林娟說：「除非你一輩子不算回唐山，否則越女是娶不得的，惹也不要惹她們。」

「不惹她們就可以沒事了麼？」林子元說：「要是她們要惹你呢？」

林娟道：「那就命該如此了，不過，她們很少這樣的，除非你先去撩她。」

正說着，大門外進來了一個麗人，林子元見了，頓覺眼前一亮，心裏暗道：「這女人長得眞好看，相信不是越女吧。」

那麗人走進來，向林子元掃了一眼，四目交投，林子元覺得有點飄飄然。

林娟已站了起來，向那麗人施禮道：「韻紅姑，你出局來了？」

花韻紅點了點頭，說道：「玉桂羅又叫我的酒局，沒法不應酬。娟姑，聽說你有個侄兒從唐山新來，這就是吧？」

「是的。」林娟說着便教子元站起來，介紹道：「見過韻紅姑。」

林子元忙站得筆直，規規矩矩叫了一聲「韻紅姑。」

花韻紅嫣然一笑，露出一排碎玉似牙齒，一笑之後，再向林子元問道：「你叫甚麼名字？」

林子元呆立在那裏，他的魂魄已被韻紅那一笑勾攝去了，不知回答。也許他這時連自己姓甚麼都忘記。

「他叫子元。」林娟只好代答：「鄉下孩子，沒見過世面，韻紅姑休要見笑。」

韻紅唇邊再現了一個微笑，然後翩然向樓梯走去，登登登幾聲，早已上了樓。

「坐下來吧。」林娟向子元招呼着。

林子元眞魂回竅，依林娟的話，坐了下來。

「這是堤岸區最紅的阿姑，名叫花韻紅，她是我長期的主顧，她的髮髻，一直是我給她梳的。」林娟說。

子元問道：「當妓女的很能賺錢嗎？」

林娟道：「像花韻紅這樣的紅牌阿姑，入息自然不錯，但她的開銷也大，除了時常要添置衣服之外，花粉錢、梳頭錢花得也不少。」

「她也是從唐山來的吧？」子元似乎對花韻紅的事都有興趣。

「不，」林娟說：「她是土生女，雖然是華裔，却不是從唐山來的。」

「她長得這樣好看，」林子元說：「應不愁沒有人娶，爲甚麼淪落到這烟花之地？」

林娟笑道：「怎知道她爲了甚麼原因當妓女的，每個人都有苦衷，很少自甘墮落的。」

姑侄兩人談到這裏，菜已吃完，飯也吃飽了。林娟付了賬，對子元說道：「我帶你到我住的地方看看，也好教你認得路。」

林子元答應着，隨了林娟出來，街道上似乎更熱鬧了。

林娟就住在附近，幾個替妓女梳頭的梳傭，合租了一間房子，堤岸的人，把這房子稱爲「梳傭屋」。林娟的入息最多，付出租金百分之五十，其餘的一半，分由四個梳傭分擔，她們之間，最老的有五十多歲，最年輕的才十七歲。

這時，梳傭屋的人都已回來了，林娟向她們把林子元介紹過，略談了幾句話，便要送林子元回去。

「不必勞動姑姑了。」林子元說：「我自己認得路回去。」

林娟道：「那末，你自己回去吧，小心點，不要走錯路。明天我再去找你，帶你到西貢那邊去逛逛。」

林子元別過姑姑，逕回廣泰來去，老掌櫃已經把他的行李搬到賬房，並且在老掌櫃睡床的對面，放好一張床鋪給他睡，鋪蓋都是新的。

林子元睡在床上，覺得很舒服，他沒想到一來到便找到職業，從今不怕衣食無着了。

照例心裏一舒暢，人就容易睡着的，可是，他在床上翻來覆去，總無法入睡。腦子裏面花韻紅的倩影，每在他闔眼的時候，便湧現出來。

這是說，林子元已着了花韻紅的迷了。

他輾轉反側，好一會之後，才能睡着。次日醒來時，同房的老掌櫃早已起來，在外面的櫃枱上，的的搭搭的打着算盤，開始他一天的工作了。

林子元洗過臉，到外頭叫了一聲「潘伯伯。」那老掌櫃是姓潘的。

「你這樣早起來幹嗎？」潘老掌櫃說：「早上沒有你的事，甚至整天你都是閒着的，你的職務是看更，晚上關了店門後，就是你的責任，客人夜歸，由你開門，有賊閃進來，就得把他捉住。」

林子元問道：「這兒的夜晚不很太平麼？」

潘掌櫃答道：「從前是太平得很，簡直是路不拾遺，但自遷都之後，就不像從前那樣太平了。不過，這堤岸區還算好的，西貢那



邊，不時有竊案發生。」

林子元道：「遷都爲甚麼有這樣大的影响？」

「這是很容易明白的，」潘掌櫃的說：「皇室和官員們都撤走了，有些靠他們吃飯的人，想跟着去又沒有錢，留在西貢又沒有入息，漸漸的窮下來，自不免爲非作歹了。至於堤岸，素來是商業區，不受遷都的影响。」

正說着，林娟已來訪林子元，她身邊帶了些銀兩，要給林子元置幾套新衣服。雖則子元的孝服未滿，但出來做事，不能穿孝服見人。

越南的天氣炎熱，最冷也只穿件夾衫便夠了。因此，林娟只替子元縫兩套單衣，一套夾的。這花不了多少銀子。林娟買好了衣料，拿到裁縫店去，敎裁縫量了子元身上尺寸，吩咐裁縫早點縫好，然後帶林子元到小食館去吃早點。

吃過早點之後，林娟帶子元到西貢市區來。西貢市的情形和堤岸大不相同，堤岸的街道較爲狹窄，房屋排得密，西貢市上，街道較寬，房子却是疏疏落落的，但大建築物却是隨處都是。

西貢也有不少中國人，但本地人却是佔多數，這也是和堤岸不同的地方。

正走着，林子元乍見前面走着一個人，把頭一側，吐出一口血來。林子元不免一愣，拉着林娟道：「前面那人怎麼吐血？」

「不是血。」林娟笑着說：「那是檳榔嚼出來的汁，本地人個個都嚼檳榔的。」

大街小巷穿插了一會兒，便走到郊外來了。郊外的道路寬闊，夾道都是大樹，隔不到三四里路，便有一條小村落，十里八里遠，便有一個較大的市鎭。

林娟領着林子元走到一條村邊，只見一雙紅綉花鞋，放在路上，一隻仰一隻翻，很齊整的放在那裏。林子元覺得奇怪，便要上前去拾。

「不要動。」林娟連忙喝止他：「這是動不得的。」

林子元愕然問道：「怎麼動不得？」

「這是別人在試蠱。」林娟說：「如果你踼它一脚，降頭便落在你身上了。」

林子元問道：「甚麼叫試蠱？」

林娟且不答，拉了他就走，一直走去十丈八丈，這才對他說道：「這是越女們新從巫蠱師傅那裏學得降頭術，要試試法術靈不靈，把咒語念在綉花鞋上，碰到的人，降頭立刻上身，便會在這綉花鞋旁，老是團團轉繞着圈子走。要是不兜圈子的，那就是法術無靈，所以叫試蠱。」

林子元聽說，不禁嚇了一跳，說道：「這中了降頭的人，繞圈子要繞到甚麼時候爲止？」

林娟道：「這是試蠱，那要試的人，看見這情形，便知道法術有靈，目的達到，即便念咒解話，受降頭的，自然清醒過來，不再繞圈子了。」

林子元凜然道：「如此說來，這地方豈不是遍地危機嗎？」

林娟道：「這也不是的，祇要你在路上走着時，無論見着甚麼東西，千萬不要拾起來看，那怕是一錠金子銀子。能夠這樣，自然無事。」

「有時一不留意碰上了呢？」林子元說。

「那也不會有甚麼大危險的，人家和你無怨無仇，試蠱便了，既然試出，就不再作弄你。」林娟說。

林子元沉吟道：「眞有這種邪術？」

「侄兒，你不可不信。」林娟說：「你且回頭看看。」

林子元回過頭來，向剛才放着綉花鞋的地方看去，果然看見一個八九歲的土女，繞着綉花鞋兜圈子，走個不停。

林子元大驚道：「這是個土女，怎麼她也會上當？」

「小孩子不知厲害，見了紅綉花鞋，就想拾回去穿，這就上當了。不過，不要緊的，那落降頭的人，已在念解咒了。」林娟說。

「那一個是試蠱的人？」林子元問。

「你沒瞧見距離不遠的那株大樹下面，站着一個少女嗎？」林娟說：「她就是試蠱的人了。」

林子元仔細望過去，果然，距離那綉花鞋約三丈遠的一株大樹下，站着一個體態苗條的越女，正面對着那雙綉花鞋，口唇似乎在噏動。沒多久，那小越女已經不再兜圈了。

「看清楚了沒有？」林娟說：「那站在樹下的越女，便是紅綉花鞋的主人，也就是試蠱的人了。她知道她的降頭已經有靈，所以念解咒放了那小越女。」

林子元點了點頭道：「再說，試蠱的人，因非念解咒不可的。」

林娟微感驚訝，問道：「你怎知道？」

「她也要試試解咒靈是不靈嘛？」林子元說：「要是祇能下蠱，不能解蠱，等於能發不能收，那算是甚麼法術呢？」

林娟笑道：「算你聰明，想得到。」

兩人邊說邊笑，又到了一條鄉村。這條鄉村，斜出公路不遠，一

條並不大的河流，夾岸有百家的茅舍，參差錯落。村的那頭，是一片一望無際的稻田。

村子裏的人，擾擾攘攘，都向河邊奔去，似乎發生了甚麼大事，天眞的小孩子，赤着身體，天眞地跳着叫着，成羣結隊也走到河邊。

「他們到河邊幹甚麼？」林子元詫異地問。

林娟注意地望了望，說道：「大概是看法師審鱷魚。」

「審鱷魚？」林子元更加詫異了。「鱷魚犯了甚麼罪要審牠？」

「多半是把在河中戲水的小孩子吃了。」林娟說：「孩子們的父母，請了法師來，懲治那條鱷魚，爲孩子報仇。我們也到河邊看看去。」

林子元帶着好奇心，隨着林娟走到河邊，擠進人叢中，站在河邊觀看。

在河的那邊岸上，趺坐着一個裸露着上身，十分枯瘠的越南人，手中拿着小銅鈴，閉目而坐，口中念念有詞，身旁有一堆紙灰，一根燃着的蠟燭和一炷香。還有一柄明晃晃約一尺長的尖刀。

對岸也有站在河邊看熱鬧的人，但爲數不多，距離法師左右約一丈的地方，更沒有人敢站。

約莫經過一刻時間，遠處河中冒上三個黑點，仔細看來，原來都是鱷魚頭，尖長而巨大的嘴顎，排列着白森森的利齒，形狀委實怕人。

這三條大鱷魚，緩緩地向法師坐着的地方游去。牠們似乎不願去，而又不得不去，彷彿有根繩子拉牽着似的。

當鱷魚游近法師時，岸邊看熱鬧的人，起了一陣喁喁細語的聲音。林娟也低聲對林子元說道：「他們說這三條鱷魚，都是殺人兇手。」

林子元沒說話，點了點頭，凝神注目，向三條鱷魚瞧着。

鱷魚來到法師的面前了，牠們一齊停了下來，並排向岸上爬去，終於露出了全身。

林子元看見了這成丈長的鱷魚，單是口部便有二尺長，那條巨大的尾巴，至少有五六尺，不由得渾身汗毛直豎。他曾聽人說過鱷魚，但怎也想不到鱷魚是這樣兇惡、恐怖的。

三條兇惡的鱷魚，一字兒並列在危坐着的法師面前，張開大口，法師若無其事，繼續念咒。

當中的那條鱷魚，首先把口合上，並且頻頻的點首，然後爬近法師的身邊，打橫伏着。

法師把身邊的尖刀，拿在手上了。

乍然，鱷魚把身體一翻，俯伏的變成仰臥，四隻粗壯的短脚朝天，胸腹盡露，動也不動，靜臥受宰。

法師運刀在鱷魚的咽喉部位插了進去，跟着向牠的腹部一拉，血泉湧處，這樣一條大鱷魚，已被開膛破肚，鱷魚的長尾擺了一擺之後，便寂然不動，顯然已是死了。

林子元看法師毫不費力，便生宰了這條巨大的鱷魚，不禁駭然。

繼續是第二條鱷魚，爬到法師的左邊，仰臥着受宰。

法師如前一樣，把鱷魚宰了。跟着宰了第三條鱷魚，看他連宰三條魔鬼般的巨鱷，不過頃刻間之事。

他把手上刀所沾的鱷魚血，用口舐去，吞下了肚，然後，徐徐的站起，臉帶微笑，態度輕鬆得可以。

當他把尖刀插在腰帶上時，就有許多人圍攏着鱷魚，這些人在鱷魚肚裏搜尋，搜出了被吞食的那孩子還未全化的殘骨。

法師受了孩子家長的微小報酬，很客氣的謝了。然後教旁人把鱷魚皮剝下來，他拿了這三張鱷魚皮走了。

一幕鬧劇收場，但一種神秘可怕的陰影，却籠罩在林子元的心頭。

＊　＊　＊

林娟和林子元回到堤岸時，已是下午了，林娟得回家休息，林子元也覺得有點累，彼此分了手。

子元回到廣泰來，洗了個澡，到床上躺了一會兒，這才想起應該寫信給關心他的大師哥，告訴他已經平安抵步，並請大師兄轉告各師兄弟。

信寫好之後，拿到梁財信藥局去。這藥局一向是出售跌打藥的，與武林中人多有往來。

他臨行的時候，大師哥曾經吩咐他，有信可託這藥局轉交。

林子元到了梁財信藥局，店主梁財英，是個鬚眉皆白的和藹老人，精神矍鑠，步履穩健。接了林子元的信，便問道：「花縣名教頭林擧，是你的甚麼人？」

「就是先父。」林子元說。

「甚麼？」梁財英驚訝地說：「林擧已然過身了！」

林子元凄然道：「是的，他被仇家石猴刺殺，連我母親也被害。我孑然一身，無依無靠，祇好到這兒來投靠姑姑。」

梁財英道：「我和你父親彼此是要好的朋友，多年不見，想不到他橫死了。你是我的世侄，有空時來此聊聊天也好。」

林子元點頭應允，告辭出來，正要回廣泰來吃晚飯。

走了幾步，忽見一個麗人，帶



着女傭，從陳李濟藥局走出來，幾乎和林子元撞個滿懷。

林子元連忙站定，仔細看時面前這個麗人，竟然是使他一晚沒好睡的花韻紅。她身上祇穿了一套黑膠綢，脂粉不施。

「唷，原來是你。」花韻紅說：「我道是哪一個冒失鬼呢。」

林子元抱拳說：「一時走得匆忙，花姑娘恕罪。」

花韻紅星眸微轉，問道：「你一個人亂闖，要到哪裏去？」

林子元道：「趕回店裏吃晚飯。」

「這樣早就吃飯了麼？」花韻紅說：「我才剛起來呢。你也不要回店裏去了，我請你吃法國大菜去吧。」

這一個邀約，是林子元求之不得的，但他却口頭謙遜道：「怎好叨擾你？」

花韻紅道：「這家法國人新開的餐室，我祇陪客人去過一次，菜弄得不錯，但因爲單身女人，不便進去，所以要你陪陪我。」

林子元欣然答應，隨着花韻紅走向西貢市。

這家餐廳開設在西貢，老闆是巴黎第二三流的廚師，法國佔領越南之後，他的腦筋一動，便趕到西貢開設餐館，初時祇做法國人生意，因爲是獨市生意，營業十分暢旺。近來首都搬到河內去了，許多法國人，也搬家到河內，營業一落千丈。老闆祇得設法做中國人的生意，更歡迎妓女帶客人來。

花韻紅和林子元進了法國餐館，四座靜悄悄的，祇有一個法國人在那兒喝咖啡，閱讀一本法文雜誌。見了花韻紅和林子元進來，菱角鬚略動一動，唇邊發出個微笑，仍舊閱讀。

一名侍役過來，向花韻紅招呼道：「花小姐，這樣早便來吃餐麼？」

花韻紅說道：「我還不餓，這位朋友從唐山新到，特地帶他來試試這裏的西菜。有甚麼特別的菜式？」

「有的，有的。」那侍役連忙答應着，退了下去拿餐牌來，花韻紅連忙止住他道：「不必拿餐牌了，你替他作主意吧，祇要把好吃的拿來。」

侍者連聲答應，走到裏面去了。

林子元問道：「這侍者廣東話說得很好。」

「他也是唐山來的。」花韻紅說：「當然說廣東話。」

林子元再問道：「他怎會到這兒來做侍役？」

「這是因爲他曾在香港幹過這一行，」花韻紅解說道：「所以這兒的老闆，便用重價請了他來幫忙的。」

正說着，一個身穿白袍，頭戴一頂廚師高帽，留着菱角鬚的法國人，由侍者領着，走到花韻紅面前，說了一聲「馬丹買餸」，展開笑口，向花韻紅和林子元深深施禮。

花韻紅微笑還禮，點了點頭。林子元却是呆坐一旁，連點頭也不會，他心裏暗道：「怎麼他叫我們買餸？」

那法國人又說了幾句話，然後搓了搓手。

侍者對花韻紅說道：「我們老闆說，要親自烹調他最拿手的『黑椒牛柳』和『洋葱湯』款待你們，不知你們喜不喜歡？」

花韻紅答道：「好的，你替我謝謝他。」

侍者向那法國人說了兩句話。那法國人又向花韻紅說了幾句話。花韻紅雖然不懂，也知道那老闆在和她客氣。當下也就祇好含笑點頭。

那個又是廚師又是老闆的法國人退下了。侍者也跟着退下，準備刀叉去。

林子元這才向花韻紅問道：「怎麼？這個渾身穿孝頭頂戴帽的外國人，就是這兒老闆麼？」

花韻紅笑答道：「是的，他旣是老闆，也是廚師。」

林子元道：「是不是他請不起廚子？」

「不。」花韻紅說：「正因爲他相信自己烹調術好，所以才自開餐館的。」

侍者把餐具拿了過來，陳列在桌上便退下了。

林子元以前沒有見過刀叉，瞪着眼看着，十分奇怪。

花韻紅道：「這是用來割肉的。你不懂，看着我怎樣用，你跟着我便是了。」

林子元道：「不會割着自己的手吧？」

花韻紅笑道：「這怎會割到自己的手？刀鋒是割在肉上的。元哥……」

子元立刻應了一聲，並且說道：「紅姑，叫我阿元好了，不要叫我元哥。」

花韻紅道：「你比我大，我當然叫你元哥的。元哥，你今年幾歲了？」

「十九歲了。」林子元說：「紅姑呢？」

「我才十八歲。」花韻紅說：「元哥，你是那一個月出世的？」

「十月十二。」林子元說：「妳呢？」

「我也是的。」花韻紅隨口應了一句，繼續問道：「你是甚麼時辰？」

（未完・一）

新派俠義倫理故事／西門丁・文　可飛・圖

# 香車夫人

**上文提要：**風小月想不通朱英雄、香車夫人、一休禪師和岳震天之間有甚麼關係，是否與沈重城、宋遜之死有關連？於是衆人再下香車夫人逃走的地道搜查：……朱英雄殺死府中婦孺七八十人，卻帶着羅捕頭等衙役來抓風小月等人，幸虧他們從另一出口避開嫁禍之罪，並從羅金將口中探聽到香車夫人叫安華，府內權力最高者是南宮先生……

## 朱府地道復受困　殊死作戰方脫身

孟雄大驚失色，倉皇而退，他退風小月立進，如意棒一挽，又化作小花槍之招數，一記「毒蛇出洞」，猛刺對方胸膛！

與此同時，房門已被人撞開！電光石火之間，風小月重施故技，在棒後機括處一按，棒尖猛地暴長一尺，孟雄慮不及此，早被刺個正着，棒尖入肉半尺，幾乎透背而出！

猛聽背後有人喝道：「棒下留人！」風聲呼呼，風小月頭也不回，左掌向後一掃，身子一偏，棒尖一絞，然後抽出，但見一股血箭，由孟雄胸前噴出。

風小月收回棒尖，然後轉身，眼前一片銀光，他斜退三步，如意棒同時舞起，「噹噹」之聲過後，這才發現對方使的是一把鋼槍，「閣下是陸明春？」

那廝冷冷地道：「既然知道陸某大名，還敢闖進來，算你有點膽量！」

「放屁！給你三分顏色，便開起染坊，也不知羞字如何寫？你知道少爺是誰麼？」

陸明春哈哈笑道：「風小月，憑你們幾個人也敢跟朱爺作對，眞是活得不耐煩！」

兩人說着話，手上一點也不慢，眨眼之間，已交了三十多招，居然平分秋色，誰也佔不到便宜，風小月忽然一掄如意棒，也使出槍法來。

陸明春哈哈笑道：「眞是班門弄斧！」可是他笑得太早了，風小月之棒法另有一功，既有棒法之精，亦有槍法之長，更夾雜着判官筆之毒。當年他師父花了大半生心血，創下這套「三絕棒法」，曾被人譏爲「四不象」，但至晚年，終有所成，乃收風小月爲徒，全力傳授，風小月並沒有辜負乃師之期望，而且進一步改善，並將打狗棒法及峨嵋刺法揉入其中。

又過了十招，陸明春便覺得對方之壓力越來越重，且奇招層出不窮，再也不敢托大，全力應付，如意棒尚有一項長處，可長可短，機關製作精良，運用靈活，伸縮自如。但見風小月手中如意棒，縮短時便於近身搏鬥，夾以左掌協攻，陸明春一不留神，左臂已被劃破。「如何？閣下怎地不再笑？」

他不知外面情況，恐柳映紅及如花不敵，意圖把强敵吸引過來，唯有加緊攻勢。

再過七招，陸明春左胸被掌風掃及，氣血一陣翻騰，忍不住發出短嘯求救！風小月猛地長嘯一聲，將其短嘯壓住。

如意棒再縮短尺餘，全力使出打狗棒法，陸明春長槍利遠不利近，不斷後退，神態十分狼狽！風小月卻如影隨形，緊緊將其纏住。



門口悄沒聲息地閃進一條人影來，風小月耳聽八方，只當作不知道，左手夾着三根神針，趁對方手忙脚亂之際，猛地射出！

陸明春只知風小月厲害，卻不知他有此絕技，被射個正着，身子一抖之下，不由後縮，風小月右手一沉，但聞「卜」地一聲，左腿膝蓋骨已被擊碎！他一時站立不穩，跪了下去。

風小月哈哈笑道：「風小月不敢受此大禮！」乘勢一讓，剛好閃過自背後刺來之長劍，他斜飛七尺，如意棒橫胸，定睛一望，只見來者一身白衣，身材頎長，頷下蓄着三綹短髯，神態蕭洒，目光如電，果是位高手！

「尚未請教南宮先生之大名。」

那人微微一怔，隨即笑道：「想不到某家隱居十多年，還有人知道賤姓！今日索性告訴你！某家雙名中原！」

風小月脫口道：「南宮中原？南攻中原？好大的口氣？你是苗人？」

「嘿嘿，某家是大漢子民，祇是一直居於南方，與苗人無關！」

南宮中原手腕一抖，劍尖泛起四朵碗大的劍花，寒光點點，吞吐不定，「你問得太多了！」猛地寶光一斂，長劍如流星曳空，電閃刺出！

「好劍法！」風小月脚踏七星，先讓不接。南宮中原果然不愧是朱府之第一高手，功力明顯在孟雄及陸明春之上！也不見他作勢，劍刃一變，一招「玉帶圍腰」橫削而至！

這一招如果風小月再退，先機便盡失，是故提棒擋去！不料對方劍法飄忽，劍至中途，猛地一沉，劍尖急刺風小月之足部！

好個風小月，年紀雖輕，已歷過無數惡戰，敵人越强，他鬥志越盛，而且與一般人不同，頭腦格外冷靜！祇見他手腕一翻，如意棒自下向上急戳其小腹！這是攻敵之必救，南宮中原大吃一驚，連忙飄飛七尺！

祇此一招，雙方均知已遇上平生勁敵，不由緊盯着對方，生怕看漏了一個細微的動作，便會爲自己惹來殺身之禍般！

南宮中原在自己窩裏，有時間，有條件慢慢耗下去，風小月卻沒有。奈何他不敢貿然發動攻勢，因爲對方劍法飄忽詭異，更擅後發制人！

果見風小月踏前兩步，三支神針急射而出，南宮中原同樣不敢在未動手之前，便露出破綻，是故手上長劍不動，身子一橫，準備讓開神針。不料風小月好像早已料到般，又三支神針射出，南宮中原若是橫跨，正好湊身過去讓神針射擊，沒奈何祇好揮劍將其絞落。

風小月身子立即如豹子般撲上去，一招「力劈華山」，自上而下，直擊其頭顱，故意將前身空門露出！

南宮中原微微一呆，隨即毅然標前出劍，直刺對方胸腹！就在此刻，又有幾支神針射出！

好個南宮中原，長劍一挽，化刺爲絞，將神針擊落。「看你還有多少針！」

「這已夠了！」風小月一扭腰，如意棒在半空劃了半個弧圈，改擊對方腰側！

祇要南宮中原一退，風小月便有十足之把握佔到先機！可是他居然巍然不動，手臂一直，長劍直刺對方丹田！此乃攻敵之必救，六月天的債，還得好快！

「好！」風小月一子下錯，滿盤皆落索。他一閃開對方的攻勢，南宮中原一口長劍攻勢便如長江水般滔滔不絕，逼得風小月採取守勢。

一連接下三十多招，風小月守得極穩，心情反而安定下來，南宮中原越攻越急，風小月也越守越穩，南宮中原忖道：「久守必失，看你有多大能耐！」

他內力雖深厚，但一口氣攻了六七十招，氣力難免稍衰，風小月立即準備窺機反擊！激戰中，但見南宮中原長劍分刺其左右「肩井穴」，風小月如意棒自下而上，使了一招極爲普通之「野馬分鬃」，將劍擋開，未待對方使出新招，祇見他一提手腕，棒尖直指對方胸膛！

南宮中原也知此時自己已失去先機，連忙後退，同時揮劍來絞，風小月求勝心切，上身掠前，同時按動機括，棒尖猛地暴長盈尺，但祇在南宮中原的雙肩上劃下一道淺淺的血槽。

雙方同時呼一聲可惜，風小月冷冷地問道：「你可惜甚麼？」

「某家可惜你洩漏天機，下次再無此機會了！」南宮中原言畢哈哈大笑。風小月祇得鼓起餘勇，瘋狂進攻！

* * *

當風小月在房內與孟雄惡鬥時，柳映紅和如花便再也忍不住走進小廳。正想進房協助風小月，不料大門竟被人關上，並走出幾個人來，其中一個中年漢子，右手一揚，但聞「畢啪」一聲，一條長鞭便向如花纖腰纏去！

柳映紅又驚又喜，道：「好極了，原來你也是同道中人！」祇見她手臂一掄，一條長鞭脫手飛出，竟纏上對方之鞭，兩人同時使勁拉動，俱不能動。

如花見狀立即抱劍向對方射去，可惜她如意算盤打不響，旁邊三名大漢立即上前將她截住，變成

以一敵三，形勢頗爲不妙。柳映紅見她武功還不錯，但經驗太淺，又急又氣，却又無可奈何，祇能盡力施爲，希望能將馬進河殺死，以解如花之危，可是馬進河武功還稍勝孟雄及陸明春，她的如意算盤亦同樣打不響！

如花則期望風小月能來救她，那馬進河鞭法不錯，而且氣力悠長，久鬥之下，取勝機會大增。但柳映紅天生好管閑事，凡這種人打鬥經驗必定豐富，她頗有知己知彼之能，鬥了三十多招，便已預料到結果，是以祇見她突然縱進對方身前，抽出短劍，近身搏鬥。

鞭利遠而拙於近，小廳又不大，馬進河難以盡展所能，閃避不易，因此很容易便被柳映紅纏上，不由暗暗叫苦，右鞭左劍是柳映紅之所長，越打鬥志越盛，祇殺得馬進河祇有閃避而招架不能，十招之中，有七招是防守，幸好他功底深厚，否則早已被刺殺了。

柳映紅在此情況下，自然有餘力協助如花，她覷得眞切，長鞭幾乎貼地飛出，纏住一名護院之足踝，接着用力一拉，手腕再一抖，那護院便被拋了出去，身子直撞到牆上方落地，雖未死却已受了傷！

柳映紅一招得手，長鞭便不時抽冷子助如花，如此一來如花之形勢雖然穩定下來，可是她分神之下，想殺馬進河便更加困難了，不過她還有一事擔憂，萬一對方還有後援，後果便不堪設想了！

* * *

雲飄、歐陽宏和似玉由前院進入客棧，店內一片漆黑，幾乎伸手不見五指，三人心頭都是沉甸甸的，閉住呼吸，步步爲營，慢慢前進。

穿過大堂，踏上過道，忽然背後傳來響聲，三人回頭望去，大門已被關上！再看前面，一行人擋住去路，緊接着，火把亮起，雲飄知道不妙，急忙喝道：「快動手！」

似玉早已摸出兩柄小飛刀，脫手向大廳飛出，然後躍出走廊欄杆，準備躍上屋頂逃逸！不料對方早有準備，迎頭一張大網罩下，幸好她見機快，忙又縮回去，祇此一躭擱，對方已一擁而上，形成混戰。

雲飄向歐陽宏打了個眼色，示意他出手不可留情。那歐陽宏是老江湖，自然知道，他來此之前已作了準備，首先灑出一蓬小鏢，然後衝進人叢中斷殺。

「好呀，原來是老梁！他奶奶的，吃內扒外，今天絕對不能放過他！」

「不是不能放過他，是所有來人，全不能放！」祇見一個掛着面紗風情萬種的「女人」婷婷裊裊走過來。

來者不正是「香車夫人」？似玉脫口罵道：「你這不男不女的妖怪，還敢出來獻世！」

「香車夫人」冷冷地道：「這小丫頭還是個黃花閨女，你們誰抓到她的，便賞給誰！」

似玉又羞又怒，忍不住譏道：「這個不男不女的妖怪，你們誰跟她好上，便會長命百歲！」

「香車夫人」忍不住罵道：「臭丫頭，等會你便知道我的厲害！」

「你想强姦本小姐麼？歡迎之至，祇怕你不敢承認自己是個男人而已！」

此言一出，朱府護院都忍不住用奇異的目光望着「香車夫人」。祇把他氣得七竅生烟。「給我逮住她，死活不論！」

雲飄不待他們上前，便先掣出一柄又薄又窄的緬刀，這把緬刀長祇及二尺四寸，比一般的單刀要短得多，祇是攜帶方便，並且十分鋒利。他一動手，歐陽宏及似玉也同時搶先發動攻勢！

幸好走廊狹窄，對方人雖多，却無法發揮所長，反而被傷了兩個。忽見朱英雄自臥室裏走出來，伸了個懶腰，罵道：「眞是飯桶，他們已是甕中之鱉，何須急？慢慢圍住，累也會把他們累死！最重要的是看住風小月，將他們分開，各個擊破，正合大爺之心意！」

護院們見他這樣說，果然放緩攻勢，但却把人分佈在前後及走廊欄杆外，提防他們逃脫，雲飄不由暗暗叫苦，若祇他一個人，憑他那份輕功，要想逃逸還有八分把握，但他又不能丟下歐陽宏和似玉，心中却暗罵端木燕出的餿主意。

端木燕在屋脊上，摸清了前後兩院之情況，亦暗吃一驚，心中甚是過意不去，她悄悄吩咐蘭心到後院協助風小月，又叫蕙質躍落前院，將欄杆外之護院衝散，她另作打算。蕙質及蘭心十分純眞，想也不想便各自行動！

蕙質躍下前院，引起一陣騷動，正好掩飾了蘭心之行動，因此無人知道屋頂上有人走動。

朱英雄叫道：「去兩個人到屋頂把風！」兩個自恃輕功較好的漢子如奉綸音，躍上屋頂。過了一陣，朱英雄問道：「上面還有否敵人？」

一個護院答道：「人影也無一個！」朱英雄哈哈一笑，又進屋去了。在他心眼中，眼前那四個人跟死人已無多大分別。却不知屋頂上那兩名護院已爲端木燕制服！

端木燕掏出八件暗器在手，輕輕走至屋緣，覷得眞切，連發五支飛鏢，射中兩名護院之後背，此刻羣醜方大叫起來：「屋頂還有敵



人！」

端木燕十分聰明，早已換過一個位置，抽冷子又連射七柄飛鏢，哎唷聲中，又有三個人中鏢，緊接着，她人自屋頂躍下，凌空又灑下一片梅花針！

她丈夫唐文瑞外號「八臂哪吒」，唐家最擅長暗器，其發射暗器手法獨步武林！哎唷聲中，人羣如狼奔豕突，端木燕叫道：「快跑！」

她雙脚落地再灑出一把梅花針，同時又有三柄飛鏢直取「香車夫人」！雲飄輕功十分了得，也不見他作勢，人已飛出欄杆外。

那「香車夫人」怪叫一聲，以袖拋飛飛鏢，人亦射了出去！端木燕不慌不忙，脫手又射出三柄飛刀，同時左手向護院們灑出一把鐵蓮子！

「香車夫人」冷笑一聲：「米粒之珠也放光芒！」正想再度擊飛小飛鏢，不料剛才被她拂掉的那三柄，眼見要落地，倏地貼地兜了半圈，又向她射去！「香車夫人」不知底蘊，小腿後肚被射個正着！他再度怪叫一聲，挪身向旁橫飛閃避！

想不到那三柄小飛鏢似長了眼睛般，隨風而動，迴飛過去！把他嚇了一跳，急忙躍起，雙手抓住橫樑盪開閃避！說時遲，那時快！端木燕右手一揚，兩個黑忽忽的東西發出刺耳的鳴叫聲，又向他飛去！

「香車夫人」好漢不吃眼前虧，穿窗射進房內！與此同時，朱英雄又開門出來。「飯桶……」眼光一及，見到那兩個不知何物的暗器也吃了一驚，忙不迭將房門關上。

那兩件暗器未觸及房門，但聞端木燕叫道：「回來！」就似有靈性般，又飛回其掌中！那些護院幾時見過這等功夫？祇道她懂妖術，都遠遠地退開，眼睜睜看他們飛身上屋逃逸！

雲飄低聲道：「多謝女俠相救，不知風老弟如何？」

「正要去助他一臂之力，快！」端木燕在前領路。

風小月和南宮中原以快鬥快，眨眼間已換了七八十招。風小月經過一個多月的養精蓄銳以及勤練內功，武功比前又有所進步，加上初生之犢，鬥志旺盛，竟然漸漸佔了上風，但距離擊殺對手尚有一大段距離。

南宮中原領教過風小月之厲害後，反而採取守勢，他城府深沉，經驗老辣，穩守突擊戰策，運用得恰到好處，自信能保住不敗之局，祇要已方支援人員一到，便可擒下對手，了却禍患。

房門突被人推開，救援不但未至，來的反是敵人：蘭心。南宮中原大吃一驚，忙不迭加强攻勢，以求一逞。原來蘭心一到，便協助如花殺掉一個對手，她見如花及柳映紅都穩佔上風，又心懸風小月之安危，便推門看個究竟。

風小月目光一瞥，也暗吃一驚，蓋蘭心爲人純眞坦率，毫無機心，萬一被南宮中原制服，則自己前功盡廢，是以忙道：「四妹，你先助大妹收拾了對手再來助愚兄。」

蘭心見風小月佔了上風，放下心頭大石，應了一聲，轉身又去助如花，那柳映紅與馬進河之戰，越打越慘烈，兩人各有所長。一個是膂力强，氣力悠長，一個是身子靈活，又練有劍鞭合璧之術，近身搏鬥大佔便宜，她已在馬進河身上刺了好幾記。

馬進河衣衫血紅，但他不甘心失敗，拚命反攻，也在柳映紅後背上抽了一記，使她後衣碎裂，兩人同樣神情狠狽。

女人發起狠來，比男人還厲害，不要看柳映紅是個女子，她中了一鞭之後，更加不要命，出招凶狠陰毒，兩人隨時都會分出勝負，也同樣深具危機。

如花忽道：「四妹，我快得手，你去助柳女俠。」蘭心一挽劍，便自旁殺上去。

不料柳映紅竟喝住她。「姑奶奶一定要親手殺死這廝，你莫過來！」蘭心一怔，隨即轉身助如花，不過十多招，便將那名護院刺傷，那廝更加不濟，三個照面，便被如花刺倒於地。

如花拭拭額上汗珠，忽然道：「柳女俠，如今咱們身在虎穴，一切以大局爲重，更宜速戰速決，不可計較個人名利，小妹決定助你。」她左手向馬進河一揚，喝道：「看鏢！」

馬進河見自己陷於險境，而己方人馬尚未趕至，心頭早已亂了，祇見如花手影一晃，便不由自主地將脖子縮了一縮，高手相搏，爭的不過就是那一瞬間，祇聞一聲輕響，他後背又中了一鞭。

如花笑嘻嘻地道：「柳姐姐，小妹並沒有害你食言，事實上小妹根本沒有飛鏢。」

馬進河氣得七竅生烟，虎吼一聲，向如花撲過去，如花左手再一揚，右手長劍一提，道：「過來吧，你道姑奶奶怕你不成？」

這次她眞的射出三柄小飛鏢，馬進河祇道她眞的沒有飛鏢，待他發現時，祇來得及閃過兩柄，却讓第三柄射中左上胸。

他噩夢未畢，柳映紅的長鞭又至，這次她用了巧勁，鞭梢纏住其腰肢，輕輕一扯，馬進河早已失去重心，登時被扯了過去，柳映紅左手劍一直，指住其喉頭，喝道：「

拋下長鞭！」

馬進河臉色一陣青一陣白，右手仍緊握着長鞭，如花道：「柳姐姐，小妹這次雖然射出飛鏢，仍沒有破壞你的規矩，事實上是他向小妹攻擊，逼得小妹自衞，祇是想不到他居然閃不開，眞是遺憾。」

馬進河氣得大罵：「臭丫頭，有朝一日你落在馬爺手中，教你死無葬身之地。」

如花走前，右手揚處，便在他臉上狠狠地摑了一巴掌，祇打得他半張臉腫了起來，嘴角滲血：「姑奶奶若怕你的，便不敢打你。」她左手又抵出，這次却祇封住其腰上痲穴，馬進河登時不能動彈。

柳映紅怕她功力不足，收起劍來，又加了一指，然後抖開長鞭，道：「進房助你們風大哥。」她首先進房，祇見風小月已殺得南宮中原手忙脚亂，滿頭冷汗，便道：「看來不必咱們動手了。」

如花道：「這廝看來令人討厭，待小妹請他吃幾顆蓮子。」她脫手射出三顆鐵蓮子，南宮中原正在吃緊，閃避不開，祇得運功硬挺，如花道：「這廝皮厚，待小妹改用飛刀試試。」

話音剛落，忽聞外面有人喝道：「風小月你聽着，再不投降，咱們便教你們今日全死在此處。」

如花哈哈笑道：「你們有本領的便進來抓人吧，既然無種，便少放屁！」

柳映紅低聲道：「待大姐去看看。」她閃出走到小廳裡，掀開一角窗子，向外望去，祇見外面黑壓壓的站着二三十條大漢，火把光如白晝，尚未看清楚，已有幾枝長箭射來，她忙放下窗子閃開。

「篤篤」連聲，看來對方箭手還不少，而且眼界準繩，有幾枚長箭居然透過窗花射了進來，她道：「咱們被包圍了！」

風小月高聲道：「朱英雄，你有甚麼本領，儘管使出來，鬼嚎甚麼？」柳映紅竄了進房，把倒在地上的陸明春制住，吩咐蘭心去找繩子。

南宮中原强笑道：「風小月，你們插翅難飛，你還是投降吧，某家替你在東家面前美言一句。」

風小月喝了一聲着！棒尖又在他肩下刺了一記：「憑你也有資格跟少爺談條件。」

這一棒把南宮中原那僅有的一點希望戳碎，南宮中原跟孟雄不一樣，他首先想到的便是拖延，後退一步便道：「且慢！要某家投降，有何好處？」

風小月不傻，他深知教書先生之「絕活」，手上攻勢絲毫不慢。「最低限度不用死，而且說不定風某要拿你作交換條件，也許你還能恢復自由。」他不讓對方再動歪腦筋，立即又道：「是死是降，風某喊三聲，你便得決定，一……」

二字尚未出口，南宮中原已叫道：「像閣下這般做法，談判還能成功麼？」

「誰跟你談判？你如今有資格麼？風某祇是給你一個活命之機會，二聲過後，她們都會一湧而上，你有三頭六臂，也無法抵擋，二、三！」風小月道：「請大姐用長鞭分其心神，其他人不必動，祇須守住門窗。」

柳映紅長鞭立即出手，鞭梢如「毒蛇出洞」般，悄沒聲息地飛向南宮中原的心窩，南宮中原也非省油燈，左手一抄便抓住鞭梢，柳映紅立即用力一扯，不料南宮中原乘勢抱劍向她撲過去，由於雙方同時用力，其勢更是疾逾奔馬，這次可眞是弄巧反拙了。

正是螳螂捕蟬，黃雀在後，他雖然精明，但風小月比他更聰明，似乎早已料到他有此一着，當南宮中原左手抄住鞭梢時，他便頓足拔身斜飛，凌空攔截，如意棒暴長一尺，尖端刺進南宮中原之左腹，深及三寸，同時喝道：「大姐放手，你們都退開。」他凌空曲腰轉身，雙脚反起，蹬在其胸上，南宮中原本已受傷匪淺，此刻再無能力抵擋，身子如斷線風箏般飛出。

「砰」地一聲，他身子撞在牆上，再摔落地上，與比同時，風小月亦方落地。

南宮中原尚未爬起身來，已被柳映紅伸手封住其痲穴，他强作笑顏地道：「風小月，你有種的便殺了某家，可惜你不敢。」

風小月收回如意棒，哈哈一笑：「柳大姐，這廝十分討厭，隨便你們如何懲罰他，小弟祇當作沒看見。」言畢出房。

「哼，你們敢動我一根毫毛，便休想朱老爺放你們一條生路。」

柳映紅含笑反問：「假如姑奶奶封住你之啞穴，你能告訴他麼？」她忽然學如花伸手在他臉上左右開弓，啪啪地直摑四掌。

如花道：「這廝無賴之至，不如將他之衣服脫光，再將他拖出去示衆，看他以後在朱府護院們面前，還有沒有顏面出謀獻策，頤指氣使。」

南宮中原最要面子，聞言不由吃了一驚，仍强作鎭定地道：「男人在女人面前寬衣，那是一種榮耀，某家怕甚麼？」

柳映紅罵道：「姑奶奶甚麼鳥未曾看過，難道你的天生異稟，與衆不同，好好，讓姑奶奶開開眼界，妹子，把火拿近一點。」她蹲下身，伸手便去扯南宮中原的褲頭。



南宮中原幾時遇過這等場面，眞是又驚又羞又怒，臉上不由露出畏懼之色。柳映紅冷笑道：「你怕甚麼？不是說男人在女人面前寬衣是一種榮耀麼？又沒幾根鳥毛，還怕被火燒着？」

如花笑嘻嘻地道：「九成是根不長進的東西才害怕示衆，嘻嘻，男人被女人剝褲子，他也算倒霉透頂了。」

忽然外面傳來「香車夫人」尖銳的聲音：「咱們數三聲，你們再不投降，便要放火燒店了。」

他聲音尖細，但傳進房內，衆人仍聽得淸淸楚楚，如花道：「將他之褲子脫下，丟出去教『香車夫人』開開眼界也好。」

南宮中原忽然叫道：「且慢放火，南宮某正跟他們談條件。」

柳映紅低聲對如花道：「算他識相，咱們便先放他一馬，看他表現如何再決定。」

南宮中原雖然奸狡，但少與女人打交道，被她倆一嚇，早已六神無主，低聲反問：「你們要我如何說？」

「隨便你，總之要說好聽的。」

南宮中原高聲道：「朱老爺，風小月要投降……不過他請你們先退出客棧，這是第一個條件……」

他話未說畢，已聽「香車夫人」冷冷地道：「這才第一個條件，當然還有第二、第三條件，南宮中原，九成你已落在他手中了，否則他有甚麼資格提條件。」

南宮中原窘態十足地道：「還有陸明春和馬進河都還活着，不信某叫他倆跟你說話。」

「不用了，都是些飯桶，祇會丟朱大爺的臉，叫風小月直接跟我說。」

風小月自外閃了進來，低聲道：「外面被他們圍住，足足有四五十個人，最可怕的是他們手上都拿着引火物及火箭。」

柳映紅反問：「弟弟可有辦法？」

風小月高聲道：「安華，你不怕南宮中原他們的生命控在少爺手中，放火連他們也會燒死，而且店內還有其他房客，這樣做太傷天理了。」

「香車夫人」哈哈笑道：「誰是安華？是你的救命稻草？告訴你，死了個南宮中原，咱們還有個北宮南蠻，你不乖乖束手就縛，一聲號令，萬箭齊發，就是有十個風小月，也要變成烤豬。」

南宮中原不由大怒：「安華，你這是公報私仇，朱老爺在麼？請他說話。」

「你別作夢了，朱大爺已將此事交給姑奶奶全權處理，風小月，咱們耐性不好，不能再等了。」

風小月正和柳映紅、如花等人商量，已聞「香車夫人」下令放火，刹那間，數十枝引火的長箭，便射了進來。

風小月道：「請四妹照顧南宮中原他們，不要讓他們被火燒死！大姐，咱們用棉被撲火！」原來，他早把室中的棉被濕了水，放在小廳裏，當下兩人便像猴子一般，拿着棉被四處撲火，神態狼狽之至！

「香車夫人」大笑：「風小月滋味如何？」風小月示意不要作聲。「哼，你不作聲，咱便沒有辦法麼？堆上硫磺，準備放火！」

如花忽道：「大哥快想辦法！」

風小月苦笑一聲，他若有辦法，還會束手待斃？正是越急越亂，越想不到辦法！老實說，四周全被人圍住，除非能插翅高飛！

＊　＊　＊

端木燕率領雲飄等人向後院奔去，她忽然向外躍去，衆人不知底蘊，也跟着她跳出客棧範圍。雲飄訝然問道：「女俠不是說要去救風老弟麼？」

「他們不會甘心失敗，而風老弟智勇過人，也不至於這麼快便被殺！故小妹計劃先匿在附近屋頂，暗中監視，謀定而動！」端木燕道：「請諸位立即分頭匿在兩旁屋頂，行動必須小心，莫讓人發覺！」

當下六個人分成兩邊，在兩側屋後上屋頂，一上去便發現客棧已被人圍住。「香車夫人」正在那裏指手劃脚。雲飄和歐陽宏暗暗佩服她之先見能力，蕙質則心急地問：「端木姐姐，你有辦法救風大哥麼？」

「別急，靜觀其變！」端木燕怕她心急暴露行藏，忙又道：「你放心，愚姐若沒有把握，怎敢來探虎穴！」

當「香車夫人」下令發射「火箭」時，端木燕便低聲道：「咱們也動手吧！」她將背上的包袱解下打開，祇見裏面除了一些暗器之外，尚有五顆鵝蛋大小的黑色珠丸，兩顆有柚子般大小的黑色大彈。

似玉忍不住問道：「女俠，這是甚麼東西？」

「這是江南霹靂堂精製的火器，大的叫做『轟天炮』，小的叫做『子母霹靂彈』，咱們以火攻火，看他們怕不怕！」端木燕道：「快取暗器！雲大俠，你負責『轟天炮』，小妹使『子母霹靂彈』比較順手！」

雲飄有點猶豫地道：「雲某從未使用過……」端木燕附耳跟他商量了一陣，然後長身飛前，首先向護院們拋出一顆「子母霹靂彈」！

江南霹靂堂弟子的武功，在武林中屬泛泛之輩，但他們祖傳製造火器的秘方，却令到子孫數代盛譽

而不衰。在武林中霹靂堂的宋家與蜀境以專製暗器的四川唐門，地位等埒。很多天不怕地不怕的好漢，敢不將九大派放在眼內，但對唐宋兩家的弟子都敬而遠之，蓋唐宋兩家之尅敵絕活，非一般武功能抵禦。

當「子母霹靂彈」落地之後，立即爆起火花及濃烟，祇見幾點火花在濃烟中亂竄，夾雜着一陣嗤嗤的響聲。祇見人羣似中了瘟疫般散開，而且哎唷之聲不絕於耳！

雲飄舉着「轟天炮」喝道：「你們看，這是甚麼？」他邊說邊將火摺子晃亮。

「香車夫人」等人被這突如其來的變化鎮住了，一個個都抬頭望向屋頂，而似玉及歐陽宏則乘機破窗進入內院找風小月。

「雲飄，你手上是甚麼東西，拿來這裏裝神騙鬼！」

「這叫做『轟天炮』，不知你這老妖怪聽過沒有？祇要老子將它點燃，下面有一百個人，也得被炸死！」雲飄見有人在暗中移動，立即大喝一聲：「誰沒有老子的命令都不能動，否則莫怪老子辣手無情！」

蕙質也把暗器全掏出來。

端木燕怕他們不肯就範，又拋了一個「子母霹靂彈」，這種彈子，既有火且有細如牛毛的細針，藉着火力射出來，拋在人叢中威力最大，「你們再不退開，雲大俠的『轟天炮』就要在人羣中爆響了！」

「香車夫人」恨恨地道：「大家退開，留得青山在，不怕沒柴燒！」他首先躍出圍牆，其他人亦唯恐走避不及，立作鳥獸散。

與此同時，風小月等人亦扶着俘虜出來。端木燕在屋頂道：「他們在遠處匿下，注意保護俘虜的安全。」

柳映紅道：「咱們立即離開此處，不過路上可能有阻攔，燕妹，你有甚麼好辦法？」

端木燕道：「小妹也沒有主意，祇能見一步走一步，當初咱們來得太匆促了，其實有很多細節都還未計劃好！」

風小月道：「咱們立即離開客棧，全速轉入朱府！」

「去朱府？」柳映紅吃了一驚。「小弟你不是瘋了吧？送羊入虎口？」

風小月哈哈笑道：「大姐放心，最危險的地方往往是最安全的！朱英雄家的地道本是他家的避難所，但同樣也可以作為咱們的避難所！走。」他扛起南宮中原首先躍出圍牆。其他人跟着他撤退，端木燕和雲飄則押後。

一行人在小巷裏穿插，行動十分迅速，端木燕和雲飄則在兩旁屋頂奔跑，居高臨下，監視朱府護院之行動。

不久風小月便踢開朱府大門，首先竄了進去，如花急忙標前，手持鋼劍守在他身邊，風小月抄小路往內院跑去，忽然他心頭一動，低聲道：「大妹，通知他們，由歐陽宏臥室的地道撤退！我怕他們在內院有埋伏！」

如花剛轉身，歐陽宏和柳映紅等人已趕至，當下衆人立即衝進歐陽宏先前之住所。他一脚踢開房門，立即將木櫃搬開，並首先提着燈走下去。

就在此刻，忽聞一道驚天動地的爆炸聲響起，窗外火光閃爍，端木燕閃進房來，「他們進來了！快！」

風小月將南宮中原及馬進河拋下地道，趕着四妹先下，然後是柳映紅及端木燕。雲飄也閃進屋來，風小月一把將他推下地道，恰在此時，房門口已有人閃進來。風小月想也不想，便發出三枚三才如意神針，一縮身也躍了下去。

「快跑！他們一定會下來！」風小月把竹梯踢開，也往裏面奔去。他向端木燕拿了些暗器，道：「小弟來殿後。」他匿在牆角，向上望了幾下，洞口已有人探頭探腦，他知道阻擋不了敵人，便快步追上去。

風小月越過柳映紅等人，追上歐陽宏。「大叔，我怕岳震天家那個出口有人把守，你還知道那個出口？」

歐陽宏苦笑道：「有幾條岔道我曾經去過，但找不到出口，祇怕……」

「出口若在城外便好辦了，咱們試試，你快帶路，就算他們追回來，岔道多，也未必能立即追近身。」風小月依然退後與端木燕殿後。

衆人因為尚未脫離險期，行動迅速，祇是要扛着馬進河和南宮中原有點不便。柳映紅自告奮勇與歐陽宏併肩前進，人則由雲飄及風小月扛着。忽聞「畢啪」一聲鞭響，風小月忽問，「有敵人麼？」

如花叫道：「大哥，不知從何處跑來許多人！」

「是些甚麼人？」

「都蒙着面不知道！」如花說話斷斷續續，顯然她已跟敵人接觸上。

風小月道：「大哥，你多擔待點，小弟去看看！」他快步奔前，經過蘭心身旁時，將南宮中原交給他，「看住他，不可讓人殺了他，愚兄尚未盤問過他！」

他越衆而前，如意棒出手，衝進敵方，指東打西，先解決了一個蒙面漢，這才發現對方竟有十多個



人。與此同時，雲飄的嘯聲也傳來，同時夾雜着一陣哎唷的叫聲，料端木燕的暗器亦出手了！

風小月猛吸一口氣，如意棒更如蛟龍入海，猛一個旋轉，尖端刺進一名大漢的胸膛，乘勢用力抽出來，棒尾已撞及一名大漢的小腹。「今日少爺便在此大開殺戒，你們若是怕死的便叫頭目出來！」

又鬥了一陣，忽然風小月叫道：「你們都是九大門派的弟子？哼哼，何必做朱英雄的爪牙！眞是可惜可惜！九大門派的臉都給你們丟光了！」

那些蒙面人悶聲苦鬥，忽然遠處飄來一個聲音：「風小月，明年的今日便是你之死忌，還逞口舌之快，有沒好處，倒不如說點實際的！」

「說實際的？馮敬陽，崑崙派還在邊疆，你千里迢迢趕來此處，便是為了協助朱英雄，準備圖謀武林？」

「馮某沒有這份氣魄，也不會當朱英雄的爪牙，你不必危言聳聽！」馮敬陽一開聲便讓風小月叫破身份，剛才那份咄咄逼人的氣勢已不復見了。

「那在下請問閣下等是誰的爪牙？」

「馮某不是別人的爪牙，咱們祇是奉命來取你狗命！」

風小月哈哈大笑。「既然是奉命，為何不敢現身，却叫崆峒派及武當派的弟子做替死鬼，崑崙派這種高風亮節，委實教人敬佩萬分！風某則更是萬分敬佩！」

馮敬陽的聲音默然。風小月又道：「堂堂的崑崙派掌門人，居然聽令於人，還說不是人家之爪牙，虧你臉皮厚！」

前面一個蒙面人低聲道：「風小月說話不要太刻薄，若非混一幫幫主下的命令，九大門派弟子又怎會來追殺你！」

風小月又是一怔，猛然跳開，喝道：「咱們把話說清楚再動手！」

「這小子害怕了，咱們不可放鬆！」

風小月大笑：「風某是不願傷了無辜，才請你們停手，咱們手上還有幾顆江南霹靂堂製造之『轟天炮』，大不了同歸於盡，看看誰佔便宜！」

柳映紅右鞭左劍的打法不好應付，她已連傷兩敵，此刻高聲道：「混一幫是甚麼下三濫幫會？幫主是誰？」

一個蒙面漢冷笑道：「你連混一幫都不知道，便少鬼嚎，免得丟人現眼！」

風小月則問：「風某犯了甚麼武林規矩，一休禪師要派你們來殺我？快答，否則休怪風某出手無情！」

衆蒙面漢面面相覷，半晌方有人道：「咱們祇知奉命行事，不知詳情。」

風小月冷笑道：「馮敬陽，你答得出來麼？」語音未落，一支長箭倏地射向其心窩！

風小月聽得風聲，抬棒將其格落，但覺虎口微微發痲，他知對方是位高手。果然岔道已走出兩個人來，為首那個正是馮敬陽。他是崑崙七子之老大，背後那位是老七范長陽，他倆之武功在七子中排名首次。

風小月笑道：「人謂崑崙派擅長算計及偷襲，結果不虛，風某領教了！」一頓又問：「兩位誰先上？還是一齊上？」

馮敬陽臉色不變地道：「對付像你這種武林浪子，還講甚麼規矩？當然是一齊上了！」言畢長劍出鞘，也不說話，揮劍便刺。范長陽放下長弓，也持劍側攻。

風小月大笑。「有出息，風某今日就算死在兩位劍下，也不寃枉！兩位為何不把其餘五子也喚出來？」

范長陽喝道：「憑你還沒此資格！憑咱倆兄弟便可收拾你！」

「原來你倆是心知單打獨鬥打不過風某，因此聯袂上陣，並不是風某是甚麼武林浪子！告訴你，朱英雄包藏禍心，你們是助紂為虐，明明是婊子還要豎貞節牌坊！」

馮敬陽一味啞攻，他十分清楚，嘴上一定無法說得過風小月，倒不如實際一點，一劍殺掉他，則一了百了！他們七子練有一套七星劍陣，威力極大，可惜今日祇來兩個。

風小月振作精神，以一敵二，夷然不懼，與敵互有攻守。他表面上說得輕鬆，實則因不知對方還有甚麼高手，暗自着急，遂拿眼偷望同伴。

柳映紅、如花、似玉和歐陽宏，四人佈成一個方陣，以寡敵衆，尚能抵擋，就不知後面的端木燕及柳映紅之情況如何，令人擔心。看眼前之形勢，擒賊先擒王，擒下崑崙二子，最低限度可暫時穩定局勢。

朱英雄及「香車夫人」呢？他倆為何不乘機掩殺？

風小月心念未了，忽聞後面傳來一道悶响，料是端木燕又拋出「子母霹靂彈」，看來形勢必定不妙，風小月不由暗怪自己孟浪，自投羅網。

俄頃，祇見端木燕及雲飄等人退了過來，端木燕不發一言，雙手齊施，一口氣射出十八九件暗器。

（未完・八）

**上文提要：** 石大丹欲與沈彤雲交朋友，沈彤雲叫他幫忙留意神偷二兄弟……虎牢關的孟婆下毒在蓮子粥裏，沈彤雲將計就計，被五花大綁到古宅破屋，原來，開封府衙的知府大少汪宏發與司徒文正是朋友，他與師爺設計欲奪回司徒文正輸去的銀子，沈彤雲從他們口中知道被坑的原因後，欲問聚寶盆之事，二人三緘其口，沈彤雲反而不殺他們，決定放長線釣……



江湖踪雲生故事/霍去病・文
可飛・圖

# 九手抓鬼

惑術贏錢毒孟婆　遭斷一臂恨難消

「當然有事，而且對於沈公子而言應是好消息。」

「祇有贏銀子才算好消息。」

錢通神道：「猜對了，正就是一場賭局。」

他迎到沈彤雲面前，又笑呵呵的道：「沈公子，是這樣的，前天你贏得大家沒話說，祇不過他們幾位仍然不服輸，打算再向沈公子討教，準備……」

一笑，沈彤雲道：「好哇，隨時奉陪。」

錢通神道：「好，乾脆這麼辦，我們明晚上老地方，你多養養精神，我派人去通知他們。」

他哈哈笑着往外走，沈彤雲立刻叫住他：「錢老板，你等等。」

錢老板又折回來，道：「沈公子，怎麼啦？」

沈彤雲一笑，低聲道：「錢老板，你有沒有意思同我合夥呀？」

「合伙？」

「不錯，我雖然不會賭牌九，我的運氣好呀！」

錢通神臉皮一緊，道：「沈公子，咱們何需弄玄虛？你說是不是？」

「怎麼說？」

「天知地知，你知我知呀！」

沈彤雲道：「眞不知錢老板的話甚麼意思。」

錢通神道：「前夜我輸得最少，照理這一回應與沈公子合伙幹，可是我不敢。」

「不敢？這話甚麼意思？」

錢通神道：「我如果同你沈公子合伙，輸贏事小，萬一出了紕漏，我這家賭坊完了，祇怕老命也得賠上。」

他把雙目斜視，又道：「龍家堡的人我惹不起，我可以再告訴你，便是老鳳翔的周老板，寶和錢莊的歐陽當家也都是難纏人物，其中還有那天雷幫少幫主更是凶殘人物，這些人加一起便是一座閻羅殿裡的吃人精。」

他再是一聲冷笑，又道：「你……沈公子呀，你想過了沒有？」

沈彤雲道：「想甚麼？」

錢老板道：「想過一旦發現他們被人耍了老千的後果嗎？要知他們敢於一起聚賭，誰也不是寃大頭，而你……一旦他們圍攻你一人，你……嘿……」

沈彤雲道：「我又不做假，全憑運氣呀！」

「嘿……」錢老板一陣冷笑。

沈彤雲道：「你笑甚麼？你發覺我甚麼地方不對了？」

錢老板道：「我還是那句老話，天知地知你知我知，沈公子，你好自爲之。」

他說完轉身而去，滿臉的笑瞇瞇。



祇不過錢老板才走五七丈遠，沈彤雲不知何時又到了他身邊。

這功夫就嚇得錢老板一跳。

「你別走！」沈彤雲拉住錢老板。

錢老板回頭，道：「沈公子，還有何事？」

沈彤雲道：「聽你的話語，好像你以爲我在玩詐呀！」

錢老板道：「以爲？嘿！」

沈彤雲道：「說呀！」

錢老板道：「我希望你沒玩詐，沈公子，至於合伙之事，咱們還是免了。」

他欲走，但又道：「我惹不起他們，却也不想得罪你老弟，你去歇着吧！」

錢老闆這回走得快，眞怕沈彤雲再拉他。

他心中可也想着，自己已拆穿姓沈的手段，但此時實在不好拆穿！

錢老闆已想到了如何對付沈彤雲的方法了，錢老闆是與他的坐枱高手伍曼天想妥對策了！

* * *

沈彤雲才不會把錢老闆的話當成一回事，他嘻嘻哈哈的對一邊的牡丹笑道：「走，咱們去瞧瞧芍藥是不是眞的生病了！」

牡丹道：「沈官人，剛才聽錢老闆的話，好像你會賭牌九呀，你還會……」

「玩詐？」

牡丹笑道：「沈公子不是玩詐的人呀！」

沈彤雲道：「妳看我像是個郎中嘛？」

牡丹道：「你是個正人君子呀，嘻……」

她當先拍門，道：「芍藥姐，沈官人回來了！」

裏面傳來芍藥有氣無力的聲音，道：「我的官人回來了嗎？進來呀！」

沈彤雲推門而入，他關門還對門外站的牡丹擠了個俏眼！

那牡丹哈哈一笑，道：「你呀，不要那麼厲害呀，把人弄成那個樣子！」

「厲害？甚麼厲害？」

牡丹笑道：「要我明說嗎？你呀！」

沈彤雲早已明白大家樂賭坊中的三美人乃是來自天雷幫臥底的人，他才不會爲牡丹的話而憐香惜玉！

沈彤雲原是對芍藥十分憐惜的，因爲他以爲芍藥的身子破在他的手中，然而，全是騙局！

沈彤雲心中憤怒至猛，他使手段了！

沈彤雲又問牡丹，道：「到底甚麼事呀，我怎麼一點也聽不懂？」

牡丹却用手猛一推沈彤雲，她哈哈笑着跑走了！

沈彤雲也笑，冷笑！

沈彤雲站在大床前，他看着病懨懨似的芍藥，吃驚的道：「怎麼啦？」

床上的芍藥原本豐滿的臉頰塌了，雙目無光眼圈微黑，有氣無力的道：「官人，你看我這模樣，我被你折磨的呀！」

沈彤雲再一次故意一驚，道：「甚麼？我折磨妳成這個樣子呀，眞是該死！」

他這句該死，明的是說他自己，實則說的就是芍藥，沈彤雲心中就是這麼說，標準的口是心非！

芍藥把手伸起來，道：「雖然我一身無力，但見你回來，我高興呀！」

沈彤雲道：「我再也不敢同妳一起了，芍藥姑娘，妳爲我損失大了！」

一聲苦笑，芍藥道：「是我對不起你了，官人！」

沈彤雲握住芍藥一手，道：「芍藥，我太愛妳了，我，我又有些情不自禁了！」

他低頭吻向芍藥，那芍藥回吻，祇不過她吻得有氣無力便也失去「原味」了！

別以爲男女吻來很輕鬆，那要看是甚麼吻，如是男歡女愛的吻，甚至狂吻，那還眞夠消損元氣，因爲吻得上氣不接下氣的時候，心口就會彭彭響不已！

當然，此刻的沈彤雲心口不響，但他在吻的時候又用上功夫了！

沈彤雲乃江南第一奇人，他的怪手段多的是！

他現在就使手段，他把氣功用在舌尖與喉間，看起來他吻得巧也吻得妙，實際上他又以氣功抽取芍藥的眞元，把芍藥這兩天躺在床上養息的那麼一點元氣，都從芍藥的嘴巴裏取走了！

這一吻，吻得芍藥幾乎斷氣！

「啊！」

芍藥吃不消，盡全身之力把頭扭，她出口的話聲如蚊蠅，道：「我快斷氣了吔！」

沈彤雲却精神飽滿的道：「妳，需要看大夫了！」

芍藥道：「不，我歇一天就沒事了！」

便在這時候，祇見門口人影一閃，那牡丹走進來了！

祇見她擺動腰肢笑着：「喲，好恩愛的一對呀！」

她站在床邊看看芍藥，吃驚的又道：「怎麼了？妳的氣色又不太好了吔！」

牡丹當然不知道這是沈形雲那陰狠的一吻！

芍藥張口聲音低，她怎知又中了沈形雲的計：「我……我很……累！」

牡丹道：「我把大夫找來，爲妳好生看看！」

「不……歇兩天就沒事了！」

她用力抬起一手，牡丹立刻拉住，道：「芍藥姐，妳有話盡管說，咱們是好姐妹呀！」

芍藥喘了幾口氣，道：「對老闆說，我病了，叫他別生我的氣！」

牡丹忙點頭，道：「會的，我會的！」

一邊的沈形雲心中最明白，錢老闆絕不敢生她的氣，因爲她們的老闆不是錢通神！

她們三女的老闆是天雷幫的司徒文正！

＊　＊　＊

床上的芍藥好像聲音更低了，她把牡丹叫到她口邊，牡丹把耳朵貼上去，也不知她嘀咕甚麼話，聽得牡丹也哈哈笑了！

牡丹一邊笑，偏頭向上看，看向沈形雲那紅噗噗的臉，一副得意的樣子。

於是，芍藥對沈形雲招招手，沈形雲故意裝迷糊，他貼近前，道：「妳還有話對我說？」

芍藥低聲講了幾句，沈形雲霍然變色，道：「芍藥姑娘，我怎好做出對妳不起的事呀，不可以！」

芍藥半帶嬌的道：「去嘛，聽話嘛，求你了！」

沈形雲再看牡丹，她還半帶羞的微微笑！

「妳……還笑……呀！」

牡丹笑道：「咱們原是好姐妹，姐妹代勞應該的，你說是不是？」

沈形雲道：「這種事也代勞？」

牡丹道：「便上刀山下油鍋也不推諉呀！」

沈形雲一笑，道：「其實今夜我祇躺在芍藥妹子身邊，我老老實實的睡，一樣快樂的！」

祇聽得床上的芍藥露出個苦笑來！

牡丹道：「那可很難說呀，年輕男人慾火旺，那管女的是親娘！」

她這是開玩笑的一句話，但沈形雲仍然哈哈笑！

沈形雲站起來了，他以爲這牡丹必是此道高手，那麼今夜就叫這高手見識一下他這超人吧！

甚麼叫超人？無所不能的人就是超人！

沈形雲江南第一奇人，他就自認是超人！

＊　＊　＊

外面似乎又落雪了，前面上門來賭的人祇一進了大家樂賭坊的大門，開口就是罵：「他娘的，今年下雪特別多！」

是的，今年中原落雪多，可是人們也明白，今年雪下得多，明年就是豐收年！

「十床雪被壓麥苗，來年大伙笑哈哈！」

祇不過此刻咱們不談田裏麥苗又壓雪被，大床上一張大被早暖和得冒熱氣。

原來是牡丹用火爐子放在大被裏把一張大被烘得暖，當沈形雲愉快的同她對喝了一壺暖酒以後，牡丹便把被下的火爐取出來了。

先是，檢查門窗上好栓沒有，再是桌上的燈捻小，然後她扶起沈形雲，於是……

於是這二人併肩走到大床前了。

那牡丹雙手拉住沈形雲，道：「我來！」

她果然爲沈形雲解衣帶，侍候沈形雲就如同侍候她的好丈夫一般。

沈形雲愉快的笑了！

他心中可想得妙，妳們三女不簡單，却偏偏遇上我這更不簡單的人物，算妳們倒楣！

大棉被掀起來立刻又蓋上，那當然是怕棉被中的暖氣跑掉了。

大棉被蓋在男女二人的身上，就聽「嘻」的一聲笑，牡丹全身鑽進棉被中去了！

她的精神大極了，抱住沈形雲哈哈笑！

看吧，一件、兩件、三件，這三大件加上五小件全都被她拋出棉被外，她的笑聲更妙了！

沈形雲不笑，他反而在苦惱！

當然，他是裝出來的苦惱樣！

這玩意好似也有三部曲，一說二摸三上轎！

沈形雲就先開口說：「姑娘呀，我知道妳們三女都是處女身，我何德何能再毀你的身呀！」

他這當然不是心裏話，他心中無話，祇有冷笑！

沈形雲由冷笑培養出憤怒，當牡丹擺好架式的時候，他便也不客氣了！

門窗全都上了門，當然還加上厚門簾，那不但防風，而且也防有人偷看。

既然看不見，沈形雲與牡丹二人在房中做些甚麼叫人大驚小怪的事也就不爲人知了。

雖然是看不見，聽上幾句也叫人吃驚！

屋內先是傳來「哎呀」一聲叫，那當然是牡丹！

「妳果然是處女身呀！」

「我們三人都是未破身的呀！」



「我罪過大了！」

「你……哎唷……慢些呀！」

祇這麼幾句話，這以後甚麼也聽不見了……好長一段時間聽不到房內在幹甚麼。

大床是新床，新床不會吱吱響，床上的人兒不出聲，這種沉默是不尋常的！

好像再有一個多時辰天就快亮了，才聽到房內傳來打鼾的熟睡聲。

房內也有細喘氣，祇差未斷氣的味道！

這情形一直到天放亮，外面灰白一片光，才聽到附近有了脚步聲「咯咯」響！

爲甚麼足音「咯咯」響？那是一夜大雪，人踩雪而來才會有那種聲音。

是的，是有個人來了，是個婀娜多姿的女子來了！

這女子走近牡丹住的房門外，屈指叩門，道：「牡丹姐，醒醒呀，天亮了吔！」

床上有反應，是沈形雲的聲音：「誰？」

「唷，我呀，秋菊呀，連我的聲音也聽不出來呀！」

他對於房中傳來沈形雲的聲音並不吃驚，一笑又道：「開門呀，沈官人，你把我們牡丹姐姐吃了不成？」

沈形雲當然不會把牡丹吃掉，雖然未吃掉，可是也夠牡丹受的了！

「呀」的一聲門開了，秋菊閃身進了門，立刻又把門關上，外面那股子冷風刺骨！

這秋菊先是看看沈形雲，再往大床上瞧，立刻探到大床前。

秋菊尚未開口問，床上的牡丹開了腔：「他……他……天生異稟呀！」

秋菊吃一驚，床上的牡丹走了樣，這還了得呀！

牡丹的模樣幾乎與芍藥相同，兩個人都是喘大氣，好像上高山又下大海一口氣奔了上千里似的喘息！

牡丹張口未出聲，那秋菊急問：「他爲甚麼如此厲害？」

牡丹道：「天生異稟吔！」

「咱們女人不變形，怕他甚麼呀！」

「妳不知道呀，他……」

沈形雲道：「是我不好，我原是不來的，可是……」

秋菊冷笑道：「你太絕情了，咱們姐妹已被妳整倒兩個了，你怎麼說？」

「我還能說甚麼？」

「你到中原幹甚麼？」

「追兩個人呀！」

「兩個甚麼人？」

「賊！」

秋菊冷笑道：「追到開封了？」

沈形雲道：「有人見他二人在開封出現！」

秋菊忽然一笑，道：「沈官人，你知道我爲甚麼要這樣問你嗎？」

「不知道！」

秋菊道：「我是以爲，你把我兩位好姐妹折磨成這樣，你一旦走了，她二人怎麼辦？她們可是……」

沈形雲道：「我知道，妳姐妹三人都是處女身，我說的對不對？」

秋菊看看床上，指着一塊血巾，道：「那不就是最佳證明，用得你明說！」

沈形雲道：「在下何德何能，有妳們兩位姐妹獻身，這以後不知如何報答了！」

秋菊道：「看你的良心了！」

沈形雲道：「好姑娘，我想我以後一切聽妳們的，放心，我還會把贏來的銀子一五一十的分一半給妳們的！」

「嘻……」秋菊笑了。

江湖上不論男女，誰會討厭銀子呀！

江湖上天天有人打破頭還不就是爲了銀子，爲銀子呀，那還管他男盜女娼！

沈形雲當先整理好自己，他對床上的牡丹吻了一下，安慰的道：「我出去辦完事就回來，今夜我們……」

牡丹却把手指向秋菊，她也懶得開口了！

秋菊當然明白，但她却打了個哆嗦。

於是，沈形雲往前面去了。

他才不去看芍藥吶！

望着沈形雲去遠，牡丹這才深深的嘆了一口氣。

秋菊笑嘻嘻的走過來，她愉快的笑了。

牡丹幾乎無力開口，但她還是低語，道：「奇人吶！」

「奇人？誰？」

「當然是沈官人了，他……」

「他怎樣？」

秋菊當然大感興趣，她瞪着雙目看向牡丹。

牡丹道：「妳永遠也不知道他是那麼的牛皮筋呀！」

「甚麼牛皮筋？」

牡丹道：「他好像在磨刀槍一樣的壓在身上動，他好像沒有甚麼感覺，可是我就慘了，原是以爲很快完事的，可是……可是……哦……我好累……唷！」

秋菊道：「那也不會把妳弄成這樣子呀？」

「有一天妳會知道的！」

「我不信！」

但當她低頭看牡丹的時候，牡丹睡着了。

秋菊還以爲牡丹斷氣了，她伸手去探牡丹的鼻子，不由搖搖頭，道：「氣不足吧！」

秋菊回屋去了，她帶着奇怪與迷惘的回去了。

＊　＊　＊

「他娘的臭皮，那裏來的臭婆娘，吃定咱們了！」

錢通神往後走，他身邊的管事陪他走，管事的在罵人，管事的也發現了沈彤雲！

「嗨，那不是沈公子嗎？」

錢通神猛抬頭，果見是沈彤雲來了，他撫掌笑道：「太好了，太好了！」

匆匆迎上前，伸手拉住沈彤雲，道：「沈公子呀，我正要找你來的！」

沈彤雲道：「不是今夜晚有一場豪賭嗎？這才剛剛吃過早飯呀！」

錢通神道：「我不是說的今夜豪賭，我說的是此刻前面的賭局呀！」

一笑，沈彤雲道：「是不是找我去同那個不仁不義的石大丹較量？你又不同我合伙？」

錢通神道：「我找沈公子是爲了叫你去見識那個霸佔賭桌不離開的女人呀！」

沈彤雲道：「甚麼霸佔賭桌不離開？」

錢通神道：「這是咱們開賭坊的規矩，只要有人賭，咱們就得奉陪到底，如今天都亮了，那個女人不下桌，她的精神大，不叫人離開呀！」

沈彤雲道：「必是個賭將人物！」

他笑了一下，又道：「何不使點手段，弄光她身上的銀子，她自然就會離去！」

錢通神道：「別提了，她輸一把贏兩把誰推莊都嚇怕，至今只有她一人贏！」

沈彤雲一笑，道：「錢老板，你是想叫我去收拾這老太婆呀！」

「我是求你幫忙來的！」

沈彤雲道：「咱們今夜有賭局，你看看我還眞的未闔眼正準備白天養精神，你……不會是要手段叫我夜來沒精神作戰吧！」

錢通神忙搖手，道：「沈公子，是與不是你只一見了那婆子便知道了，何用我發誓？」

沈彤雲手一讓，道：「好，咱就去見識一下這個女人是甚麼樣的牛鬼蛇神！」

錢通神大步往前走，匆匆的走向大院的正廳上，這時候大部份的賭客早走了，誰能一連的賭下去了？

大廳上只有一大桌，四週的賭客二十多，這些人一個個有精神，好像有用不完的精力，大桌的正面高高的坐了一個老婆子，這老婆子精神更大，她把兩粒骰子雙掌合着用力搖，搖得「嘩啦啦」的！

「下，下，那個不下是王八！」

她這是罵人的玩笑話，可就是沒人發火的。

每個人取了銀子往桌上抛，他們似乎在發瘋！

就在這時候，沈彤雲站在暗中不走了，他對錢老板道：「錢老板，你找我呀，找對人了！」

錢老板道：「我的三個坐枱伙計全栽了，他們似乎糊糊塗塗的使不出本事來，娘的，輸了個一塌糊塗！」

沈彤雲道：「只不過我不能露臉！」

錢老板道：「你不下場？」

沈彤雲道：「你別吃驚，我如果告訴你這老太婆何許人，你就會嚇一跳！」

「她……你認識？」

「是的，我幾乎栽在她手中，嘿……」

錢老板驚道：「你也幾乎被她坑掉？」

冷冷一笑，沈彤雲道：「不錯！」

「這婆子是誰？」

「虎牢關毒奶奶孟婆是也！」

錢通神大驚，低呼道：「天爺，原來是人見人怕的毒奶奶呀，她怎麼會找上我的大家樂賭坊了！」

他再看看圍滿的人們，又道：「沈公子，八成他們中了這毒奶奶的迷魂藥物了，他們忘了自己是誰了！」

沈彤雲道：「大伙全憑嗜賭才不退縮，否則他們怕是早逃之夭夭了！」

錢老板道：「怎麼辦，如何叫大伙醒過來？」

沈彤雲道：「這光景我只好出面了。」

錢老板道：「戳穿她的陰謀，叫她退還贏的銀子！」

沈彤雲臉無表情的走過去了。

沈彤雲就站在大桌子一角，他猛古丁一聲怒吼：「孟婆，妳還認識我沈彤雲嗎？」

他這一聲如打雷，所有的人都看向了沈彤雲。

就憑他這麼一吼，立刻就把大半迷失自己的人吼醒過來，這些人也立刻張口打哈欠，剛才的迷糊全失去了。

那孟婆雙目一厲，見是沈彤雲前來，不由一震，道：「喲，你沒死呀！」



沈彤雲道：「我沒死，妳就死定了！」

那婆娘正是虎牢關的毒奶奶孟婆，只見她自懷中摸又掏，突然舉起雙手「桀桀」怪笑，道：「看是大少爺饒了你一命，我就不一樣了，我沒有大少爺的慈悲心，叫我老婆子送你上西天吧！」

沈彤雲道：「誰上西天言之過早，毒婆子，妳不會在此連累這些受妳騙的客人吧？」

錢通神怕賭坊中死人，尤其是毒婆子，她要是出手在此毒死二十多人，大家樂賭坊非關門大吉不可！

他一衝而前，叫道：「不可以，二位如果原有過節，請出城去，黃河岸邊沙灘上，你們打個夠，千萬別在我這地方幹起來！」

孟婆格格笑道：「反正我老婆子也贏夠了，咱們就出城去，黃河灘上比高下！」

她看看一衆人正自吃驚，遂又道：「你們別走啊，等我料理過這個不知死活的小子之後，再來接下去賭。」

誰還敢再賭？不少人已開始往外溜了。

沈彤雲對錢通神道：「錢老板，過午我未回來，咱們的賭局你看着辦了！」

他把手一讓，對毒奶奶道：「請吧，老毒物！」

「桀！」孟婆扭動腰肢往外就走，沈彤雲這才對錢老板道：「我若在你這兒弄死她，只怕眞的會連累不少人，我這是在幫你的忙，錢老板！」

錢通神道：「謝謝，謝謝，我備酒等你回來，咱二人好生痛飲！」

沈彤雲點點頭，他走得十分瀟灑！

望着沈彤雲與孟婆二人走的方向，錢通神的臉上冷沉的出現一個殘酷笑意，他還冒出一句：「他娘的，最好兩個全死掉！」

他連沈彤雲也咒上了，因爲錢通神也非簡單人物。

＊　＊　＊

黃河之水天上來，滔滔波浪淹去了多少英雄膽！

人還未近黃河岸，就已聽得「隆隆」浪濤聲傳來，果然叫人心膽寒。

只不過大步奔來的兩人不膽寒，因爲二人抛去了生與死就準備大幹一場了！

伸手一把細沙揚高空，孟婆立刻往上風頭躍過去，她口中的笑宛似鴨子叫。

沈彤雲不搶上風頭，他大方的站在下風頭，淡淡的道：「毒婆子，妳就不問一問，我是怎麼未死掉？」

孟婆道：「我不問，我要你自己說……」

她揚着手上兩把毒物，又道：「也好叫你知道，看，老婆子手上套的可是鹿皮手套，你應該明白我這毒物中人之後必全身潰爛而亡……」

一笑，沈彤雲道：「那是對付一般人，對付我，只怕就不靈了！」

他緩緩的逼上一步，又道：「妳的蓮子稀飯又怎樣？我可以告訴妳這老毒物，我在未喝下妳的蓮子稀飯以前，就知道其中有問題了！」

「你還是躺下了！」

「我要引出眞正坑我的敵人！」

孟婆一怔，道：「大少爺却又約了你！」

沈彤雲道：「妳口中的大少爺是孬種，我原本要殺了他的，但我放了他，因爲……嘿……」

「因爲你要在他身上找出眞兇！」

「哈……妳不老糊塗嘛！」

孟婆驚怒交加的道：「這麼說來，大少爺必會找我老婆子算賬了！」

「別怕，他找不到你了，因爲妳已死了！」

孟婆大怒，道：「你殺不了我老婆子的！」

沈彤雲道：「妳以爲就憑妳雙手握的毒物？」

孟婆道：「足以叫你化爲濃血而亡！」

沈彤雲道：「對別的人也許可以，對我沈某人就不靈光！」

孟婆桀桀一笑，道：「你吹他娘的甚麼牛？」

沈彤雲道：「我不是站在下風頭嗎？妳這老毒婆子爲甚麼不出手試呀？妳膽怯了是嗎？」

孟婆還眞有些猶豫，她被沈彤雲這副氣定神閒的樣子唬住了！

只不過一念之間，孟婆叱道：「老婆子絕不相信世上還有人能逃過我這化骨毒丹的，你少唬人！」

沈彤雲道：「我唬妳？有必要嗎？」

他搖着頭，又道：「我如果沒有治妳的手段，就不會正面找上妳了，妳爲甚麼不用用妳的猪腦好生想一想呀！」

孟婆當然想過了，沈彤雲說他在喝蓮子稀飯之前便知道稀飯之中有毒，但他仍然喝了，可見這小子必有超人的手段！

但孟婆並非老糊塗，她要沈彤雲說得更明白些，以證明他的確是在喝稀飯之前就知道稀飯中有毒，因爲蓮子稀飯是加了糖，甜的稀飯

才不易被人發現。

一念之間，孟婆嘿然道：「小子，你說過你在喝下稀飯之前便已知道稀飯中有毒了，是不是？」

「不錯！」

「有甚麼可以加以證明？」

沈彤雲道：「太簡單了，妳是不是收了姓汪的銀子五千兩？那是我裝迷之後的事，對不對？」

孟婆一聽全身一震！

沈彤雲淡然一哂，又道：「想不到妳這老婆子拿了這五千兩銀子當賭本，跑去大家樂賭坊使手段，贏得那些人個個成了窮光蛋！」

孟婆一聽半帶得意半有氣的道：「原是打算用五千兩銀子把他們輸慘的，可恨這些傢伙中最多銀子的也不過數十兩而已，不見任何大場面，氣死我也！」

沈彤雲以爲，這老婆子如果參與今夜大賭局，她必定把那些人整慘！

有一個念頭令沈彤雲油然而生，何不叫這老婆子去加入那場大賭局？

但當他一想到了錢通神的時候，他便放棄了這個念頭，因爲錢通神是不會叫這毒婆子下場的！

錢通神有三個坐枱高手也無法對抗孟婆。

再高的賭技，怎麼能同暗中施出迷魂藥的人較量？

錢通神既知毒奶奶的大名，打死他也不答應！

* * *

這只是電光石火間的念頭，沈彤雲雙手一合，冷冷的道：「我不想殺一個女人，就如同我討厭男人出手傷女子是一樣的，所以我要妳自斷一臂，拋去手中毒物，溜回妳住的虎牢關去別再出來坑人！」

他見孟婆全身哆嗦，又道：「妳要我的命，而我只要妳一臂，我夠大方的了！」

孟婆厲叱，道：「好小子，你有甚麼了不得的呀，你直到現在也不過『狗掀門簾子全仗一張臭嘴』，你就如此囂張的要我自斷一臂呀，甚麼東西！」

沈彤雲道：「黃河就在妳眼前，妳還不死心？」

孟婆厲叱道：「拿出些甚麼來，叫老婆子瞧瞧！」

隨着她的吼叱聲，就是一團灰影彈身而起，半空中那團灰影的雙手一前一後對準了沈彤雲撲到。

沈彤雲未見到人影，但他的面前驟然間響起「咻咻咻」之聲不斷，一股一股的勁漩比之吹颳的風還强勁，就在兩團毒物疾洒的時候，反見毒物往回捲去。

沈彤雲的「九手抓鬼」絕技施展出來，發出的內力如同九道勁風驟起，猛不可擋。

半空中的孟婆見這光景大吃一驚，她把前撲的身子暴旋側閃，一個脚尖點地再起，這就要撤鴨子逃了！

沈彤雲哈哈一笑，來一個鷹抓小雞手段閃過了孟婆的去向，就聽孟婆那撕破喉管般的嗥聲傳來！

「噢！」

孟婆的一臂斷了，她還不知沈彤雲使的甚麼手段！

而沈彤雲已堵住孟婆的去路，想走，還得把話交代清楚以後再說了！

「好小子，你斷了老婆子一臂，咱們沒完沒了！」

沈彤雲道：「如果不把話說清楚，妳的另一臂也難以保住！」

孟婆厲罵：「娘的老皮，剛才你要我老婆子斷去一臂，如今已經斷了一臂，你還待怎的？你說話算放屁呀！」

沈彤雲道：「妳剛才如果聽話，不對沈某人動毒，妳當然只斷一臂，但妳還是用毒了！」

他冷冷一笑，又道：「這世上原本就是公平的，一個人多少都得爲自己的行爲負責任，妳當然也該爲妳的使毒而負一定的責任，是不是？」

「是你娘的老皮，對與不對由你來論斷呀！」

「是輪不到我來論斷，但妳却是想坑死我，那就應由我來論斷了！」

孟婆頭上冒冷汗，在這大冷的天裏，她不會出汗，她痛得齜牙咧嘴吸大氣，道：「你……想知道甚麼？」

一笑，沈彤雲就是要抓住孟婆的要害才會逼向她，因爲他知道這婆子會對他下手，他便一次一次的問。

沈彤雲設計得十分詭，上當的人是永遠也不會知道的。

此刻，沈彤雲就問道：「說，姓汪的知府大少，他爲甚麼要妳來坑我？」

孟婆道：「我怎麼知道？」

「妳一定知道！」

孟婆抗聲道：「汪大少找到我老婆子，他只是叫老婆子把你弄昏就算完成他的要求，而我的作風是不問僱我的人甚麼目的！」

沈彤雲道：「如果妳不坦白，妳另一臂也完了！」

孟婆道：「你就是殺了我，我也不知道！」

沈彤雲當然知道孟婆說的八成是實情，但他心中在想，他要不要縱虎歸山，他打算廢了這老婆子！

沈彤雲的雙目中出現冷焰厲芒，那孟婆似已發覺到，她立刻暗中摸出毒物戒備，如果……

忽聽沈彤雲冷叱，道：「留妳不得……」



他這裏尚未動手，孟婆貼地翻滾，一片薄霧罩滿了她的身子，她便催動着這片毒霧往黃河岸邊逃去……

她打算着駕馭毒霧而逃……

奇怪的事情總是出人意料，毒婆駁着一片毒霧，而沈彤雲反而躲在三丈外不出手！

沈彤雲並非怕這片毒霧，他是覺得這老毒婆確實有此手絕活，單只這毒霧護身就叫人爲她喝采！

江湖之大無奇不有。

* * *

就在這緊張的時候，忽見黃河堤岸上有人大吼，道：「住手，住手！」

這叫聲壓過黃河浪濤聲，沈彤雲抬頭看，只見一個五十開外的大漢狂奔過來。

這大漢脚踩雪堆「沙沙」響，一邊跑一邊叫，一邊還把手來搖，當然口中吐出白霧陣陣看得清楚極了。

就快奔到沈彤雲與孟婆二人前面了，這大漢才呼叫：「是孟蘭兒嗎？蘭兒……」

嚄，孟婆一個鯉魚打挺站起來了，她對來人道：「丁老虎，快救我！」

來人不是別人，「伏牛虎」丁杰是也！

姓丁的剛剛過了黃河，就看見遠處一團白霧在雪上滾動，他看得心中一緊，因爲他知道這是誰的本事！

原來這「伏牛虎」丁杰當年與虎牢關的孟蘭兒有過一段情，虎牢關過了熊耳大山便是伏牛山，他們當年行走江湖道，原是一對情侶且有結爲夫妻的希望，不料這孟蘭兒習毒成癖，溫性變爲凶性，就不再把丁杰看在眼裏。

這丁杰一氣之下不再找孟蘭兒，但這二人總會三兩年碰上一面。

如今丁杰看到孟婆被人殺得如此狼狽，忍不住的抬頭看向沈彤雲。

孟婆指着沈彤雲，吼叱道：「丁老虎，你來得正是時候，我二人合力做了這小子！」

她忽然一聲嗥：「哎唷！」

丁杰走近前急問：「他傷妳甚麼地方了？」

孟婆子撫着右臂，道：「手臂折了吧！」

丁杰戟指沈彤雲道：「你年紀不大，心却夠狠的，怎麼，折人一臂還不放過，硬要殺人是不是？」

沈彤雲淡淡的道：「你怎不問問我爲甚麼傷了她？」

丁杰道：「爲甚麼？」

沈彤雲就把汪大少買她之事很快的說了一遍，聽得丁杰也吃驚！

丁杰對孟婆道：「蘭兒，這是眞的麼？」

孟婆道：「我又不是接這一次買賣，問甚麼，快聯手殺了這小子！」

丁杰道：「蘭兒，我想知道汪大少爲何要殺這年輕人，他有甚麼目的？」

孟婆道：「怎麼，道上的規矩你忘了？咱們只管拿銀子辦事，那管他甚麼目的？」

忽的，丁杰雙目一亮，道：「我想起來了。」

孟婆道：「你想到甚麼了？」

這丁杰衝着沈彤雲一抱拳，道：「請問你小兄弟是不是南邊來的？」

「南京！」

丁杰立刻再問：「你姓沈？」

沈彤雲道：「誰告訴你的？」

丁杰再施一禮，道：「小兄弟，我只一說你就明白了，這件事乃是我那姪女告訴我的，我的姪女叫桂小玉！」

沈彤雲道：「桂小玉，她很可憐！」

丁杰道：「先謝你那天救了我的姪女！」

沈彤雲淡淡的道：「原來你與桂家有交情！」

（未完・七）

**上文提要：** 方局長找女俠木蘭花幫忙營救薩都拉之女兒，她吩咐穆秀珍先打電話去航空公司查詢七至十歲女孩……木蘭花觀察起重機之後，打電話詢問機器進口商會，確知地點後，她隻身前去海達倉庫調查，臨走時吩咐穆秀珍，若在晚上九點還沒回來，要去救她……高翔被當成薩都拉，土星要他簽署「入黨志願書」……

現代奇俠偵探故事／魏　力・文
可　飛・圖

# 血戰黑龍黨

避開監視脫羈困　女俠機智炸敵巢

那胖子有一個大肚子，和十分短而肥的手指。

高翔是認得那懶洋洋的聲音的，他立即回敬道：「你好，金星。」

胖子「戛戛」地笑了兩聲，說：「用你來冒充薩都拉，這是哪一個聰明人的主意？」

高翔的心中也並不以爲方局長的這個主意是聰明的，但是在敵人面前，他却要幫着方局長說話的。

「那麼，」他聳了聳肩，「劫持一個毫無抵抗力小女孩，又是誰的聰明主意？」

「我，金星。」

那本雜誌始終蓋住了他的臉，高翔也沒有法子看清他的臉孔。

「你這個不要臉的畜牲！」高翔毫不留情地罵着。

「多謝你，高先生，你要和你們的最高負責人通一個電話，告訴他，薩都拉和我們之間的事，就是我們雙方的事，和你們無關。」

「如果我不呢？」

「噢！」胖子的聲音竟顯得悲天憫人起來：「我不希望你强壯的身子會變成一塊一塊，由我們以『分期付款』的方式付還給警方。我相信你也一定不希望如此，是不是？」

高翔感到了一股寒意。

「請給我時間考慮。」他猶豫了一下說。

「可以，你可以在明天日出之前答覆我們。」胖子懶洋洋地揮了揮手，從一扇暗門中，立即有兩個人走了出來，將高翔從沙發上拉了起來。

高翔被兩個人架着，身不由主地出了那間起居室，來到了一間儲物室中，然後，又從儲物室的一扇門中，進入了甬道，走出了二十碼左右，他便被推進了一間暗室之中。

暗室中十分黑暗，高翔用盡目力，也難以看到一些東西。

他閉上了眼睛，過五分鐘再張開來，暗室已不像剛才那樣黑暗了。

他看到暗室有兩扇門，他奔過去推了推，門都鎖着。暗室還有一扇窗，窗上的玻璃滿是塵埃，而窗子也不過一呎半見方，這便是這裏所以如此黑暗的原因。

窗上有着鐵枝，高翔解下了縛緊的皮帶。他的皮帶是牛筋搓成的，特別長，一頭還有一隻尖鈎子的。

那是一件十分有用的工具，他揮動皮帶，鈎子勾在鐵枝上，他用力拉了拉，鐵枝紋絲不動。

高翔只得收起了皮帶，在地上躺了下來。

他知道，在明天天亮之前，是不會有甚麼意外發生的。而到了明天早上，他是有兩條路可走，一條是接受「金星」的意見，使自己作爲人質，要警方不參與黑龍黨的劫持事件中。還有一條路，那條是如「金星」所說的那樣：身子被以「分期付款」的方式送回給警方。

如今他既然沒有法子逃出去，那麼一切只有等明天再說了。

所以，他十分自在地睡了過去。

他被「卡察」的開門聲驚醒之際，暗室中更是黑暗，那使高翔知道：天色已經黑了。

至少，也已經是黃昏了。

他看到一道門被打了開來——那並不是他進來的那扇門，而是另一扇。

接着，一個在黑暗中看來，十分苗條的身影走了進來，門又「砰」地關上。

那苗條身影停着不動，顯然她並未曾看到暗室中有人在。

「歡迎，」高翔站了起來，「小姐貴姓？」

進暗室來的不是別人，正是木蘭花。

木蘭花是在探海達倉庫的時候被「木星」里賓度手下指嚇着，通過了一條長長的甬道，來到了這間暗室之中的。

她陡然間聽到了高翔的聲音，心中十分高興。

「高先生，上次我們分手時，你曾說過希望可以和我在和平的情形下相處，你的願望實現了。」

「穆小姐！」高翔小像孩一般地雀躍着，「那眞太好了……」

「太好了？」木蘭花道：「我可看不出有甚麼好。」

「當然好，穆小姐，無論在甚麼樣的情形下，可以和你在一起，總是好的。」

木蘭花雖然不知經過了多少險境，但是，一個男子，直率而又大膽地向她如此說話，却還是第一次，她心頭莫名其妙地劇跳起來，一言不發。

「你是怎麼進來的？」高翔的心中也十分不安，他唯恐自己的話得罪了木蘭花，所以連忙改變了話題。

「我答應了方局長，來營救薩都拉的小女兒。」她說。

「那位阿刺伯小姑娘叫阿敏娜。」

「你已經見過她了？」

「沒有，我不知道她在甚麼地方，我連自己在甚麼地方也不知道。」

「我知道的，我們是在海達街的附近。」

「海達街？那是海邊的工廠區啊。」

「不錯，我們知道自己在何處是沒有用的，最要緊，是我們要出去。」

「你試過最古老的辦法沒有？」

「我試過了，辦不到。」

「甚麼古老的辦法？」木蘭花問。

「我們敲門，總有人會進來的，然後我們襲擊那個進來的人。」

「穆小姐，」高翔遲疑着說：「這辦法可行麼？」

「黑龍黨是一個十分龐大的組織，他們擁有一切現代化的設備，但也因爲這樣，他們或者想不到那種最簡單的越柙方法。」

高翔還沒有出聲，在暗室的一角突然傳來了一陣清晰的笑聲。

那笑聲聽來十分懶，也十分殘酷。

高翔和木蘭花兩人都怔了一怔。

「那是金星。」高翔低聲道。

「不錯，我是金星，我離你們很遠，但是我甚至可以聽到你們的呼吸聲。在暗室的四周，有着傳聲器，還有紅外線配備的電視傳眞，高先生，你不必眨眼睛，這是事實！」

暗室中十分黑暗，高翔在眨眼睛，連木蘭花都未曾看到，但是在遠處的「金星」却看到了。木蘭花的心向下一沉。

她猜中了黑龍黨徒擁有一切科學的設備來作惡，也因爲黑龍黨方面有着這種設備，她和高翔兩人想逃出去，幾乎是沒有可能的事。

「我還是勸你們不要亂動，我這裏有幾個按鈕，祗要我一按的話，」「金星」略停了一停，「受無線電控制的機槍，就會將你們的身子射成蜂巢一樣。」

「金星，你想在我們身上得到甚麼，我們可以面對面地談判。」高翔大聲道。

「哈哈，我們不想在你們的身上得到甚麼，我們祗想在薩都拉先生的身上得到某一種行動的保證，我相信有你們在這裏，警方是不會再多事的了。」

「金星，」木蘭花十分沉着，「我來的時候，是有人知道我到海達街來的。」

「哈哈哈，」「金星」的笑聲聽來刺耳之極，「你以爲你如今還在海達街附近麼？聰明的小姐，那你完全錯了。」

木蘭花記得十分清楚，她從海達倉庫的辦公室暗門，通過一條甬道，大約二三十碼，便來到了這間暗室之中，何以「金星」說如今已不在海達街的附近？

「你不必故作神奇，金星先生。」木蘭花冷冷地道。

「你可以自己攀上小窗子去看看。」

木蘭花向後退出了幾步，身子跳了起來，一伸手，已經抓住了鐵枝，向外看去，她不禁呆了，她在一時之間，幾乎不能相信自己的眼睛！

窗外是一片海！

「穆小姐，你看到了甚麼？」高翔在問。

木蘭花一鬆手，身子落了下來。

「我們在海當中。」

「在海當中？」高翔不信，「那我們難道是在一艘船上面？」

「我看是的。」木蘭花沉思着，「海達街是在海邊的，海達倉庫的後門，可能緊靠着海邊，在海邊，尤其是倉庫的後面停着一艘船，當然是不會引人注意的，倉庫中的甬道，可以和船上的暗道相銜接，那就使人在不知不覺中上了一艘船！」

這時候，他們也已想到了那間暗室，在作極其輕微的搖動。

那種輕微的搖動，若不是他們已經知道身在一艘船上的話，是絕不會覺察出來的。

「金星」的聲音又傳了過來：「你們明白了麼？你們是絕逃不出去的，晚安。」

木蘭花坐了下來，雙手抱膝，半晌不語。

「穆小姐，」高翔隔了好一會才說話：「我不相信你會甘心給他們關在這裏。」

「不甘心也沒有法子啊，我早不該和黑龍黨作對的，唉，如今祇有接受現實了。」木蘭花沮喪地說。

高翔的眼睛在黑暗中睜得老大，他簡直難以相信，這樣的話是從木蘭花的口中說出來的。

「高先生，我覺得很冷，你的外套……借給我披一披好嗎？」

高翔身上的繃帶被除去之後，本來是沒有外套的，但當他醒過來的時候，他身上却穿着一件外套，那件外套十分大，可能就是「金星」的。

高翔將外套脫了下來，木蘭花躺在暗室的一角，高翔將外套蓋在她的身上。

當高翔離開時，在木蘭花的身邊，站了片刻。

「高先生，接受命運的安排，不要强來，你是鬥不過黑龍黨的。」

高翔想要憤然反駁，但是他終於一聲不出，靜靜地離了開去，在暗室的另一角坐了下來。

木蘭花當眞是接受「命運的安排」了麼？

她根本是一個絕不相信命運的人。她相信，一個人的命運的主宰，就是那個人自己，人人都可以創造自己的命運！

當她知道自己是在一艘船上之後，她立即肯定，自己是在一艘中國式的木船上。因爲一艘大船是不可能停在海達倉庫後門的。

當然，那艘木船的內部經過截然不同的改裝，但是從外表看來，那一定和普通的木船無異，唯其如此，才不會引人注意。

當木蘭花肯定那是一艘木船之際，她已經有了主意，她故意說願意接受命運的安排，實則上，她躺着，用高翔的外套蓋住了身子，但是她却已經取出了藏在鞋底中的一柄小刀，開始在壁角挖着。

果然，那看來像是磚牆的牆壁，實際上是木質的。

木蘭花的動作十分小心，蓋在她身上的那件上裝，一動也不動，就像她祇是靜靜地躺着一樣。

經過了一個小時，木蘭花已經挖通了一個手掌大小的洞。她將頭縮到了外套中，去看自己挖掘的成績。

她看到有一點亮光從她挖開的洞中傳了過來，用心看去，隣室並沒有人，光線是從再隔壁的一間房間中透過來的。

而她可以看到的那間，像是一間儲物室。在那間房間中，堆着許多雜物，其中有一柄鶴嘴鋤，恰好在木蘭花手可以伸得到的地方。

木蘭花用手摸着牆壁，約是兩寸厚的木板，如她和高翔兩人合力，又有鶴嘴鋤作工具的話，那麼便可以在幾十秒鐘的時間內，將板壁弄穿，逃出這間密室。

雖然逃出了這間密室之後，仍然身在船上，但是總比較如今，一行一動，一言一語，都給人監視着好得多了，因爲這艘木船上，不見得到處都有電視傳眞器和傳音設備的。

她將頭從外套下伸了出來。

「高先生，」她以微微發抖的聲調說：「你……請你過來。」

高翔因爲木蘭花的氣餒而在生氣，聽到了木蘭花的叫喚，他祇是冷冷地應道：「作甚麼？」

「我……還是冷，你……過來靠着我。」

高翔呆了一呆，他知道木蘭花雖然美麗，但是在私生活上，却是嚴肅得像老學究一樣的人，何以她今日一反常態？

高翔是個聰明人，他略爲想了一想，就完全明白了，他明白木蘭花這樣做，全然是爲了使監視他們的人鬆懈下來。

高翔雖然明白了這一點，但是他仍然想不出木蘭花這樣做有甚麼



作用來。

「你心中害怕，自然就覺得發冷了。」他一面說，一面向木蘭花走去。

「你摸摸我的手，多冷。」木蘭花的聲音仍在微微發抖，她以假作眞，竟眞到這一地步，那確是使高翔十分佩服。

他伸手入外套下，木蘭花立即捉住了他的手，以手指在他的手臂上敲着。

木蘭花在高翔手背上敲出來的，是世界上最通行的摩士電碼。由於外套蓋着，監視他們的人，是看不出他們在通訊的。

木蘭花迅速地敲出：「我已挖了一個洞，隣室手可及處有一柄鶴嘴鋤，我們可以在半分鐘內，弄穿這隻板壁，脫出這間暗室。」

高翔也在木蘭花的手背上敲出：以後又怎麼辦呢？

木蘭花回答他：見機行事。我將鶴嘴鋤拉了過來，你用力挑動。

高翔點點頭。

木蘭花側轉身，慢慢地伸過手去，抓到了鶴嘴鋤的柄，將柄從圓洞之中拉了進來，交到了高翔的手中。

高翔雙手緊緊地握住了鋤柄，等候着木蘭花的命令。

木蘭花的手也握在鋤柄上，雖然她的氣力，可能不及高翔的十分之一，但是加上一分氣力，也是好的，（如果在打鬥的時候，高翔可能還不是木蘭花的敵手，因爲那是講究技巧，而不是講究氣力的，木蘭花在柔道上，空手道以及各種以巧力取勝的技擊功夫上，有着極其高深的造詣，但如果硬比氣力，她當然不及高翔）。

她低聲道：「你靠着我，我便不覺得這麼的冷了。」

她這一句話才講完，陡地喝道：「拉！」

高翔蓄勁已久的力道陡地發出，兩個人用力向後一拉，「嘩啦」一聲響，板壁上已破了一個大洞，他們兩人，全是身手矯捷之極的人，板壁上出現了大洞，他們立即竄了過去。

也就在他們剛竄出板壁之際，一陣驚心動魄的子彈呼嘯聲，在暗室之中響了起來。

木蘭花和高翔兩人知道，「金星」並不是在說大話，暗室之中，的確有着受無線電控制的機槍裝置！他們的動作，如果慢上一秒鐘的話，那麼他們的身體就可能成爲一具血淋淋的蜂巢了。

他們到了儲物室的門後，停了一停。

儲物室的門本來就是開着的，恰好可以供他們將身子藏起來。

他們才一隱身門後，便聽到外面人聲喧嘩，「土星」里賓度陰森的聲音最爲突出，也來得最快，他一步跨進了儲物室！

他才跨了進來，高翔的手已從門後疾揮而起，向他的臉上劈了下去。

高翔這一劈，是「空手道」中十分厲害，致命的招數，他又用足了力道，手掌劈在里賓度的臉上，發出了令人聽了毛骨悚然的骨裂之聲，里賓度的身子向後倒了出去，他臉上已是血肉模糊地一片。

他人雖然倒在地上，而且臉部也受了重傷，但是却還迅速地拔出了佩槍來。

可是，他臉上的鮮血遮住了他的視線，當他拔出佩槍之後，他祇是亂射，而木蘭花則早已將那扇門的門栓拔去，將整扇門都推得倒了下來，壓在里賓度的身上，兩人就踏着門板向外闖了出去。

他們一闖出了儲物室的門，就不禁愕然。

那是一條極長的走廊。

這種走廊，是祇有類似大廈的建築物中才有的，有甚麼船上，會有那麼長的一條走廊呢？

他們不是在船上麼？爲甚麼忽然之間，又變得不在船上了呢？

兩人的心中全都充滿了疑惑，但是他們却沒有時間去想這一個問題。

他們一出儲物室，走廊之中，又有子彈呼嘯着飛了過來，將他們逼回了儲物室中。

他們掀起了門板，里賓度躺在地上，一動也不動，不知他是生是死。高翔一伸手，將里賓度中的槍取了過來，兩人一齊躲到了一隻大圓桶的後面，褪出子彈夾一看，彈夾中祇有兩顆子彈。

「穆小姐，這是我們唯一的武器了。」高翔苦笑着說。

「祇要利用得好，兩顆子彈，也可以起很大的作用的。」木蘭花鎭定地回答。

在他們躲到了儲物室的木桶後面之後，走廊中的人聲和槍聲，都靜了下來，靜得出奇，靜得使人的心中不由自主地發慌。

接着，便聽到了「金星」的聲音。

「你們不會有希望的，高先生，穆小姐。」他的聲音仍然是十分懶洋洋，但是却可以聽出，語音之中，充滿了怒氣。「你們的四周圍，全是我們的人，你們怎麼能夠衝得出去？」

「金星」略停了一停，又說道：「我可以給你們五分鐘的時間，來考慮投降，如果過了五分鐘，那我就命令進攻了！」

「金星」的聲音，仍是從剛才禁閉他們的密室中傳過來。

木蘭花緊蹙着秀眉，一言不發。

「我們怎麼辦？」高翔難以決定，他不得不請教這位足智多謀，至今還未曾有過失敗記錄的女黑俠。

木蘭花仍是不出聲。

「穆小姐，我們祇有五分鐘的時間啊！」高翔不禁着急起來。

「不錯，我如今正想這五分鐘快些過去。」木蘭花緩緩地說。

「過去了之後，怎麼辦？」

「等着。」

「等他們來進攻麼？」

「不，等事實來證明我的推斷是不是正確。」

「你的推斷是甚麼？」

「黑龍黨徒根本不敢向我們進攻。」

「穆小姐，」高翔幾乎想大聲叫了出來：「你和『金星』是老朋友麼？還是有上帝在保護你？」

「不是有上帝在保護着我，而是這些！」她指了指身前身後的那些圓木桶。

「那些是甚麼？」

「照我的猜想，木桶中所盛的，一定是烈性炸藥。」

「烈性炸藥！」高翔幾乎跳了起來。

「鎮定些……」木蘭花將手按在他的肩上，令得他又蹲了下來。「是烈性炸藥，他們不敢向我們開槍，就是爲了這個緣故。」

「爲甚麼，他們怕我們屍首不全麼？」

「當然不是，」木蘭花笑了笑，「他們是怕這裏所有的炸藥一旦爆發，那麼他們苦心經營的一個巢穴，便要毀去了。」

「他們是投鼠忌器？」

「我們是鼠麼？」木蘭花笑着問。

「噢，」高翔叫着：「小姐，在如今這樣的情形下，我希望你不要再講究修辭學了！」

木蘭花不再說話。

過了片刻，她才輕輕地問道：「照我看來，五分鐘已過去了吧。」

「是的，他們果然沒有進攻。」

「我們要進攻了。」

「就憑這兩顆子彈？」

「當然不，用這些炸藥！」木蘭花站起身子來，抱起了一個木桶，向外滾了出去，她人也立即閃到了門口，伸手向高翔招了一招。

兩人一起在門口，看那隻木箱，滾到了走廊的盡頭，在木桶滾過去的時候，走廊兩旁的房間中，有人發出了怪叫聲，木桶滾在走廊的盡頭，停住了不動。

木蘭花剛才在滾出木桶時候，她等於是將生命在從事一場賭博。因爲她不知道木桶中究竟是甚麼性質的炸藥，也不知道在經過滾動，撞擊之後，是不是會爆炸。

如果那桶炸藥在滾動之中爆炸了起來，那麼，一定會影响儲物室中其它幾桶炸藥，她和高翔兩人，便絕不會有生存的機會了。

但如今，那桶炸藥並沒有爆炸。

在這場以生命作賭注的賭博之中，她贏了——至少，她已經佔上風了。

她從高翔的手中，接過那取自里賓度手中的手槍來。

木蘭花將手槍在手中拋了一拋，又立即將之接在手中，大聲說道：「金星，你看到目前的情形了麼？」

她漸漸地舉起槍，瞄準那桶炸藥。

「里賓度留下了兩顆子彈給我們，這兩個子彈，足夠使這桶炸藥爆炸了。」木蘭花的聲音十分冷峻：「你大概不想有這種情形出現吧？」

「金星」的聲音通過擴音機傳了過來，他顯然有點驚慌：「如果你開槍的話，那你也性命難保了。」

「這是賭博，金星先生！」木蘭花的聲音十分冷：「我相信你的辦公室一定有一條逃走的捷徑，我勸你快逃出去，但是我沒有法子代你設想，你怎樣才能逃避黨內對你的懲罰！」

「住口！」「金星」陡地怪叫，顯然「黨內的懲罰」這件事，是他們黑龍黨人所最害怕的事情。

「我們現在退却，如果你手下的人一有異動，那我就一定開槍，和你們同歸於盡。」木蘭花一面說着，一面站了起來。高翔也連忙跟着站起。

兩人面對着那桶炸藥，向走廊的另一端退了出去，那條走廊約有三十呎長，他們退到了盡頭，那桶炸藥仍在手槍射程之內。

走廊兩旁的房間，房門都關着，一點聲音也沒有，像是根本沒有人一樣。

在走廊的盡頭處，有着一扇鐵門。看來像是通向外面的，木蘭花向高翔使了一個眼色，高翔俯身下去，鐵門是鎖着的，然而開鎖是高翔的看家本領之一，不到半分鐘，鐵門已被打開了。

果然，鐵門外是一條小巷，小巷祇不過五六呎寬狹，一邊是一堵十二呎左右高下的圍牆。

「高先生，你先爬過圍牆去！」木蘭花沉着聲說。

高翔踏出了鐵門，抬頭向上望去。

從屋子的每一個窗戶中，都有槍管伸出，向小巷瞄準着，高翔連



忙縮了回來。

「有人監視着我們，是不是？」木蘭花問。

高翔點了點頭。

「你放心走好了，祇要我的手槍指着那桶炸藥，他們便不敢爲難你，你可以安然的離開這裏。」

「我知道我可以安然離開此地，」高翔大聲地叫着：「但是你呢，穆小姐？」

木蘭花的臉色十分蒼白，顯見得她也是在强作鎮定，她說道：「我自然有辦法的，如今我們不能兩個人一齊退却，那就祇好一個一個的來。」

「好，將槍給我，你先退出去。」高翔說。

「高先生，」木蘭花的聲音變得冷而硬，「你如果不肯先退出的話，整個大局都會被你破壞了，你負得起這個責任麼？」

「胡說，」高翔漲紅了臉：「爲甚麼你要我做懦夫！」

「誰說你是懦夫？」木蘭花將聲音放軟了些：「我要你先攀過牆去，伏下，但將你攀牆用的皮帶留在牆頭，我自有主意。」

木蘭花的這幾句話，講得十分低。

高翔猶豫了一下，道：「穆小姐，你準備怎樣退却，我必需知道你是安全的，我才肯走。」

「傻瓜，你難道想我講出來，讓『金星』聽到麼？」木蘭花低聲責斥。

高翔嘆了一口氣，又跨出了鐵門外。

在各個窗口上，傳來了一連串「卡勒」，「卡勒」的槍彈上膛的聲音。

但是却並沒有人發射。

高翔退到了牆邊，約略數了一數，對準了他的槍口竟在十枝以上。他向木蘭花望去，祇見木蘭花連望也不向他望一眼。

高翔「刷」地抽出了那條有鈎子的皮帶，向上揮去，鈎住了牆頭，迅速地向上爬去，翻過了牆，將皮帶留在牆上。

一翻過了牆，乃是一片堆滿了廢銅爛鐵的空地，空地在海邊，在很遠的地方，有兩個小孩在玩，他們看到高翔翻牆而出，以奇怪的眼光望着他。

高翔伏在牆脚下，等候木蘭花出來。

他祇等了一分鐘左右，但是那一分鐘對高翔來說，却長得像一個世紀！

然後，出乎意料之外的，是一下驚天動地的爆炸聲！那一下爆炸聲，將伏在地上的高翔震得直跳起來。他才一躍起，那堵圍牆便倒了下來。

高翔舉起手臂，遮住了頭，向內衝了進去。

他衝進了一步，抬頭向前看去。

可是他却甚麼也看不見。塵、沙、烟、霧，將他的視綫完全遮去。

他想開口叫，濃烟向他迎面襲了過來，使得他劇烈地嗆咳起來。那時候，高翔的心中焦急到了極點。

但是他還可以知道一點，那便是，不論是甚麼地方的炸藥爆炸，儲物室中那麼多桶的炸藥，一定會受到影响而爆炸的。那也就是說，他如果再留在附近，那將是危險之極的事情。可是，木蘭花呢，木蘭花在甚麼地方呢？

他連忙向後退了開去。

他才退出了三四步，「砰」，「砰」兩下槍聲，兩顆子彈，在他身旁呼嘯着掠了過去，他甚至可以感到其中一顆的灼熱。

他連忙在地上打着滾，滾到了一堆廢銅爛鐵之後。接着，便是三下更响的爆炸聲，整幢建築物都被罩在烟中了。

高翔從廢物堆後站了起來，向後退出了三五十碼。

救火車和警車的聲音，已經自遠而近傳了過來。依高翔的職責而論，他應該立即前去，和率隊前來的警方人員聯絡的。

但是他却祇是呆呆地站着，他的心中，難過得像是有一種無形的力量在抽他，扭他的心一樣。

他的眼眶在不知不覺之中變得十分潤濕。

這個如今已徹底被毀的地方，無異是黑龍黨在遠東的一個重要據點，如今這個據點已毀了，不少黑龍黨徒將葬身其中，可能包括第七號人物土星里賓度在內。

但是，木蘭花呢？

高翔想要撕心裂肺地大叫，但是他的喉嚨中，却像是有一大團東西哽着一樣，令得他鼻子發酸，一點聲音也發不出來。

這代價太大了，這代價太大了！

高翔緊緊地握着雙手，直到指節骨發白，他恨自己爲甚麼先離開了木蘭花，而讓木蘭花一個人留在虎穴之中。

但是，後悔又有甚麼用呢，一切的後悔都已遲了。

在高翔傷心的時候，在他的身後，已聚集了不少看熱鬧的人。

他聽得有人在說，說這個爆炸起火的地方，是海達倉庫的副倉，是早已丟廢，準備重建的了，不知爲甚麼會爆炸起來的。

高翔心不在焉地聽着，他的心中也在奇怪：爲甚麼會突然起爆炸

的？

爆炸是在他翻過牆後，不到一分鐘之內所發生的，難道是木蘭花自知難以逃得出，所以便存了同歸於盡的心，放槍射擊那桶炸藥？

可是木蘭花並不是蠢人，更不是行事不考慮的人，她應該知道，和她同歸於盡的，至多祇是「土星」里賓度，和一些小人物而已。一直未曾露面的「金星」難道會逃不出生天麼？

那麼，她的「同歸於盡」，究竟又有甚麼價值呢？

高翔的心中亂到了極點，他呆呆地等着，希望奇蹟會突然出現，木蘭花會從濃烟中走出，向他笑嘻嘻地奔了過來。

然而却沒有人從濃烟中走出來——除了消防員。

高翔看到一個又一個的空担架抬進去，上面放了人，又被抬出來。

他脚步沉重，向前走去，警察攔住了他，他取出了特別證件來，一直來到了指揮車的旁邊。

指揮這次意外事件的是高翔的下屬，警方特別工作室的三個副主任之一陸尚。

陸尚是一個資格十分老的警務人員，他一見高翔，連忙行禮，問：「高主任，你可有甚麼特別指示？」

高翔痛苦地搖了搖頭。

「據消防局方面說，一小時之內，火勢可以撲滅，軍火專家說，那是整桶的黑火藥爆炸的結果。這裏本是廢倉，却有那麼多人，我猜一定是黑社會在利用這地方作聚會之用。」陸尚向高翔報告着。

高翔仍是痛苦地點着頭：「到如今爲止，已發現了多少人？」

「十七具。」

「全死了？」

「是的，相信是沒有救了。」

「其中有沒有一個穿黑衣服的年輕女子？」高翔在講出這句話的時候，轉過了頭去。他不願被他的下屬看到他在流淚，而他這時，却已在流淚了。

「主任，」陸尚爲難地說：「在已發現的屍體中，沒有一具是可以辨認甚麼的了，爆炸的力量太大，當時建築物中一定全是烈火……」

「住口！」高翔突然大叫。

陸尚驚愕地住口不言，他不知道自己在甚麼地方說錯話了。

「沒有甚麼，陸尚，你繼續工作吧。」高翔拍了拍陸尚的肩頭，轉身走了開去。

在高翔轉身走開之際，陸尚更加驚愕了，因爲他已清楚地看到高翔滿面皆是淚痕！

高翔是一個甚麼樣的硬漢，還在高翔和警方站在對立地位的時候，陸尚便已經知道的了。他絕未想到高翔竟會哭的！

他站着發呆，一時之間，竟忘了指揮工作。

高翔慢慢地向前走着，在人叢中穿了出去。連他自己也不知道他是怎樣回到他的辦公室的，等他推開辦公室的門時，值夜秘書立即道：「高主任，局長正在找你。」

高翔轉過身，向局長室走去。

他推開了局長室的門，方局長正在來回踱步，一見到高翔，張開了雙臂，叫道：「你回來了，眞了不起！我接到了陸尚的報告，便……」

他停了一停，望着高翔，奇道：「咦，你怎麼啦，這樣沮喪作甚麼？」

「被炸毀的是黑龍黨在遠東的據點，」高翔有氣無力地報告着：「我是穆蘭花救出來的，而穆蘭花她……她自己……」

「她怎樣了？」方局長臉上失色。

高翔搖了搖頭，講不下去。

「你怎可肯定？」方局長立即追問。

高翔定了定神，開始將經過的情形向方局長作詳細的報告。

方局長靜靜地聽着。等到高翔講完，他臉上的神情和高翔一樣沮喪！他拿起了電話筒，撥了木蘭花家中的電話號碼。

對面的電話足足響了三分鐘，才有人接聽。

「喂，半夜三更，甚麼事？」那是穆秀珍的聲音。

「穆小姐，」方局長沉重地道：「請你不要外出，我們來拜訪你。」

「我的堂姐不在，她出去了沒有回來。」

「我們是來拜訪你！」

「好，我等你們。」穆秀珍放下電話，披上了一件晨褸，理了理頭髮。

她在對着鏡子整理頭髮，却沒有發現，在窗外，有一條黑影，正循着水管，迅速地向上爬來，已爬到了窗旁，探頭向內望來。

穆秀珍以一條絲帶束住了頭髮，輕鬆地哼着流行曲，向門外走去。

當她走出房間，將門掩上的時候，那條窗外的人影已經弄破了一塊玻璃，打開了窗子，跳了進來。那人的身上穿着一件藍色緊身衣，頭上套着一隻藍布套子，只有兩隻眼睛露在外面。

他是一個瘦長個子，行動敏捷而無聲，他躍下房中，便向房門走去。當他拉開房門的時候，穆秀珍剛來到樓梯口。

穆秀珍離開房間的時候忘記了



開燈，這是她一向的習慣，那人一開房門，房間的燈光便射了出來。已準備下樓的穆秀珍陡地一呆，轉過身來。

可是當她轉過身來時，却已經遲了。

在她的前面，那個藍衣人的手中，已持了一柄裝有滅聲器的手槍，正對準着她。

「回來！」那藍衣人發出命令。

穆秀珍在一時之間，一句話也講不出來。

「回來，回房間來！」那人再次命令。

「立刻有人來找我了，我不能在臥室中見客的，你是誰？」

「我也是你的客人，只不過是不請自來的，我要在這兒，等另一位穆小姐回來。將來訪你的客人是甚麼人，你照實告訴我。」

「那不關你的事——」穆秀珍看到那藍衣人扣在槍機上的手指，略緊了緊，便連忙改口：「是警方的方局長和高主任。」

那藍衣人絕沒有絲毫震動，只是冷冷的說道：「久仰得很了，好，你可以到下面客廳去，我在你的後面，你如果有異動，我就開槍，你知道，在他們兩人錯愕間，我要結果他們，也是十分容易的事情。」

「你……你是誰？」穆秀珍想先弄清楚對方的身份。

那人發出了一陣怪笑，代替了他的回答。

「下去！」他又再次命令。

穆秀珍走下樓梯，坐在沙發上，那藍衣人以槍指着穆秀珍，倒退着走過將門栓拉開，又回到了穆秀珍的身後，在沙發背後躲了起來。

「有人來，你就叫他們自己推門進來。」

穆秀珍無可奈何地點着頭。她心中在想，如果是蘭花姐，遇到了這樣的情形，將會怎樣呢？

她想來想去，只得出一個結論：也是坐着不動，聽候那人的指揮。

她心中十分焦急，時間也像是過得十分慢。終於，有汽車聲傳了過來，在她們的屋子面前停下，接着，便是門鈴聲傳了進來。

「請進來，鐵門沒有鎖，屋子門也沒有鎖。」穆秀珍大聲地叫着。

高翔和方局長兩人推門走了進來。

穆秀珍仍是坐着不動，雙手放在沙發上的扶手上，但是她却拚命向方局長和高翔兩人做着各種各樣，怪狀百出的鬼臉！

可是，方局長和高翔兩人的心情全都十分沉重，他們兩人一進屋，便坐了下來，竟未曾注意穆秀珍在向他們做鬼臉。

穆秀珍眨眼眨得都痛了起來，她在歪嘴的時候，幾乎眞的錯開了下顎骨，但是方局長和高翔兩人仍是低着頭。

「好吧，」穆秀珍賭氣說：「你們來找我甚麼事？」

方局長望高翔，高翔望着方局長。

「喂，究竟是甚麼事啊！」穆秀珍又大聲問。

「秀珍小姐，」方局長清了清喉嚨，首先開口：「我們來向你報告一個不幸的消息。」

「哼，我已經夠不幸了。」穆秀珍道。她立即覺出背後的槍管頂了一頂，忙道：「沒有甚麼，剛才我說的話，算我沒有說，你們要講甚麼？」

「穆蘭花小姐已經死了。」方局長沉痛地宣佈着。

「讓她去好了——」穆秀珍心不在焉地順口回答，可是她立即霍地站了起來，道：「甚麼，蘭花姐……已經死了，你們……你們……」

她話還未曾講完，那藍衣人也從沙發背後站了起來。

他手中長長的槍管，擺了一個弧形，道：「好了，各位舉起手來。」

高翔向前踏出了一步，但方局長將他拉住。

兩人都無可奈何地舉起手來。

穆秀珍乍聞噩耗，哀痛欲絕，哪裏還顧得舉手，她只是呆呆地站着。

那藍衣人冷冷地笑着，說道：「我到這裏來，是來證實木蘭花究竟是不是已死了的。如今，連你們兩位都認爲她死了，那很好，那是她干涉我們事情的結果，我相信你們兩位一定比她聰明了？」

「哼哼，」高翔發出了憤怒的冷笑：「你別打腫臉充胖子了，你們黑龍黨毀了一個據點，又死了多少黨徒？如果我的死，可以換得你們這麼多黨徒性命的話，我也願意一死！」

那藍衣人冷冷地聽着，等高翔講完，才道：「你的話，是不是說，本市警方已經決定與我們爲敵了呢？」

「當然是，」高翔大聲說：「你這蠢材，到如今才明白麼？」

藍衣人桀桀怪笑起來，手中的槍漸漸高舉：「是你先向我挑戰的，高先生，如今，我先取你的性命，留下方局長，作爲我的人質！」

他扣在槍機上的手指漸漸的緊了起來，手槍的撞針慢慢地離開。

（未完・三）

**上文提要：**龍門幫幫主公孫敖親自接見南振岳與龍學文，南振岳拿出路過烏羅司任香主臨死前交代的黃色令旗，此際宮姨娘出現……南振岳等三人正式被册封爲東壇香主之職，侯俊彥與南振岳較技爭奪副壇主一職……中壇主「插翅獸」鍾千鈞之死，「東海龍王」公孫敖親率部下欲踏平衡山南嶽宮，東壇主與南振岳等則扶靈下葬鍾壇主去侯家灣……

新派武俠中篇故事/東方玉・文　可飛・圖

# 古桃源傳奇

## 風起雲湧龍門幫　陰山內奸宮姨娘

王承斌偷偷瞧了他身後一眼，果見四名兄弟抬着一口高大棺木，停在路中，不慌不忙地陪笑道：「壇主親自護送鍾壇主靈柩出關，這可叫屬下爲難了。」

申幹臣怒道：「爲難甚麼？」

王承斌瞧瞧棺木，吐吐吞吞的道：「屬下奉總巡令諭，凡運送任何東西出關，屬下都必須檢查之後，才能放行。」

申幹臣冷嘿道：「你是否要檢查鍾壇主的靈柩？」

王承斌連連躬身，道：「壇主原諒，這是屬下的責任……」

申幹臣陰嘿道：「老夫是奉幫主之命，護送靈柩出關，你居然敢要開棺驗看鍾壇主的屍體？」

王承斌嚇得退了兩步，低頭道：「壇主……息怒……屬下……」

申幹臣目光陰森，喝道：「王承斌！你好大的狗膽！」

王承斌躬着身子，他目光偷偷的往柵外瞧了一下，突然，一下直起腰來，陪笑道：「壇主息怒，水陸五重關卡，必須檢查才能放行，乃是幫主親自下的令諭，屬下祇是奉命行事，你老多多擔待。」

申幹臣坐在馬上，臉色倏沉，回頭喝道：「來呀，你們還不把他拿下，這狗才膽敢阻撓老夫，違抗命令？」

喝聲出口，從馬後大步走出四個青衣勁裝大漢，朝王承斌走去。

領先一個喝道：「王管事，你敢在壇主面前放肆，可是不想活了，還不束手就縛？」

王承斌疾退數步，大叫道：「申壇主，屬下奉命行事，並沒有罪。」

四個青衣大漢眼看王承斌還敢倔强，立即大步追了上去！

那守柵的八個勁裝漢子，瞧到王管事退了過來，很快放過王承斌，手上鋼刀一擺，攔在四個青衣大漢面前。

申幹臣不禁勃然大怒，擺手道：「誰敢違抗本座命令，格殺勿論！」

他身後幾十名青衣大漢，聽到壇主發令，正待一擁而上！

祇聽王承斌高聲叫道：「萬壇主你老來得正好，快救救屬下……」

木柵外面，正有三條人影，疾馳而來！

當前一個是禿頂老者，身後，緊跟着兩名四十出頭的中年漢子！

三人眨眼之間，已到木柵門外，禿頂老者身形乍停，一腳從旁邊跨進木柵，抬目道：「王管事，你們這是幹甚麼……」

那四個青衣大漢自然認得來人正是西壇壇主禿龍萬三勝，和西壇兩名香主，萬三勝目光一轉，一眼瞧到馬上的申幹臣，臉露詫異，咦道：「申兄，這是怎麼一回事？」

申幹臣一躍下馬，拱拱手道：「萬兄回來了？」

南振岳、侯俊彥、龍學文、衞勁秋四人也連忙翻身下馬。

申幹臣回頭道：「龍副壇主，這位就是本幫西壇萬壇主。」

一面向萬三勝引見南振岳、龍學文、衞勁秋三人。

萬三勝朝三人頷首爲禮，王承斌戰戰兢兢站在萬三勝身後。

正當此時，祇見從西首一條山徑上，同時走出十幾個人來！

最前面是一個身材頎長，身穿赭衣老者，正是龍門幫名列「五壇一巡」，水陸總巡金眼鵰姜公紀！

要知水陸總巡，論地位也和五壇壇主平列，但他下轄兩館（迎賓館、攬英館）五卡，（水陸五處關卡）手下擁有巡山四將，巡江八猛，十二位香主。

比五壇壇主，每壇祇有四名香主，幾乎多出兩倍，而且全是精選的幫中高手，乃是龍門幫高手最多的一支勁旅！

他在此時此地突然出現，而且還包括了四將八猛，同時現身，就顯得不同尋常！

水陸總巡金眼鵰姜公紀才一現身，後山關卡管事王承斌宛如遇上了大救星一般，慌忙奔了過去，跪倒地上，連連叩頭道：「堂主在上，申壇主下令拿下屬下，格殺勿論，請求堂主作主。」

金眼鵰抬目拱手道：「申兄，萬兄，請了，兄弟沒想到會在這裏，遇上兩位。」

這完，才轉臉喝道：「承斌，可是你冒犯了申壇主？還不過去謝罪？」

王承斌戰戰兢兢的伏在地上說道：「屬下斗膽也不敢得罪申壇主，祇是申壇主護送鍾壇主靈柩出關，屬下守關有責，運送任何東西出關，必須檢驗後才能放行……」

金眼鵰沒待他說完，喝道：「這是本幫禁令，申壇主豈會不知？」

王承斌還待再說，申公豹申幹臣冷笑道：「姜兄毋須抬出幫中禁令，兄弟如果運送的是旁的東西，自然要遵例檢查，嘿嘿，兄弟奉命護送的乃是鍾壇主的靈柩，難道姜兄也要開棺驗屍不成？」

金眼鵰姜公紀拱手，笑道：「總巡堂下，如有開罪之處，兄弟這裏謝罪，申兄這般說法，豈不見外了？哈哈，正好萬兄也在這裏，兄弟負責水陸總巡以來，幫主一再指示，兩大任務，就是內防奸細，外防敵人，說句申兄不動氣的話，這口棺木中，縱使是幫主本人，按照規定，也必須經過檢查，才能放行……」

申公豹臉色陡然一沉，喉間發出一聲陰森冷笑，從袖中取出一面上繡五爪金龍的三角小旗，迎風展開，冷喝道：「這是甚麼？姜公紀，你看清了吧？」

說着，突然把令旗高高舉起。

金眼鵰姜公紀、禿龍萬三勝、四將八猛、王承斌等人，立時同時躬身垂首，向金龍旗致敬。

申幹臣冷冷一笑，收起令旗道：「姜兄見了令旗，大概不要再開棺檢查了吧？」

金眼鵰姜公紀直起身子，突然哈哈一笑，探手從袖中摸出一面同樣繡着五爪金龍三角小旗，當胸展了開來，喝道：「幫主有令……」

他故意拖長着話聲！

申幹臣見他掏出幫主令旗，心頭不禁猛吃一驚！

雖然感到懷疑，但此刻當着西壇壇主禿龍萬三勝，和對方手下四將八猛，實力和對方懸殊之下，不得不躬下身去！

金眼鵰目射金芒，接着凜然喝道：「東壇壇主申幹臣叛幫有據，『身邊有人』，還不快給我拿下？」

他這幾句，斬釘截鐵，說得極快！

申幹臣心知有變，猛然抬起頭來！

但就在此時，他陡覺自己腰眼一麻，這是站在他身邊的副壇主南振岳突然出手，點了他穴道。

原來南振岳看到兩人都取幫主令旗，心中正感爲難，及聽到金眼鵰姜公紀說出了「身邊有人」四字，才知自己應該聽從他的命令！

因爲這是公孫幫主昨晚交代自己的暗號，說有人說出這四個字，你就要以極快手法出手，這就毫不思索出手點了申幹臣穴道。

侯俊彥右手一動，按了一下劍柄，但立即垂下手去。

這一下出於意外的突變，使得在場數十名東壇屬下的武士，一時全都不禁驚惶失措！

金眼鵰姜公紀依然高舉令旗，接着喝道：「東壇弟兄聽着，此事僅係申幹臣一人之事，與弟兄們無干。」

龍學文、衞勁秋根本不知底細，眼看南振岳突然制住申幹臣，心頭不覺大感驚奇！

禿龍萬三勝哈哈大笑，道：「姜兄，大功告成，還不快快開棺？」

他以無比迅疾的身法，一下掠近鍾壇主棺木，右掌輕輕一按，只聽「喀」的一聲，已把棺蓋掀了開來！

百餘道目光，此刻全都集中朝棺中瞧去，但奇事也在此時出現！

棺蓋掀開，棺中緩緩坐起一個人來！

在場的人，全都猛吃一驚！

這坐起來的不是中壇壇主鍾千鈞，竟然會是幫主，一點沒錯，眞是龍門幫幫主東海龍王公孫敖！

這一變化，來得太以兀突了，大家全都瞧得目瞪口呆，也有不少人口中不自禁的發出輕「咦」！

南振岳昨晚雖然奉有幫主密令，但也不知其中底蘊，到底是怎麼一回事？

追魂劍侯俊彥更是心驚膽跳，暗自慶幸自己方才沒有魯莽出手。

大家心頭驚疑，只不過是一瞬間的事，接着就起了一陣歡呼！

東海龍王就在大家歡呼聲中，跨出棺木，張口處，箭一般從口中噴出一股黃水，吐到地上！

大家心中明白，敢情幫主受了歹人暗算，仗着精純內功，把毒藥逼住，此刻才吐了出去。

東海龍王吐出毒液，湛湛目光向大家瞥過，頷首微笑道：「大家辛苦了！」

金眼鵰姜公紀躬身道：「幫主神機妙算，屬下難及萬一。」

禿龍萬三勝憤然道：「想不到申公豹申幹臣，追隨幫主多年，竟然作出這等叛幫犯上之事，實是令人髮指！」

東海龍王哈哈一笑，指着南振岳道：「要不是龍老弟前來報訊，老夫險遭奸人暗算！」

說到這裡，臉色一黯，又道：「唉，鍾壇主，任香主，也因此喪失了性命，但卻總算保全了本幫……」

他這幾句話，像是喃喃自語，禿龍萬三勝、金眼鵰姜公紀誰也不敢插口，只是怔怔的望着幫主。

東海龍王一抬頭，雙目精光陡然暴射，朝身前諸人說道：「申幹臣不過是受人指使，此事不但關係本幫存亡，也許關連着整個江湖，本幫只是首當其衝而已……」

禿龍萬三勝道：「幫主說得如此嚴重，不知這幕後主使的，到底是誰？」

東海龍王道：「這個，目前還不知道，只是那廝冒充老夫，去向衡山派尋釁，正是一石二鳥之計，事不宜遲，萬兄可隨老夫趕去衡山，遲則恐來不及了！」

南振岳聽得暗哦一聲，心想：難怪早晨那位幫主，自己總覺得他聲音嘶啞，不像幫主，原來竟然有人假冒！

不錯，敢情他們毒害了幫主，那廝才敢公然出現！

金眼鵰姜公紀道：「屬下隨幫主同去。」

東海龍王微微搖頭道：「幫中雖有尉遲壇主坐鎭，但姜兄負責水陸總巡，君山根本重地，還是不宜輕離，好在賊人們只當老夫中毒昏迷，有老夫和萬壇主同去，只要趕在他們前面，就可把賊人們一鼓成擒。」

金眼鵰躬身應「是」，東海龍王轉臉朝南振岳道：「龍老弟！」

南振岳趕忙肅容答應。

東海龍王捋鬚，道：「賊人們只把老夫迷昏，而不要老夫性命，再由申幹臣負責，運去侯家灣，顯見他們另有陰謀，侯家灣方面，也必有接應之人。

「龍老弟和衞香主，可仍以護送鍾壇主靈柩為名，不動聲色，前往侯家灣去，姜兄率領所屬，隨後支援，務必把侯家灣賊人一網成擒，不可放走一人。」

南振岳、金眼鵰同聲應道：「屬下遵命！」

東海龍王從袖中取出一面令旗，又道：「侯香主，龍香主，你們持我令旗，押送申幹臣回轉總堂，交與尉遲壇主收押，等老夫回來，再行發落。」

侯俊彥接過令旗，和龍學文躬身領命。

東海龍王吩咐完畢，立即朝禿龍萬三勝笑道：「萬兄，事不宜遲，咱們走吧！」

萬三勝率同兩名香主，緊隨着幫主身後疾馳而去。

侯俊彥、龍學文也挑了四名武士，押着申幹臣回轉總堂。

南振岳命人蓋好棺木，和衞勁秋兩人重新上馬，別過金眼鵰，率領着數十名武士，出了木柵，浩浩蕩蕩朝侯家灣進發。

這侯家灣在君山正北，約有二十來里方圓，三面環水，只有西面一條陸路，可通華容，原是一片墳場。

南振岳、衞勁秋趕到侯家灣，已是黃昏時候，兩人下馬之後，但見叢草白揚，纍纍荒塚，那有甚麼人影？

南振岳指揮隨行武士，把那口空棺放到草坪中間，自己和衞勁秋在荒塚之間走了一陣，依然瞧不到半點動靜，心中不禁暗暗生疑！

暗忖：幫主說得絕不會錯，賊人們既不存心害死幫主，要巴巴的把幫主運來此地，自然另有陰謀，也自然會有人在此接應，何以自己一行運柩到達，會一個人影都不見？

轉念之間，目光朝左首一片松林一瞥，低聲說道：「衞兄，咱們到林中去瞧瞧！」

衞勁秋躬身道：「副壇主說得極是！」

南振岳望了他一眼，笑道：「衞兄，如不嫌棄，咱們年齡相若，最好還是弟兄相稱。」



衞勁秋道：「副壇主乃是幫中職位尊稱，屬下豈敢逾越？」

南振岳大笑道：「衞兄平素豪爽過人，怎可如此拘泥？你我一見如故，衞兄把兄弟當作朋友，就不可這般稱呼。」

衞勁秋喜道：「龍兄瞧得起兄弟，兄弟恭敬不如從命。」

這幾句話的時間，業已走近松林，南振岳揚手道：「衞兄且慢，這片松林，佔地甚廣，我們還是分頭搜索的好。」

衞勁秋道：「龍兄高見，那麼兄弟從那邊過來，龍兄從此進去，不知龍兄意下如何？」

南振岳點頭道：「好，咱們就這麼辦。」

衞勁秋身形晃動，人已飛掠出去，只有幾個起落，便已到了十餘丈，在松林間一閃而沒！

南振岳瞧他身法奇快，心中暗暗一動，這位衞兄年紀不大，一身武功，已經大是不弱，何以要獨闖龍門三關，投効龍門幫？莫非也和自己一樣，有為而來？

前天，龍兄弟會偷偷的告訴自己，說他平日言談之間，為人似極爽朗，但在一個人的時候，卻又隱有愁容，好像懷着極大心事一般！

自己找個機會，探探他口氣，此人不失是個可交的朋友，眞要有甚麼困難，自己倒願助他一臂之力！

心念轉動，也就悄悄的往林中撲入！

這片松林，地勢狹長，敢情不下百年以上，樹身高大，生得十分綿密！

此刻天色漸暗，身入林中，頓覺一片黑暗！

南振岳藝高膽大，身形閃動，耳目並用，一會工夫，已在林中繞了半個圈子，依然沒有半點人影！

回到原處，衞勁秋也正好從另一頭松林中走出，不禁抬目問道：「衞兄可曾發現了甚麼？」

衞勁秋搖搖頭道：「沒有，兄弟只瞧到這隻銀釵，斜插在一棵樹身之上，似有可疑，特地拿來，請龍兄瞧瞧。」

說着，伸手遞過一支銀釵。

南振岳心中暗暗好笑，一支銀釵，乃是婦女常用之物，此處既是一片墳場，說不定是祭掃墳墓的村姑遺失之物，有何可疑？

隨手接過，瞧了一眼，只覺雖是一支銀釵，但釵上一隻蝙蝠，打造得甚是精細，雙眼之中，還鑲着兩顆細粒珠子，瞧不出有何異樣之處。

這就隨手遞還，笑了笑道：「此地接近墳場，也許是村姑遺失之物。」

衞勁秋原也無甚江湖經驗，聽得俊臉一紅。

這時，只見江上燈光閃鑠，十餘艘快艇分兩邊駛來！

衞勁秋隨手把銀釵朝草叢一丟，一面說道：「龍兄，這是總巡堂的水上巡邏快艇！」

南振岳轉頭瞧去，只見西首路上，也出現了一隊手執火把的武士！

不，就在這刹那之間，同時亮起一片火光，金眼鵰姜公紀也已在停柩之處現身！

南振岳瞧得暗暗欽佩，眞要發現敵蹤的話，在這水陸兩重包圍之下，當眞沒有一人能夠漏網！

一面連忙偕同衞勁秋趕了過去。

金眼鵰姜公紀瞧到兩人，含笑問道：「龍副壇主兩位，可曾發現敵蹤？」

南振岳道：「在下和衞兄方才在附近搜索了一遍，並沒有發現一人。」

金眼鵰姜公紀沉吟道：「此事分明已經洩漏了消息，老朽和兩位分手之後，立即要他們分水陸兩路，迂廻包抄，逐漸縮小包圍，免得打草驚蛇，相信在二十里之內，就是連飛鳥也休想逃得出去，但搜索的結果，居然一無所獲……」

話聲未落，忽見一道火光，高升而起五丈後，砰然一聲，散放出一片白色火花，驟然熄滅！

金眼鵰姜公紀突然臉色一變，急急地說道：「前山有警！」

「嗤」！又是一道火光起處，爆出一片綠色火花！

只見兩個勁裝漢子同時急奔而來，一下掠到金眼鵰身前，抱拳道：「啟稟堂主，這是前山水陸兩路，都發現有警。」

金眼鵰急得雙目金光暴射，總巡堂下四將八猛，幾乎已全在山了，龍門幫五重關口，十五道暗卡，雖有專人，但終究力量單薄，偏偏會在此時，前山出了差錯，這叫他如何不急？

但金眼鵰終究是成名多年，久經大敵的人，臉色依然十分鎮定，袍袖一揮，沉聲道：「白虎下崗，青龍排江，其餘照老夫平日規定辦理。」

那兩個漢子答應一聲，如飛而去！

一瞬之間，江上燈火和墳場四週的火把同時熄去，侯家灣一片墳場又恢復了沉寂。

南振岳不知他說的甚麼，想來是總巡堂調援的暗語！

金眼鵰姜公紀吩咐完畢，立即拱拱手道：「本幫前山有警，老朽急需趕去查看，此地既無敵蹤，龍副壇主兩位，請回總壇，今晚幫中人手多已外出，雖有尉遲壇主坐

鎮，終究人手不足，再有龍副壇主兩位前去才好。」

南振岳忙道：「總巡說得極是，在下即刻就去。」

* * *

下午，未牌時候！

龍門幫幫主東海龍王公孫敖，親率北壇壇主滿天飛花宋伯通，中壇代理壇主羅慕賢，暨兩壇七名香主，精選了五十名武士，乘船出發。

偌大一座總壇，已只剩下南壇壇主霹靂掌尉遲烱坐鎮，總壇內外所有崗位，全換了手持鋼刀，一律紫色勁裝的武士，這些武士全屬於南壇門下！

本來，每日值日壇主輪流更換，值日的武士，也隨着壇主交替。

但今日却顯得有些特別，不但所有崗位人數增加了一倍，而且在四週巡邏的武士，也一隊接一隊，穿梭似的來回不停。

南壇弟兄幾乎已經全數出動了！

大家知道，幫主和各壇壇主都出去了，幫中不得不嚴加戒備。

快到申牌時辰！

一名紫衣武士匆匆從中門走出，手上執着一面紫紅金邊，中繡雷電的三角小旗，大聲傳令：「壇主有令，任何人未經壇主允准，不得進出，如敢違抗，一律拏下，聽候發落，不遵此令者，格殺勿論。」

大門外，轟雷似的答應下去。

大家因為有壇主的命令，一個個挺胸凸肚，更顯得威風凜凜，殺氣騰騰！

兩百名武士已把整座龍門幫包圍得像鐵桶一般！

議事廳南首，一間花格長窗的敞軒，正是南壇重地，壇主發號施令的所在。

此時六扇長門前面，兩邊站着十六名紫衣武士，每人手抱厚背朴刀，正身肅立，目不斜視！

裡面一把大圈椅上，大馬金刀的踞坐着南壇壇主霹靂掌尉遲烱，他雖然和平時一樣，穿着團花長袍，但背上却背了一面平日難得看到的精鋼太極牌。

在他左右兩邊，分坐着四位香主，都是一身勁裝，各自帶了應用兵刃！

他們似在開甚麼秘密會議，不時的交頭接耳，低聲說話，每個人的臉上都顯得異樣嚴肅！

突然，霹靂掌尉遲烱抬目望望天，從椅上站起，說道：「是時候了！」

四位香主同時迅速站起，尉遲烱話聲一落，大踏步當先跨出門去。

四名香主緊跟在他身後走出，最後一個，朝着門外十六名武士揮了揮手，於是十六名紫衣武士手持鋼刀，緊跟在香主的後面。

一行二十一個人，由尉遲壇主領先，直向後進而去！

步履輕快，走在方磚地上，聽不到一點聲息！

他們每經一重院落，最後一名香主，必然向後揮手，走在最後的兩名紫衣武士就迅速地向兩邊閃開，站到門口。

到達後院，四名香主身後，已只有四名紫衣武士了！

最後一名香主，又揮了揮手，四名武士也立即以最快身法，分左右在門口站停。

霹靂掌尉遲烱早已昂首闊步，跨進院落，走上石階。

這是幫主的內宅重地，香主們從沒來過，四名香主敢情太以緊張了，不自禁的伸手摸摸身邊兵刃，跟在壇主身後，魚貫入內。

祇聽一陣細碎的脚步輕響，堂前轉出一名青衣使女，瞧到尉遲烱，立即躬下身去，說道：「婢子叩見尉遲壇主。」

霹靂掌尉遲烱微微一笑，道：「宮姨娘在麼？」

青衣使女目光轉動，打量了尉遲壇主身後四個香主一眼，才輕聲答道：「尉遲壇主請到堂上坐吧，婢子這就進去通報。」

尉遲烱自恃身份，口中「唔」了一聲，便自跨入客堂，在上首一把椅子上坐了下來。

四名香主隨着走入，但不敢落坐，祇是站在壇主身後。

一會工夫，祇聽屏後響起輕微的環佩之聲，緩步走出一位淡妝麗人，髮梳宮髻，長裙！

嬌艷如花的粉靨上，眼波流轉，嘴角掛着一絲淺笑，平添了幾分嬌柔荏弱，倍覺動人憐惜！

尉遲烱瞥了一眼，心頭暗暗一怔，面對這位嬌柔荏弱的宮姨娘，他幾乎懷疑幫主判斷錯誤！

四名香主似乎也起了同樣感覺，立即垂下頭去，不敢多看。

宮姨娘一手扶在一名青衣使女肩頭，才一轉出屏風，輕福了福，就嫣然笑道：「尉遲壇主請恕賤妾失迎！」

尉遲烱欠身抱拳道：「老朽驚擾了。」

宮姨娘嬌笑道：「壇主和幫主誼若兄弟，怎地和賤妾也客氣起來，這四位是誰呀？」

尉遲烱代答道：「他們是老朽壇下香主。」

宮姨娘口中啊了一聲，抬目道：「四位香主快些請坐。」

四名香主齊聲道：「屬下愧不敢當。」



宮姨娘回過臉去，低聲朝另一名青衣使女吩咐道：「快去倒幾杯茶來吧！」

青衣使女答應一聲，悄然進去。

宮姨娘堪堪在對面椅上坐下，那青衣使女已手托木盤走出，分別獻上香茗。

宮姨娘美目流轉，瞧着尉遲烱問道：「尉遲壇主可有甚麼事麼？」

尉遲烱乾咳一聲，摸摸連鬢鬍子，笑道：「沒甚麼，老朽巡視前山，經過此地，進來瞧瞧。」

他心中正在盤算着事情，這兩句話，顯然祇是隨口敷衍之言。

宮姨娘道：「幫主和幾位壇主都出去了，幫中就偏勞尉遲壇主了。」

尉遲烱突然目光一轉，兩道烱烱眼神盯在宮姨娘的臉上，說道：「老朽有事要找甘嬤嬤一談，宮姨娘可否請她出來？」

宮姨娘坐着的身子不期微微一震，但瞬即含笑道：「尉遲壇主要找甘嬤嬤，可有甚麼事麼？」

尉遲烱是何等人物，看在眼裏，暗暗冷嘿一聲，一面點頭道：「不錯，老朽有事問她。」

宮姨娘淡淡一笑，兩條柳眉皺了皺，才道：「尉遲壇主親自前來，定然有着重要的事了，祇是甘嬤嬤替賤妾到岳陽盛香堂添買花粉去了，要傍晚時光才能回來，待會兒等她回來了，賤妾要她上南壇去就是了。」

說到這裏，輕「嗯」一聲，又道：「其實尉遲壇主有甚麼話，問賤妾也是一樣。」

尉遲烱臉色漸轉嚴肅，嘿然道：「也好，宮姨娘就說說甘嬤嬤的來歷吧！」

宮姨娘臉色又是一變，道：「甘嬤嬤是賤妾的奶媽咯，賤妾從小由她扶養長大……」

尉遲烱道：「還有呢？」

宮姨娘目光閃動，瞟了他一眼，輕笑道：「尉遲壇主倒好像在問我口供了，哦，甘嬤嬤可是出了甚麼事嗎？」

尉遲烱赫然冷笑，沉聲道：「不錯，老朽在前山抓到一名奸細，已經全部供了出來。」

宮姨娘鎮定如恒，淡淡笑道：「不知那名奸細，供了些甚麼？」

尉遲烱心中暗暗一驚，此女如此鎮定，倒是少有，一面說道：「叛幫犯上！」

宮姨娘微微笑道：「尉遲壇主可是相信了？」

尉遲烱沉聲道：「寧可信其有！」

宮姨娘格格笑了起來，道：「莫須有，也說不定呀！」

尉遲烱道：「宮姨娘要是不信，可隨老朽到壇中去瞧瞧！」

宮姨娘眼波微抬，笑靨如花的道：「那奸細扳上甘嬤嬤，自然也扳上賤妾了？」

尉遲烱道：「不錯！」

宮姨娘接着笑道：「尉遲壇主的意思，要賤妾前去和她對質，是嗎？」

尉遲烱道：「老夫正有此意！」

宮姨娘格格笑了起來，突然臉色一沉，道：「我想不用了，幫主離幫未返，幫中之事，雖然交由尉遲壇主全權處理，但總不能抓了一名奸細，就要審判我吧？」

尉遲烱聽得一怔，接着大笑道：「宮姨娘說得不錯，哈哈，妳可知老朽奉有幫主密令……」

說話之時，探手從袖中取出一面金龍令旗，當胸展開，續道：「老朽請宮姨娘隨我前去本壇，已經是顧全了妳的面子。」

宮姨娘在這一瞬之間，好像換了一個人似的，本來生得溫婉柔弱的她，剎時冷了下來，好像一尊石像一般！

祇見她瞧着金龍令旗，不屑地哼了一聲，冷冷說道：「尉遲壇主，你就憑小小一面令旗，就敢在我面前放肆了嗎？」

「白蘭，妳去替我捧一把出來，讓這位尉遲壇主見識見識！」

站在她左首的青衣使女答應一聲，立即轉身進去，一會工夫，果然手上捧着一大把令旗出來。

宮姨娘纖纖玉手朝地上一指，說道：「丟在地上，讓他自己去看！」

青衣使女聞言雙手一放，把一把令旗，一起丟在地上，這一丟，旗面展開，果然都是金龍令旗，少說也有一二十面之多！

尉遲烱看得仰天狂笑，沉聲道：「宮姨娘，祇此一點，妳們就露出破綻來了，幫主金龍令旗，從不輕用，一共也祇有五面……」

宮姨娘道：「你到這時候才知道嗎？」

尉遲烱虎的站了起來，大喝道：「來呀，這賤妾叛幫犯上，還不給老夫拿下！」

他這一聲洪喝，聲若焦雷，但是喝聲出口，竟然絲毫不見動靜！

門外四名武士，既不見進來！

身後四名香主，也站着沒動！

宮姨娘嘴角含着冷峻微笑，抬目問道：「尉遲壇主，你這般大聲吆喝，在叫誰呀？」

霹靂掌尉遲烱心中一驚，知道門外四名弟兄，敢情已是被人制住了，但身後四名香主，怎麼也遲遲不出手？

不禁回頭喝道：「胡香主，你們……」

宮姨娘輕佻地一陣格格嬌笑，

搖着纖纖玉手，說道：「尉遲壇主，你不用叫了，這四位香主，方才白蘭端上茶來的時候，我早已關照她，在他們身上，做了些手脚，等你出口招呼，不是已經遲了麼？」

尉遲烱心頭狂震，沒想到自己幾十年的老江湖，竟然會在陰溝裏翻船，連相距咫尺，站在自己身後的四名香主，被人做了手脚，竟會一無所知！

不，這四名香主隨自己多年，武功均非弱手，怎會無聲無息，受制於人？

由此可見她身邊兩名青衣使女的武功，就高出他們甚多！

這下，霹靂掌尉遲烱頓時感到事態嚴重，自己已經認爲佈置週密，但一切均出意料之外！

他霍地退後一步，雙目圓睜，大喝道：「賤婢，妳縱然先下手制住了他們，祇怕也逃不出君山總堂……」

宮姨娘依然冷冷的坐在椅子，連身子都沒移動一下，嬌笑道：「尉遲壇主，你連這門口祇怕也跨不出一步呢！」

尉遲烱和她目光一對，祇覺宮姨娘一雙鳳目之中，突然射出極爲寒冷的光芒，心中更是一緊！

暗想：大家一直被她蒙在鼓裏，還當她是個不語武功的人，那知這妖女竟然身懷上乘武學，看來今日當眞大是棘手！

心念電旋，口中大笑道：「那也未必見得！」

人隨聲進，覷定對方，一下逼近宮姨娘身前，右手五指如鈎，閃電朝她腕脈上扣去！

侍立在宮姨娘身邊的兩名青衣使女一看到尉遲烱出手，也立即齊齊一揚素袖，一左一右輕飄飄的分向尉遲烱腰間拂到。

尉遲烱心頭一凜，業已認出她們這一記的家數來了！

「陰山掃雪袖」！

他一記「大擒拿手」才到中途，不得不立即收轉，脚下後退半步，雙掌驀然一分，恰到好處地拍在她們揚起來的素袖上！

兩名青衣使女嬌軀一晃，各被震開了一步！

尉遲烱哈哈一笑，但在他笑聲中，青影連閃，兩個青衣使女已一閃而至，素袖翻飛，雙雙攻到！

左首那個叫白蘭的使女，揮手發出一股陰柔勁氣，從側翼拍入，閃電攻到尉遲烱右脅！

右首那個青衣使女，却是足踏洪門，欺身從正面逼進，雙掌揚處，連續攻出了三掌。

尉遲烱右掌一揮，使了一招「手揮五弦」，掌力發出，呼的一聲直擊左首白蘭，左掌斜橫，護住前胸。

那叫白蘭的使女嬌軀向左一晃，避開他掌力，登時有如行雲流水般，足踏奇門，側身搶入，纖手擊向尉遲烱右胸。

此時他護胸左掌，已和右首那個使女連續攻來的掌力，接觸上了。

刹那間，祇覺對方這連環三掌，掌力竟然剛猛異常，掌勢出手，激起一片銳烈風聲！

尉遲烱眞沒想到一個年輕女子竟會使出這等剛猛路數，一時驟出不意，幾乎被逼後退！

那青衣使女攻出的掌力一掌重過一掌，而且出手奇快，攻到第四掌上，一股奇重掌力，已如山一般壓到！

尉遲烱號稱霹靂掌，掌上功力何等老到，祇因他一上手，橫掌當胸，原是守勢，因此慢了一步。

這時眼看對方掌力洶湧壓來，立時身子朝後微仰，騰出一尋光景，以他的武功，有這尋尺空隙，就已足夠施展了！

祇見他橫胸左掌突然上移，口中沉嘿一聲：「去罷！」

那青衣使女第四掌堪堪擊到，祇聽「呼」的一聲，宛如撞在鐵石之上，一個嬌軀立時被震得退了六七步。

這是一瞬間的事，尉遲烱左掌震退右首青衣使女，右掌也和那個叫白蘭的使女接上！

雙掌乍接，尉遲烱陡覺這個使女的掌上，却是另具一種陰柔暗勁，竟然難以震開！

心頭不禁一凜，隨即功聚右腕，掌力一吐，數十年苦練的掌上功夫，內勁潮湧，一甩手，那叫白蘭的使女也應手而起，震飛出七八尺遠，才落到地上！

宮姨娘端坐椅上，此時忽然冷冷笑道：「妳們下來，霹靂掌果然名下不虛！」

說話之間，人已緩緩站了起來！

兩個青衣使女果然立即停手躍開。

尉遲烱和兩個使女動手過招，雖然祇不過是三招兩式之事，但心頭已經暗暗凜駭，僅憑這兩個使女，身手之高，幾乎已是江湖一流高手之列！

由此推論，她們的主人宮姨娘，武功自然更高了！

不錯，陰山派的手法，她們極可能是陰山派的人！

心念疾轉，眼看宮姨娘業已丰姿綽約地站起身來，不由洪聲笑道：「妳早就該親自出手了！」

宮姨娘冷冷一哼，不屑的道：「尉遲壇主縱然以『霹靂掌』馳譽江湖，你能夠接得住我十招八招，



也已經不錯了！」

霹靂掌尉遲烱聽說自己居然接不下她十招八招，江湖上人，誰不爲名？對方武功再高，也不過是個二十出頭的女子，竟敢出口狂言，這般小覷自己。

一時不禁氣得雙目精光暴射，怒笑道：「很好，老朽眞要接不住妳十招八招，江湖上就沒有我這號人物。」

宮姨娘冷笑道：「江湖後浪推前浪，霹靂掌這三個字又算得甚麼？」

尉遲烱那還忍耐得住，大喝一聲道：「咱們不必多說，妳出手吧！」

宮姨娘長裙曳地，姍姍地走了過來，口中說道：「你當心了！」

說話之時，毫不經意的舉起手掌，緩緩推出！

她出手掌勢雖然緩慢，但却有如一片浮雲，飄飛不定，好像在她纖纖玉指之下，幾乎籠罩了身前所有大穴，隨處都可下手，令人無法猜出她下一步變化！

僅此一招，已把以掌上功力見長的尉遲壇主瞧得心頭猛震不止，大喝一聲，一掌直劈出去！

這一掌，他在氣怒之下含憤出手，而且又想試試對方功力，掌上差不多用了七成力道！

七成力道，已經非同不可，隨掌而出的內家勁氣，像一團狂飆般直撞過去！

兩股掌力就在兩人身前五尺處撞擊上了，但是却絲毫聽不到聲音！

霹靂掌尉遲烱祇覺宮姨娘拍來的掌風純屬陰勁，不但重逾山岳，而且奇寒無比。

不覺心頭一震，立即吸一口眞氣，把掌上力道加到十成。

那知這一吸氣，陡然聞到一股濃重異香，由鼻孔吸入肺腑，霹靂掌尉遲烱身爲龍門幫壇主，見多識廣，江湖上各種技倆，如何瞞得過他？

聞到香氣，立即發覺不對，趕緊閉住呼吸，但覺頭腦間起了一陣輕微的昏眩！

這一段話說來雖慢，其實快逾電掣，兩人雙掌乍接，宮姨娘銀鈴般冷冷一笑，道：「尉遲壇主好雄渾的力道。」

嬌軀晃動，斜移兩步，立即把手掌撤回。

尉遲烱也連忙收回掌力，但覺眼前人影一閃，快如鬼魅，宮姨娘已經飄到自己身側，纖手揮處，一片指影急襲而來。

耳中同時聽到宮姨娘的格格嬌笑，說道：「告訴你也無妨了，你已經吸入寒蛇神香，最多也捱不過一刻時光……」

尉遲烱心知對方功力驚人，但聽她如此一說，不禁心頭大怒，大吼一聲，鬚髮戟張，雙目圓睜。

右掌一招「雲霧迷山」，掌勢橫掃，封住對方來招，身軀疾轉，左手隨之而起，一記「鐵騎突出」，猛向宮姨娘當胸直擊過去。

他暴怒之下，當眞神威凜凜，聲勢懾人。

宮姨娘眼看尉遲烱這一擊威勢極强，却也不敢大意，左手輕輕一引，帶開對方直擊掌勢，身如飛絮，倏然斜飄而起，三寸金蓮連環踢出。

尉遲烱目光烱烱，厲喝一聲：「來得好！」

雙掌一齊下擊，分向宮姨娘踢來的脚上拍去，掌勢未到，潛力已自逼人。

宮姨娘嬌聲一笑，忽的蓮足一收，懸空倒翻一個觔斗，飄退出八九尺外，冷冷道：「强弩之末，何足言勇，我不和你打了。」

尉遲烱見她突然退去，方自一怔，聞言，果覺自己胸間腦際甚是難過，大有眞力不繼之感，心頭更是怒不可遏。

竭力收攝心神，猛地從背上撤下太極牌，右臂一振，直向宮姨娘縱撲過去，沉重鐵牌，連番劈出。

他這套沉猛無比的牌招施展出來，當眞威勢驚人，但見整座廳上，漾起一片太極牌影，激蕩風聲，厲嘯劃空。

宮姨娘一個嬌軀，登時陷入在重重鐵牌之下。

霹靂掌尉遲烱臂力驚人，這面純鋼鑄製的太極牌，足有六十斤重，江湖上可說很少遇上敵手，因爲他也從不輕易使用。

此刻，他突然發現當眞中了宮姨娘甚麼「寒蛇神香」的暗算，不由强納眞氣，拚上了老命。

祇要一牌劈死對方，這危局也就挽救過來，是以奮起全力，每一招都是貫足了十成力道，別說被鐵牌擊中，就是被它劃上一點，也非死即傷。

宮姨娘倒也說了就算，當眞沒再還手，祇是施展「太陰九行步法」，左右挪移，口中還嬌聲報着數目：「一、二、三、四、五……」

任他太極牌影匝地盤空攻勢兇猛，祇是隨着宮姨娘身前身後，倏忽劈落，但休想劈上她半點衣角。

尉遲烱鐵牌凌厲的攻勢隨着宮姨娘報的數目，漸漸緩了下來！

「六、七、八、九……」

「好啦！」

宮姨娘嬌笑一聲，皓腕輕舒，不見她費甚麼氣力，已把尉遲烱手上的太極牌，接了下來。

右手袖角輕輕一拂，尉遲烱一個身子應手倒地。（未完・十）

江湖鏢客傳奇故事／辛彥五・文
可飛・圖

# 彎月刀

**上文提要：**沙成山殺死龍騰山莊的于副總管等三人，救了丘蘭兒，但于副總管臨死用血寫下「沙」字，伍大浪與張長江知道上了他的當，而且沙成山已知道龍騰虎躍二山莊的陰謀，此人決計不能留，於是張總管先回去稟報，伍總管追殺沙成山……沙成山欲將丘蘭兒送到扁奇處，不料伍大浪已先他而到，喬裝成扁奇，又在林子裏放老虎夾狙擊沙成山……



喬裝總管混進莊　名醫鏢客俠心腸

吳大浪他大步直逼沙成山，顯然要一拳擊斃沙成山，在伍大浪的心中，帶回個死的沙成山總比個活的要安全！

伍大浪的鐵拳在他尚未走到沙成山的時候便高高的舉起，他的雙目所顯露的凶焰，沙成山第一次看到——那不比個豹目稍遜半籌！

伍大浪已沉聲道：「沙成山，你認栽了吧！」

沙成山突然雙目一凜，身子在蜷縮中突然往右彈離三尺，伍大浪一怔，沙成山已雙腿彈起，整個身子突然拔空兩丈有奇！

祇見，綑在他雙腿的繩子一段段的往地上落下來。

然而他的身子却在空中反力道的翻滾着，直到他的身子快要落下地來，沙成山的雙手已抖落掉所有的繩索……

伍大浪一怔之間，回頭便往屋子跑去，然而，沙成山幽靈般的已站在門口！

伍大浪怪聲怒道：「沙成山，伍大爺忘了你練過金剛指，視繩子如燈草，可惡啊！」

沙成山冷酷的哼道：「你仍然不夠精明，伍大浪，人一旦露出狐狸尾巴，他便甚麼也無法再掩藏了。龍騰虎躍武林世家，道上朋友敬仰之地，却原來是集狠毒於大成，弄陰險於極端的魔窟。過去是我沙成山遇事不明，上了你這矮子的大當，沒得倒幾乎栽在你手裡！」

伍大浪仰臉沉聲道：「沙成山，我想不到你會是殺害江二公子兇手，錯把你放出山洞地牢！」

嘿嘿一聲冷笑，道：「如不將我放出地牢，試問你們又如何知道兇手是我？」

伍大浪立刻沉聲吼道：「是你這王八蛋走狗運，你小子前面走，後面就來了川南『龍爪門』門主白艮與東海來的『冷面豹』貝海濤，他二人看過二公子脖子上中的刀傷之後，立刻認出是你這小狗操的下的手。因爲他二人太瞭解你的刀法，他們可是從痛苦的經驗中得來的，沙成山呀，你說說，你爲何要殺死江二公子？」

沙成山聞得「鐵爪」白艮與「冷面豹」貝海濤二人也到了鳳凰嶺的龍騰山莊，更認出江少强死於「銀鍊彎月」，立刻笑笑，道：「不錯，二公子是死在我的刀下，對於一個桀傲不馴的紈袴子弟，我的方法就是如此！」

伍大浪瞪大眼睛吼道：「你承認了？好小子，你也不問問他是誰？不問問他的家世？他的出身？」

沙成山臉皮不動，冷然道：「我已相當尊重他的家世，更對他的出身瞭解，然而江少强却以他的家世與出身，以爲可以嚇跑我沙成山，刀是他先拔，招是他先出，伍大浪，情形就是這樣！」

戟指着小屋內，伍大浪重重的道：「就爲了屋子裡面的丘蘭兒？一個微不足道的女殺手？一個懷了你孩子的姘頭？她的命能同江二少爺比嗎？」

咬着牙，沙成山道：「天生萬物，萬物便有了生命，人也是一樣，上天並不把人分成貴賤，所以每個人也祇有一條命。我以爲丘蘭兒的命並不比江少强的命稍遜，如果從行爲上加以分辨，江少强又算甚麼東西？」

伍大浪跺着脚，兩隻鐵拳平舉，齜牙咧嘴的罵道：「沙成山，你將爲你的行爲，付出雙倍的代價，你活不久了……」

沙成山哈哈笑道：「這句話我已不知聽過多少人說過，然而沙成山仍然屹立不倒，那些口出狂言的人却早已不在人世了！」

咬咬牙，伍大浪道：「白艮的話對，你是個冷血殺手，一些不差……」

笑笑，沙成山道：「伍大浪，如果我猜的不錯，白艮與貝海濤二人必然也被囚入山洞地牢下面了，是嗎？」

嘿嘿笑得乾澀，伍大浪道：「這是江老莊主的意思，沙成山，你能活生生的離開那個死過無數高手的地牢，實在應感謝我伍大浪，否則……」

沙成山「呸」了一聲，道：「少在沙某面前套交情，如果白艮早去一日，你們還會放我出來？你率人追殺之舉，便足以證明你不會輕易再放過我了！」

他一頓，道：「伍大浪，由此推想，秦百年失寶之事也必然是個大騙局了？」

仰臉一聲梟笑，伍大浪怪聲道：「就由你這王八蛋去猜吧！哈……」

沙成山的臉色一緊，高聲對屋內道：「扁老，請把丘蘭兒身上繩索解下一用！」

伍大浪怒吼，道：「扁老頭，你一把年紀活得不容易，如果你敢解下丘蘭兒身上繩索，你就死定了！」

屋子裡面，扁奇伸出頭，道：「伍總管，我要是你，早走了！」

伍大浪忿怒的道：「虎躍山莊總管，豈是貪生怕死之輩，沙成山，甚麼話也別再說了，該是見眞章的時候了！」

沙成山點點頭，道：「本來要把你綑去交給那個上當的人，見你如此有骨氣，我改變初衷——成全你的忠心。伍總管，你應該不會光是一對鐵拳吧？」

伍大浪冷笑連聲，道：「伍大爺人稱『鐵拳』，憑藉的就是一雙拳頭，沙成山，你除了『袖裡乾坤』——『銀鍊彎月』之外，還有甚麼令人折服的？」

這明明是激將法，沙成山心中當然明白，然而他却仍然嘿嘿笑道：「伍大浪，我會令你死得心折，死得心安，你用一雙拳頭，我便一對肉掌！」

伍大浪立刻吼道：「我們誰中途變卦，他便是王八蛋！」

他的罵聲甫落，空氣已開始流盪，勁氣廻旋不已，那矮而壯的身子，宛似一頭凶殘的黑豹，一頭便往沙成山的懷中衝過去，人未到，雙拳交互擊出二十七拳，拳拳都挾着雷霆萬鈞之勢！

當伍大浪的沉渾拳勁快將觸着沙成山肌膚的一刹，沙成山雙脚未動，右手併指如刀疾點敵人鐵拳！

伍大浪好一輪快打，雙目幾乎噴火！

沙成山仍然不爲所動，右手疾點，左掌立撥，生把伍大浪那宛如狂濤的攻勢，封在三尺之外！

沒有逼退沙成山，伍大浪心中大急！

當然，沙成山心中也十分明白，伍大浪如果有機會衝進屋子，他必然又要以蘭妹的安危來威脅自己了！

於是，就在伍大浪又是四十八拳全力攻擊中，沙成山一臉的冷笑表現出不屑於之時，伍大浪突然雙腿暴抬，上身勁旋，幾乎看不出他的雙脚沾地，兩把鋒利無比的短刀已往沙成山的胸前捅去！

伍大浪仍然不敢奢望這奇襲會奏奇功，他祇希望逼退門口的沙成山！

沙成山的雙目盡赤，想不到伍大浪祇是一個勁旋，手上便多了兩把尖刀，而且又是那麼快速的到了身前！

冷哼一聲，沙成山施出「醉八仙」中「浪裡蕩」，身子便往左面歪去！

伍大浪見沙成山巧妙的閃過自己雙刀，却露出個三尺寬空間，心中相當滿意，因爲他就是要那麼個空間——那個夠他穿過去的空間！

太快了，伍大浪的人已自沙成山的右肩一邊擦過去，身法宛如野狐穿窗！

然而，更快的是一道銀弧！

伍大浪的雙脚尚未站在地上，那道銀弧已閃過他的後頸，「噌」的一聲，伍大浪但覺後頸一涼，全身勁道盡失！

是的，「銀鍊彎月」便在沙成山及時揮出中切過伍大浪的脖子！

緩緩的往地上倒，伍大浪忿怒

的恬鮮血往地上灑，他却咬牙，道：「沙成山……你這個……王八蛋……」

冷酷的，沙成山道：「是你定下比鬥方式，你却中途拔刀，伍大浪，這『王八蛋』三個字應該是你……不過……」

沙成山又是一聲冷笑：「如今你連王八蛋的資格也沒有了，因爲一個死人祇配去當鬼！」

伍大浪沉重的眼皮不即落下，他仍然怪聲道：「沙成山……你……會不得好死……」

沙成山淡淡的道：「與你何干？至少你是看不見了！」

扁奇匆匆走來，他伸手扶住地上的伍大浪，道：「伍總管，在你未死之前，老頭子想徵得你的同意，有件事情望你成全！」

伍大浪的雙目已暗，聞言道：「是……甚……麼……事情？」

扁奇低沉的在他耳邊，道：「你死之後，老頭子立刻借你的臉皮一用，希望你能答應我……」

伍大浪猛的雙目怒視，罵了一聲：「你……媽……的！」

沙成山已將丘蘭兒解開繩索，丘蘭兒一頭倒在沙成山懷裡哭了起來。

「千面老人」扁奇却笑嘻嘻的如獲至寶。

他從懷中摸出一把鋒利小彎刀，又取了兩瓶藥水，匆忙的便把伍大浪的整個頭皮剝下來，邊笑對沙成山，道：「難得難得，太難得了！」

丘蘭兒見伍大浪的人頭赤漓漓的可怕極了，便對沙成山道：「沙大哥，至少是他把我們放出來的，你把他埋了吧！」

點點頭，沙成山道：「我會的，否則扁老再製造出一個伍大浪便穿幫了。」

「千面老人」扁奇根本不同沙成山與丘蘭兒說話，他祇是忙進忙出，小心翼翼的工作，那種滿意的笑與忘我的工作精神，眞令沙成山暗暗吃驚！

丘蘭兒把飯端上桌。

「千面老人」易容大師扁奇笑着走來，道：「沙老弟，聞得你同伍總管二人的話，我發現了龍騰、虎躍山莊都是欺世盜名之輩，心狠手辣之徒，過去，我老人家替他們辦了不少事情，想起來心裡就有氣！」

笑笑，沙成山道：「我也是，上次替秦百年跑了一趟陽城，差一點沒把命丟了，最後才發現老頭子借刀殺人，多冤枉，我才收下他一兩銀子！」

「千面老人」扁奇吃着丘蘭兒做的菜，沉重的道：「鳳凰嶺上有山洞，洞洞有機關，我老人家這次親自巧扮伍大浪混進去，能把囚的人救出來，也算是一件功德，沙老弟不會反對吧？」

點頭一笑，沙成山道：「扁老準備何時前去？」

「千面老人」扁奇想了一下，道：「弄得完全像伍大浪，總需半月之久，沙老弟，這種事是不能勉强的！」

一怔，沙成山道：「如此說來，我求你老替我的蘭妹易容，也要相當時間了？」

哈哈一聲笑，「千面老人」扁奇道：「那倒不需要，她祇是改變一下容貌，我祇要把她鼻子接長，雙目上吊，小嘴放大，也就變得十分不一樣了！」

丘蘭兒一邊笑道：「我不希望改變得太難看，會把沙大哥嚇跑！」

伸手拉住丘蘭兒，沙成山道：「放心，那祇是暫時的！」

「千面老人」扁奇立刻把丘蘭兒拉到門口，他先仔細的看了丘蘭兒的面貌，這才匆匆動起手來！

沙成山一邊觀看，驚異得眼都直了！

於是，丘蘭兒變了，她變得宛如一個村姑，面龐平庸，臉皮粗糙，笑起來像哭！

丘蘭兒已尖聲道：「臉上眞難受，好像突然長了四兩肉，不舒服！」

呵呵笑起來，「千面老人」扁奇道：「這種感覺妳會在三天後失去，記牢了，千萬不能用水去洗擦！」

沙成山這才問「千面老人」扁奇，道：「聞得伍大浪說，他們還騎了馬來？」

扁奇深深的望了沙成山一眼，道：「沙老弟，你若聽我勸，便放棄那些馬，到鎭上再買一匹也是一樣！」

沙成山不解的道：「爲甚麼？」

扁奇重重的道：「龍騰山莊的馬臀上面烙了一條龍，虎躍山莊的馬是一隻虎，自從江少强被你搏殺在沙河岸，這兩處的人已派出去不少，我以爲你還是不要騎的好！」

沙成山指着丘蘭兒，道：「蘭妹身子有孕，怎能長途跋涉？我……」

丘蘭兒立刻笑道：「沙大哥儘快往方家集趕去，看看那面的情形再決定，如果情形不妙，我們遠走高飛，隱名埋姓！」

搖搖頭，沙成山道：「要遠走高飛，必先救出山洞地牢的人，否則，我心中實在不安！」

扁奇哈哈笑……

丘蘭兒立刻接道：「地牢中是你的仇家，你救出他們以後，仍然免不了一場斷殺，我以爲……」



沙成山臉色堅毅的道：「人，一定要救，不但救，我還要揭穿龍騰、虎躍山莊的僞善面目……」

扁奇豎起大拇指，道：「沙老弟，老夫佩服你這種俠義精神，十五日後，我希望能在鳳凰嶺下看到你！」

點點頭，沙成山道：「好，準定十五日後龍騰山莊見！」他一頓又道：「你明我暗，先設法救出地牢的人再說！」

於是，沙成山與丘蘭兒雙雙走了！

扁奇沒有送他二人，却匆匆的又忙着把剝下來的伍大浪衣褲放在水裡洗，這些全是他用得着的東西！

＊　＊　＊

方家集那面，如今可正是熱鬧非凡！

當然，沙成山想得到，那是必然的！

沙成山很快的又把丘蘭兒送回沙河岸邊的小船上面，這次他親自把小船往下游放了五十里，找到一處荒僻的河灣處拴牢！

沙成山的這一計劃令丘蘭兒有些擔心，眞怕「龍騰山莊」的人再找上船！

然而沙成山不以爲然，他相當放心的對丘蘭兒道：「蘭妹，如今妳的容貌已改，他們認不出是妳，再說我們此舉也可造成敵人錯覺，他們以爲是不可能的事，我們却如此的做了！」

丘蘭兒笑笑，道：「沙大哥，我如果不是身懷我們的孩子，我便定會跟你一齊去方家集！」

沙成山笑笑，道：「如今的方家集，必定是風雲際會，十分熱鬧，蘭妹，我擔心他們爭到最後一場空！」

丘蘭兒淡淡的道：「秦百年許下你的十萬兩銀子，也將成爲泡影！」

沙成山點點頭，道：「我早已不指望那十萬兩白銀了……」他雙目一凜，又接着道：「或許……或許秦百年少不了我的！」

沙成山並未加以解釋，丘蘭兒也未着意去知道，因爲沙成山如何能再取到十萬兩銀子？他本人尚難預料，丘蘭兒自然也就不多問了！

於是，沙成山走了，他是滿懷着重重心事離開了丘蘭兒，臨去，他對丘蘭兒說得明白——會很快回來的！

沙成山走在路上，想起自己的黃驃馬以粗壯身體，替自己承受着四件兵器的狠殺而不即倒下，掩護着自己從牠的腹下面溜逃的一幕，心中便有着一股子酸酸的感受，如今江湖之上，又有幾個人能同這匹忠心耿耿的黃驃馬比擬？

冬陽帶給人溫暖，沙成山距離方家集尚有一日行程，這夜他住進一家野店！

雖是一家野店，却也頗具規模——四合大院！

沙成山走進店裡已是掌燈時份，伙計是個老者，見他一人住店，便領他往後院走！

沙成山見院子裡拴了許多匹快馬，尚有一輛錦帳篷車，便不由得多看幾眼，低聲問老者：「這是誰的車，夠派場的！」

老者回頭笑笑，道：「男女一大堆，說的話我聽不懂……」

不料沙成山尚未走進房間，遠處已傳來一聲尖叫：「沙成山，你怎麼會在這兒？」

沙成山猛的看過去，心頭一震，立刻想到那日柳仙兒的話——大公主要回來了！

大公主當然是「苗疆百毒門」的冷若水！

此刻，冷若水緩緩向他走來，沙成山也祇得迎上去，抱拳施禮，笑道：「原來大公主也來了，倒是想不到的事情！」

站在門口的老者，低聲對沙成山道：「客官，你就住這一間，我去給你沏茶！」

沙成山伸手讓，笑道：「大公主，我們進去說話！」

搖搖頭，冷若水道：「不，你跟我來見見我的父母！」

一怔，沙成山道：「妳爹冷泉也來了？我……我……」

冷若水淡淡的道：「不用擔心，雖然你殺了我妹妹，但祇要你能幫我們找到『百竅神功秘笈』，你仍然是我『百毒門』之友！」

沙成山重重的道：「此時去見二老，合適嗎？」

冷若水已緩緩的往回走，低聲道：「再合適也沒有了，走吧！」

硬起頭皮，沙成山跟着冷若水走進一間大客房，房子中央正升起好大一盆炭火。

有兩個白髮老夫婦尚用毛氈蓋着下半身坐在火盆邊，見冷若水帶着個瘦子青年走進來，男的雙目直逼冷若水，道：「他是誰？」

冷若水立刻趨前，道：「爹，他就是我給你們提到的沙成山！」

老婦人雙目凶光隱現的叱道：「他就是殺死冰兒的頑徒？」說着便右臂微抬，手掌上出現十幾隻如蟻小蟲正待打向沙成山！

一邊，老者立刻伸手攔住，道：「不可如此，雙方合作期間，大家以誠相待！」

沙成山乾澀的笑笑，道：「如非答應合作，沙某也不會進來了！」

老者招手，守在門邊的大漢中，立刻走過來一人替沙成山拉了

一把椅子，沙成山就坐在火盆邊，他有點吃不消的感受，雖然是初冬，但還不算冷，何以這兩個老人家大火之外蓋着毛氈！

冷若水直視着沙成山，道：「柳仙兒呢？她怎麼沒同你在一起？」

沙成山嘆口氣，道：「她如果同我在一起，祇怕至今一事難成了！」

冷若水一喜，急問道：「那麼她的人呢？」

沙成山指着北方，道：「柳仙兒仍然在方家集！」

冷若水淡淡的道：「我很瞭解，柳仙兒雖然能幹，但比起你沙大俠，她仍然不夠格的！」

笑笑，沙成山道：「別把沙某抬高了，老實說，這幾天我以性命換取的經驗，使我頓悟寶物絕對不在方家集！」

沙成山的話未完，冷泉已怪聲道：「這是怎麼回事？寶物不是被姓方的弄去了嗎？」

沙成山搖搖頭，道：「我就是要到方家集證實這一點，如果真能找到方寬厚，相信真相就會大白！」

好淒慘的一聲長嘆，老太婆指着自己雙腿，道：「阿泉，我們還要受多久的罪喲！」

沙成山指着兩個老人，道：「這是怎麼回事？」

「毒王」冷泉嘆口氣，道：「十條赤煉蛇的毒，加上一尺長的蜈蚣一百條，我們以藥理研製成粉，每日分次在練功時服下。

「却不料有一夜山搖地動，使我夫妻走火入魔，也是造化弄人，毒物就在我夫妻二人體內流動。

「每個圓月夜，我們就如同受到刀割針刺之苦，尤其冷天更是難耐……」

冷若水接着又道：「我父母以為這次有希望，所以才親自趕來，沙大俠，希望你能大力協助！」

沙成山不解的道：「冷若冰在秦百年身邊四年，怎的就無法得到那件秘笈？這是說不過去的事情！」

冷若水冷哼一聲，道：「秦百年才是個老奸巨猾的狐狸精，東西根本不在虎躍山莊，我妹子白白陪他睡了四年！」

沙成山臉色凝重的道：「令妹跟了秦百年四年之久，當知秦百年的兒子吧，據我所知，秦百年除了有個女兒秦紅我見過，他的兒子……」

冷若水立刻笑道：「不錯，我妹子曾說過，秦百年的兒子秦楚，兩年多前突然失踪，下落不明。

「當時秦百年曾派出『虎躍山莊』所有的人四出尋找半年，仍然不見一點跡象，我看這也許就是秦百年的詭計……」

沙成山立刻問道：「如是詭計，目的何在？」

搖搖頭，冷若水道：「很難猜得到！」

沙成山臉色冷酷，却又淡淡的道：「也許與那本『百竅神功秘笈』有關吧！」

一邊，冷泉立刻追問，道：「沙成山，你怎麼會知道與那本秘笈有關？難道……」

沙成山淡淡的道：「我的猜想，也許方寬厚得到的東西全是假的，哼！」

冷老太拍着椅子叫起來，道：「果真如此，我們豈非白來？」

淡淡的，沙成山帶着安慰的語音，道：「老夫人，我是說也許，是否真實，尚有待我暗中去仔細訪查！」

冷泉指着另幾個房間，道：「這次我『百毒門』進入中原，老夫祇帶來七位壇主，沙成山，我們既然合作，你是否見見他們？」

沙成山立刻搖搖頭，道：「天晚就別再打擾他們了，有大公主率領他們去方家集，到時候彼此自會認識！」

冷泉稜目直視沙成山，道：「沙成山，你真有把握得到秘笈？」

笑笑，沙成山道：「我找方寬厚祇是為了報一掌之恨，沙某並不屑於一本秘笈，彼此合作，各求所得，你們奪寶我捉人！」

呵呵一聲笑，冷泉道：「如此我便放心了！」

站起身，沙成山抱拳道：「在下告辭，大公主，妳知道柳仙兒的住處？」

笑笑，冷若水道：「知道，她住在一個小村子裡，還是我叫她藏在哪兒的，你知道嗎？」

沙成山幾乎笑出來，道：「那地方並不隱蔽，『大漠紅鷹』戈二成就曾去過！」

雙目一厲，冷泉怪叫道：「怎麼？連那個火紅魔頭也到了方家集？」

沙成山平靜的笑笑，道：「柳仙兒應付得十分巧妙，幾乎要了戈二成的命！」

冷若水急又問：「現在呢？柳仙兒她沒事吧？」

沙成山道：「她當然沒事，而且好得很呢！」

終於，沙成山走了！

天色微明的時候他便匆匆的走了！

沙成山走在路上，想得可真夠多！

鳳凰嶺囚了幾位武林高手，江厚生一氣之下蠻幹起來了，他一心要這些高手同他的兒子陪葬一起。



如果想解救這些人，憑自己一人力量實難完成這個願望！

當然，沙成山也未忘扁奇老人相約在十五日後設法救人之舉，如果這次再找不到方寬厚，也祇有暫時放棄此念而轉往鳳凰嶺了！

沙成山走入平安客棧的時候，方才過午一個多時辰，客棧裡的伙計倒在長櫈子上歇着了！

沙成山未叫醒兩個伙計，他一直走向客房，推開門，便哈哈笑了！

祇見「大漠紅鷹」戈二成端坐在床沿上閉目運功，祇是他的紅光滿面已不見，仍然是臉色灰慘慘的樣子！

拉張椅子坐下來，沙成山未開口，戈二成已張開眼睛，見是沙成山，立刻問道：「沙成山，這些天你到甚麼地方了？」

沙成山笑笑，道：「除了玩命勾當，我還會去幹甚麼？」

戈二成立刻指着左右客房，道：「沙成山，除我之外，你的對頭寃家來了不少！」

淡淡的，沙成山道：「能說給我聽聽嗎？都是些甚麼人物？」

戈二成指着右面，道：「右面住着關洛雙雄賀鵬與湯白二人，還有個老者我不認識，左面住了七個大漢，都是『龍爪門』的舵主，除了這些人物之外，和尚道士也有不少，都住在方家集，而且尚有……」

沙成山笑道：「尚有未走的『無憂門』與『西陲二十四鐵騎』？」

戈二成立刻點頭，道：「雖然西陲二十四鐵騎祇有十五人可拚，孔二娘還是不會拍屁股走人，她一定要同你幹到底！」

冷冷一笑，沙成山道：「同我拚命是幌子，想得到秦百年的寶物才是真！」沙成山重重的逼視向戈二成，道：「難道你就不是？戈兒，你實話實說！」

戈二成乾笑一聲道：「沙成山，我不否認，不過，我如今改變了心志，不再渴求那兩件東西了！」

「噢，」沙成山雙眉一揚，道：「那麼，戈兄轉移的目標又是甚麼？」

「大漠紅鷹」戈二成一本正經的道：「柳仙兒，這女子很特殊，我的目的就是希望得到她，我要帶她回大漠！」

哈哈一聲大笑沙成山道：「你不怕她吸乾你一身骨髓油？」

戈二成臉色凝重的道：「寧為風流鬼，不做單思人！」

沙成山怔怔的道：「壽星老上吊——活膩了！」

戈二成立刻回道：「死而無憾！」

猛的一拍大腿，沙成山道：「好，這件事我為你們玉成，不過嗎……」

戈二成重重的道：「任何代價我不惜，沙成山，你說！」

沙成山走近戈二成，輕聲的道：「如果你真想得到柳仙兒，那麼，就幫她取到秦百年的兩件寶物。不用你開口，柳仙兒就會倒在你戈兒的懷抱之中！」

沙成山並不怕多了一個爭寶之人！

因為這時候他已經明白，秦百年的寶物必定不會在方寬厚之手，即使方寬厚拿的真是那兩件東西，沙成山也不會再為秦百年出力了。

因為秦百年早晚會知道他的伍總管與四高手全死在他的手中，當然，龍騰山莊的張長江會向秦百年細說的！

戈二成猛點着頭，道：「沙成山，你如果能把柳仙兒說通，叫她跟我，我們之間的那段恩怨便一筆勾銷！」

冷冷的，沙成山道：「我們之間本就談不到甚麼恩怨，你是助拳人，主謀是川南龍爪門的白艮，而白艮……」

沙成山不再往下說，因為他覺得此刻不宜把龍騰山莊之事說出來，他要找個最佳時機才能說！

是的，龍騰、虎躍武林世家，如果這時候有誰說他們的壞話，一定會招來一陣咒罵！

戈二成見沙成山把話說了一半，心中一震，道：「你殺了白艮？」

搖搖頭，沙成山道：「我沒有殺白艮，但白艮的命確實很危險了！」

戈二成咬咬牙，道：「這是怎麼回事，除了你沙成山，誰會威脅到白艮的生命？沙成山，你該不是危言聳聽吧？」

沙成山淡然的道：「你會知道的，如果白艮也會去鳳凰嶺……他就……」

於是，沙成山走了！

沙成山本來是想去找柳仙兒的，然而他才剛剛走出客棧的門，附近走來個姑娘，沙成山一怔，那姑娘已笑道：「沙大俠，可否借一步說話？」

沙成山心頭一緊，不知她知不知道伍大浪等被殺之事，便立刻笑問，道：「伍總管呢？他怎麼沒有跟着你來？」

一笑，露出貝齒如玉，秦紅道：「沙成山，有件事我想問問你。」

轉了個街角，沙成山對秦紅道：「我問妳伍總管怎麼沒同妳一起來？」

秦紅眨着眼睛，道：「龍騰山莊有事，我爹派他去幫忙了！」

沙成山心中一鬆，笑問：「秦姑娘，妳要問的是甚麼事？」

秦紅道：「沙河岸有人殺了二公子，這件事你知道是誰幹的？」

沙成山雙目一厲，旋即笑道：「前兩天聞得龍騰山莊已找到兇手了，妳何不去問他們？倒來問起我了！」

秦紅逼視着沙成山，道：「據我所知，江二公子的『幽靈七幻術』已有八成火候，當今能殺得了他的人不多，而你就是其中之一！」

雙眉一揚，沙成山道：「妳懷疑是我殺的？」

秦紅笑笑，道：「當然不是你，你人在兩百里外的方家集，忙着爲我爹辦事情，又怎會是你？」

沙成山冷然一哂，道：「如果是我呢？」

秦紅也是一怔，半晌，她沉沉的道：「我希望不是你，你應該瞭解，那後果有多麼嚴重，因爲我舅舅一向十分孤傲，惹上他就沒完沒了！」她一頓又道：「所以有時候我爹也得讓他三分！」

沙成山笑笑，道：「這是妳兩家的家務事，秦姑娘若沒有其他事，沙某要去辦正事了！」

緩緩伸手按在沙成山的手上，秦紅道：「很想與你暢談，見你如此忙碌，祇得改天了！」

沙成山一怔，從眼神中他看得出來，秦紅有着另一種關懷的流露，這是祇能從感覺上體會出來的！

笑笑，沙成山道：「那要等到找回妳爹的東西以後，我會親自登門，到那時候……我就可以與妳談談……」

雙目立時黯然神傷，秦紅看了沙成山一眼——重重的一眼，便回頭走去！

秦紅走了！

她留給沙成山的是迷惘與不解！

突然的出現，突然的離去，這算甚麼？

不過，有一點，沙成山明白，那就是更增加他的想法——方寬厚手上的東西絕不是秦百年的失寶，否則秦紅怎不追問尋寶之事？

現在，夕陽已接觸到山頭，初冬陽光是可愛的，却也是短暫的。

沙成山剛剛走出方家集，迎面柳仙兒已向他招手，叫道：「沙成山，你這個沒良心的傢伙，這些天你到那裡去了，害得我到處找你！」

沙成山想不到這時候會遇上柳仙兒，忙上前道：「爲了找寶，我幾乎把老命都丟了！」

柳仙兒一驚，道：「誰想要你的命，我柳仙兒第一個就饒不了他！」

沙成山笑笑——但心中一緊，女人的執着，老天都會害怕，柳仙兒似乎一心要跟自己混日子了！

指着前面一排樹林，柳仙兒笑道：「我們到林子裡說話去！」

沙成山知道柳仙兒尚不知道「百毒門」已經來了她的門主夫婦，便笑笑，道：「我餓了，還是到妳住的小村去吧！」

「咭」的一聲笑，柳仙兒道：「沙成山，你想吃我給你弄的菜？是想考我這個未來的老婆會不會做好吃的？行，我弄幾樣你連見也沒見過的佳餚令你開開眼界！」

沙成山一笑，道：「妳別弄些五毒之類就算不錯了！」

柳仙兒拉着沙成山往小村子走，笑嘻嘻的道：「你猜對了，我就是給你炸蝎子喝毒蛇湯，好吃着呢！」

沙成山掙脫柳仙兒的手，回頭便走，道：「算了，妳自己一個人去吃吧，我回鎮上去吃！」

「咭」的又是一笑，柳仙兒道：「說着玩的你當眞？這時候我去那裡找那些東西？」

沙成山跟着柳仙兒走回小村，柳仙兒把早已備好的肉包子醬肉與酒全取出來，笑道：「我們慢慢吃，二更天去抓方寬厚！」

沙成山吃着，笑問柳仙兒，道：「這幾天你一定去看過戈二成，是吧？」

柳仙兒嘴一撇，道：「我聽你的話並沒殺了他，算他走運氣！」

沙成山立刻道：「柳仙兒，戈二成並不恨妳，何不試着對他好些？」

柳仙兒柳眉倒豎，道：「我不喜歡他，鷹目泛紅，穿那麼一身大紅衣……」

沙成山搖搖頭，道：「穿着不重要，要緊的是一顆心，祇要他心裡喜歡妳，這就足夠了！」

沙成山喝了一口酒，又道：「我看得出來，戈二成肯爲妳付出生命，有他帶你尋寶，妳的勝算可就大多了！」

柳仙兒未開口，她祇是吃着手中包子。

沙成山立刻又道：「姓戈的心腸並不壞，他也曾爲白艮而兩肋插刀，柳仙兒，這種人妳值得一試！」

柳仙兒忿怒的道：「沙成山，你好像是來做說客了，可是我心中祇有你一個沙成山，姓戈的我不屑於一顧！」

沙成山嘆口氣道：「柳仙兒，祇怕我要辜負妳了！」

柳仙兒咬着唇，道：「你爲甚麼要我去喜歡一個我不喜歡的人？」

沙成山怔怔的道：「妳聽我說，一個幸福的人是被人愛，而不是他去愛一個不愛他的人，妳知道嗎？」



柳仙兒雙目見淚——沙成山知道她在玩眞，便冷冷的道：「愛一個人就應爲他設想，戈二成就會爲妳而死，柳仙兒，妳聽我的就不會錯！」

猛的一跺脚，柳仙兒道：「好吧，但戈二成必須答應我的條件！」

沙成山一高興，道：「甚麼條件他都會答應，妳說吧！」

柳仙兒臉色莊重的道：「我可以跟他，但我在想到你沙成山的時候，我會往你懷裡鑽，他不能吃醋！」

沙成山一怔，道：「你這是甚麼話？」

柳仙兒笑道：「他能答應嗎？」

沙成山重重的道：「妳跟了他，便遠走大漠，怎會再來找我？」

柳仙兒立刻一本正經的道：「爲甚麼不能？我要戈二成陪着我來找你！」

沙成山沉重的道：「柳仙兒，『大漠紅鷹』之名，在大漠可是無人不知的高手，妳不珍視他的聲譽？戈二成怎能接受妳賜給他的一頂綠帽子？」

柳仙兒笑道：「那就算了！」她把俏臉往沙成山貼過去，又道：「我本來就不喜歡他嘛！」

沙成山的雙手抓住柳仙兒的雙肩，道：「柳仙兒，妳身邊多了一個戈二成，就等於沙成山多了一個敵人，妳懂嗎？」

柳仙兒當然不會懂，而沙成山的意思是，一旦寶物出現，他仍然會參與掠奪，十萬兩銀子是他與丘蘭兒二人的未來希望！

戈二成如果與柳仙兒聯手，沙成山當然就多了個敵人！

柳仙兒眨着一雙妙目，道：「我不懂你的意思！」

沙成山笑笑，道：「意思很明顯，寶物露出來，妳就多了一位替你奪寶之人，妳又何樂而不爲？」

柳仙兒冷冷一哼，道：「用不到，如果我猜得不錯，我們的人馬就在這一兩天之內趕來方家集了！」

笑笑，沙成山道：「其實他們已經來了！」

柳仙兒驚奇的道：「你怎會知道？」

沙成山指頭碰着柳仙兒的鼻子，笑道：「昨晚我還同冷泉夫婦二人在火爐邊暢談一番，冷姑娘今日就會來找妳！」

柳仙兒雙手猛推沙成山，尖聲道：「怎不早說？却在這兒瞎扯淡，我要趕快去迎接老門主與大公主了！」

沙成山哈哈一笑，道：「妳不用去迎接了，祇有妳們大公主與七位壇主會來與妳見面，倒是我要先走一步了！」

柳仙兒摸着沙成山的肚子，笑問：「吃飽了嗎？要不要帶一些走？」

沙成山淡淡的道：「柳仙兒，把關懷我的這份情去關懷戈二成吧，不信妳試一試就知道我的話是至誠的！」

柳仙兒俏臉一板，道：「你走吧，二更天我們仍然老地方見面！」

沙成山走到門口，突然回頭問道：「柳仙兒，今天初幾了？」

柳仙兒哼了一聲道：「日子都過糊塗了，你呀，是少不了個女人！」她走近沙成山，又道：「今天十四，明天就十五了！」

沙成山笑笑，道：「後天是十六，哈……」

沙成山知道十五這夜是個重要關鍵之夜，但他仍然在今夜潛到了那座面目全非的宅子附近！

天空中有着零散的浮雲，月亮夠亮，然而却又時隱時現，槐樹坡上宛如出現噬人惡魔般有着一股子肅煞！

沙成山剛剛閃過一排矮樹，突見一團黑影自瀑布那面躍過來，彷彿這黑影是懸崖之中彈出來一般！

於是，沙成山不動了！

不動，並不表示他不採取行動！

就像狂獅欲撲食的前一刹那，沙成山的雙目直視那團影子，他一點也不放鬆，直待那黑影子繞上山道往方家集方向走去！

沙成山從右面繞到了一個轉彎地方，他站在黑暗中等着他的獵物走來！

果然，那團黑影臉罩黑紗的走來了！

「誰？你是誰？」

沙成山聽出是方小雲的聲音，立刻冷笑道：「方姑娘，妳終於還是露面了！」

全身哆嗦，那姑娘——正是方小雲，她點點頭，道：「沙成山沙大俠，我知道早晚我們會遇上的！」

沙成山冷冷的道：「方姑娘，妳知道就好！」

方小雲緩緩走近沙成山，道：「沙大俠，上次在廢宅見你出現，方小雲從心裡爲你高興……」

沙成山毫不感激的道：「是因爲我沒有被你爹一掌打死在井邊上？」

（未完・十八）

**上文提要：**毒王李歧旺大限將至，便對余凝霜說出肺腑之言，並拿出他一生浸淫而研成的百毒心得，此際余凝霜被流電擊中昏迷，醒來時瞎眼復明，她見毒王已死，決定下山去找丈夫兒子，被水仙與一女侍攔住，剛好齊大妹子帶着二郎來了……二郎帶「大酒簍」東方美去找司馬龍的墳墓，她將搬移心法交給二郎，並囑他三個月後去終南山醉仙崖找一郎……



新派武林傳奇故事／辛棄疾・文　可飛・圖

# 武林情未了

## 慈母訓兒戒驕傲　等待兄長齊應戰

獨孤二郎曾在雲夢與老君嶺前與風月宮的女子對過陣交過手，祇一看便認出那隻鏢是風月宮的。

霍長山吃一驚，道：「甚麼？江湖上殺人最殘酷的洞庭君山風月宮的人也出來了？」

李度山大罵：「操他先人的，江湖豪強也同官兵沆瀣一氣了，難怪他們殺法似虎狠，比起咱們强。」

霍長山低聲向獨孤二郎道：「當家的，你……你怕不怕風月宮呀！」

「我怕他娘的那條腿，你們的傷快快好起來，集中人馬勤操練。」

霍長山道：「當家的，你是英雄咱們就是好漢，咱們現在就回猴兒坡。」

王天笑道：「聽說那個可惡的三江惡虎左宗仁，他又帶了人馬過了武勝關，他同那媒女石豆豆，又打算把逃回家的十大美姑娘再抓回來。」

獨孤二郎一聽，道：「去了多久？」

「前天才過了武勝關。」

獨孤二郎一聽之下，吃吃冷笑了。

「太好了，咱們這一回把損失的再找回來。」

霍長山六人有四人挨了刀與鏢，想也知道那一場殺戮多慘烈。

獨孤二郎不走了，他又住在猴兒坡上了。

就在第四天頭上，便是玩猴的馬老八與杜一虎二人也匆匆的趕回來了。

大伙是聽了當家的回來，才又喜孜孜的找回山寨來，來了快一百。

一百名兄弟齊動手，割草砍樹搭房子。

正應了那位老兄說的話，人多好辦事，三排草屋又蓋在山崖上了。

猴兒坡的兄弟們又見到了他們崇拜的小當家，大伙聽話不賭了，吃了一次虧學了一次乖，大伙在山上勤操練，準備再幹。

* * *

原來三江知府衙門暗中與洞庭風月宮暗通款曲是有歷史的，有淵源的。

當年風月宮宮主不是女子，乃是江南第一殺手冷公元，這冷公元當年幫過三江知府衙門破過幾個大案，雙方關係之密切，在知府衙門的檔案中可以查考。

後來武林中爭奪一本奇書「七斗陰風指」秘笈，此書原本是知府衙門師爺石老三早就覬覦的東西，當然，風月宮的冷氏姊妹更想得到，但消息為齊大妹子丈夫包打聽



丘文山得知，他來一個捷足先登，這才惹火了風月宮，以陰手殘了丘文山雙腿。

如今，三江府衙在鷄公山道上失了手，姑娘也逃回去了，祇因為猴兒坡山寨有個厲害的獨孤二郎。

知府中的內府總管在養好了傷以後，便親自去了洞庭君山，邀來了風月宮的人助拳。

果然，一舉毀了猴兒坡山寨。

可惜的是不見獨孤二郎出現，令那左宗仁大為擔心，總不能把風月宮的人永遠留住。

這件事已有半個月了，三江內府又出動了，一心要把逃走的十位姑娘再找回來，而綏靖這條通往中原的山道又是必需的工作，這可是一條生財之「道」呀！

獨孤二郎在桐柏山六匹狠的合計下，派出幾批眼綫，早就在信陽州活動了，一旦有了消息，便立刻送上猴兒坡。

時間上祇不過等了三天半，已有嘍兵奔回山寨上，獨孤二郎一人坐在一張大椅子上正在想他的娘，他更想他的哥哥獨孤一郎。

獨孤一郎正在終南山醉仙崖苦練武功，聽東方美說要苦練三個月不出來。

獨孤二郎正自喜帶憂的煩惱着，那嘍兵三脚併兩脚的衝到他的面前來。

「當家的，有消息了。」

獨孤二郎忽的站起來，道：「誰來了？」

那嘍兵剛開口，霍長山幾人也奔進門來，霍長山急問：「是不是三江知府那批人？」

那嘍兵道：「是的，同上一回來的人差不多，也還是兩輛大篷車，押車的仍是那姓左的內府總管，他們昨夜住在信陽州北城的大客棧。」

獨孤二郎立刻下達動員令：「集合，集合了！」

霍長山跟着大聲叫：「聽到了沒有，你們這批混蛋，集合了！」

嘍兵們匆匆忙忙的站起來，清點過人數之後，一共是九十幾個人。

獨孤二郎看了又看，他對霍長山道：「快叫大伙多備弓箭，時間上還來得及。」

霍長山道：「大伙齊動手，砍竹做弓箭，祇是箭頭不多，那得到城中定製。」

獨孤二郎道：「這就是平時少準備，咱們盡量做，完了一齊下山去埋伏。」

如今有了獨孤二郎主其事，嘍兵們個個有精神。

獨孤二郎不擔心左宗仁那批官家人，牽扯上風月宮的人就有麻煩，祇因為他曾與冷月嬌交過手，他以為那個女人的手段很陰毒。

山寨上共有三批人奔回來報告，果然，信陽州有官兵護着兩輛大車馳向了鷄公山來了。

獨孤二郎獨自一人站在山道上，他雙手叉腰看前方，遠處塵土飛揚，來了一彪人馬。

來的人馬一百整，為首的一人騎在一匹高頭大馬上，威風凜凜的戴着一頂羊尾巴帽子，有刀掛在馬鞍上，祇一看便知此人就是那「三江惡虎」左宗仁。

這姓左的右腕上挽了個牛皮鑲金扣護手環，那是因為他的右腕曾被獨孤二郎幾乎捏碎骨頭。

如今戴着這玩意，看起來好像更凶狠。

策馬到了荒林中大山道，馬上的左宗仁看得一瞪眼，大手一擧吼聲道：「停！」

他身後奔出四個大漢來，這中間還有那三江知府衙門的捕頭在裡面。

幹這種勾當的連維持地方治安的頭兒也親自出馬了。

左宗仁指着擋道的獨孤二郎，對那四人道：「你們看，前一回劫咱們的小子就是他，他今天攔在路上了。」

四人之中，那位大捕頭「三刀定江山」高岳示意另外幾人別動，他拍馬緩緩馳到獨孤二郎面前，笑笑：「少年人，你這是幹甚麼？」

獨孤二郎道：「這話也是我要問你們的。」

一怔，忽的嘿嘿一笑，高岳道：「少年人，官家辦事，民間少問。」

獨孤二郎道：「辦甚麼事，販賣人口呀！」

高岳不慍不火的道：「少年人，別管甚麼販賣人口，人在江湖各找財路，擋人財路，自掘墳墓，我在三江地面有身份，你少年人往後時間還有得混，光棍點，你往一邊閃，咱們是車走直路炮翻山，各走各的道，祇當今天咱們雙方沒遇見。」

獨孤二郎道：「你是不是帶隊的頭兒呀！」

「我雖不是頭兒，但話出口擲地有聲。」

「你告訴我，你在三江知府衙門是個甚麼樣的官兒？」

「大捕頭高岳，人稱三刀定江山的便是我。」

提到自己的外號，手在刀把上還拍三拍，光景是他的刀藝了得。

獨孤二郎哈的一笑，道：「你大人三刀定江山，就應該除害，你怎麼幹起販賣人口來了？」

高岳臉皮一緊，叱道：「少年人，你不像是個三槍扎不透的頑固蛋，怎麼不開竅呀！」

他再一次的拍拍刀把，又道：「我是官，我這個官是專拿强盜賊寇的，而你，少年人，你是山寇呀，咱們之間就如同老鼠與貓，也正是人們說的水火不相容、冰炭不同爐，照常理，怎麼的，眞打算要造反呀！」

獨孤二郎道：「官不正民反，大人，你如果想善罷甘休，那得聽我的。」

高岳看看荒林，不見有任何動靜。

「你一人呀！」

獨孤二郎道：「我一人就能殺光你們。」

高岳冷笑道：「跳蚤蹦得高，頂不起一張床單，少年人，牛皮小心吹破了。」

他冷哂，又道：「少年人呀，你難道不怕洞庭風月宮的人嗎？有本事去君山使横去。」

提到風月宮，獨孤二郎火大了。

「甚麼樣的風月宮，上一回本寨主有事不在山寨，你們邀來風月宮的女子來助拳，我今天就是冲着風月宮先收拾你們，再等風月宮的人。」

「你吹牛呀！」

「你何妨出刀試一試。」

高岳眞的發了火，他厲吼：「大膽！」

獨孤二郎道：「膽子小早逃了。」

高岳雙腿挾馬，抽刀舉得高，厲吼一聲：「我宰了你這小畜牲！」

怒馬直衝獨孤二郎，雙方相差一丈遠，忽的獨孤二郎騰空起，半空中他雙足蹈空下手抓，那麼神奇的使出他的絕技佛抄手，一把扣住了高岳的右上臂。

獨孤二郎五指抓入高岳的肉中，抓得高岳大叫一聲刀也掉了，人也被獨孤二郎拖下大馬背。

這光景看得另外三人拔刀衝過來。

獨孤二郎振臂猛一揮，高岳的身子反往三匹快馬撞上去了。

獨孤二郎哈哈笑，雙手一舉大聲道：「來吧，且看本寨主今天收拾你們這批王八蛋。」

「住手，住手！」

這是那內府總管的大叫聲，果然剛衝出的三騎勒住了馬，一個漢子已把高岳扶住了。

那高岳的手臂在流血，一塊肉也掉了，痛得他噢噢叫。

左宗仁叫住了三個騎馬人，他大聲吼：「兄弟們，今天祇有這小子一個人呀，大伙上前圍住他，咱們一百兄弟齊舉刀，砍了他，殺呀！」

「殺呀！」

一百官兵齊出動，連車後的官兵也衝過來了。

眼看着雙方祇差十幾丈，忽聽獨孤二郎大聲喊：「兄弟們，出手啦！」

他這麼一聲吼，祇見附近草葉移動，幾十支箭近距離的射出了。

仔細看，不得了，原來嘍兵們僞裝起來，每人身上綑了厚厚的樹葉花草，臥在山道邊不稍動，人們以爲那是路邊的矮樹，如今一旦發動，山道兩邊箭矢齊發，立刻傳來官兵們的哇哇叫，退避不及的當場倒地不起。

這頭一陣就被射倒二十多官兵，獨孤二郎看得大笑，他指着左宗仁叱道：「你不該約那風月宮的女人來行凶，你不該率官兵燒了我的山寨，三不該又入中原搞那販賣人口的勾當，有此三不該，你今天死定了。」

兩邊怒矢疾射，官兵們紛紛往後退，有的開始往回跑，一邊跑，一邊有人還大叫：「快些哇，不得了，草木皆兵呀！」

這光景還正應了這句話，風吹草動也駭怕，有人叫就有人逃，仔細瞧，叫的人並非是官兵，而是山寨來的嘍兵，這時候無人分辨何人叫，逃命要緊。

常言道：「兵敗如山倒」。

官兵也是人，是人都惜命，刹時官兵逃掉一大半，獨孤二郎哈哈笑，大叫一聲：「圍住了！」

猴兒坡來了嘍兵九十九，三分之一人馬是在上一次官兵圍剿山寨時候被殺了，如今嘍兵們又是刀又是弓箭，可也把左宗仁這幾十人連同大車圍住了。

遠處一批官兵，那是向信陽州方向逃走的。

現在，祇有二十幾個官兵護緊了兩輛大車，左宗仁與那高岳高大人，加上另外三個騎馬的退守在馬車前，每人舉刀準備廝殺。

獨孤二郎雙手叉腰冷冷道：「現在，這個場面由本寨主來操縱了，喂，你們怎麼說？」

左宗仁道：「本總管懷疑，你小子是不是桐柏山水簾洞跑出來的孫猴王，鬧一個天下大亂呀！」

獨孤二郎叱道：「民不亂，官亂，你閒屁少放，要死要活一句話。」

忽聽霍長山六人齊聲吼：「當家的殺光呀，爲死難的兄弟們報仇呀！」

獨孤二郎道：「殺光這些人太容易了，用不着你們出手，本寨主一人就夠了。」

左宗仁無奈的吼道：「要活怎樣，要死又如何？」

獨孤二郎道：「要死簡單，本寨主不用刀，兩個拳頭就把你們打發掉，至於要活命嗎，這一回與上一回不一樣了，我得仔細合計。」



高岳叱道：「休忘了咱們是官你是盜呀，小子！」

獨孤二郎一聲叱：「哦呸！官家就是你們這模樣呀，知法犯法你就不是官了。」

他忽然大吼：「本寨主本打算每人砍掉你們一條臂再放行的，可是本寨主仁心厚道，不叫你們受罪了。」

左宗仁道：「你小子成精了。」

高岳更是大叫：「奇恥大辱呀！」

另外三人在馬上大怒，三人舉刀道：「總管，咱川南三虎不能白來，既來之，不能眼睜睜的叫這小子騎在咱們頭上撒尿。」

左宗仁道：「丁家兄弟，難道有一拚的決心？」

這丁氏三雄乃是峨嵋俗家弟子出身，在當年，江湖上說的是峨嵋刀、武當劍、少林棍，三者結爲一體，天下無敵，姓丁的刀法出自峨嵋，當然有其厲害的招式，今見這少年人如此囂張，三兄弟忍不住的要拚了！

丁氏三雄老大丁春元刀指獨孤二郎叱道：「小子，你且接丁大爺三刀吧！」

他不騎馬，在馬上拔身躍起，半空中蹬腿挺腰平飛，雙手握刀已飛旋向獨孤二郎！

獨孤二郎也火了，這種場面還使横，見砍刀快及身了，他只把頭一偏，疾出右掌砰啪兩聲幾乎是一聲，砰聲拍在刀身上，啪聲打在丁春元的臉龐上，把個揮刀殺來的丁春元打得滾出三丈外，那麼巧的滾在一個嘍兵身前，早被這嘍兵把刀子指在丁春元的心窩上！

「當家的，殺吧，殺吧！」那嘍兵直叫要殺！

不料獨孤二郎一瞪眼，嘍兵不敢再說了！

丁春元滿臉在流血，鼻子也歪了，哎呀直叫！

於是，他的兩個兄弟丁春山與丁霸二人奔上來了！

獨孤二郎淡淡的道：「想殺嗎？何妨出刀試試！」

要知他此刻的功夫並非他這種年紀應有的，實是因爲那天南奇叟對他施以開頂大法，把數十年的功力全部輸到他的身上。

獨孤二郎這種奇遇，別人是難以想像的！

丁氏兄弟先是一怔，那丁霸吼道：「你如果殺我哥，便是眞的打你不過，也要和你拚命！」

獨孤二郎道：「你拚也是白拚，你們聯手也過不了我三招殺！」

他自地上拾起了丁春元的砍刀，只見他豎在面前一尺距離，忽然右臂猛一抖，嚄，那砍刀竟然被他內力震斷！

他抛下斷刀，道：「你們想死，我不勉强！」

丁春山大叫：「哥，咱們沒這個本事，起來吧，咱們回去川南老家，再不走江湖了……」

丁春元吃力的爬起來，又吃力的往馬背上爬……

霍長山大叫：「當家的，放虎歸山呀！」

「他們不是虎，在本寨主眼裡是俊傑，哈……」

李度山道：「甚麼？他們還是俊傑呀！」

獨孤二郎道：「識時務者爲俊傑，他們此刻識時務呀，所以他們是俊傑，放他們走人，只不過，要走得先搜身，馬匹留下來！」

他大手一舉，高聲道：「成立檢查站，任何人要走不留難，但需搜身！」

他此言一出，先是丁氏三虎變病虎，無精打采的往前走，二十個握刀嘍兵，由毛六尹七二人爲首，站在山道上把守着。

丁氏三虎走到檢查站，三兄弟刀也不要了，舉起雙手任那些嘍兵們搜身，三兄弟身上的銀子被搜一空，那毛六指着武勝關方向，道：「走吧，命是保住了！」

丁氏三虎已走遠，走得不回頭，獨孤二郎又是一聲吼叫：「還有走的沒有，如果不走，我這就出手開始殺人了，要知本寨主一旦出手，絕不手軟，殺完爲止！」

他忽的自腰上拔出二尺寶刀來，刀光霍霍就要下手宰人了，忽聽左宗仁大叫：「你等等！」

獨孤二郎道：「等甚麼呀，大總管！」

左宗仁叫道：「强梁不如商量呀，小子……」

「商量個屁，你爲甚麼約風月宮的人來逞凶呀！」

「小子啊，咱們不提那回事，眼前的事最要緊！」

獨孤二郎道：「這麼說來，你們打算殺了？」

左宗仁叱道：「殺鳥呀，殺，你小子如果放咱們平安的走過山，這以後，咱們逢年過節暗中派人送來銀子，一千兩，你看怎麼樣！」

又來了，從前也送霍長山六人，山上兄弟們不知道，如今又來這一套？

獨孤二郎冷笑道：「你們這一套已經不管用了，還是我的話，如果要命，立刻放下刀往檢查站走過去，這話我是第二遍，不再多說了！」

立刻，又有七個官兵抛刀走向檢查站！

忽的，篷車上有個女子大聲叫

：「左爺，這麼多的珠寶金銀呀，怎麼辦？」

「我的豆豆呀，你說怎麼辦？」

車中女人是石豆豆，上一回她損失慘重不甘心，這一回打算要拚命！

石豆豆拉開車帘跳下車，手中握了一把刀，另一手藏的是飛刀，這位三江羅刹厲聲叫：「都是些貪生怕死輩，遇到强盜就退，以後別辦大事了，回家抱孩子吧！」

她走到左宗仁身邊，又道：「你們不殺我出刀，老娘不怕他小子！」

她刀平舉，側身就要殺向獨孤二郎了，却被左宗仁一把拉住了！

「別拉我呀，怕死的左大總管！」

左宗仁吒道：「一邊站着聽我的！」

「聽你的我只好損失大把銀子了！」

左宗仁不由大怒：「要死去死吧，死了你甚麼也沒有了，死在這荒山狠啃屍！」

石豆豆全身一緊，滿臉怒火熄一半：「那可怎麼辦？」

左宗仁吒道：「辦法總是有的，幾曾見過活人能叫尿瞥死的呀！」

他忽對獨孤二郎吼道：「小子，上一次風月宮並未找到你小子，可是風月宮撂下了話！」

獨孤二郎一聽風月宮三字他就發火，如今他早已知道是風月宮的人害得他一家人悲慘可憐，至今老爹生死不明，一家人也受了大罪……

「風月宮撂下甚麼話？」

「風月宮要與你決鬥在武勝關對面的高山坡上，只要你敢去！」

獨孤二郎道：「是嗎？有這麼一說嗎？」

左宗仁道：「絕對有此一說！」

獨孤二郎道：「行，本寨主接下了，本寨主決定不對你們出刀，只不過你們仍然受檢查！」

石豆豆大叫：「不檢查不行呀！」

獨孤二郎道：「不受檢查當然可以！」

石豆豆道：「這話可是你說的！」

「我說過的不會忘，只不過不受檢查也可以，由我的人砍下一條臂，放人過去！」

左宗仁大怒：「這不等於放屁呀，小子！」

獨孤二郎道：「悉聽尊便，本寨主絕不勉强！」

左宗仁大叫：「小子，半月之後，武勝關對面大山坡，風月宮的人在那裡候你了，你可千萬別忘了！」

獨孤二郎道：「誰怕誰呀！」

「好，今天咱們認栽了！」

他往身後一聲吼：「放下傢伙，等他們搜身！」

果然這兒他說了算話，官兵二十多，每人拋下刀，張開雙臂走向檢查站！

山上嘍兵愉快了，每人開口哈哈笑，每三人侍候一個官兵細搜身，搜得眞徹底，差一點指頭挖進屁股眼。

這麼一陣子窮折騰，留下的只有兩輛大車上十五位大姑娘。

這一回除了抓回上次逃回家的十名姑娘外，另外又弄來五位姑娘擠在大車上。

尹七與毛六帶着十名嘍兵拿了幾隻袋子過來了。

毛六大笑：「當家的，這一回弄得眞不少，比上一回多幾倍！」

尹七道：「咱們猴兒坡山寨發了！」

霍長山與王天笑也走來了。

「當家的，還是你行，官家拿你沒辦法！」

獨孤二郎走到大車邊：「姑娘們，下來吧！」

兩大車跳下十五個大姑娘，仔細看，一個比一個好看，個個姑娘長得俏模樣。

獨孤二郎不知秦淮河上酒女們的情況，他覺得這些姑娘很可憐。

可憐就得救她們，十五個姑娘圍住了獨孤二郎。

獨孤二郎道：「這一回我每人送你們二十兩銀子，你們回去快搬家，別叫他們又找上！」

十五個姑娘齊點頭，有姑娘直對獨孤二郎笑，很喜歡地想抱抱這少年郎！

大伙感激得不得了，圍着獨孤二郎哈哈笑。

於是，霍長山把銀子分給每位姑娘二十兩，又叫姑娘們再上車，仍然由兩個姑娘拉大車，這些姑娘很快的又往信陽州方向馳遠了。

獨孤二郎對霍長山六匹狠道：「留下的六匹馬，你們每人分一匹！」

李度山道：「頭兒呢？」

尹七道：「當家的，又是金又是銀，你指示，咱們大伙怎麼分！」

獨孤二郎看看幾隻布袋，他伸手取了三條金子揣起來，道：「回去吧，六大頭目分兩份，餘下的每人一份！」

「就這麼簡單呀！」毛六問着。

獨孤二郎道：「那要如何分？」

毛六道：「留些銀子辦糧草，不能都分掉！」

獨孤二郎道：「我不懂這一套，還是由你們六位去費心機張羅了！」



他轉身要走，霍長山急問：「當家的，你現在又要去甚麼地方呀！」

「去雲夢，找我娘！」

王天笑道：「喲，你還有娘呀！」

獨孤二郎道：「每個人都有娘！」

李度山道：「官兵來了怎麼辦？」

獨孤二郎道：「我在，咱們大伙發一票，我不在，你們棄寨山中逃，都是兩條腿，跑得一樣快……」

大伙一聽也楞了。

獨孤二郎舉手一聲哈哈笑：「我的好哥子們，咱們再見了！」

他走了，走向雲夢找他的娘去了！

霍長山六人對衆嘍兵打了招呼，大伙愉快的奔向猴兒坡山寨，路上，徐大壯對霍長山幾人道：「咱們不能只有猴兒坡山寨，必須往高山荒林中找另一個秘密之地，一旦官兵殺來，能殺則殺，當家的不在就逃往秘密之地，這就叫狡兔三窟呀！」

尹七道：「這個比喻不大好，咱們狠變兔子了！」

李度山道：「比喻甚麼呀，咱們抱定主意，打仗呀，永遠大吃小！」

毛六道：「咱們叫它游擊戰，不定有一天，咱們拉了人馬去攻城！」

霍長山哈哈笑了。

* * *

獨孤二郎一心想他娘，若非遇上「大酒簍子」東方美，逼他帶路再回大別山三仙岩，他才不會再上猴兒坡！

如今心中只有娘，他打算，要好久的陪陪娘，因爲娘實在太可憐了。

獨孤二郎一路想一路走，他越走越快，突然一聲大叫：「娘！」立刻，他使展出陸地飛行術，看上去雙足已不沾地了！

獨孤二郎一口氣就是幾十里，他比騎馬還要快，快到雲夢了，兩面奔來兩個人！

獨孤二郎猛一看，立刻放慢了脚步，只見是齊家酒舖的伙計同一個矮子走來！

獨孤二郎只認得那伙計叫小朱，因爲他曾在齊家酒舖接受過這小朱的招待！

獨孤二郎不走了，他叫住奔來的兩個人。

現在，小朱與矮漢也站住了，雙方打哈哈！

那小朱笑呵呵的道：「回來了，回來就好了！」

他又對矮子道：「丁三哥，就是他，他就是獨孤大俠的二公子獨孤二郎！」

丁三哥者，丁三是也，雲夢酒館的飛行太保就是他！

丁三笑對獨孤二郎道：「二公子，快跟我走吧，你娘想你想哭了，怎麼幾天不回來！」

獨孤二郎道：「我這就趕回齊家酒館去的！」

伙計小朱一笑，道：「要見你的娘，還是快跟這位丁三去！」

「丁叔呀，你快帶我去見我娘！」

丁三笑笑，道：「聽聽，大俠的兒子多禮貌，只這麼一句丁叔，叫得我丁三樂歪了，哈……」

他忽對小朱道：「你回城裡去吧，我帶二公子這就去見他的娘！」

小朱點頭回身走，那丁三指着河邊方向道：「二公子，快跟我走吧！」

「我跟你走，要快呀！」

丁三一笑，道：「快了你追不上我……」

他乃江湖有名的飛毛腿，人稱飛行太保，當然脚程上有異功！

獨孤二郎道：「你盡快的跑，我就在你的身後面！」

笑笑，丁三道：「咱二人比比腿力也不錯！」

他話聲一落，人就跑，跑得呼呼風聲響。

獨孤二郎一見這人跑得快，他施展出了飛行術，那是超異神功，果然，獨孤二郎只不過使出七成功力，他是如影隨形的緊跟在丁三的身後面兩尺地！

獨孤二郎如果全力使爲，那丁三就是跑斷了兩條腿也難以跟得上。

丁三絕對想不到這少年人如此了得，還好如今幾乎是一家人，如果是敵人，那還了得？

丁三當先奔到距離河邊一里遠，那兒有個荒林土坡，土坡上有座小小土地廟。

這一帶有許多這樣的小廟，是沒有廟祝的小神廟。

就快到小廟了，丁三忽然轉往幾棵老樹下，那兒他才站住了！

獨孤二郎急問：「你怎麼把我帶到這荒郊野坡上，我娘呢？」

丁三反而不開口，他四下裡仔細瞧，然後坐下來，倒把獨孤二郎急壞了！

「喂，丁叔呀，你不是要帶我去找我娘的呀，怎麼來到這兒不走了？」

丁三仍然四下望，還示意獨孤二郎別開口。

獨孤二郎也楞住了，不知丁三葫蘆裏賣的甚麼藥！

丁三把獨孤二郎帶到這一段極

爲荒涼的土坡野林裏，祇有一座小小土地廟，小廟香火不盛，有些頹廢的樣子！

「丁叔，你把我帶到這兒，我娘藏躲在這兒？」

丁三示意獨孤二郎別出聲，他却低頭看着地上的斜陽倒影。

這光景透着神秘，獨孤二郎也不再多問了。

忽然，丁三臉現喜色，用力地在地面上跺了三脚，三脚之後他奔到了一根乾乾的插在地上的竹筒處，就聽那竹筒發出咕咕咕三聲響！

丁三便口對竹筒道：「丁三回來了！」

丁三祇說了這句話，立刻拉了獨孤二郎道：「快跟我到這邊來！」

獨孤二郎道：「不是去酒鋪嗎？」

丁三道：「去酒鋪就十分危險了！」

獨孤二郎不知想說甚麼好了，祇得跟那丁三下了土坡，轉到一處更茂密的林中，那兒有一座大塚，墓碑十二大塊，每一塊比人還高三尺，全是龍鳳刻頂，石龜爲坐，那正面墓碑上刻的字也已斑剝不清了。

有一塊石板在一片平坦地面豎立起來，露出一個地道口有三尺方圓！

「快下去，獨孤公子！」

「你不下去？」

「這兒我祇能到此爲止，我還不夠資格下去！」

甚麼地方如此神秘，獨孤二郎祇一呆，人已呼嚕一聲滑下去了！

獨孤二郎人尚在滑動，背後發出呼通一聲響，那塊千斤石板合上了。

等到獨孤二郎滑到明亮之處，那兒有個漢子提了一盞燈守在石板上等着了。

「哈……二公子來了，咱們當家的非常歡迎，你請跟在下李七往裏面走吧！」

獨孤二郎道：「這是甚麼地方？這一道滑梯眞長！」

「路……」李七簡單一個字。

這李七是河南人，河南人說話在全中國最簡單，很多話他們一個字就表達了！

獨孤二郎道：「這不是路，是地洞！」

李七道：「別管是洞，能走人就是路！」

「通往甚麼地方？」

李七不回答，走得快，他左繞右彎的把獨孤二郎帶到了一個斜道上，那兒還有暗門機關。

李七上前用腿踢石板，口中尖叫：「李七！」

呼通一聲，石壁又露出一個口，李七立刻對獨孤二郎道：「快進去，他會帶你去見你娘！」

獨孤二郎道：「你不進去？」

「我的任務是這一段，裏面沒有我站的地方！」

李七把獨孤二郎往洞上推，那洞口又立刻間封閉起來，看上去甚麼痕跡也沒有！

獨孤二郎眼一亮，這人提的是馬燈，馬燈更亮，這條洞也很乾淨，還有花香飄進來。

「你老兄是……」

「趙五！」

「趙老兄呀，你要把我帶去那兒呀！」

「帶去見你娘！」

「你們不是在雲夢開酒鋪嗎？怎麼活動在地下！」

「二少爺，不久你便知道了！」

獨孤二郎更加的迷惘了，他心想：「這是在搞的甚麼名堂呀！」

這條石洞有半里長，半里長的石洞有一段是黃土地洞，很光滑乾燥，獨孤二郎走得有些暈頭轉向。

前面趙五漸走漸快，獨孤二郎覺得奇怪，心中想問沒機會，忽見那趙五一聲叫：「開！」

眞簡單，祇這麼一個「開」字，附近又是一聲彭，地面上忽然露出個地道口，有石階共九層，二人一步一步的走到了洞口。

趙五身子一斜：「二少爺，你請上面去會你娘！」

「你趙老哥大概也不會同我一起上去了？」

「我到此爲止，任務完了交差！」

獨孤二郎冒出了洞口外，祇一看外面，嚄，附近不就是雲夢城牆嗎？眞麻煩，爲甚麼來到這個十分雅緻漂亮的小小四合院！

獨孤二郎剛站定，過來兩個女侍冲他笑。

其中一人哈哈笑道：「你就是獨孤二少爺呀，你們看，他的模樣長得眞漂亮！」

另一個姑娘掩口笑：「長得很像他的娘！」

「我娘她人呢？」

「來吧，跟我們去見你的娘！」

兩個姑娘眞漂亮，頭上戴着花，身上穿着錦緞衣，不像丫頭，倒像是小姐模樣！

三人長的皮色，白中還透紅，二人說話也好聽，聽得多了會叫人醉！

獨孤二郎忍不住的道：「二位姐姐也漂亮！」

祇這一句話，兩位姑娘樂歪了，這一歪歪到了一邊的廂房中，祇見有個精壯的矮漢同他的娘隔着一張桌子對面坐，二人似乎在討論甚麼。

見獨孤二郎走來，那矮漢站起



身來對女的道：「獨孤夫人，丘文山暫告退，你母子二人好好的敍一敍，我等一等叫人送上酒菜來。」

那女的，正是獨孤夫人余凝霜，她對丘文山道：「丘當家的，你的建議，我會十分愼重加以考慮，謝謝！」

丘文山不但走出廂門，他還回身把門關上。

於是余凝霜張開了雙臂，道：「我的二郎兒呀，過來，叫娘好好的抱一抱你呀！」

「娘！」獨孤二郎一聲叫，立刻撲倒在余凝霜的懷中，他哭了，他娘也哭了。

他們母子二人本來在數日前相見時候就應該大哭一場的，可是獨孤二郎被東方美「逼」走了，此刻……

此刻他們母子把這十多年的痛苦、悲傷、思念，一古腦的奔流出來了。

那情況也難怪丘文山要暫時的離開，那是人性的至情流露，人如果缺了這些，何以爲人？那也是母性光輝的奔放，它給了人以至愛。

於是，這母子哭聲悽愴，淚水泉湧，余凝霜托着兒子的臉頰仔細的端詳着，很想找出他小時候的模樣，那是歲月的無情，帶走了當年的歡樂。

獨孤二郎不哭了，他的一切遭遇，令他有早熟的心情，他伸手爲他的娘拭着淚水，道：「娘啊，別哭了，聽說娘曾經雙目失明過！」

余凝霜道：「二郎啊，那是娘被囚在君山古洞中的時候，思念你爹之後，沒多久，你們小兄弟二人也分別被天地雙煞二人抱走，娘失去你們小兄弟之後，更是憂心如焚，終日流淚，終於雙目失明了！」

她頓一下，又道：「數年前，娘與那毒王二人一齊被趕出了君山古洞，毒王與我一同去了老君嶺，受到毒王的照顧，他費盡心力爲娘醫治雙目，直到毒王重病嚥下了最後一口氣，我在無奈中天降暴雨，旱雷震動古洞，我却又神奇的看到了光明。」

獨孤二郎道：「我們應該感謝那位毒王，他照顧娘這麼多年！」

余凝霜並未說出毒王臨終前對她說的話，那是不厚道的，至少毒王照顧她十多年。

毒王自承無力人道，否則他會對余凝霜下手，但他最終還是坦白，這就夠感動人了。

余凝霜扶正了兒子，她很嚴肅的道：「二郎呀，我們如今受到人家的保護，且又答應全力爲我們把你爹的下落弄個明白，這件事必須等三月到期，去把你哥也找回來，我們母子三人再細加商量！」

她頓了一下，又道：「我擔心你的武功……」

獨孤二郎道：「娘，兒子已盡得那天南奇叟司馬前輩的絕學，大輪迴佛抄手天下無敵，金剛掌抓石成粉，放眼江湖，兒子還未遇到敵手，而且……」

「住口！」余凝霜叱道：「你話中充滿了驕氣，爲你爹當年所不取，要知一個人立身江湖，傲骨嶙峋而絕不可以驕橫表態，那是做人大忌！」

獨孤二郎聽得半低頭，道：「是，娘。」

「孩子，切記驕者必敗這句少爲人注意的話！」

獨孤二郎道：「娘千萬別生氣，我想立刻帶娘去個地方，至少兒子在那兒是個當家主事的人！」

他此話甫落，門忽的被推開來了。

推門的是丘文山，他的神情焦急半帶緊張。

獨孤二郎起身相迎，丘文山已重重的道：「獨孤二少爺，你剛才的話我聽到了。」

獨孤二郎道：「我打算帶我娘前往猴兒坡。」

「你帶你娘去那種地方，你就是個不孝的人了。」

「這話怎麼說？」

「那猴兒坡是甚麼地方呀，山寇老窩呀，你以爲你重挫官家兩次就能穩如泰山了嗎？哈……」

余凝霜吃驚道：「甚麼，二郎呀，你已落草爲寇了嗎？你……」

獨孤二郎道：「娘，是我幫助了他們，他們大伙立我爲他們當家的。」

「胡說，你祇不過十幾歲少年，你會當的甚麼家，主的甚麼事，一旦落草，一生爲盜，你爹如果在此，必一掌斃了你！」

獨孤二郎一聽，嚇得跪下地。

丘文山淡淡的道：「二公子呀，其實那是山賊們利用你，才擁你爲他們當家的，如果你再把你娘也帶去猴兒坡，同山寇們住在一起，二公子，你會氣死你娘的。」

余凝霜叱道：「氣死我也！」

獨孤二郎一聽，急急的道：「娘，我們總要有個住的地方吧？」

丘文山道：「二公子，放心，我這地方就是最安全的地方，你們住下來，最適合不過了。」

「我們能住多久？」

「住到有了獨孤大俠確切消息之後。」

余凝霜道：「丘當家的，已經十多年了，至今仍無我丈夫的任何消息。」

丘文山道：「夫人就是再多住幾年又何妨？我丘文山早晚會把獨孤大俠的消息找到的，放心吧！」

忽聽獨孤二郎道：「我可以不去猴兒坡山寨做頭兒，但却有一件事，我必需前去了斷！」

余凝霜急問：「甚麼了不起的大事，非去不可？」

獨孤二郎道：「三江內府大總管左宗仁，他約來風月宮的人要在雞公山上與兒子決鬥，這件事兒子已接受他們的挑戰了，兒子祇把這件事辦妥，便把猴兒坡的事做一了斷，絕不再當甚麼山大王了！」

余凝霜臉色慘白，道：「風月宮害得我們一家人好淒慘，但你祇有一人，何不等你哥回來，再一同前往風月宮，大家做一了斷！」

她忽然又道：「若非是你已盡得那天南奇叟的眞傳，娘是不會叫你前去的。」

丘文山道：「我不放心二公子前往！」

他目光一厲，又道：「風月宮殘了我雙腿，這筆賬我還未曾忘記，祇不過……」

獨孤二郎道：「祇有這件事，兒子非去不可。」

余凝霜道：「時間不早，你這幾天就在娘的身邊吧，也叫娘多看看你！」

獨孤二郎點頭了。

丘文山却對這母子二人道：「二位賢母子但放寬心，我這個小小莊院是個十分隱蔽地方，你們看，那雲夢城就在附近，看似在眼前，如果從外面走來，走上半天也摸不到我這地方來。」

「爲甚麼？」

哈哈一笑，丘文山道：「桑樹爲屛，柳樹爲障，花牆滿地成陣式，比之八卦陣還迷人，多年來無人進我莊，他們走不到此地，哈……」

獨孤二郎道：「丘大叔呀，如果我以飛行絕技，天地行空之術，認定一個方向直奔而來，你以爲怎樣？」

丘文山哈哈一笑，道：「你在外面騰空，我的裏面有備，埋伏的殺手，你是看不到的。」

獨孤二郎笑了。

他才不怕甚麼殺手的，祇不過他也祇是笑笑。

* * *

門外有人呼叫：「有風聲！」

甚麼風聲，獨孤二郎不知道，余凝霜更不知道。

但丘文山知道，丘文山立刻奔出門外，轉個身他不見了，人在灰蒼蒼的月色中不見了。

於是，有一道風口處站着丘文山。

那風洞口處却傳來了齊大妹子的聲音。

「當家的，我的當家的呀，叫了半天你不來。」

「大妹子，甚麼事呀！」

「馬販子們來了，那個申屠十方親自上門來了。」

「還不死心呀，非找到武林第一美人余凝霜不可呀！」

「當家的，你精靈呀，被你言中了。」

「我不會像你一樣笨蛋！」

「我怎麼又笨蛋了？」

「你還不笨呀，人家申屠十方這是把銀子送上門來的，你就不會動動心眼賺幾個呀。」

「怎麼賺？」

「說你是笨蛋吧，你似乎還不太服氣，要知人在咱們手上呀，你祇要安排個叫他們會面的地點，不就是大把銀子到手了？」

「可是人家獨孤夫人會不會答應呀！」

「那是我的事，你去安排吧！」

「咱們索他多少銀子？」

「幾年前在老君洞，相隔十丈見一面，索銀子五百兩，如今咱們叫他們面對面，還喝幾杯酒，大妹子，兩千兩銀子不多吧？」

「嘻……」遠處傳來齊大妹子的笑聲，笑着笑着她的人好像已走遠了。

這裏，丘文山也笑了。

丘文山並不是爲了齊大妹子的事而發笑，他是爲了另外一件事笑。

丘文山發動機關轉入一條小型地道，然後往前走，他身後的洞立刻堵住了。

他現在走的地道，沒有人會知道，便是齊大妹子也一樣的不知道。

這條地道足有半里多那麼長，等他到了另一端，嗨，那已經是雲夢城內面後街一家小院子廂屋裏了。

「我親愛的，這兩天可把我累壞了，咱們的兒子小寶他睡了嗎？」

祇一聽就嚇人一大跳，丘文山有了小公館，他這事才過了不到五年。

隨着丘文山的話聲，正屋裡有個女子在發笑，笑聲似銀鈴，好聽得不得了。

於是，有個丫頭也出來了。

這丫頭扯着個三歲胖娃娃，丫頭長得也美極了。

丘文山急急接過娃兒先香了十幾下，抱着兒子走進正屋裡。

「看，我每天把酒菜備了等你來，你今天才來。」

這女子長得美，美得不得了，她端正的五官，白皙的皮膚，凸出的胸脯，挺細的柳腰，纖纖十指，還帶着一雙會勾人心志的大眼睛，在丘文山的眼中，便是武林大美人余凝霜也不過如此。



而余凝霜已三十多歲了。

當然，比之那忙進忙出，用盡心機賺銀子的齊大妹子來，此女更是美得太多太多了。

難怪丘文山不把齊大妹子同丁三與焦風流三人勾搭之事當成一回事了。

原來，他早把與齊大妹子的關係淡化了。

伸手把兒子交在那丫頭手中，丘文山立刻摟緊了那女子，馬上就是一個香吻。

「芸娘呀，我的心中祇有你一個呀！」

那芸娘笑哈哈的道：「我自與你在一起之後，江湖之上沒出頭，三江俠女已無人再提了。」

丘文山道：「快了，我自不會虧待你的。」

原來此女不但美，也是武林奇女子，三江俠女當年活動在長江兩岸，她的水上功夫了得，想不到她遇上了包打聽丘文山，變成了丘文山的女人了。

芸娘爲丘文山生了個兒子，這才是她抓牢丘文山的最大本錢。

這件事沒人知道，當然，那位刁鑽精明的齊大妹子更是不會知道。

而齊大妹子此刻可眞的在用心機了。

* * *

這幾年齊家酒舖子沒有變，仍然是老樣子，尤其是屋內近後牆角的那張舊桌子，依舊擺在那兒，來的客人中，大概祇有倒楣的人才會坐上那張桌子。

獨孤無名坐過，而且常坐。

石老大與石老二這兩位天地雙煞也坐過，祇因爲他二人也是在倒楣時候坐的。

申屠十方是不會坐這張倒楣人坐過的桌子，他是飛馬幫大掌旗人物，當然要坐在酒館中央的那張大桌子了。

申屠十方依然瀟洒，販馬生涯對他而言，似乎幹對了行業，一旦飛身馬背上，那股子意氣風發，神采奕奕的模樣，令人覺得英雄人物就是他那種樣，人們早已順口溜出「申屠風流冠江南」這句話了。

一個人如果被人稱做是風流人物，而他又未獲得武林第一美人的青睞，多麼的遺憾呀！

申屠十方就深以爲遺憾而時刻不忘余凝霜。

這幾年，自從知道余凝霜與老毒物李歧旺住在山洞之後，他不但派人四處證明獨孤無名的生與死，而且也去過幾次老君嶺，他祇是遠遠的看，然後黯然而離去。

這一回他的販馬又大賺了一票，他第一個想見的人便是武林第一美人余凝霜。

於是他去了老君嶺。

但他發覺人不見了。

現在，申屠十方坐在桌子一邊，帶着一副焦急的樣子問一邊侍候的伙計。

「你們老板娘怎麼還不出來呀？」

另一大漢正是大總管甘天龍，姓甘的沉叱：「喂，咱們當家的遠自興隆集趕到雲夢，你們老板娘端的甚麼架子，爲甚麼久久不出來！」

「快刀」江上飛也來了：「快叫齊大妹子出來呀，她在後屋幹甚麼，莫非她吃野食，弄個男人在床上呀！」

伙計小朱不氣惱，他還哈哈笑，道：「江爺，都是老朋友了，咱們老板娘乾淨得不得了，如果不是大掌旗申屠大爺來到咱們這小不點的小酒館，老板娘早就跳着脚出來了。」

江上飛道：「咱們當家的來了，她怎樣了？怕了？哈，叫她放百二十個心，咱們當家的不會同她那一手的。」

伙計笑笑道：「江爺，咱們老板娘總也得叨拾一番，抹抹胭脂擦擦粉，換件新衣插朵花，這表示對申屠大爺的恭敬呀，是不是？」

就在這時候，二門後一聲笑，笑的聲音嬌又媚，閃出一位中年女人來了。

是的，齊大妹子俏俏的扭腰擺臀走出來了。

「哎唷，飛馬幫的貴人來到了呀，稀客加貴客，我這小酒舖子蓬蓽生輝了吔！」

齊大妹子站在申屠十方身邊了，她的雙目斜着瞧，申屠十方道：「老板娘，你好！」

「不好，可是大當家的來了，我不好也好了，嘻！」

江上飛笑道：「大妹子，你越發的漂亮了，眞的是女人四十一枝花呀，哈！」

「奴家今年三十九。」

江上飛道：「哎呀呀，前年你也說自己三十九，三年多快四年了，你怎麼還是三十九呀！」

「奴家不想老嘛，我的江公子。」

「哎呀我的媽呀，我江上飛今年四十八，我還江公子呀，別人感覺我不知道，我自個兒聽了就會起鷄皮疙瘩，你老媽饒了我吧！」

齊大妹子不再打哈哈，她問申屠十方道：「申屠當家的，你是吃甚麼酒呀！」

「拿手的菜來四樣，二鍋頭三斤。」

齊大妹子對伙計道：「快去灶房，叫他們把最拿手的菜弄些送上桌。」

（未完・二十）

**上文提要：** 李天佐與崔永泰爲石綿綿矯正被毀容顏，燕雨絲帶着辛南星前來亦要求整容……李天佐告訴譚起鳳，若能解散「天上人間」，他可以使石綿綿重復舊觀九成，譚起鳳答應下月十二日解散……李天佐與譚起鳳的談話被燕雨絲聽到，跑去告知「十不全老人」，此際他已決定抓實大權不放，因此傳授武功給燕雨絲、辛南星、談天儀……

新派俠情長篇連載／司空羽・文　可飛・圖

# 神劍

鵲巢鳩佔欲篡權　白道聲援訂暗號

「不必謝，只要忠於老夫即可，你現在先和江蓀見見……」

不一會，一個十七八歲，細眉大眼，皮白如脂，衣著却很樸素的少女進入屋中，道：「爺爺，有甚麼事？」

「十不全老人」道：「和談天儀見見，以後也好彼此有個照應！」

談天儀道：「我叫談天儀。」

「我叫江蓀……」

原來「十不全老人」叫江歡，五十年前即成名了。

江歡道：「以後如我抽不出時間，你們二人可以自己切磋……」意思是要江蓀教談天儀。

談天儀有點不服。

似乎江蓀能猜到他的心思，第二天二人切磋之下，談天儀大驚，他估計，她已得到江歡十之七八的技藝了。談天儀是頗爲深沉的青年，他以爲有此學絕技的機會，沒有理由拒絕。

至於其他的事，他另有主張，他是聰明人，能看出江歡這個代幫主似已完全取代了幫主，而且沒有交出之意。

此刻小唐就在附近監視，隨來的還有冷雪舫。

本來願意來的還有顏學古和龍三，但因他們二人都有些殘障，易被認出，行動自是不便。

等了三天，才發現了燕子飛，冷雪舫正要招呼，小唐立刻拉他一下，道：「冷兄，不急……」

「怎麼回事？」

「燕子飛對『人間天上』的忠貞已被懷疑，況且目前是『十不全老人』掌權，他可能會被監視！」

「會嗎？」

此刻唐、冷二人是在這家酒樓上的窗口處位上，正好俯視街心。眼見燕子飛進入對面一家餃子樓。

正好，燕子飛也坐在樓上臨窗處，只是尚未發現對面樓上的唐、冷二人，他叫了水餃，伙計下樓而去。

這工夫小唐把窗簾放下，如此一來，他們可以隔簾看到對面樓窗中的燕子飛，燕子飛却看不到他們。

「冷兄，看到沒有，燕子飛左後側剛來了一個客人。似乎對燕子飛十分注意！」

「看到了，莫非是監視他的人？」

「大有可能。」

不久上了水餃，燕子飛食畢下樓，那人果然也跟着下樓，小唐拿走一根筷子，輕撩竹簾，射向對面樓上那個跟踪燕子飛的漢子。

漢子可能被派來跟踪燕子飛，身手自不會差，可惜樓上人多，亂烘烘地，因而聽不到筷子高速飛射的聲音。



「卜」地射中了他的左大腿，竟深入三寸有餘。

雖然是射在肉厚之處，祇不過深入過四寸，就不能再追踪了，他還以爲是這樓上的人暗算他呢。

燕子飛並未看到這一幕，自也不知有人跟踪他。

可見這跟踪之人不是「人間天上」的人，必然是「十不全老人」的心腹。

燕子飛上了街，唐、冷二人下了樓，在門內四下打量，以爲沒有人跟踪燕子飛了，這才上前打招呼，住入一家客棧。

「唐大哥，兩位在此有何貴幹？」

「就是找你！」

「找我？」燕子飛十分高興道：「唐大哥有何差遣，你自管吩咐！」

「子飛，今後你要機警些！你知道有人跟踪你？」

「在哪裏？」

冷雪舫說了在對面酒樓上所見以及以筷子射傷那人的事，燕子飛道：「我太馬虎了！」

小唐道：「不是你馬虎，而是對方很會踩線(追踪之意)。你想不到，少幫主會被人追踪！」

「唐大哥找我……」

「近來『人間天上』的情況如何？」

燕子飛想了一下，道：「家父好久沒有回幫了。家兄說，『十不全老人』似乎已無意讓出幫主寶座了！」

唐耕心道：「李天佐和石綿綿也沒有去『人間天上』？」

「沒有，據說石綿綿被我娘毀了容！」

「這已經不是新的消息了！」小唐道：「令尊對石綿綿情深義重，特別把李天佐和火谷老人崔永泰請去，爲石綿綿復容！」

燕子飛道：「據家妹說，我娘也陪辛南星去找李、崔二人爲辛復容，這件事眞丟人！」

「妳妹妹怎知此事？」

「談天儀一直在家父左右保護，還有關林等人，後來被你們的人發現，據說唐伯父和班達喇嘛帶着大哥你和冷少俠前去，逮住了關林，死了幾個『十二地使』中人，家父和石綿綿脫身，談天儀也僥倖逃回，八成是他說的。」

小唐道：「可能如此，你還知道些甚麼？」

「『十不全老人』名叫江歡，他有個孫女叫江蓀，已去了幫中，似要以他的孫女控制談天儀。」

冷雪舫道：「令妹呢？」

「我也在找她，這些日子，她有時出現，有時就不見了，我却知道她並未出幫！」

冷雪舫道：「見了令妹，就說唐少俠要和她談談！」

小唐道：「其實也不必，祇要和子飛談談也可以了。」

「噢！另外還有一件事。」燕子飛道：「我娘和辛南星已回到幫中了。聽說『十不全老人』聘我娘爲副幫主，辛南星爲護法。」

唐、冷二人不由愕然，小唐道：「由此看來，令尊可能永遠也不回去了！」

「怎見得？」

「妳娘和辛南星回去了！且受到江歡的禮遇，想想看，令尊還會回去嗎？」

燕子飛道：「這麼說，江歡想霸佔本幫，永不交回了？」

「十之八九是如此的，所以你們今後的動向，江歡必然很注意了！」

冷雪舫道：「『人間天上』的門禁嚴不嚴？」

燕子飛道：「很嚴，最好別進去。」

冷雪舫道：「按理說，目前『人間天上』沒有多少高手了！」

「也不算少，『三島七把刀』兄弟，歸、霍、石、金、談天儀、我娘，辛南星、江歡爺孫二人、昆達喇嘛，還有我的兄妹等等。當然，還有『火神』魯純。」

冷雪舫道：「這些人當中，祇有『十不全老人』祖孫、昆達喇嘛和令堂幾人不好纏……」

燕子飛道：「另外，『十不全老人』江歡似乎也帶了一些心腹，所以不可輕估，唐大哥，你如果沒有急事，我奉勸你，以不進去爲妙！」

唐耕心道：「我目前還不想進去，但希望你能經常把最重要的消息傳出來。」

「一定，一定，大哥住在何處？」

「就是這家客棧的後院。」

冷雪舫道：「子飛，如見到令妹，對她說一聲，我們住在這兒，可千萬要保密喲！」

「冷大哥請放心！我也很奇怪，這些日子，偶爾也會見到舍妹，有時找她却又找不到她！」燕子飛道：「由於家母把辛南星帶回『人間天上』，也許家兄妹遲早也會離開該幫！」

小唐道：「如果他們離開，可到『一瓢山莊』來，我們十分歡迎，他們最近沒有攻擊我們的計劃吧？」

「似乎沒有，似乎要使有毒癮的人一個個地戒掉，沒有採取行動，霍大哥，我要回去了……」

燕子飛走後，小唐道：「冷兄，這兒距『人間天上』太近了，我們要特別小心！」

「是的，唐兄，辛南星也太沒有骨氣了！」

「也可以說燕雨絲也越來越走偏鋒了！」

「唐兄以爲『十不全老人』會不會和譚起鳳來一次窩裏反？」

「非常有可能。」

「譚起鳳不是根本不重視這個邪幫了嗎？」

「的確，但燕雨絲帶辛南星來此，一個是副幫主，一個是護法，這不是等於給譚起鳳難堪嗎？」

「的確如此。」

第二天下午，忽然來了一位不速之客，竟是燕雁。

「燕姑娘，快請進來……」

「唐大哥，你們在此千萬要小心！」

「是不是子飛受監視了？」

「不但受監視了！甚至暫時不准他出門，不知爲了甚麼。」

「我知道原因……」小唐說了有人監視燕子飛，被他以筷子所傷的事，此人自然會懷疑是燕子飛的同路人幹的。

所謂同路人，自然是指外人，不可能是『人間天上』的人。

「原來如此。」燕雁道：「唐大哥，『人間天上』變了，江老賊似想吞下本幫。不過也怪我爹爲了一個女人而不顧幫務，等於是引狼入室！」

小唐道：「這也許是令尊的平凡中不平凡之處吧！」

「唐大哥會說家父的好話？」

「至少令尊是一位至情至聖的人。」

「可是石綿綿害得我們家庭破碎支離！」

「一件事的發生，有遠因也有近因。也許不能怪責石綿綿，也可以說令尊和令堂之間的危機早已潛伏了！」

「是的，也可能，唐大哥，我要告訴你一件十分重大的消息，你來得眞是太好了！」

「是甚麼事？」

「我爹和李天佐約法三章，李若使石綿綿的毀容恢復十之八九，我爹就解散『人間天上』……」

唐、冷二人不由一怔，道：「結果呢？」

「李大夫似乎已經作到了。本月十二日，家父要返幫，甚至要把『十不全老人』交給你們。」

冷雪舫大爲興奮，道：「這太好了……」

小唐道：「冷兄，先不要興奮過早，江歡不是一個簡單的人物！」

「對！」燕雁道：「這消息竟是家母對江歡說的，由此可見家母是如何恨家父了！」

小唐道：「是不是令尊還不知道令堂和辛南星去了『人間天上』而且洩露了令尊十二日要解散該幫的秘密？」

「大概是吧！」

「現在如何通知令尊，十二日不要回去才是要務！」

「唐大哥，你對我爹似乎頗爲關心。」

「要是這次到潛龍堡去殺人的帶頭人是他，那就完全不一樣了！」

「可惜找不到我爹！」

冷雪舫道：「他們上次隱居復容的民房我知道，但我相信他們不會再回到那兒。」

小唐道：「當然不會，距這兒有多遠？」

冷雪舫道：「大約五六十里不超過七十里。」

小唐道：「我們仍然可以去看看，燕姑娘，眞感激妳前來傳遞這消息，妳還是盡快回去好些！」

燕雁有點依依，冷雪舫很識趣，立刻走了出去。

燕雁忽然撲了他的懷中，小唐不便峻拒，除了擁抱，實在也沒有太過火之處，祇不過年輕男女，如此緊密擁抱會產生甚麼後果呢？

一個是久有委身之意，一個是喪妻不久，何況燕雁幫過他多次忙，這次救連蓮雖未成功，心意還是到了。

燕雁之美，不輸顏鳳妮、連蓮和石綿綿。

她的特長還不在此，主要是胴體動人，很少有女人具備她這種容貌和軀體的完整之美。

她的起碼願望是要小唐吻她，但小唐沒有，而且很禮貌地推開她，道：「燕雁，妳該回去了！」

「大哥，我會每天送消息來。」

「不，那會引人注目，並非僅是子飛會被監視，妳也會。燕雁，老賊心狠手辣，千萬別大意了！」

小唐道：「隔一天來一次，要注意四周的人。」

「是的，大哥……」

「十不全老人」江歡既然野心很大，且知譚起鳳十二日要回幫，他雖不怕他，畢竟下面的人都是他的舊屬，萬一他登高一呼，聲勢浩大驚人，不可輕估。

於是他派出人手，四下號召，找來了他的心腹、好友以及晚輩，這幾天陸續到達的有十七八人之多。

其中除了他的孫女江蓀之外，最近也最獲得他信任的就是「恨天手」洪峯了，此人三十年前即在百粵成名，很少到中原來，但他的原藉却非百粵人。

此人和他的女兒洪天嬌聯袂來到，其餘的大多是江歡的晚輩或部下及僕役。



辛南星的臉孔已因動手術恢復了十之六七，這已經差强人意了。現在，他和燕雨絲形影不離。

當然，譚之老部下如歸鄉和霍金，以及「十二地使」等人，都十分輕視這位壓寨夫人，二人也不在乎。

這天上午，江歡召集高級人手在大廳中聚會，除了江歡祖孫，還有昆達喇嘛、歸鄉、霍金、談天儀、「三島七把刀」兄弟，石擎天和金羅漢等。

「大漠雙狐」未到，另外就是今天才到的貴賓「恨天手」洪峯了，當然，還有洪峯的女兒洪天嬌。

衆人落座之後，才發現了兩個陌生人。接着，江歡爲衆人介紹「恨天手」洪峯父女。

這些人祇有極少數人認識洪峯，有的祇是聞名。

祇有一個人一聽洪峯和洪天嬌這兩個名字，不由臉色一變，這個人居然是辛南星。

辛南星怎麼會有這種態度呢？這當然有其原因。

辛南星一直迴避洪天嬌的目光糾纏，燕雨絲當然未發現，散了之後，辛南星內心不安。

如果燕雨絲發現，祇怕是解釋不清了。

這天晚上，辛南星剛自燕雨絲處回來，正要入寢，忽見燕子翔站在臥室門口，道：「辛南星，你想死還是苟活？」

「燕子翔，這是兩個人的事，不是我個人的事！」

「但你明知別人爲有夫之婦，子女成羣，爲何還要勾引？」

「不要用『勾引』這種字眼！」

「不是勾引是甚麼？」

「我不便對你說那初次見面的事！」

「你不說，我們怎麼會明瞭？」

「好，我說，你娘離幫出走，女扮男裝，醉倒鄉間路邊，我以爲她是男人，把她帶到客棧中……」

「還有下文吧！」

「下面的話，作子女的能聽嗎？」

「能！」

「你能聽，我却不能說！」

「呸！」燕子翔向地上吐了口唾沫，道：「潛龍堡的人都死光了，祇留下了你這個人渣子！你小心點！」

燕子翔走了，辛南星很苦惱，祇要在此，隨時都會看到白眼，他勸過燕雨絲，不要在此寄人籬下。

燕雨絲似乎很熱衷權勢，她以爲有一天江歡太老了而倦勤時，會把大權交到她手中。

到那時候，她是幫主，辛南星就是副幫主了。

辛南星以爲那一天很遙遠。

他剛躺下，聽到外間有微聲。他低聲道：「哪一位？」

外間的女聲道：「我是洪天嬌……」

辛南星心頭一震，道：「是……是妳？」

「怎會？今天在大廳中你沒看清楚？」

辛南星以爲，既已在此邂逅，不如談談，他下床亮燈，把衣衫整好，道：「請進！」

洪天嬌進入內間，顯然，她來此之前經過一番拾奪打扮，有所謂三分人才，七分打扮。洪天嬌的外形，嚴格地說不如燕雨絲。但她祇有二十九歲，比辛南星僅少三歲。

燕雨絲却已經四十歲了。女人最大的本錢是青春。

失去了青春，臉上有了皺紋，皮膚開始鬆弛，腰臀的比例尺寸差距越來越大。

因而，就會對自己失去信心。

辛南星倒了杯茶，道：「茶已涼了！深夜客來，實在沒有甚麼可以招待的！」

「不必客氣！我來此是想問問看，我們過去的諾言還算不算數？」

辛南星道：「甚麼諾言？」

「我十歲，你十三歲那一年，我們在沙灘上扮家家酒，你作新郎我作新娘，發下的誓願，今生非你不嫁，你也非我不娶……」

「這……」辛南星道：「孩提時代的話……」

「我以爲一個十歲的女孩和一個十三歲的男孩說的話，也不能算是無稽之談吧！」

「當然……」辛南星十分爲難，他以爲幼時對洪天嬌的確很好，但無論如何想不到能在此相會。

如果提早一年相遇那該有多好？

辛南星猶豫不決，如果換了一個有決斷的人，堅決拒絕，未始不可。

畢竟，洪天嬌也以爲那是孩子間的事，事隔二十年，自也不會太認眞的。

辛南星此刻之所以猶豫，主要是他和燕雨絲的事十分不正常，非但譚家的人恨他，連潛龍堡的人也都瞧不起他。

「南星哥，我要告訴你一件秘密，江歡和家父是故交，江老伯暗示，將來他退休時，會把大權交給家父，而且爲時已不會太久了。」

辛南星對這個並沒有甚麼興趣，就是給他副幫主幹，他也不起勁。

「南星哥，你不重視我們的青梅竹馬了？」

「當然重視。」

「那麼，我爹接任之後，我給

你弄個副……」

辛南星道：「天嬌，我對那個沒興趣，我祇想遠離此幫。」

「爲甚麼？」

「不……不爲甚麼。」

「離開此幫？你要去哪裡？」

「到處爲家。」

「南星哥，我等了你這麼多年，你總要有個交代吧！」人已貼了上來，辛南星是個食髓知味之人，居然並沒有太堅拒。

這是有多種原因的，第一，青梅竹馬，印象深遠，深植心底。其次，她還是一個大姑娘，不會有甚麼糾紛。第三，黃花閨女的誘惑，也祇有過來人才會體會到。

辛南星沒有拒絕，也許還有些被動之後的主動，居然在這邂逅中的第一夜作了那件事。

有一次絕對不能沒有第二次，大概明知吸毒上癮差不多，要戒掉很難。

一連數日，夜夜春宵。

事情終於發生了，這天凌晨，大約四更天左右，燕雨絲送上門，要和辛熱乎一番，但她聽到了屋中辛、洪二人正在銷魂的聲音及交談。

燕雨絲幾乎氣昏，怎麼會一拍即合呢？

她當然想不到辛、洪之間的一段童年往事。

以前，她也曾對辛說過，她老了配不上辛南星，他說他從沒想到這些，言猶在耳，他已投入別人的懷抱了。

她的犧牲是夫妻反目，子女離散，又得到了甚麼？

悲怒之下，拔劍闖入向床上猛砍。

這二人都不是庸手，尤其是洪天嬌，盡得「恨天手」洪峯之所學，燕雨絲已非她的對手。

洪天嬌道：「甚麼人？」

辛南星匆匆穿上衣衫，溜了出去。他知道，一旦江歡或洪峯趕來，他都無法處理這個場面。

他居然一個人逃離了「人間天上」。

洪天嬌赤身裸體和燕雨絲動手，自然要盡快擊退她，甚至擊倒她，萬一來了人，這醜就丟大了。

洪天嬌也用劍，出招就是最最精粹的招術，加之燕雨絲情緒激烈，形同瘋狂，出招就不會理性了。

洪天嬌相信，若在對方沉住氣之下動手，她要勝對方，至少要在八十招以上，此刻她忽然抖手射出「天蠶紳」。這是以天蠶絲編成的帶子，還加了些銀絲，堅韌無比。

他以此帶纏人，栽在他手下的高手不計其數。

此帶一出，由於屋中無燈，燕雨絲不知深淺，祇有急退。但是，此帶可及一丈之地，不退也許還好，「刷」地一聲纏住了她的左臂。

洪天嬌一抖「天蠶紳」，燕雨絲往前一栽，立被制住穴道。

燕雨絲一倒下，洪天嬌道：「妳是何人？」

「本幫副幫主燕雨絲。」

洪天嬌一驚，八成辛南星見她闖了禍，逃出了「人間天上」，她立刻也追了出去，一問守堡的人員，知道辛南星出了北門而去。

洪天嬌向北追出十來里，大聲呼叫，四山回應，歷久不絕。

辛南星眞想故作未聞，遠走高飛。

事後冷靜下來想想，他當然對不起燕雨絲，她爲他而家庭破碎，爲他復容，甘向譚起鳳低頭，如今，他已由一個醜鬼變成了一個人了。

原來辛南星是個拏不定主意的人。

他過去的好好先生作風，正是凡事馬馬虎虎，缺乏決斷，這種人是很難成大事的。

如果他不現身，洪天嬌就會繼續呼叫，可能被「人間天上」追出的人聽到，於是他出現了。

「南星，你跑甚麼嘛！」

「這種事總是不好，她是副幫主。」

「副幫主也管這種事啊？」

「當然，『人間天上』規定，幫主出外，副幫主管理內部事務。」

「大不了稟告我爹，咱們立刻成親。」似乎比燕雨絲更開放。她道：「我爹和江歡是老友，在此是一字併肩王。」

「天嬌，我是不回『人間天上』了。」

「爲甚麼？」

「妳想想看，我本是潛龍堡的人，在此混日子，到處受白眼，這日子我受不了。」

「你要去何處？我陪你去，反正我是你的人了。」

辛南星道：「去東北如何？」

「南星哥，我自幼在百粵長大，祇怕受不了冰天雪地的酷寒。」

「我們到東海去找個小島，作個漁、農自給的世外閒人如何？」

「南星哥，你未免太消極了吧！」

「這不是消極，我總以爲武林紛爭，眞令人膩透、厭透了。」

洪天嬌道：「南星哥，人生在世，辛辛苦苦，還不是爲了創一份事業，你才三十出頭一點，就想隱遯起來，我以爲這有點失常啊！」

「天嬌，人各有志。」

「好好，我依你。東海岸的小島很多，要找個不受干擾的小島，



祇怕也不容易吧！」

＊　＊　＊

燕氏兄妹和燕雨絲同在「人間天上」之中，却是不相往來，這眞是人間的大悲劇。

昨夜發生的事別人還不知道，祇有辛南星、洪天嬌和燕雨絲知道。燕雨絲被制住穴道，直到洪峯和江蓀趕到，才解了她的穴道。

江蓀道：「燕副幫主，這是怎麼回事？」

燕雨絲眞是栽到家了，說也不好，不說也不好。

這話叫她怎麼說？說是她的面首又和洪峯的女兒有一手了？

洪峯道：「燕女士，到底是怎麼回事？」

燕雨絲不能不說，道：「洪大俠，令嫒和辛南星過去就熟悉？」

「好像在二十餘年前，我們作過鄰居。」

「那就對了，他們在此相見，一拍即合，我知道他們過去認識，巡邏時發現有人進入辛護法院中，不能不管，那知居然是……」

「燕女士自當明說，洪某不在乎。」

燕雨絲道：「這還用說嗎？」

「怎麼不用說？妳不說明白，我怎知他們在作甚麼？」

「他們在床上。」

「在床上幹甚麼？須知在床上也不一定在幹那件事。」

「就是在幹那件事。」

洪峯道：「他們的人呢？」

「跑了。」

「跑甚麼？又不是甚麼大不了的事，哪個女人不和男人上床？辛南星是妳的甚麼人？譚起鳳又是妳的甚麼人？」

燕雨絲無言以對，但十分惱火，他的女兒搶走了她的男人，居然還反譏她一頓。

燕雨絲扭身奔了出去，而看熱鬧的人之中，居然有她的女兒燕雁在內。燕雁本來偏袒母親，但這次燕雨絲竟把辛南星帶回「人間天上」，她再也不會同情母親了。

他們子女都以爲，燕雨絲給他們的傷害太大了。

燕雨絲出堡而去，洪峯來見江歡，江蓀也在，洪峯說了一切，道：「女大不中留，我也懶得管了。」

江歡道：「洪老弟，你不管我可不能不管。」

「你管這鷄毛蒜皮的事幹甚麼？」

「你以爲這是鷄毛蒜皮的事？」

江歡道：「辛南星這個雜碎，見一個愛一個，他早和燕雨絲有一手，而使譚起鳳痛心疾首，家庭破碎，如今又看上了你的女兒。」

「辛南星是這樣一個人？」

「你以爲他是誰？柳下惠？」

「那好，我要逮回這小子。」

「我已經派人下山了。」

派下山的是談天儀，而燕、辛二人已逃下山了，江歡目前就不須每天傳他們絕學了。因此，燕雁也就偷學不到甚麼了。

原來江歡傳他們武功，都是在後面的絕壁之下，這是一邊是平滑如削的絕壁，一面是絕崖，另外兩邊是三道關卡，因爲這是到鬥牛坪的必經之途。

在這兒傳授武功，誰也偷學不去。

這當然有個漏洞，那就是絕壁之下有個暗道，祇有譚氏夫婦及子女知道，燕雁這些日子就在地道石門內偸學。

石門有縫隙，既可聽外面的人說話，也可以看到江歡演練絕學。她學了十七八招，要不是發生了這件事，她會在一個月內變成絕世高手。

現在，她溜出幫外來找小唐。

她現在對小唐希望無窮，眞是一個不能再好的空檔。小唐道：「燕雁，有甚麼新的消息？」

「有，燕雨絲和辛南星又離開了本幫。」

冷雪舫道：「他們早該離開了。」

「事情不是這樣的……」燕雁說了一切，稱自己母親的全名，唐、冷二人不由暗暗搖頭，這又能怪誰呢？

小唐道：「辛南星居然是這種人，這下子可完了。」

冷雪舫道：「洪天嬌的身手如何？」

燕雁道：「要不是身手了得，會在二十招內制住我娘？」

冷雪舫道：「乖乖，一二十招內制住燕雨絲，這功力幾乎和譚起鳳相差不多了。」

燕雁道：「話不能這麼說，洪天嬌可能用了甚麼暗器之類，才會在一二十招內得手，或者我娘一時大意，因屋中黑暗。」

小唐道：「如今辛南星、洪天嬌和燕雨絲都不見了？」

「是的，江歡已派人追緝辛南星，聽說辛南星和洪天嬌是青梅竹馬，總角之交。」

小唐道：「冷兄，我們必須馬上回去了。」

「十二日不是還有三天？」

「對，但由於燕、辛二人曾經返回『人間天上』，他們可能知道譚起鳳要返幫解散此幫之事而告訴了江歡，屆時譚、石二人絕非江歡及其同路人的敵手。」

「對，我們要盡快把這事報告長輩們。」

「唐大哥，我能不能跟你們回去？」

「燕雁，妳暫時留在幫中，還大有用途。」

燕雁道：「唐大哥，由於家父已不理幫務，加之家母和辛南星之事無人不知，我們兄妹在幫中很受歧視。」

小唐道：「的確，這很不好相處。」

冷雪舫道：「這固然很尷尬，但由於令尊十二日要回幫，屆時十分凶險，你們兄妹三人留在幫中，不也是他們的幫手？」

燕雁道：「的確，我是否可以事先把家父返幫的事告訴一些舊部屬，如歸鄉、霍金、石擎天、金羅漢，以及『火神』魯純等人？」

唐耕心想了一下，道：「如果這些人的忠貞無問題，那當然有好處，可以事先部署。但是，萬一有一二人是牆頭草，洩漏了這秘密，那可就很不妙了。」

冷雪舫道：「唐兄的話很對，這要特別斟酌才行。」

唐耕心道：「依我之見，歸、霍及談天儀等人較爲可靠，石擎天和金羅漢諸人，我就不敢說了。」

燕雁道：「假如我回去找歸、霍二人談這件事，二位同不同意？」

小唐道：「燕雁，你們父子、母女和他們二人的關係很近，妳來衡量他們的忠貞，應該比我準確些。」

燕雁道：「唐大哥，我希望十二日那天你們能來。」

小唐道：「這樣吧，我們先作個連絡暗號，如果令尊和石綿綿回幫，而且雙方翻臉被困，相信以令尊、石綿綿加上你們兄妹三人和以前令尊部下中尚未變節者，這些人加起來，也許仍不如江歡的實力雄厚，却也不是一兩個時辰可以分出勝敗的。祇要內部放出三個烟火，即表示雙方已經幹上了，我們的人即開始攻入。」

燕雁道：「魯純有的是烟火，我向他要多少就有多少。」

小唐道：「記住，如果妳能控制魯純，是很能派上用場的。我所以要妳放烟火，是怕萬一令尊十二日那天並未返幫，我們貿然攻入，就沒有多大勝算了。」

「是的，唐大哥，那我這就回去。」

冷雪舫識趣，又躲了出去，讓他們親嫟一下，燕雁很感激冷雪舫，又投懷送抱了。

「大哥，現在你沒有甚麼推拒的理由了吧？」

「燕雁，連蓮剛去世，屍骨未寒，如果妳是我，能如此寒薄嗎？」

「大哥，這箇我也知道，我有耐心等啊！」

「燕雁，我的情感已經不完整了，以妳純潔的情感來換這破碎的，妳太吃虧了。」

「大哥，我一點也不吃虧，祇要你不推拒我。」

「燕雁，目前我不敢承諾這件事，因爲我們和令尊仍處於敵對狀態之下，將來如何，未可逆料。」

「大哥，我看得出來，你對我爹，或我爹對你，都有一份惺惺相惜的情感。」

「盡管如此，如今還言之過早。」他推開她，道：「燕雁，小心！別忘了要連放三個烟火，即表示雙方已經衝突了。」

燕雁走後，小唐道：「冷兄，今天是十日，祇有兩天多的時間，咱們要儘快趕回去。」

燕雁匆匆返回「人間天上」，有人盯上了她，她却不知道。

這件事非同不可，如果確實，而譚、石二人如期返回「人間天上」，江歡老賊必不會交回大權，就有一場火併。

如果這邊的人能及時參與，必能一舉而消滅邪幫。

顏君山道：「如能在十二日之前找到譚起鳳，那就更好了！」

班達道：「從反面看也未必如此，譚起鳳是一個十分自負的人，在目前他還不屑接受我們的支援！所以可能把事弄糟。」

唐雲樓道：「的確，此事兩種意見，利弊互見，祇不過譚起鳳即使不領我們的情，也不至於和對方聯手來對付我們吧？」

討論的結果，又要派人去找譚、石二人。這人選自然非小唐莫屬，另一隨行的是冷雪舫。

這時距十二日有一天多一點了，時間一到，他們二人不必回「一瓢山莊」，就在這附近與長輩們滙合。

二人不停地找，整整一天，既餓又累，在一家飯館吃晚飯，快用畢時，一個女郎奔了進來，東張西望似在找人。

這少女約十七八歲，極爲嬌嬈動人。就在這時，兩個漢子衝了進來，少女大驚，祇好躲在小唐身後。

兩漢一追，少女就繞桌奔逃，兩漢挾左右來擊，少女就無路可走了。

小唐伸手一攔，擋住了兩漢，道：「二位追一個少女，這不大好看吧！」

高的漢子牛眼一翻，道：「小子，你想找死？」

小唐道：「好說，好說！」

「不想找死就把爪子收回去，少管閑事。」

冷雪舫道：「爺們管定了這份閑事……」在美女面前，個個都是



勇士或英雄，冷雪舫離座就向這高個漢子出了手。

冷雪舫已非昔比，學得精而博，如龍潛的「龍爪十三式」，顏君山、班達、蕭笠、江豪、以及唐氏夫婦的武學等等，他都學了些。

祇不過同樣學過這些人的武學的小唐，造詣就大不相同了。

冷雪舫隨便攻出一招，本以爲這等貨色不會有甚麼了不起，那知立被化解，似乎十分輕鬆。

冷雪舫不由一驚，差點犯了輕敵的大錯，認眞出招，居然不過是平手之局。

另一個和小唐上手，自然不是小唐的敵手。但底子也很不賴，十招左右，並未太出醜。

那少女却雙手叉胸在看熱鬧。如果唐、冷二人看到這一幕，他們必會警惕而小心吧！

兩漢畢竟不成，撂下幾句狠話就溜了。

冷雪舫道：「姑娘貴姓？」

「我叫李芳菲。」

「怎麼會和這種人結下樑子？」

「別提！我在鎮外小徑上走路，聽到路邊樹上兩個人在爭執，甲說『寶貝是他的』，乙說『寶貝是他的』。後來又豁拳，好像贏的人說『寶貝是他的了』，就躍下樹追趕我！」

小唐道：「原來是兩匹狠，早知是這種敗類，不該放他們走的。」

李芳菲道：「是啊！這些色狠不知毀了多少女人。」

冷雪舫道：「李姑娘想必是武林中人？」

「說來慚愧！祇掛一點點邊兒，家父『雲手』李天霸，在河南西部小有名氣……」

一聽這綽號和名字就十分土氣，冷雪舫道：「久仰大名，姑娘要去何處？」

「我是出來尋找家兄的，一年前家父罵了他幾句，就一怒出走，迄無音訊，手足之情嘛，我決定出來找他。」

「令兄的大名是……」

「『鎮關西』李大吉……」

冷、唐二人互視了一眼，李芳菲道：「不知二位大哥有未聽到有關家兄的事？」

唐、冷二人一齊搖頭。

李芳菲嘆口氣道：「一個單身女子出遠門，可眞不方便，當時家父曾力勸我，我根本不聽！」

冷雪舫道：「的確，姑娘一個人在外，江湖經驗又差，是十分危險的。」

「兩位大哥貴姓？」

「在下唐耕心，這位是冷雪舫冷少俠！」

「噢！原來是武林中鼎鼎大名的少年俠士……」

冷雪舫道：「好說，好說！」

李芳菲道：「如果小妹能在兩位大哥身邊，就沒有人敢動我的念頭了！」

冷雪舫道：「那是自然！姑娘如果信任我們二人，不妨就留在……」

小唐使個眼色，已經遲了些。

「謝謝兩位大哥，這就萬無一失了！」

小唐道：「姑娘在我們身邊，也沒有甚麼不方便，但姑娘是出來找令兄的，自然要各處走走，而我們二人却要回去了！」

「兩位大哥要回家了，府上是……」

冷雪舫道：「一瓢山莊……」

小唐要以目示意禁止，又遲了一步。

「久仰『一瓢山莊』的盛名，如能前去瞻仰一下，那怕祇有一天或半天，足償平生之願了……」

冷雪舫知道自己多言，引來了麻煩，此女說的一切，還都無法印證，怎可帶回「一瓢山莊」？

小唐道：「李姑娘，妳的遭遇我們非常同情，祇不過我們也是在該莊作客，而且該莊近來有喪事，很多人熱孝在身，對生人也不吉利，所以不太方便！」

那知李芳菲道：「唐大哥，我倒是不大在乎這箇！」

小唐道：「姑娘不在乎，祇怕顏莊主會忌諱，所以姑娘以不去爲妙，李姑娘多加小心，後會有期……」

小唐的經驗比冷雪舫豐富，爲人也聰明。

他隱隱覺得，此女言談十分老練，並沒有剛剛離家遇上兩頭色狠的餘悸，這自然反常。

李芳菲道：「希望不久的將來還能再見到兩位大哥！」

冷雪舫道：「但願如此！」

二人和她分手之後，冷雪舫道：「如果此女沒有問題，眞是可惜！」

小唐道：「冷兄，我總以爲這女人來得突兀！」

「怎見得？」

「她奔入飯館不找別人，單單繞我們的桌子奔行，那時樓下足有五六桌上有客人，而且多爲武林中人。」

「唐兄，這也不足以證明她的來歷不明！」

小唐道：「冷兄，目前我們負有重大責任，絲毫大意不得，如冷兄對該女有興趣，我相信還有見面的機會。」

「唐兄，並非小弟被她迷住……」

「不是最好，現在總要小心。」

唐、冷二人在附近找尋，並未找到譚起鳳。

* * *

一千高手三三兩兩來到這小鎮上，住入三家客棧中。

這次行動十分小心，因爲此鎮距「人間天上」祇有十九里路，以「人間天上」的眼線之多之廣，此鎮上必然遍佈眼線，所以不能住入一家客棧。

這是進攻「人間天上」的前夕，也可以說是不能再好的機會了。小唐和冷雪舫向長輩們報告了一切。

班達道：「你們有沒看到可疑人物注意你們？」

「沒有。」他們不便說出李芳菲之事。

江豪道：「你們未找到譚起鳳，並不代表譚起鳳未發現你們！」

小唐道：「晚輩也以爲不無可能！」

顏君山道：「十二日雖是自凌晨開始，但今天午夜以後，我們要派專人在屋頂上監視，注意『人間天上』的烟火訊號！」

衆人都同意這主意，而且要派十分可靠，絕對不會偷睡懶覺的人擔任這項任務。

「還是由我們三人來守夜吧！」金天聲道：「吾等三人自到『潛龍堡』及『一瓢山莊』，可以說寸功未立，尸位素餐，心有不安……」

顏君山道：「這是那兒的話？三位肯來敝莊，顏某十分歡迎。既然三位願意偏勞，倒是十分穩妥牢靠的人選。」

劉挺道：「如有人認爲我們三人不能勝任這任務，也請說明，我們三人也絕不會見怪，因爲這關係整個武林的存亡絕續！」

班達道：「三位肯偏勞，那是再適當也不過了！總比年輕人可靠些！」

於是三位左手高手負責監看「人間天上」的烟火。

大約在四更左右，小唐思念愛妻，不能成眠，就起來走走，當他來到迴廊上時，突然身子閃於廊柱之後。

一條窈窕身影，飛掠伏在大廳屋脊角的瓦簷之下。

小唐心知這女人來意不善，而且輕功極高。

不但屋上的劉挺等人瞠乎其後，連小唐自己，也自信不比來人高明多少。

這是甚麼人？武林中的女高手祇有嚴如霜、燕雨絲和石綿綿等，連馬大風都數不上。

是不是「人間天上」初來新補充的新血？

不一會，這窈窕身影突然向屋脊上撲去，那兒最高，可以遠眺「人間天上」，劉挺等三人就伏在那兒。

這女人的撲勢太快，三人之中祇有一人發現，那是金天聲，一邊警告「小心……」一邊迎敵。

絕對沒想到，一抬手還不到，竟被來人砸下屋面，這當然是輕敵所致，而劉挺的暗器才射出兩種，一種也未中，也被一脚踹了個觔斗。

「左手刀」江雨樓比二人的功力稍深些，三人同心，生死與共，連人帶刀撲上，這女人輕哼了一聲，似乎也不想多浪費時間，打算三五招內打發他。

江雨樓祇能看出這女人身段極美，大概不超過二十五歲。用的是金光閃閃的鉞。

女子用這兵刃的少之又少，她的頭臉上有青布套，祇露出一雙大眼，神光逼人，此刻江雨樓已感到這少女的凌厲攻勢，自信也拖不過五七招。

也許五、七招仍然高估了些，此女不論是來刺探或來行刺的，都要速戰速決。

四招不到就被掃了一鉞，幾乎深達腿骨。

在另一鉞飛瀉而下，眼看就會開膛破肚時，這女子突然半途而廢，回鉞自保。因爲唐耕心爲了救人，人到劍到。

「嗆嗆嗆」接實三下，也許這女子自知短時間內不可能得手，立刻撤退，斜斜地飛掠而下，已出了此院。

這輕功太美了，一掠七八丈，老一輩的也很少有人能作到。

江豪這工夫自一民房後院中冒出，迎面攔住。

這女子是個大內行，一看江豪的身法，就知道和左手三高手不同，所以一出手就是凌厲無匹的怪招。

江豪未敢大意輕敵，反之，那可能會丟人現眼。

「嗆」地一聲，這女子比膂力稍遜江豪，機變却高明多多，劍身一滑一沉，削向江豪的手腕。

這一手既詭又狠，江豪暴退兩步。這女子疾掠而去，江豪還在發楞，似乎想不出武林中怎會鑽出這麼一個年輕女子來？

小唐很快趕到，那女子已經不見了。他道：「江前輩，知不知道是甚麼來路？」

江豪攤攤手，道：「眞慚愧！」

「這女人年紀不大。」

「甚至未超過二十五。」

「江前輩，他們似乎祇來了這一個人。」

「足證他們已經知道咱們來了，可惜未能截回這女子。」

（未完·卅四）


THE ROYAL GOLD
紫金丹
寧神固神
腦活腎通　事業成功
THE ROYAL GOLD
寧神
固本
紫金丹
紫金丹
THE LADY PEARL
碧玉珠
婦女之寶
女人唔補好易老
碧玉珠
The Lady Pearl